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再婚家庭



第一章

1

“有我的吗？”

一看见柳茵手里拿着的一摞信报，杜鹃便有些急切地问。

柳茵摇了摇头。杜鹃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

“有一段时间，他来信表示说不想回来了。他说他已不习惯国内的生活。尤其想到家门口的那一溜垃圾筒，想到在公共浴池洗澡时水忽冷忽热，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水龙头下的那幅狼狈相，他就难受。我给他回信说：怎么在国内几十年都活过来了，一出国才几年就不能在国内活了呢？你这个人哪，我算看透了，要是再爆发一次抗日战争啊，非当了汉奸不可。”

杜鹃说的这个他，是她的丈夫原野。他只身一人到美国闯天下，如今已有整四个年头了。

柳茵笑笑：“说是这么说，你还是挺想他的。”

杜鹃道：“那是，毕竟是十多年的夫妻嘛。”

柳茵问：“最近他的信是不是少多了？”

杜鹃点头：“嗯。不仅是少，而且……”杜鹃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不怕大姐你笑话。以前的信都有 mydear 和 kissyou 等字样，可这几次都平淡如白开水，间隔的时间也长。

我觉得有什么不测要发生了。”

柳茵长叹一口气：“杜鹃，就算是大姐给你一个忠告吧，你……你要多长个心眼，多做几手准备啊。丈夫或妻子出国后，同留守在家的爱人分道扬镳的可是不少啊！”

杜鹃低下了头，沉默半晌才道：“我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我还是觉得不大可能，毕竟，我们的感情很深，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说起儿子，杜鹃甜蜜地漾起了笑容。

柳茵：“原梦是可爱，我都喜欢得不得了。要是铁蛋能在我身边，让他们俩在一起玩，那该有多好……”

一句话勾起柳茵酸酸的心事，她陷入了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之中。

杜鹃同情地望着她道：“大姐，铁蛋比我家原梦大几岁？”

柳茵稍稍平静了一下心情：“大个五六岁吧。他属牛的。”

杜鹃算了算：“嗯，大六岁。铁蛋他，应该上高中了吧？”

柳茵点头：“高一。我这个当母亲的，也不知他学习成绩怎么样？”

杜鹃道：“都是潘自仁害的你。”

柳茵说：“福兮祸兮，谁能说得清？好在，我现在解脱了。”

杜鹃望着她，还想宽慰几句，但柳茵很快便把繁乱的心态调整过来了，她向杜鹃摆摆手：“不提这些陈年旧事了，哎，我问你，你上白班，原梦的午餐怎么解决？”

杜鹃难过地道：“没别的办法，只能是每天带饭，在学校热热吃。”

柳茵说：“苦了孩子了。”

“也没啥，现如今这样的孩子不是挺多的嘛。”

“要是原野能回来就好了。至少你也不用过这牛郎织女的苦日子了。”

“回来？这我可不敢奢求。只要他在美国还能记得有老婆孩子，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柳茵笑了：“要求不高嘛！他不给你写信，你给他写嘛。”

杜鹃又叹了一口气道：“也是。不过，信没有电话快。下班以后，我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忘了我，也不该忘了咱的亲生儿子啊。他想你都快想疯了。”

柳茵望着自言自语的杜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杜鹃的电话还没打过去，那边的越洋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杜鹃撇下正照顾的病号，急不可耐地拿起话筒，有些慌乱地问道：“喂？是你吗？真的是你？你还知道打电话啊？说真的，你要再不打来我就要打过去了。”

电话里原野笑了笑，然后说他要回来一趟。

杜鹃高兴极了：“是吗？这是真的？”

原野说：“是真的。明天的班机，后天就到了。电话费挺贵的，见面再说吧。”

杜鹃说：“好，好，我做好吃的等你啊。”

放下电话杜鹃一蹦三高，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凑到柳茵身边压低了声音喋喋不休地道：“我还以为他把我们娘俩给忘了呢。没想到冤枉他了。你不知道，他在美国老搬家，但以前搬家变地址，总是提前好多天来信或来电话跟我商量，可上个月他搬家却没告诉我，是我问了以前的房东才搞到他的新电话号码的。我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承认当时自己心里就直嘀咕，所以才更想得到他的消息。现在看来没事了，那女的我估计是房东，要么就是同事。”

柳茵笑了笑说：“好了，快回病房处理病号吧。”

下班了，杜鹃力邀柳茵到她家去吃饭。她说：“大姐，去吧，我给你露一手好手艺。”

反正你一个人回家也得做饭。”

柳茵谢绝了，她说：“你还是快接孩子去吧。等原野回来了你再请我。”

杜鹃见她不去，便不再勉强，道了声再见，骑车走了。

柳茵等她走远了，转身向办公楼旁边的一栋四层的小楼走去。那栋楼是医院的单身楼，柳茵就住在这里。没走两步，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妈——”

柳茵浑身一颤：是儿子铁蛋的声音。她回头一看，果然是儿子铁蛋躲在一个角落里望着她。

“铁蛋——过来呀！你怎么不过来？”柳茵惊喜地忙喊。

铁蛋终于踟蹰着走了过来。柳茵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问：“今天怎么想起看妈来了？”

“他去南方了，剩我一人在家。”

这个他，是指柳茵的前夫，铁蛋的爸爸，潘自仁。

柳茵说：“太好了！走，跟妈回家。啊——”

铁蛋犹豫了一下，扭捏地跟在了妈的后面。

只要妈妈上白班，中午的时候，原梦都要在学校独自吃午饭。

虽说现如今上学的孩子中午在学校自己吃饭的很多，但那大多是已有了自理能力的初中和高中生，小学生只是其中很少的少数。所以，当大部分的同学回家后，校园里和教室里一时就显得过于安静。往往这个时候，一种孤寂的感觉便会袭上只有十二岁的小男孩原梦的心头。

多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啊……要是爸爸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自己的身边那该有多好……不不不，爸爸还是在美国得好，美国比国内先进，要不，为啥一说起爸爸去美国了同学们一个个都羡慕得要死呢？要是，要是能和妈妈也一起去美国就好了……

好在，今天不用感到孤寂了，在学校吃午饭的人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班上的女同学雨菲。他们可以边吃饭边聊天。

“雨菲？你今天怎么也在学校吃饭？往常中午你不是都要回家么？”

那个叫雨菲的女孩子答道：“我妈妈和她的老板到南方考察去了，我爸爸的单位远，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所以……”

原梦又问：“那你姥姥呢？她怎么没来陪你？”

雨菲道：“姥姥本来住得离我们家就远，来一趟不容易，再加上今天是我姥爷的祭日。她去给我姥爷扫墓去了。”

原梦“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凑过来，看了看雨菲的饭菜，像是发现了什么似地大叫道：“耶——你爸爸给你做的是什饭哪？喏，你瞧我妈给我做的是什水平？”

他把自己丰盛的饭菜给雨菲瞧。后来干脆就用筷子把菜夹到雨菲的嘴边：“你尝尝。”

雨菲尝了一口：“呀，原梦，你妈做饭做得真香！”

原梦一听乐了，抄起筷子就往雨菲的饭盒里拔菜：“香，那你就多吃点。”

雨菲忙喊：“够了，够了。”原梦则大大咧咧地说：“吃吧，吃吧。我这还多儿呢？就当是我请客了。”

俩人一边吃一边幸福地嘻闹着。

“雨菲，你爸是搞什么工作的？”吃了一会儿，原梦问雨菲道。雨菲说：“我爸可不如你爸，他在一个机关当文秘。人家都叫他老秘。干的是老给领导写文件和报告的那种活儿，写得好，是领导的水平高，写得不好，领导就说你这人真不行。弄得我爸整天苦恼极了。为这，我妈没少埋怨他……”

“埋怨啥？”

“没出息呗。我妈说：你给领导写的文件，让领导念了，就成领导的了。照这么说，你有当领导的能力，却没有当领导的运气。当然是没出息。”

原梦笑了。雨菲突然注意上了原梦的饭盒，那黄色的饭盒上有非常好看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图案，她由衷地赞叹道：“你这饭盒真漂亮。”

原梦骄傲地道：“那当然，这是我爸从美国给我买的。我爸还说，要给我买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唐老鸭呢！哎，动画片里你最喜欢啥？”

雨菲想了想说：“嗯……《花仙子》。”

原梦一撇嘴：“哼！日本货，比不上美国货。哪有米老鼠和唐老鸭有趣？在所有的动画片中，我最喜欢唐老鸭了。瞧，就这样……”说着，原梦离开

桌子，在讲台上惟妙惟肖地学着唐老鸭的嗓音和动作：“呱呱呱呱，啊啊——”

雨菲被她逗得前仰后合：“太棒了，原梦，这唐老鸭你爸什么时候才能买回来呀？”

一句话说得原梦情绪低落，他嘟囔着：“我也不知道。”

雨菲知道触到原梦心灵的痛处，为了安慰他，便道：“对不起。原梦，为我演奏一首曲子吧！我可想听你拉的小提琴了。你拉得真是太棒了！”

原来原梦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小提琴手。听到来自女孩子的夸奖，他骄傲地笑了笑，一伸手，变魔术般从自己的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提琴来，掀去封套。问雨菲道：“你想听哪首？”

雨菲说：“随便。”

原梦想了想，悠扬地奏响了一首西贝柳斯所做的《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可是一首虽好听但演奏起来难度极大的曲子。

随着原梦的手在小提琴上流动，悠扬而又动听的旋律飘逸在教室上空。雨菲听得都入迷了。

一曲演罢，从教室后面传来了掌声。雨菲和原梦回头一看，同时大叫道：“尹老师！

——”

他们的班主任尹红走过来。原梦问：“尹老师，还没到上课时间，您怎么来这么早？”

尹红说：“你们俩个中午不回去吃饭，我不放心，过来看一看。”

雨菲、原梦同时道：“谢谢教师！”

3

也是中午，雨菲所说的她那个当老秘的爸爸肖书君正伏在办公桌上，吭吭哧哧地在为领导写一篇发言稿，局长等着要呢。

吃完午饭，其他的同事们都七倒八歪地睡觉了，可他还得干活。谁叫他是秘书呢？！

匆匆写完最后几个字，书君都顾不上再浏览一遍，便拿稿子向局长办公室走去。

在局长办公室门前，他轻声地敲了敲门。半天，屋里才传来了局长略显懒洋洋的声音：“进来——”

书君想：糟了，该不是局长正睡觉吧？

果然，当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局长正从沙发上翻身而起。书君结结巴巴地道：“赵……局长，打……打扰您睡觉了……”

没想到局长根本没有生气，他坐到办公桌前，和颜悦色地问：“书君，写完了吗？”

书君把报告端正地放在局长面前：“写完了。您看看。”

赵局长扫了一眼：“唔，不用看了，你我是放心的。”

赵局长说完这话，居然亲热地拍了拍书君的肩膀。

往日不苟言笑的局长可不是这样的。今天这是怎么啦？他终于把我当成一个自己人了吧？书君想，也是应该的，自己给他卖了这么多年的命么！应该抓住这个时机。

赵局长看书君站着不走，欲言又止的样子，好生奇怪，便问：“还有事

吗？”

书君讷讷地道：“嗯，赵局长，是……有点事，这回……这回局里分……分房，请您……请您……”

赵局长明白了：“唔？原来是这事，你放心好了，没问题。毕竟你符合扩房条件嘛。”

书君一听，激动地道：“哎哎，我现在住的那房，实在是……实在是太小了……”

赵局长挥挥手说：“你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书君高兴地连连鞠躬道：“谢谢局长，谢谢局长……”然后他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

书君回到办公室，忍不住地产生了产生了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以期别人与自己一同分享快乐的想法。告诉谁呢？妻子若兰同他的老板去南方了，女儿雨菲还在学校。

再说，这件事告诉一个小孩子也没多大必要。自己的父母远在陕西老家，年岁已高，鞭长莫及，告诉了也高兴不到哪去。真正应该告诉的是自己的丈母娘。对！哪个丈母娘听说自己的女婿有了出息都会高兴地发狂的。唔？对了！今天是岳丈的祭日，她去扫墓，也不知回来了没有。打个电话试试看吧。

书君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通了。电话里传来书君岳母王冬梅的声音。她说她扫墓回来刚进家门。书君为自己没有去为岳丈扫墓道了歉。王冬梅说这没有什么，毕竟你们都忙，有若凡跟我一起去就行了。

若凡是书君的内弟。在清华大学自己办的一家电脑终端工作站搞电脑程序语言的开发工作。妻子可新，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一家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两岁了，取名叫星星。

书君连连说：“那好，那好。妈，我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呀，这次分房，看来我是铁板钉钉了，以后，房子宽敞了，您再来，就有地方住啦。”

王冬梅一听也高兴极了，她说：“那太好了，你和若兰总算熬到这一天了。以后，你们俩要是再出个差啥的，雨菲就不用送过来了，我到你们那边帮着照顾就行了。唔？对了，若兰说她后天回来，你知道了吧？”

书君一脸茫然地说：“我不知道啊！她没跟我说。”

王冬梅说：“她没跟你说？这孩子，光顾着告诉妈了，却不知道告诉自己的丈夫……”

书君说：“也可能是找我没找着吧？妈，您还能想起她是几点到吗？我去接她。”

王冬梅道：“几点……几点……你等着啊，我记下来了，……”，电话里传来她翻本的声音。一边翻一边道，“这孩子，回来看我不好好说说她……唔，找到了，是后天傍晚六点四十分到，从深圳开来的 1316 次航班。”

书君一听愣了：“航班？！您是说她坐飞机？！”

这可真是没想到。

放学了，杜鹃接上原梦，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对原梦说：“原梦，时间还早，想不想去广场玩儿？”原梦说：“想啊，太想了。”杜鹃说：“那

还等什么，打个车走啊。”

原梦一蹦老高：“耶——”

从学校到广场，打个车一会儿就到了。

杜鹃今天是如此高兴，以致于在车上就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原梦不解地看看她问道：“妈，你今天咋这么高兴？”

杜鹃说：“你猜猜。”

原梦说：“发奖金了？”

杜鹃说：“去。小孩子不要老谈钱。”

“那——妈妈今天买了件新衣服……”

“不对。”

原梦想了想：“哎，我知道了，一定是我爸来电话了！”

杜鹃笑了：“快入门了，比这个好。接着猜！”

原梦恍然大悟：“啊，我想到了！”

于是他大叫，杜鹃也和他同时大叫道：“（你）我爸爸要回来！”

“真是太棒了！”原梦喊着。正好这个时候广场到了，原梦跳下车，也不等妈妈就发疯般地向广场跑去。边跑边喊：“我爸爸要回来喽！——爸爸可以给我买唐老鸭喽！”

他是那样发狂以致于随手从一个放风筝的老者手里夺过风筝线自己跑着放了起来。

杜鹃在后面追着喊着：“原梦！——慢点跑——别摔着。我们玩一会儿就回家吃饭，听见没有？！”

原梦拿着风筝早跑远了。杜鹃抱歉地对老者道：“你看这孩子。”老者宽容地笑着道：“让他玩吧。”

原梦跑着跑着，回转身来，很认真地冲杜鹃喊：“我爸爸给我买的唐老鸭，那是正宗的美国货！我们同学见都没见过。”

杜鹃哭笑不得地望着他。又望望天空——那是一个孙悟空造型的风筝，飞得很高很高。

同一时间，书君和雨菲也走在回家的路上。

“雨菲，中午的饭菜还行吗？”书君问。

“什么？”雨菲一时没有回过味来，后来她想起原梦的饭菜，便狡黠地一笑说，“嗯，行。行。好吃极了。”

书君说：“我知道你在骗我，我做的饭菜是什么水平我知道，肯定难吃。不过，能填饱肚子也就行了。好在，你妈就要回来了。”

雨菲惊喜地问：“真的？”

书君点头：“嗯，后天。”

“这么快？她不是说光路上就得走三天吗？！”

书君说：“这回呀，她连仨小时也用不了，她是坐飞机。”

雨菲惊讶地：“哇——爸爸，我还没有坐过飞机呢！”

书君说：“别说你了，我都快四十的人了，连飞机里面是啥样还不知道哩。你妈也一样，说起来，你妈算是咱家第一个上过天的人哩。”

雨菲说：“爸，我感觉你把我妈说得特伟大。”

书君笑了：“你妈是挺伟大的，她敢砸碎铁饭碗，我就不敢。也亏得你妈，咱家的日子才有了起色。要不，光靠你爸我那点工资还不够你买零食吃

呢！哎，后天是星期天，还是你妈的生日，我们去机场接你妈，给她一个惊喜好不好？”

雨菲简直就要从后座上跳起来，她大喊着：“好——然后，我们在家为妈妈开一个生日 PARTY。”

书君也喊：“OK！”

雨菲看见一个鲜花店，对书君道：“爸，我想给我妈买束鲜花。”

书君看了看鲜花的标价——买上几束，怎么着也得花上三四十块钱。他有些犹豫：“我们还是不要太仪式化吧，只要心意到，你妈会高兴的。我们给你妈买一个蛋糕就行了。”

雨菲说：“我不嘛。”书君只好同意：“那好吧。”他刚要掏钱买，雨菲却拦住了他：“我有钱。”

书君惊讶地道：“你有钱？”

“嗯，我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都攒了下来，妈妈在外面挣钱很辛苦，我应该把钱换成心意再还给我妈妈！”

书君有些激动地看着她。小小孩子这么可爱，这么懂事……真讨人喜欢……

雨菲走向花摊，可马上又犹豫地问爸爸：“这么多花，我应该买哪种啊？”

书君说：“买几束郁金香，再买几束康乃馨，让康乃馨祝福你妈妈的健康和温馨，让郁金香细说我们对你妈的谢意！”

雨菲道：“爸爸，你真浪漫！懂得也多！可惜了，你只是个老秘！”

5

天黑下来了，在柳茵的单身宿舍里。柳茵为铁蛋端上丰盛的饭菜：“吃吧。多吃点。”

铁蛋勉强吃着。柳茵看着他，眉宇间透着慈祥的母爱。

“铁蛋，好吃吗？”她问。

铁蛋说：“还行。就是不如饭店做的。”

柳茵没有说话，她有些走神。她想：这孩子，真是被宠坏了……

铁蛋问：“妈，你怎么不吃呀？”

柳茵从遐想中醒过来：“哦，吃，我也吃。”她胡乱吃了几口，问铁蛋：“跟爸爸在一起，还行吧？”

铁蛋说：“还行。反正我在寄宿学校，一个礼拜只回来一次，平常都是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那学习呢？”

“中不溜吧。妈，你怎么每回一见面就问我的学习，烦不烦哪？”

柳茵没说话。铁蛋看了看这简陋的房间说：“妈，你何必过这种苦日子，你跟爸爸和好吧？啊！我们再住在一起。”

柳茵说：“对不起儿子，我是不能回去的。有些事情你还不大懂得。将来你就会理解妈妈了。”

铁蛋说：“我懂。我都高一了，你不回去，不就是因为和我爸没感情吗？感情这东西，能值几个钱？再说，我爸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你们刚离婚的时候，他可不愿意了。

他还给你写过信呢！”

柳茵一愣：“是吗？”

“嗯。”铁蛋点头，“信是让我写的，我至今还记得都写了些啥。”

“写些啥？”

铁蛋象念书一般：“柳茵同志，同你离婚，我很后悔。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我愿意向你赔礼道歉。我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过去，都是我不好，今后，我一定好好待你。”

柳茵沉默着。铁蛋接着道：“那些天，他可狼狈了。周围的人都说他，说他连个娘们都管不住，都看不住。他自己也说：他栽了，在人面前，抬不起头了。”

柳茵听了，十分气愤地道：“他——他就是这么看待我和他的离异的吗？”

铁蛋一时间有些愕然。他不懂，母亲为什么突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杜鹃和原梦回到了家里。

这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中等收入之家，房子是两室一厅，布置得温馨典雅，看得出女主人很会过日子。

吃完饭，等原梦把作业写完，杜鹃特赦一般地道：“去玩一会儿吧。”

原梦却说：“不，妈妈，我想再学一会儿外语行吗？我还想等爸爸回来用美语和他对话呢？”

杜鹃笑了：“原梦，你这么想爸爸？那会不会爸爸一回来就把妈妈给忘了？”

原梦说：“不会的，我想爸爸，我更热爱我的妈妈！”

说着，他亲了杜鹃一口。杜鹃笑了：“小调皮，快去学吧。”

原梦打开一个美式录音机，立刻，响起了纯正的美国口语。原梦跟着念着，学着。

突然就冒出了另外一句：My father will go home now, I am very glad to hear it.

杜鹃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不禁把目光向桌上望去——桌上，照片里的原野在向她们娘俩微笑着。

同原梦家相比，雨菲家就显得小多了。房子只有俗称的一间半。书君和若兰的卧室占了一间。雨菲一间，再就是不大的一个客厅。除此，再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了。

一回到家，书君就在厨房里忙碌开了。他想给雨菲做一顿蛋炒饭。然而，他过去是很少下厨房的，所以显得笨手笨脚。要么油热了半天他还没有把鸡蛋打成糊，要么就是鸡蛋已炒糊了却还没顾上放米饭。真是手忙脚乱。好不容易端饭出来，雨菲一见，失望地大叫道：“又是炒米饭！”

书君歉意地说：“爸爸也就这水平了。等你妈回来……”

雨菲道：“可我妈后天才能回来啊……”

书君说：“那，要不叫你姥姥再过来？”

雨菲说：“姥姥多累呀！她要来。就得从城东跑到城西。当天还得返回去。”

书君没辙了：“这……”

雨菲狡黠地一笑：“挨罚吧。”

书君马上赞成：“好，罚什么？”雨菲说：“讲个童话故事吧。”

书君想了想：“好吧。今天讲一个月亮想穿衣服的故事。”

雨菲一听高兴极了：“这个故事好。快讲。”

书君却有条件：“你边吃我边讲。”

雨菲只好吃起来。于是书君开始讲述：“有一天，弯弯月亮想穿衣裳，请来一个裁缝给它丈量。过了三天，衣裳做好了，月亮去试，却怎么也穿不进去。裁缝想，一定是我量错了，于是他又仔仔细细地为月亮量了一遍，心想这回总不该再出错了吧。可没想到几天后他把衣服拿来，衣服还是又瘦又小，根本穿不上。裁缝连连向月亮道歉，保证下一次一定让它穿上。他再一次核对了尺寸，回去后又缝又剪，几天后拿着衣裳去找月亮，还没等月亮说话哩，他转身拿衣裳就跑，为什么？就见最初的那个弯弯的月亮啊，如今变得是又大又圆！”

雨菲情不自禁地为爸爸这个故事叫起好来。书君欣慰地看见——炒米饭已被她吃完了。

第二章

1

星期天说到就到了。在机场出港处，雨菲在等着接人的人群里一眼就看见了原梦，她高兴地喊：“原梦——”

原梦回过头来，惊讶地问：“肖雨菲——你怎么也来了？”

“我来接我妈妈。”

原梦说：“我接我爸爸。”

雨菲说：“我猜就是。”

原梦对杜鹃介绍说：“妈妈，她是我同学，叫雨菲。”

雨菲问了声阿姨好，把爸爸介绍给杜鹃。杜鹃和书君握了握手，还没顾上说话，就听原梦喊了一声：“爸爸——”

原来原梦的爸爸原野在扶梯上出现了，他正向原梦招着手。

杜鹃激动地望着久违的丈夫，眼睛变得湿润了，视野里的原野有些模糊起来。她赶紧擦擦眼睛，喃喃地呼唤着：“你终于回来了……”

原野也抑制不住地呼吸急促起来……书君颇受感动地望着他们，突然，他看见——杜鹃忍不住来自全身心的激动，张开双臂，猛地扑上去，紧紧地抱原野抱住了。原梦也扑到了他们的怀中。

杜鹃在原野耳边喃喃地道：“四年了，四年了……”

原野说：“你瘦了……儿子长这么大了，你辛苦了……”

杜鹃说：“你知道就好……”

一番亲热之后，一家人渐渐趋于平静，杜鹃接过原野推过来的小推车说：“好了，我们回家。原梦，和你的同学再见。”

原梦对雨菲和书君道了再见，就和爸妈一起走了。雨菲望着他们一家渐渐远去的背影，突然问书君道：“爸爸，待会儿妈妈来，你也会这样同她

拥抱吗？”

书君语塞了：“这……”

雨菲说：“原梦他爸妈的感情真好。”

书君说：“我和你妈感情也好，只不过，人家是久别胜新婚……”

雨菲问：“什么是久别胜新婚？”

书君说：“等你长大了就懂了……”

雨菲哼了一声，刚要说话，突然大喊起来：“妈妈，妈妈她来了！——”

雨菲没有看错，若兰此时正和自己的老板潘自仁一起走向自动扶梯处。

潘自仁一看就是那种发起来的但还带有明显的土气的那种人。若兰虽已年逾三十，但相貌美丽，像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子。此刻，若兰像一个娇羞的女孩般依偎着潘自仁。

潘自仁骄傲地问她：“这一趟怎么样？”

若兰说：“我真是大开眼界啊。走了那么多地方，见到了那么多风土人情，这在过去，我简直想都不敢想……”

潘自仁拍了拍若兰的脸蛋说：“只要你能嫁给我，我保你以后天天享福，四处旅游！”

若兰刚要说话，却突然听到了女儿的叫声，她本能地一惊，挣开潘自仁的拉扯，与潘自仁保持住了距离：“奇怪，他们怎么来了？”

潘自仁说：“不是你告诉的？”

若兰摇摇头，然后她快走几步，迎上书君和雨菲，没好气地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书君刚要解释，潘自仁走上前来，对若兰嗔怪道：“你也是，人家来接你还不好吗？”

说着潘自仁与书君握手。书君不知怎地话语中就带有了讨好的成分：“潘总……”

潘自仁说：“叫我潘自仁好了。”

看见自己的一腔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雨菲难过地要哭出来。若兰感觉到了自己的不是，忙低下身子安慰她：“好了，是妈不好，咱们走吧。”

他们来到停车场潘自仁的宝马车前。若兰把车门打开，坐到司机座上。潘自仁对书君和雨菲道：“请上车——”

书君说：“这……潘总，我们还是坐大巴走吧。”

他看看雨菲。雨菲有些不情愿地低着头，她想坐小车，更想和妈妈在一起。若兰有些不耐烦了，她坐在车里没好气地道：“让你上就赶紧上，罗嗦什么？”

书君一听，赶紧拉雨菲上了车，坐在车后座上。潘自仁笑了笑，也上了车。坐在若兰旁。

车徐徐启动，上了机场高速路。一个个高大的广告牌迅速划过，车里几个人都没有说话。为了打破僵局，潘自仁拿出烟来请书君抽。书君还未说话，若兰已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他不会。”

书君觉得自己的男子汉自尊受到了伤害，便毅然接过了烟。潘自仁笑了笑。为他点着了火。书君只抽了一口，便呛得咳了起来。雨菲赶紧为他捶背。若兰生气地道：“你逞什么强呀？”

书君想发火，但多年当秘书培养出的良好脾气使他又忍住了。

眼看车已进市。潘自仁说：“停昆仑饭店吧。我请你们吃饭。”

书君说：“谢谢了潘总，我们就在这儿下车了。正好坐地铁回去。您刚下飞机，让她早点送您回去休息吧！”

潘自仁佯装邀请：“是吗？那就……改日再约？”

书君说：“改日再约。”说着和雨菲下了车。雨菲恋恋不舍地对妈妈道：“妈妈，你早点回家，我们等你。”

若兰点头说：“宝贝儿，我会的。”

车掉头走了。书君怅然若失地望着车远去。然后领雨菲下了地铁车站，回家去了。

2

路上，已是华灯初上。若兰开着车，突然感觉有些异样，低头一看——潘自仁正把手放在了她的穿短裙的大腿上，摩挲着。

若兰把他的手打开：“你太猴急了。不要命了？”

潘自仁说：“你真让我着迷，我是真心地喜欢你。我一定要娶你。”

他想起在南方的那几个短暂的夜晚，若兰与他是那样和谐，总是让他能达到迷乱的顶峰……

潘自仁身边并不缺女人，但他只是在若兰身上才得到了彻底的放松……所以他想娶她为妻，他想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在一起。

若兰说：“你们这些当老板的，都会骗人。要不你们也发不了财。”

潘自仁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要是骗你就让雷劈了我。”

若兰笑了，她说：“行了，你先让我专心开车好不好？”

潘自仁只好道：“好好好，把车开到昆仑饭店去吧，我们吃饭。”

他们来到昆仑饭店的餐厅。潘自仁点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若兰一边吃着，一边欣赏着这幽雅舒适的环境。

“怎么样？”潘自仁问。

若兰想：这跟我在工厂当挡车女工的时候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她没有说出来。她不想让潘自仁瞧不起自己。她要吊起潘的胃口，让他成为自己的奴隶。

潘自仁说：“想当初你要是不把你的铁饭碗砸了，怎么能到今天这个地步？”

若兰没有说话。从心里讲，潘自仁说得对。当初自己居然还很犹豫，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书君，妈妈，弟弟……

潘自仁又说：“还有，你学开车也学对了。”

若兰反问道：“你是不是还想说，给你当司机也当对了？”

“有这个意思。”

若兰说：“你别太得意，我可不好驯服。”

潘自仁说：“当年在内蒙古，我是最好的驯马师。”

若兰说：“讲讲你的过去。”

“怎么说呢？”潘自仁喝了一口酒道，“我以前在内蒙古乡下。我的成份好，是生产队长。有一个到我们那儿下乡插队的女知青看上了我。我们结了婚。可后来，她考上了大学，从此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脸。再后来，她背叛了我，要同我离婚。我才知道她的真实念头是想留在北京。从那以后，我也进了北京。干起了房地产这一行，我当时就想：老子一定要活得比她好。在北京混出个人样。现在，怎么样？我也算是出人头地了，可她呢？”

“她呢？”若兰问。

“还不就是一家医院的普通大夫。整天和病人打交道。哪有我们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滋润？”

“你后来又找过她吗？”

潘自仁把眼一瞪：“我找她干吗？吃饱撑的？”

“后来你又结过婚吗？”

“没有。”

“那……找过别的女人吗？”

潘自仁盯着若兰的眼睛道：“我再说一遍，我对你真的是真心。”

若兰说：“听着，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也建立了一个虽然不富足但却很温馨的家。

今天，我准备将它打破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非常不容易下决心。我只要求你一点，结婚后对我好，不要再找别的女人。”

潘自仁说：“我保证。”

若兰说：“还有，我要和我的女儿在一起。”

潘自仁说：“没问题。要知道，我也有个儿子。我理解你的心。”

若兰说：“那，我们走吧。”

坐在车里，潘自仁的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嘴也不住地凑上前来，若兰也多少有些兴动，她一边开车，一边也情不自禁地回吻着他。

俩人是如此春心大发，以致于当车开到潘自仁的车库里时已不能控制自己。潘自仁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把车库的大门紧紧关闭了。还未等若兰熄灭发动机的火，他就扑了上来。

若兰说：“去你房间……”

潘自仁说：“铁蛋在家……再说，这儿多刺激……”

若兰说：“那你等我把发动机关了……”

“开着吧，开着空调，凉快！”潘自仁一边狂吻着若兰一边气喘吁吁地问：“同……同你丈夫……离婚，你以后会不会……后悔？”

若兰说：“只要你对我好……我就不会……他这个人……每个月干拿几百块钱工资，……一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他对股市一窍不通，对赚钱不感兴趣，……他从不和我一起光顾歌舞厅，大酒楼，而且……而且……他没你劲……”

潘自仁受到鼓励，变得更加兴奋。若兰不自禁地呻吟起来。

他们没能料到，宝马车的发动机正向外喷着浓烟，浓烟在密封的车库里迅速弥漫开来，将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灾难……

3

杜鹃掏钥匙把门打开，侧了一下身子，像是一个宾馆的服务小姐一般微鞠了一下躬，对原野道：“请进吧。请进你在国内的家。”

原野笑了笑，走进屋子。原梦一下子就扑了上来，开始翻爸爸的包。他找出了一些玩具，却没有唐老鸭。原野忙道：“真对不起，儿子。我来得太匆忙，忘了。”

原梦急得要哭。原野赶紧安慰他：“别难过，儿子，虽然爸爸没给你买。可用不了多少天，你就可以自己在 Thefifthstreet 随意购买唐老鸭了。想

买多少就多少。”

原梦高兴地：“Isthatture？”

“Ofcourse！”

原梦转悲为喜了，他大喊着：“Great！”

杜鹃高兴地看他们在笑闹，然后走进厨房去做饭。一边做一边探出头来对原梦道：“原梦，别闹了，让你爸先冲个澡，然后我们吃饭。你爸爸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一定饿坏了。”

原野说：“没事，我不饿。让他跟我玩儿吧。”

一直折腾到十点半，原梦才回自己屋去睡了。杜鹃柔情似水地看了原野一眼，扭身去了卫生间，一会儿，里面便传来了哗哗的水声。

杜鹃的意思，和表现出来的信号，原野是再清楚不过了，可是，自己……还能吗？不能，又该怎么跟她说呢？

这可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它折磨着原野，已经很长时间了。飞机飞了二十多个小时，他思考了二十多个小时，但还是没有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

杜鹃从卫生间出来了，她惊讶地发现，原野不是柔情似水地准备迎接她，却忧心忡忡地坐在沙发上抽烟。

杜鹃往前走了走，从后面勾住了他的脖子。亲昵地用舌尖咬住了他的耳朵。原野在他的挑逗下也有些动情。他回吻着杜鹃。杜鹃有些忍不住，拖着他往卧室走。一进卧室。

杜鹃便将原野压到床上，然后扑上去就是一阵狂吻。

原野又回吻又有所躲避：“杜鹃……杜鹃……我……”

然而杜鹃把这当成他意乱情迷的表示。她更加变得火热……事实上，她已经在急不可耐地为他脱衣服了。

原野终于把她推开：“杜鹃，你听我说，我……我对不起你……”

杜鹃一听，愣了。自己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果然原野讲的，跟自己预料的，柳茵告诫的，一点不差。

原野道：“我……我对不起你。你骂我吧，也可以打我……要么，你哭出来？”

杜鹃说：“姓原的，你以为我是什么？让你宽慰的对象？你以为我哭了你会好受一些是吗？我偏不。”

原野低头不语。半天才说：“我们……离婚吧……”

杜鹃一惊：“你说什么？”

原野一字一顿地重复道：“我们离婚吧……”

杜鹃明白了，他讲这番话并不是让自己原谅他的不忠，而是想和她离婚，和那个“她”结婚。

原野点头承认他是这个意思：“这么长时间，我们夫妻俩总是天各一方，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这一下杜鹃生了气，她突然大喊一声：“够了！我会成全你们的。”然后，她匆匆走到门口，转过身对原野一字一句地道：“姓原的，要不是为了儿子，我真想杀了你！”说罢，摔门而去。

“爸爸，我们要快。一定要抢在妈妈回来之前把一切都布置好。”

刚回到家，雨菲便冲书君喊。书君木然地点点头，他有些精神恍惚。在机场，若兰和潘自仁依偎在一起的身影让他无意中看到了，但他只是有些狐疑，尚不敢肯定若兰已红杏出墙，但是，从若兰对自己的不满程度和她敢作敢为的个性看，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可能。

作为一个男人，他为自己感到可卑。

书君正想着，就听雨菲喊：“爸，你想什么呢？快点干嘛！”

“好好，就来，就来。”为了不扫女儿的兴，书君强制自己把奇思怪想都从脑子里抛开，集中精力，和雨菲忙活起来。

他们在餐桌中央摆上了一个大蛋糕。插满蜡烛，又把鲜花拿出来摆在显著位置，关掉大灯，点着了柔和的五彩灯泡。顿时家里是一片温馨。

书君和雨菲坐下来，静静地等待。然而，一直到十点了，若兰还是没有回来。雨菲有些犯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书君把她抱回自己的屋，想了想，若兰和潘自仁亲昵的那一幕还是在他眼前不断闪现。

他终于坐不住了，他要去看个究竟。于是他拿了件衣服，出门要了个面的，二十分钟后，他敲响了潘自仁家的门，但没有人应。书君又来到楼下，看见潘家的窗户黑着灯。

他摇摇头，决定到车库看看那辆宝马车在不在，然后再做下步打算。

还没到车库跟前，就听到了汽车的发动机声。贴着车库门往里看去，依稀能看见里面亮着灯，车发动着，车门玻璃上清楚地透出了俩个人赤裸着身子相拥在一起的情景。

腾地，一股怒火升上胸膛，书君大叫一声，开始砸门。然而里面没有反应。

“我叫你不开门，我叫你不开门……”书君发疯般地在车库旁转着，没多大会儿，他找到了一根木杠，用它猛地将车库门撬起。然后，他窜进去，一把把汽车门打开。

天哪！他看见了什么？——就见潘自仁和若兰赤身裸体躺在一起，已昏死过去。

一开始，书君以为他俩睡着了，羞愧难当，不忍卒看，转过脸去，背着身大声地喊：“张若兰！你……你……给我出来！”

然而，二人没有任何动静，书君便有些发愣。终于，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把手放在若兰和潘自仁的鼻翕上试他们的呼吸——这一试，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再看看他俩淫乱的丑态，书君哼了一声，扭头便走，大有一种你们活该的架式。然而，走出车库没两步，他又站住了，良心使他又转过身来，跑回车库，在潘自仁的衣服里一通乱翻，找到了一个手机。匆匆忙忙拨了个120：“喂？医院吗？快来救人！”

5

夜，已经很深了，大街上变得十分安静。杜鹃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她想用夜的微风吹凉自己发热的头脑。走着走着，不知怎地就走到了自己单位的门口。

突然一阵刺耳的鸣叫声传来，紧接着，一辆救护车冲进医院大门，一些值班的护士们从大楼里跑出来，训练有素地打开车门，用担架车推着病人就往急救室跑。

这一情景，杜鹃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让她感到奇怪的是：今天白天在机场见到的那个原梦同学的爸爸一脸沮丧地从救护车上下来了。在医院空旷的大院里，他六神无主地看着大楼，既想进去，又不想进去。

杜鹃迎上去：“是你？”

书君也认出了她：“是，我……”他不知说些什么好。

杜鹃问：“怎么回事？你的亲属病了？”

书君苦笑了：“我的亲属？”他欲言又止，长叹一口气，“唉！就算是我的亲属吧！”他一屁股蹲坐在院子里供病人休息的一条长橙上。

这时一个护士跑出来喊他进去办一下手续，书君站起来问：“他们……没事吧？”

护士说：“什么没事？生命垂危！你快点吧！”

书君听到这话，马上跑进大楼。杜鹃想了想，也跟了进去。

急救室里。潘自仁和若兰分躺在俩张病床上，没有穿衣服，身上只是简单地盖着一条床单，医护人员正在对他们进行抢救。

今晚的值班大夫刚从医大毕业不久，面对这莫名其妙的昏迷，他有些判断不准。

“你刚才说，发现他们的时候，是在一个车库里？车库……他们在车库里干什么呢？是在干……”他向护士投去询问的目光。护士向他讳莫如深地点点头。

年轻的大夫多少明白了，还没有结婚的他脸不禁有些发烧，但医生的职责又使他冷静下来，认真地再做一次检查。他发现了一些疑点：“如果是作爱导致的窒息，他们俩人脖子处应该有掐痕，可他们……”

关键时刻，杜鹃进来了，她看了看病人的脸和症状，按了按皮肤的弹性，然后又伏下闻了闻，起身果断地对大夫说：“小张，是严重一氧化碳中毒。深度昏迷。立刻送高压氧仓。”

小张听了，立刻指挥大家行动起来。

待把俩人送入高压舱，输上了氧，小张问杜鹃：“可是，杜老师，这一氧化碳从哪儿来的呢？……”

实习的时候，杜鹃是他的指导老师。所以小张才这么叫。

杜鹃问那个护士：“他们是在车库里被发现的，对吗？”

护士点头。杜鹃又问：“车库门是不是密封着？”

护士哑然，就喊书君：“哎——你——”书君不大情愿地走过来对杜鹃道：“是的，正像你说的那样。门是我撬开的。”

杜鹃问：“那，车是不是没有熄火？”书君点点头。杜鹃说：“这就对了。汽车在发动时会排放大量的废气，这些废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由于车库的门是密封的，这些空气没法外流，于是很快废气便会充满车库。”

护士突然道：“等等，杜大夫，这里有个问题，他们俩当时并没有在车库里，而是在停放在车库的车里。车内是密封的，车库里的废气怎么会进到车里面呢？”

杜鹃说：“不错。可车内开着空调。”

小张想了想说：“我明白了。空调系统会把废气抽入车内循环，导致车内人中毒。

由于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气体，他们中毒了也不知道。等他们感觉

不对头的时候，早已无力去打开车门和卷闸门了……”

杜鹃点头。小张说：“谢谢你，杜老师，幸亏你来了，要不我这处方还真不好开哩。”

“不过，他们俩在车库里呆那么长时间干吗呢？”杜鹃问。

小护士看了又躲到一旁去的书君一眼，轻声地对杜鹃咬咬耳朵。杜鹃笑了：“是吗？”她也看了一眼书君。书君意识到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时有护士喊：“醒过来了。”众人看去——就见高压舱里。潘自仁嗓子咕了一声，若兰则睁开了眼睛，她莫名其妙地问：“我……我这是在哪儿？”

她欲坐起，突然盖在身上的白单子滑落下来，她才发现自己赤裸着上身，便忙又躺下。

书君看到这一幕，羞愧地一跺脚，趁众人不注意，走了。

天已大亮。忙活了一晚上的众医师们说笑着走进医办室。一个小护士打趣道：“忙了半天，原来咱们是救了俩个风流鬼。”另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大夫忙打听：“哎，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女的是那个人的老婆，跟这个大款在汽车里私通。要不是她丈夫发现及时，报告了医院。这俩人非死了不可。”

小护士道：“就算不死也得成植物人。”

小张说：“这男的也够窝囊的。戴了绿帽子还舍己救人。要是我，我才不管呢！我老婆要是背叛了我呀。我不把她弄死就算便宜她了。”

那个不了解情况的大夫说：“照这么说，这个男人还是蛮善良的嘛！”

杜鹃想：你别说，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这时小张似意识到什么似地大叫道：“哎，杜老师，您爱人今天不是从美国回来吗？你不陪着他，怎么又到医院来了？”

杜鹃苦笑了一下：“你刚才说，要是你老婆背叛了你，你就把她弄死是吗？昨天晚上我就是这么告诉我老公的，我说：我恨不得杀了你！”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第三章

1

太阳爬上了树梢，原梦还在睡觉。原野守在他身旁，端祥着儿子，眉宇间透着慈祥的父爱。

原梦像是在做梦，他甜甜地笑了。原野也朝儿子笑了一下。突然，原梦说起梦话来：“爸爸……唐老鸭……你别走……美国……高楼大厦……爸爸！你别走——你别走——”他开始乱蹬起被子，原野急忙将儿子唤醒：“原梦——原梦——醒醒——醒醒。”

原梦醒了。他不相信地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父亲，突然跃起抱住了他：

“爸爸——我梦见你又回美国了……你别走，别走了，好吗？”

原野望着儿子道：“原梦，爸爸带你去美国好吗？”

原梦一听，高兴极了：“真的？”

原野认真地点头。

“说话算数？”

“算数！”

“太好了，爸爸 Great！”

原梦吊住爸爸的脖子要转圈。原野带他转着，由卧室转到了客厅。父子俩欢快地笑着。

突然原梦想到一个问题：“妈妈呢？妈妈也去吗？”

原野不自然地：“妈妈……妈妈过些日子去。我们先走。过几天就走。好不好？”

“好！”

原野说：“来，先吃早饭吧。我这有从美国带来的牛奶和汉堡包。爱吃吗？”

原梦点头：“嗯。”

原梦刚把汉堡包吃完，门开了，杜鹃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些豆浆和油条。

原梦问：“妈妈，一大早你干什么去了？”

杜鹃佯装平静地道：“妈妈去给你买早点了，你快吃吧。吃完了去上学。”

原梦说：“妈妈，爸爸已经让我吃过早点了。我吃的是正宗的美国汉堡包，太好吃了！”

杜鹃不高兴地说：“美国带来的有什么好？我就受不了汉堡包的那股生菜味。哪有中国的油条豆浆吃着香？”

原梦说：“你说谎。每回你带我到麦当劳，你自己都夸汉堡包好吃。”

原野不自然地看看俩人对话，这时插话说：“杜鹃，每天早晨你都让儿子吃油条吗？这样不好。油条里有明矾，吃了影响智力！我早就说过，中国的营养习惯要做一次彻底的根本性的改变！”

杜鹃没有理他，她在收拾原梦上学所需的东西。讨了个没趣，原野长叹一口气。原梦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妈妈，我爸爸跟你说话呢？”

杜鹃还是没有吭声。原梦便问：“你们俩怎么啦？”

杜鹃把书包挎在他身上：“没怎么，好儿子，既然吃饱了，那就快上学去吧。”

原梦问：“妈妈，我马上就要到美国去了还要上学吗？”

杜鹃惊讶地看看原野，原野向她点点头。杜鹃平静了一下：“孩子，走到哪儿都是要上学的。去吧，再不去，就要迟到了。”

原梦：“哎——妈妈再见！爸爸再见！”

杜鹃和原野故作姿态地跟孩子再见。等原梦一走，屋子里顿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

良久，杜鹃先开了口：“你要把原梦带走？”

原野急切地说：“行吗？我已经把他的旅居手续办妥了。我觉得儿子到美国可以比国内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发展。请你相信我，尽管我们俩离婚了，儿子还是你的。只要条件许可，每年我都让他回来看你，和你呆上一段时间。

等他长到一定年龄，自立了，也许还可以把你接到美国……你始终是他的母亲……”

杜鹃说：“离婚可以，儿子我坚决不给。”

“为什么？儿子又不是你自己的。”

杜鹃有些激动起来：“是的，儿子不是我自己的，但你能说是你的吗？四年了，你管过他一丁半点吗？你管过他的学习吗？你辅导过他做功课吗？你给他的作业本上签过字吗？你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吗？”

“可是，我给家里寄过钱……而且，如果你能同意我将他带走，我会连同离婚一起给你大笔的经济补偿……”

“钱，难道有了钱就可以买走一切，就可以让我和我的儿子从此天各一方，音讯渺茫吗？”

“话怎么能这么说，我不是说了他还是你的孩子吗？我只是带他到另一个地方去学习、生活，这和你在北京带他没什么两样！”

“是吗？可是他到了那个地方，用不了半年，就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而且，还有一个虐待他的后娘！”

“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损，都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我们离了之后，我想你也会再婚的。而且，为了你的幸福，我还希望你能尽快再婚。设若你再婚了，对方带着一个孩子，你会虐待他吗？”

“我当然不会！”

“她也不会。”

“可她毕竟不是孩子的亲妈！原野，你真的不能为了孩子，把我们的婚姻再维系下去吗？”

原野深吸了一口烟：“对不起，不能了。你应该知道，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情。孩子不过是爱情的派生物。或者叫爱情的结晶。如果双方的爱情之火已经熄灭了，那就等于一棵树的根已烂掉了，为了树上的果子来保持这棵树还有意义吗？”

杜鹃闭上了眼睛：“她比我长得漂亮，是吗？”

原野说：“那倒不是。不过，她……很奔放，很让人着迷……另外，很性感，她在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有自己的物业，她……很能干。还有……”

原野还想说下去，没想到杜鹃大喝一声：“够了！原野啊原野，真没想到你现在变得如此厚颜无耻。过去十几年共患难的日子你都忘了吗？你这是在侮辱我你知不知道？你侮辱了我也就是侮辱了你儿子的母亲，你又把如此纯洁可爱的孩子置于何地呢？”

原野说：“我不会再为昨天活着，也不会再为别人活着，我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杜鹃说：“你真是自私得可以。”

原野若有所思地说：“我是变得自私多了，可我知道我自己，永远不会回到从前的那个我了。……你可怜可怜我吧！那个女人是不要孩子的，我怕我将来……将来客死他乡时没人照顾……”

杜鹃没有说话，她心如刀绞。

原野说：“要不，我们的孩子也大了，我们问问他，我们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吧。”

还能有别的办法可想吗？

雨菲醒来的时候，爸妈的卧室是空的，客厅里那个蛋糕和那束鲜花一动不动。

她睡眼惺忪地寻找着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却没有人回答。

雨菲感到非常奇怪：“爸爸——妈妈——你们去哪儿了？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我害怕……”

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终于，门开了，书君身心疲惫地走进来，看见雨菲在哭，忙跑过来把她抱住：“雨菲——雨菲——别哭，别哭，爸爸在这儿……”

雨菲说：“爸爸——你上哪儿去了？我妈昨天晚上回来了吗？我们给她买的蛋糕她怎么一口也没吃呀？”

书君搂紧了她：“雨菲——从此以后，再不要提起你的妈妈。”

“为什么？”

书君烦躁地：“因为，因为……”

“爸爸你说呀，到底是为了什么？”

书君终于说道：“因为，因为……你妈她，她跟别人跑了！”

如晴天霹雳，雨菲被这一消息所惊吓住了：“我妈妈她……她跟别人跑了？她不要我们了么？”

“对！”

雨菲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我妈妈，她……现在在哪儿？”

“干吗？”

雨菲说：“我要去找她！”

书君生气地说：“不行！她都不要我们了，你还找她做什么？！从此，你就当她是死了，我们家再没有这个人了！——”

说着，他冲上去猛地把蛋糕从桌子上扫下，又夺过鲜花三下两下扯了个稀八烂，然后，他又扯下墙上若兰的照片，一把撕个粉碎。

雨菲大叫着：“爸爸！——”可是，喊也没用。此时的书君，就和疯了一样。

一直过了很久，书君才平静下来，雨菲怯生生地问道：“爸……我妈为什么要跟别人跑？她跑了，是不是就抛下我们不回来了？她不要雨菲了么？”

书君说：“她是不要爸爸了，雨菲她还会要的。不过，孩子，你已经十二岁了，是个大人了……你应该懂得……”

雨菲问：“爸爸，妈妈跟别人走是因为你们俩老吵架吗？还是因为我不乖？”

书君说：“都不是。是因为爸爸没有钱。爸爸没有别墅，没有汽车。爸爸不能让她在人前风光，而那个人却能。”

雨菲问：“那个人是妈妈的老板吗？”

书君点点头。雨菲说：“爸爸，你别难过，他有什么了不起，头发抹得油光，手上还戴个大金戒指。我看见他就恶心。爸，我长大了，一定要挣好多好多钱，给你买房子，买汽车。”

书君话有些哽咽：“雨菲，如果你妈妈再也不回来了，你会和她一起离开爸爸吗？”

雨菲坚决地说：“不会，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她想了想又问书君：“爸，你恨妈妈吗？”

一句话勾起书君的万丈怒火：“我恨她！恨她为了自己狠心丢下这个家。可我更恨自己，恨自己没出息、没本事！”

雨菲上前把一块尚好的蛋糕和鲜花踩个粉碎。然后，她眼泪汪汪地一步步走向父亲，对书君说：“爸——我也恨这样的女人！”

书君抱住她：“好孩子，从今天起，忘掉那个坏女人，我们父女俩一起过日子，爸爸如果饭还是做得不好，你就罚爸爸讲故事，讲最最美好的故事……”

“爸爸——”雨菲扑到爸爸怀里，泣不成声：“爸爸，我以后听话。”

3

离婚的事，是在东来顺饭馆谈的。在气鼓鼓的书君和胆怯的若兰之间，潘自仁艰难地活跃着气氛：

“今天这个饭局呢是我做东，就算是你们夫妻的告别宴吧。你们北京不是现在挺时兴告别宴的吗？我不知道这是谁出的点子，但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大家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聊，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把许多问题解决了。难怪现在像什么东来顺啊，萃华楼啊，北京烤鸭店啊，生意那么红火，原来都是吃分手饭的。我认识的一家饭店最近就准备把名子改喽，叫离婚餐厅。嘻，有点意思吧？”

书君说：“潘自仁！你是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嘴，今天我只对张若兰说话！”

潘自仁说：“好好好，你在气头上，我不说，行了吧？你们俩谈！”

书君对若兰道：“张若兰，这分手饭，我并不爱吃。是你们俩个硬逼着我吃的。所以这顿饭可能不是那么好吃。”

潘自仁一愣，禁不住又插话道：“那是，那是。我对不起你。不过，我愿意给你大量的经济补偿。我是真地和若兰好，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书君生气了：“我说了让你闭上你的嘴。”

潘自仁不说话了。这时服务生开始上菜，潘自仁下意识地又张了嘴：“请，请——”看书君瞪他，委屈地道，“我说请吃菜这总可以吧？边吃边谈嘛。”

若兰举起杯来：“书君，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还念我们过去的那点旧情，就请你干了这杯。”

书君举杯痛苦地一饮而尽：“你们什么也别说了，都怪我自己没本事。你走吧！我什么也不要！”

潘自仁和若兰高兴地互相对望了一眼。

“但是，我要自己的女儿。还有，张若兰，你得放弃对雨菲的探视权！从今以后，就当是你从没在这个家待过，我就当从没有过这个人！你们不许再在我和我的家庭面前出现！”

书君越说越生气，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若兰犹豫了：“这……我毕竟是她的妈妈呀！我……”

潘自仁劝她：“好了，不让看就不看！”

书君生气地道：“你还有什么脸敢称做她的妈妈？你这样的妈妈在她面前出现会给她起到什么样的榜样作用？”

若兰低下了头：“我……”

书君说：“如果同意，明天，我们去办离婚手续，然后你可以取走你的东西。”

若兰说：“我没什么东西可取的。”

书君说：“你还是取一趟的好，因为我准备把你所有生活过的痕迹都烧掉。”言毕，书君站起来，对潘自仁道：“现在，有句话要跟你说。”

潘自仁点头哈腰：“你说，你说。”

书君一字一顿地道：“这句话是这样的，姓潘的，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夺妻之仇，早晚有一天，我肖书君要报！”

说毕，书君起身走了。潘自仁看看愣愣的若兰，强挤脸上的肌肉，自嘲地笑了笑，可在若兰看来，那笑真是比哭还难看。

在隔壁的另一个包间里，杜鹃一家也在吃分手饭，只不过气氛比这边好多了。

杜鹃为原梦夹菜：“吃，多吃一点。”

原梦说：“我吃得已经够多的了。”

杜鹃说：“叫你多吃你就多吃，到了美国，想吃都吃不着了。”

原野讪讪地说：“怎么会？在美国，中国餐馆到处都是，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

杜鹃没有理他，只是一个劲儿地为儿子夹菜。原梦吃饱了，问杜鹃道：“妈，我去广场上玩儿一会儿好吗？”

杜鹃点头：“好吧，别走远喽！”

原梦答应一声走了。剩下俩人，一时间显得十分尴尬。好久，原野没话找话地说：“真没想到我离开这么几年，国内就发展得这样快。我还以为……”

“什么？”

“我还以为得有一场离婚大战呢！”

杜鹃瞪他一眼：“你别以为我给你笑脸你就跟没事似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不愿如此，只是不想在被撕开的痛苦的心灵上再撒上一把盐而已。其主要出发点，还是为了儿子。”

原野羞愧地低下了头说：“一个家庭的解体，也许意味着俩个幸福家庭的诞生。我希望你能很快再婚。”

杜鹃说：“你放心，我会的。你要以为我会为一个不爱我的男人守身就错了。我们比比吧。看谁活得更好。”

原野苦笑了一下：“那么，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原梦跟谁。我们现在去问一问儿子吧！”

杜鹃说：“不必问了，他想美国想得都快发疯了，我同意你把他带走，只请你很好地待他……”

原野一听这话激动坏了，他站起身满怀深情地喊了一声：“杜鹃——”杜鹃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吃完饭，杜鹃和原野来到天安门广场。原梦正在玩上回他玩的那个孙悟空造型的风筝。

风筝在空中高高地飞着，孙悟空已变得很小很小。风筝的拥有者——那个老头嘿嘿笑着。

杜鹃看着天上的风筝，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她掏出钱来，跟老者商量着，要买下那个风筝。老者连连摆手，很痛快地将风筝送给了他们，根本不要钱。

杜鹃叫来原梦谢过老者，指着风筝问原梦道：“喜欢吗？”

原梦说：“喜欢！”

杜鹃又问：“比唐老鸭如何？”

原梦想了想：“那不一样！”

杜鹃说：“你以后见了真人大小的唐老鸭，会把孙悟空忘掉吗？”

原梦摇摇头：“不会。”

杜鹃疼爱地搂住儿子：“这个孙悟空，你答应妈妈永远带着它，好吗？”

原梦点头：“好。”杜鹃眼泪又流了下来。原梦不解地问：“妈妈，你咋啦？你是不是因为我要走难过了？别难过。妈妈，不是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去吗？到那时我们就在 the fifth street 见面，那该有多好啊！妈妈，你一定要快点来啊！”

杜鹃擦去眼泪：“妈妈会去的，妈妈一定会去！”

4

晚上，杜鹃在为原梦收拾行李。她拿起原梦的小提琴，把它放进包里，对原野道：“他的小提琴一定要练下去，人家都说他现在已经很有基础了，要在国内，考大学可以减五十分呢！还有，一定要坚持用汉语讲话，毕竟那是他的母语。他爱起夜，半夜他要翻来覆去一定要叫醒他……到了那儿，先让他吃一段中餐，然后再慢慢地适应西餐，要不，他的胃会受不了……”

原野听着，一个劲儿地点头。

杜鹃又拿出一张自己的像片，放入包内：“他想妈妈的时候，就让他看看我的照片，要是条件允许，就让他给我多打几次电话，千万不要心胸狭窄，剥夺了他对我的这点爱……”

原野点头。他掏出一个存折：“我这一走，就算是美国公民了，我们单位可能会让你退房，这两万美金你留下，需要的时候，就在二环以内买间房……”

杜鹃拒绝了：“不，我不要。”

原野说：“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杜鹃沉下脸：“对不起，我们的离婚协议上没有这一条。”

她的这一句话使俩人本来升温的感情立刻降了下来。

杜鹃走进里屋去看儿子，原野趁机把那个折子放到了杜鹃的首饰盒里。

这一晚，杜鹃守着熟睡的儿子，一晚上也没有合眼。泪水顺着她的脸不断地流下来，浸透了枕巾和褥子……。

送别的时刻说到就到了……

在机场，原梦一身礼装，手里拿着那个风筝，有些急不可耐地道：“爸爸，妈妈，快一点……我都等不及了。”

他们来到检票口。原野转过身来看了杜鹃半晌，轻轻地道：“我再一次请你理解……”

杜鹃说：“我对你理解也不理解，从爱的角度我一百个不理解，从变的

角度我理解。

人都说十走九不归，十去八个变。我对你没有希望也没有失望。所以，你不必再说什么歉意的话。”

“那么，再见了。”原野向杜鹃伸过手去。

杜鹃和他握了握：“再见。”然后，杜鹃一下子把儿子抱在怀里：“原梦。我的好儿子……”她的泪水又流了下来……

原梦不解地问：“妈，你怎么又哭啦？我去美国你不高兴吗？”

杜鹃掩饰地：“高兴，高兴……原梦，到了美国，听爸爸的话，还有一个阿姨，不要惹她生气……”

原梦不解：“还有一个阿姨？妈妈，你跟爸爸是不是离婚了？”

杜鹃一愣：“孩子……”

原梦又问：“是不是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原野伏下身来：“原梦，不是的。你还能见到妈妈，只是由于远，见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我们大人之间有什么过错，那跟你没有关系。你还是，也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

杜鹃哭得更厉害了。原野说：“走吧。该登机了。到飞机上我再给你解释。”

原梦亲了妈妈一口：“妈妈，你早点来啊，我等你。”

杜鹃说：“我……我会去的……”

原野和原梦一步步走近通道口，走着，走着，突然，原梦转身向妈妈处跑来。杜鹃一愣，马上跑着迎了上去……原梦一直跑到杜鹃跟前才停下脚步，他把风筝放到杜鹃手里说：“妈妈，这个孙悟空您帮我保存着，看到它你就当是看到了你的小原梦，等你到美国来的时候再给我带来，好不好？”

杜鹃使劲地点点头，泪水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亲人，真的就这样远去了……

这一晚，在人去楼空的屋里，杜鹃抽了整一盒的烟，放了一夜的歌曲。先是刘丽丽的《长相依》，之后是甘萍演唱的《潮湿的心》，再之后是苏芮……终于，她累得倚在沙发上睡着了，那个风筝掉在地上，她一点也没意识到。

天亮了。一个拉窗帘的声音将杜鹃从睡梦中唤醒。她睁眼一看——柳茵正在打开窗户散着烟雾。

杜鹃不好意思地问：“大姐……你今天是夜班？”

柳茵说：“嗯。一下班我就来了。”她把开了一夜的音响关掉，然后看了看她昨天听的那几盒磁带道：“你看看你这一蹶不振的懒样！起来，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杜鹃说：“还有这必要吗？”

“当然有。你不想请，我还想吃呢！我刚上了一夜的班，这肚子正闹罢工呢！走吧，你不愿意做，我们出去吃。”

杜鹃不情愿地从沙发上站起身，简单地洗了把脸，轻施淡妆的时候，在化妆盒里看见了那个两万美元的折子。

拿着这存折，她百感交集。柳茵看见了这一切，明白了，她无声地拍了拍杜鹃的肩膀。

俩人来到一家虽不大但很清静的饭馆，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柳茵要了几个小菜，又要了两杯啤酒，然后对杜鹃道：“吃吧。”

杜鹃未吃饭先想哭：“大姐，我吃不下……”

柳茵把筷子放下：“那好，那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今天当你的听众，把你最伤心的苦水都倒出来，我听个够！”

杜鹃说：“我最伤心的是自己的儿子。他就这样走了，给我留下的只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孙悟空造型的风筝。我真怕他到了美国，见到了美国的唐老鸭，就把孙悟空给忘了。”

这个孩子，是完全西化了。可这怪谁呢？不是我老给他讲国外怎么怎么好吗？”

“你怎么会同意他把原梦带走？那是你的命根子啊……”

“我何尝不这样想？可是，他说了很多，说原梦有很多特长，例如小提琴，国外肯定比国内有条件让他发展，我想，人家外地还有好多人为了孩子到咱北京来做陪读呢！”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就牺牲了孩子的前途……”

杜鹃说着，眼泪就往外涌。柳茵不好多劝，只是向她举杯示意。杜鹃端起酒来咕嘟嘟一饮而尽。柳茵一见急了，赶紧去夺，可杯中的酒已经见底了。

柳茵说：“我让你喝一点，也没让你全喝啊！”

杜鹃苦笑了一下：“这点酒……不算什么……我想醉一次，醉了就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了……”

突然杜鹃猛地站起身来道：“我不跟你喝了，原梦该放学了，我还得给他做饭呢！”

柳茵一把抓住她说：“你醒过来吧。你了解了吗？你现在正过着离异后的单身生活。”

这种生活的好处之一是我们今天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地谈个够。没有原梦，也没有原野。”

杜鹃长叹一口气说：“那你还不让我喝酒？”

柳茵说：“你要实在想喝，又不怕当众出丑，那你就喝吧。大不了我背你回去。”她向服务员招招手。杜鹃把她的手压了下来：“算了。我也累了，讲讲你的故事。”

柳茵说：“我的故事你都知道。”

杜鹃说：“不，我想听，当时听和现在听肯定感受会不一样。”

柳茵想了想说：“那好吧。从哪儿讲起呢？”

杜鹃说：“就从你的初恋……”

“说他？”

“说他。”

柳茵突然脸上就带有了一种少女才有的羞涩：“他是我上中学时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长得很英俊，人也很聪明。他读过很多书，肚子里的故事一串一串的。那时我要求入团，就经常找他谈心。我爱听他讲话，他说话总是富有感染力和充满智慧。他爱踢足球，每当他活跃在足球场上，我不管干什么都要放下，跑到球场边上，看他灵活矫健的身姿，为他进的每一个球叫好助威！要是对方进了，我就跺脚起哄。在学习上，我佩服他的学识，羡慕他的

聪敏。不论多难的几何题，他咬着嘴唇思索片刻准能解出来！他写的作文，可以当小说来读。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拿第一。我们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聪明。有一天，班上有个同学跟他开玩笑说：你的脑袋里不是脑浆，是纸浆吧？他很认真地说：是，是纸浆。全是用咱们的课本化成的纸浆。”

杜鹃笑出了声。

“我是那样深深地爱恋着他，可他对我并没有丝毫的表示。我心里老是酸酸的，就极力想引起他注意。正好那段时间，我们俩坐同桌。为了赶上、超过他，我背地里没少使劲儿，终于，我成为班上唯一能跟他并驾齐驱的好学生。我得意极了，而他也终于注意我了，原来他看我时很自然，说话也很流畅，可后来，他甚至连目光都不敢和我相碰，更别说同我说话了。就这样，纯真的恋情在我们俩个之间发生了……”

杜鹃插话说：“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对，我们都下了乡，到内蒙大草原上当了知青。后来，就遇上潘自仁那个坏蛋……他利用职权……我不想说了，提起他，我就头疼。这个混蛋，他前几天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出现在咱们医院，就是原野回来的那个晚上……”

杜鹃听了一愣：“你是说，那个差点被一氧化碳熏死的那个？”

柳茵点点头。杜鹃道：“原来他就是潘自仁！难怪那么坏。拈花惹草，早知如此，真不该救他。熏死他就好了，可以为你出口气。”

柳茵叹口气道：“净说气话。他毕竟还是铁蛋的亲生父亲。”

从饭馆出来，柳茵和杜鹃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杜鹃有些踉跄。柳茵搀着她。

杜鹃半带醉意地问柳茵：“大姐，假如你的恋人现在出现了，你还会不会再婚？”

柳茵道：“一晃，这么多年了，我想，他也早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家，有了幸福的娇妻，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出现了，又有什么用呢？”

杜鹃又问：“要是他也像你我，家庭不幸，婚姻不幸呢？”

柳茵说：“哪有那么巧的事？”

杜鹃说：“哎，你别忘了，现在都市的离婚率一个劲地往上升，可以说，目前十个家庭里就有六七个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幸，所以，说不准。”

柳茵说：“可人心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知道他这人的心变没变？处于水中望月，镜中看花阶段的男女，感觉往往都是良好的，可一旦进入婚姻，是否能脱得开贫乏和失望，实在是没有把握和信心。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对婚姻伤透了心。包括你，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还是不想再婚。”

杜鹃说：“我不！我觉得，女人在遇到失败的婚姻后，应该是不怨不馁，应立即调整自己的感情座标。琴有情，高山流水觅知音。要有与分手后的男人比高低的志气！所以，我要再婚，我要享受生活，我要性爱。我要对我的第二个丈夫好，对他的孩子好，看谁活得更舒心！”

柳姐惊讶地看了她半天才说：“我知道六部委经常举办大龄和离异人的联欢会，到时你可以去找一个合适的，实在不行就在报上征婚。”

杜鹃说：“你也和我一起去！”

柳茵摇摇头。杜鹃说：“那，至少，你也应该打听一下他的下落。哎，说了半天，他叫什么名子？”

“尹建国。”

“这名子可是一般……”杜鹃说。

第四章

1

若兰坐在宝马车里，望着自家的窗户，已有很长时间了。

这个曾是自己的家，难道从今天起真得就不再属于自己了么？不属于就不属于吧！

她总不能让自己的青春在这个小屋子里耗死。她有权去过更好更舒服的生活，这没有什么错！

昨天下午，她和书君一起领了离婚证。一场持续了十三年的婚姻就这么着结束了。

今天来，说是取自己的东西，实际上，她是要干一件补偿书君的事。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那是一张两万元的活期存折。

鼓足勇气，她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书君探出脸来，看见若兰，他没有说话，只是做了一个让进的姿势。

若兰问：“孩子呢？”

书君不冷不热地说：“上学去了，就是不上学，你也不该见。”

若兰生气了：“书君，你……”

书君马上瞪起了眼：“我怎么？你别忘了，我们有约在先，为了孩子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你还是死了见孩子的这条心吧。”

若兰还想说什么，书君又道：“我劝你最好还是快一点，雨菲就要放学了。她回来遇见你，恐怕会给你难堪的。”

若兰只好进了里屋，先慢慢地褪下手上的结婚戒指，把它放到一个首饰盒里，那里还有一个戒指，是书君的。然后，她随便装了几样自己的东西。顺手把存折放进衣架上挂着的一件西装口袋里。这件西装是她专为书君在西单商场买的。过去的日子里，书君总是抠抠索索，家里也确实穷得可以，结果，书君连一件上档次的上衣也没有。若兰几次说买，说坐机关的，穿戴不能太寒酸了，但每次都被书君拒绝了，不是不想要，主要是嫌贵。自从她成了潘自仁的司机，日子才渐渐好起来，书君这才同意将这件价值一千元西服买下。若兰说：就当是妻子送丈夫的礼物吧。

若兰抚摸着这件衣服正想着，就听屋外书君不耐烦地喊：“你好了没有？”

若兰走出卧室。书君望了她一眼，不阴不阳地又问了一句：“没有别的要带走的了？”

“没……没有了。”

“那，就请吧！”书君把门打开。做了一个请出去的姿势。若兰刚走到门外，书君在身后又强调了一句：“请记住我们之间达成的协定，自此，你跟这个家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若兰听此话又回转身来：“书君——”

书君更正道：“肖书君！”

若兰说：“书君，难道你真得就狠心让雨菲从此再不和她妈见面吗？”

书君说：“我狠心？是我狠心还是你狠心？你做了不要脸的事，还想怎么样？再说了，你为了和你那个老板结婚，不是答应了这个条件了吗？”

若兰气得扭头下了楼。书君咣地把门关上。他越想越生气，突然就发疯一般地在屋里翻腾起来，他把属于若兰的，又没被若兰带走的东西——衣服、拖鞋、镜子等向窗外狠命地扔去，一边扔一边骂着：“臭娘们，婊子，贱货！当初我瞎了眼，怎么找上了你！”

我在单位给人家当老秘。你却给大款当小蜜，你，你——”

他没有注意到，当他一把将梳妆台上的东西划到地上的时候，首饰盒里的两个戒指掉到了桌子底下。

该扔的都差不多扔了，书君在狂怒中又看见了那件西装。不由自主地便想起那回买这件衣服时同若兰的谈话——

那次他一边比试着衣服，一边道：“你第一次开支就开了这么多，你们老板对你真大方。”

若兰则说：“什么呀，主要是我干得好，没白天没黑夜的。再说，这点钱在别的下海的人那里，又算得了什么，沧海一粟，九牛一毛罢了。”

书君说：“你下海算是下对了。”

若兰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说，我这老板是找对了。”

如此说来，当时她就已对潘自仁这个混蛋动了心思，自己傻乎乎地却一点没有察觉，一边戴着绿帽子一边却还穿着这骚娘们用自己肉体换来的衣服……屈辱啊！屈辱！

想到这里，书君浑身如爬满了小虫一般地难受，他发疯一般地大叫着：“找对了，你算是找对了，从一开始你就找对了。我不要穿！这耻辱的衣服我不要穿！”

他顺手将衣服扔下楼去。那件西装从窗户飘落下来。正挂在一辆急速行驶的汽车车尾上。车将衣服带了一截，然后风将衣服吹落在地。很快，一辆又一辆的车辗过，把它碾成了碎片。不知是谁的脚，将之踢到了下水沟里。

雨菲放学回来了，她看见家里一片狼籍，父亲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发上。

雨菲走到爸爸跟前：“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书君一把搂住她：“答应我，雨菲，永远也不要去找你那个混帐妈妈……”

雨菲哭着说：“我答应……”

雨菲突然看见了桌子底下那两个戒指，她眼睛一亮，趁爸爸不注意，伏下身子，把那俩戒指捡起来，扔进自己的书包里。

书君没有察觉，他问雨菲道：“上了一天的课，饿了吧？”雨菲点点头。书君说：“那，你等着，我给你做饭。”

雨菲问：“爸，做什么饭？是不是又是炒米饭哪？”书君故弄玄虚地道：“可不，爸爸只会做炒米饭。”

雨菲重重地叹了口气。书君笑了笑，进了厨房。今天他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烹饪指南》的书，为了这个家，他决心从最基本的做起，就像做饭

时先从最简单的什锦米饭做起一样。

火腿切成丁，葱花、大蒜等料配齐……

终于，书君端着十分好看香味扑鼻的什锦米饭从厨房出来了：“来了——什锦米饭——”

雨菲尝了一口：“呀，爸爸，今天的炒米饭真好吃，真香！”

书君高兴地等着她说下文。

雨菲说：“可……可它还是炒米饭。”

书君一听傻了眼。雨菲又说：“爸爸，你就不能做点别的吗？我想吃新鲜的蔬菜。”

书君举起那本书：“雨菲，你看，爸爸有了《烹饪指南》，今天是从最简单的学起，以后啊，爸爸每天学会做一道菜，让我的雨菲长得高高的，身体发育得棒棒的，好不好？”

“好！”

吃完饭，写完作业，玩了一会儿，雨菲去睡觉了，书君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电视。

就听雨菲在自己卧室里喊：“爸，我睡不着。”

书君说：“我把电视声音关小点。”

雨菲说：“那我也睡不着。”

“那怎么办？”

雨菲说：“我要你给我讲故事。”

书君这才明白：“好吧。”他走进雨菲卧室，坐在床边：“今天讲一个《木偶奇遇记》的故事……”

雨菲喊：“不要不要，匹诺曹的故事我都能背下来了！”

“那，讲一个《狐狸列那》的故事？”

“不要不要，你前天刚讲过的。”

书君犯愁了：“这可怎么办哪？我知道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先睡觉吧，明天爸爸再给讲好的。”

雨菲说：“我不嘛，我睡不着，你要是没有新故事了，就自己编一个嘛！”

书君一愣：“自己编一个？”

雨菲使劲点头：“嗯。”

书君来了情绪：“那好，我就编一个！编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雨菲说：“再编一个有关月亮的故事吧！”

书君想了想说：“好吧。”他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娓娓道来：“你知道天空中的每一个星星啊也跟爸爸一样，一到点就都得去上班……”

雨菲说：“它跟我们一样，一到点就都得去上学。”

书君点头：“对！他们上的班比较简单，就是沿着给它规定好的轨道行进。也只有这样，当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轨道呈一条直线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日全食或月全食。

这一天，又到了发生日全食的日子，这可是几十年里才能遇到的一次啊！森林王国里的牛博士把大家都召集起来，一边给他们讲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一边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涂了墨的玻璃片，让他们呆会儿看日全食时用……眼看离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呢？月亮正沿着它的轨道走着，突然有一个小流星狠狠地撞了它一下，

月亮说你干吗这么急？小流星说天上刚建成了一个美丽好玩的动物园，你不想去看看吗？月亮说我正上班呢？我不能因为玩耽误了工作，正象小学生不能因为玩耽误了学习一样。小流星说：可是，那个动物园好玩极了，而且谁先去的还可以中大奖！你不不去可真是傻，什么上班不上班的，工作时间出去玩一会儿没人会说你……月亮动心了，说我就跟你玩一会儿。于是他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也就在他离开的这一会儿，太阳和地球呈了一条直线，结果，日全食没有发生……”

雨菲拍起了小手：“太棒了！爸爸，你编得真棒！比书上写得还要好！再编一个！”

书君说：“你以为你爸是作家啊？想编就编？还说比人家书上写得好？我哪有那胆？！”

不过，爸爸小时候还真想当个作家哩。爸爸和奶奶的家在山区，那里很穷。爸爸小时候别说看书，就是吃饭都成问题。哪象你现在小小年纪书包就有十多斤重，里面装的全是书！为了看书，爸爸给生产队打柴、砍猪草、插秧育种，早早地就干上了农活，靠着队里发的那点可怜的工分，我看了不少的文学作品，象什么《水浒》啦、《三国》啦，都是那时候看的，而且，至今爸爸还能背出来。要不怎么后来爸爸考上大学会选择中文系呢？！不过，我的女儿，你以后上大学可不要上中文系……”

“那上啥？”

书君说：“要学理工。中文系万金油，到哪儿都能抹两下子，可到哪儿也不是真本事！就象你爸，到现在只能给人家当老秘。可数理化就不同了，那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当年在我们中间有一句顺口溜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雨菲笑出了声：“嘿！”

书君说：“别笑，是真的。”

雨菲说：“爸，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考到国外去！”

书君叹口气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就老喽！那时候你就会离开我……你会结婚，会生孩子……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家……”

雨菲一听问：“那，咱家不就剩你自己了吗？”

一句话说得书君黯然神伤。他叹了一口气，为雨菲掖掖毛巾被的被角：“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快睡觉吧。”

雨菲躺下了。书君关上卧室的门来到外屋，坐下来点着一支烟，想接着看电视。然而，他的思想却总也不能够集中，他的耳畔总是响起刚才雨菲的声音：爸，咱家不就剩你自己了吗？爸，咱家不就剩你自己了吗？……

门铃响了。书君开开门，刘师傅站在门口：“睡了吗？闲着没事，到你这儿坐坐。”

书君说：“巴不得。来，来，快请进！”

刘师傅把手举起，原来他还带着一瓶二锅头和一些小菜。书君说：“我这儿都有，你还拿这干吗？”

说着，俩人摆上酒杯和碗筷，喝了起来。

刘师傅一喝酒，话匣子就打开了：“人哪，遇到了烦心事，别太往心里去，这女人哪，我见得多了，都是贱骨头，谁好跟谁……！”

书君猛地灌下一大口酒：“都怪我当初瞎了眼！”

“你和她结婚有十多年了吧？”刘师傅问。

书君点头：“十三年，雨菲今年都十二岁了……”

“若兰她……她是怎么和那家伙傍上的？”

书君叹了口气：“那还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她所在的那家工厂经营不善，产品大量积压，每个月也就能拿一百多块。当时，她的心情特别烦闷。我……我可以说不除了宽容和理解，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过！相反，我总是劝她：开不出支的又不止你一个，想开点，还有我呢！咱穷日子穷过，富日子富过。从那以后，我一如既往，每月都把我那不多的那点工资如数交给她，她爱打扮，一遇到换季，我们就是从牙缝里抠也要给她买几件时装！可我呢？刘师傅，你是知道的，为了节省开销，我每天都不到单位食堂打饭，都是自己带饭哪！而且这些饭，还都是头天晚上剩下的，唉！”

刘师傅同情地点头。

“后来有一天，她对我说她想学开车，我这个人可以说对她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默许的，我们从不多的积蓄里取出两千块钱，让她去学开车和办驾照。她学得很快，不久就能开车上路了，我打心眼里高兴。又跑前跑后给她联系活！您知道吗？说出来不怕您笑话，她能给那个承包商开车恰恰是我牵的线引的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因为我爱她啊！可我哪里想得到，我跑前跑后地忙活了半天，却是自己给自己缝了一个套啊！想不到我肖书君人到中年，本来已经走过了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道路，负重致远，疲惫不堪，正要企望在事业上有所拼搏的时候，这个家庭，这个本来应该让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感受到浪漫温馨和天伦之乐的家庭，却因为这个女人的背叛，解体了，我……我好苦啊……”

书君说着，潸然泪下。刘师傅说：“书君哪，你的痛苦我都理解，可要依我说，这过去是甜的，现在是苦的，要老是生活在现在，却想着过去，那没个不苦！哟，我嗓门大了，别吵醒了孩子……男人啊就应该是男人，男人有几个老爱生活在回忆里的？你应该赶紧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

“啊！若兰这一走，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是个事啊，该找一个就再找一个……”

书君说：“要说呢，我何尝不想？那天和她办完离婚手续回来，雨菲上学去了，我一个人走进这个曾经是热闹非凡的家，我，我感觉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寂寞和凄凉……这个家一下子变得冷清了好多，屋子零零乱乱，东西横七竖八，锅不是锅，灶不是灶，别有一番惆怅涌上心头……到了晚上，空落落的心，空落落的床……我觉得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孤寂……可是，要再婚，我又怕委屈了雨菲……”

刘师傅道：“说得也是啊，这再婚，碰到一个好的，难！没听过《聊斋》里的故事吗？这当后妈的，对待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真是比狼还狠哪！还有，那河北民歌《小白菜》，唱得真惨哪！”

说着，刘师傅居然唱了起来：“小白菜啊，没有娘啊……唉！不说了。喝！……哎，对了，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

“啥事？”

刘师傅喝口酒，颇有些卖关子的味道：“书君哪，你别看我退了休，这单位的啥事儿也比你们知道的早。这次分房啊，没你的份了。本来，按你的分数，不但能分上房，而且还能分上一套很不错的呢！可就在这个时候，你离了婚，这按规定，一离婚就算单身，而单身是没有分房资格的。所以，所

以……”

刘师傅注意到书君有些异样，忙问：“你怎么啦？”

书君的脸上的肌肉急剧抖动着，猛地，他一拳砸在茶几上。砰地，一个酒杯掉地摔碎，发出清脆的声响。

雨菲从自己屋里跑出来：“爸爸，你没事吧？”

书君回头望着雨菲，突然泪流满面地道：“雨菲，你要记住，那个臭女人，她，她还欠咱们一笔债啊！”

2

“……铁蛋一般是下午四点下课，然后他们有一个小时的体育课时间。这个小子，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体育课倒满行……到晚上，吃完晚饭，他们还要上晚自习……你要接他，一定要在周末的下午五点钟之前，不能太晚。那时候，这些家长们都来学校接孩子，谁的家长有钱没钱，是穷是富，一看就一清二楚。”

坐在疾驰的宝马车里，潘自仁对若兰说。

“怎么办呢？”若兰问。

“很简单，你只要看这个学生回家是来车接还是打车，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是挤公共还是乘地铁就行了。这里面也分三六九等。就拿这来车接来说吧，有咱这宝马，也有豪华的蓝鸟啊，奔驰、凯迪拉克什么的。当然还有什么桑塔纳、标致、国产红旗之类。

咱铁蛋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每次我都准点到那儿，等他们一下课，各自钻进各自的车，互相一招手说拜拜——那感觉，简直棒极了。可万一你要是去晚了呢，别的同学都钻进车一溜烟地跑了，撂下他自己，在学校门口孤伶伶地等着，那多栽他的面啊！

回到家，他非跟我急不可……”

“你怕你儿子？”

“我怎么听你说话还跟是我司机似的，什么我儿子？那是咱儿子！你就要和我结婚了，知道吗？一结婚，他就既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你就要担当起当妈的重任！

你一定要把咱儿子调教好，伺候好，懂了吗？”

若兰笑了：“我伺候他？就像你说的，我是他妈！谁伺候谁，你别弄颠倒了。”

潘自仁说：“你现在先伺候他，他长大成人了再伺候你，行了吧？人常说尊老爱幼嘛！”

若兰说：“这词用在这儿不太妥当吧？”

“反正是这意思就行了。哎，几点了？不会误了吧？”

若兰看看表说：“才刚刚四点。误不了。”

潘自仁说：“有点早了，不过也好，我领你参观一下他们的学校。”

他们来到成龙私立寄宿学校门前，停了车，走进校门。潘自仁一边领若兰在学校里面转一边做着介绍——

“你看这儿，这是他们的实验楼，你瞧里面的瓶瓶罐罐都快能开一个酱油铺了。……这个他们的食堂，我问了问，他们的饭菜，好家伙，中西结合。一日五餐，卫生？卫生就不用提了……这是他们的操场，你看这操场有

多大？我问过了，这跑道是四百米，标准极了，跑道中间是足球场，正合铁蛋这臭小子的口味。那边还有蓝球场，排球场，多了去了。那边还有健身房，游泳馆，哎，你看这学校这么大的地界儿，盛下三千学生在这儿活动没问题吧？”

若兰点点头。

“可你猜他们一共多少学生？我告诉你，只有三百个！三百个！三百个学生在三千个学生活动的场所玩啊跳啥的，可惬意了。还有，这的老师你猜有多少个？”

若兰想了想说：“雨菲他们学校有五十来个吧，学生是二千。这个学校学生少，教师大概有二十个？”

“二十个？再翻一倍！四十个。合着七八个学生一个老师！这师资力量啊，多雄厚！”

他们来到学生宿舍楼。这里也是布置得很豪华，像宾馆的标准间似地，有电视，有空调，去卫生间也很方便。若兰被这里的条件折服了。

来到铁蛋的床前，若兰发现铁蛋连被子都没有叠，不禁皱了皱眉头。潘自仁发觉了，自我解嘲地笑笑：“这个混小子，怎么连被子也不叠？”

若兰伸手把被子掀开，立刻一股臭味熏得她连连后退。原来被子里放着一双臭袜子。

“你儿子每天不洗脚啊？”若兰冲潘自仁喊。

潘自仁不高兴了：“你怎么又是你儿子你儿子地叫？”

若兰低头没有吭声。潘自仁道：“忘了告诉你，他的脏衣服都是每个礼拜拿回家洗。

正好我们来了，你帮他收拾收拾，拿回家吧。”

若兰一愣：“我，帮他收拾？”

潘自仁一听瞪上了眼睛：“哎，我说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想跟我结婚？”

若兰无奈，强忍着味收拾起来。潘自仁长吐一口气：“好了，我估计他也该下课了，我们到他的教室去看看吧，顺便迎迎他。”

潘自仁和若兰来到教学楼。在一间到处都是电脑的教室，若兰停住了脚步，她被里面吸引住了。

教室里，几个学生正在操作电脑，他们用 CSC 家教软件作着作业。就见电脑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输入一个答案。然后电脑告诉他们答案是对还是错。

若兰说：“这太神奇了！我弟弟若凡是搞电脑软件开发的，但我懂，也从没听他说起过，电脑还能教学，可以当老师使！”

那个操作电脑的学生说：“电脑比教师可强多了，它不会发火，不会批评人，不会告家长。我可喜欢电脑课了。”

若兰若有所思。她问潘自仁：“铁蛋上这个学一年得交多少钱？”

潘自仁伸出一个指头。

“一万？”

“一万？上哪儿找那好事去？十万！”

若兰瞪大了眼睛：“十万！”

“瞧瞧。瞧瞧那没见过钱的样！十万元就吓成这样，那要是一百万就干

脆别活了。”

若兰说：“十万……要是用在雨菲身上，她大学毕了业都花不完……”

潘自仁皱皱眉，没有说话。

“自仁，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我想……给雨菲买台电脑行吗？这次离婚，对她的伤害太大了……”

潘自仁扭头就走。若兰追了上来：“哎，行不行你说句话呀！”

潘自仁站住：“我问你，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我……”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她的妈妈，她还是你的宝贝女儿是不是？那你赶紧回家和你的宝贝女儿亲热去呀！你跟着我潘自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和她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你现在只和我潘自仁发生关系！只和潘铁蛋有母子关系！你和肖书君离婚的时候怎么说的？啊？这才过了几天哪？真有必要回去长长你的记性！”

若兰的眼泪流了出来：“你……你心胸不能太狭窄……”

“我心胸狭窄？我倒是想让你去见那肖雨菲，可肖书君呢？他的心胸不是很宽广吗？可你上次怎么像个丧家犬一般地逃回来？我劝你，你还是死了那份心吧！你现在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我！你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铁蛋！”

突然传来铁蛋的声音：“你们在这儿吵什么？”

潘自仁和若兰向身后看去，就见铁蛋和一帮同学走了过来。

见了儿子，潘自仁立刻变得满眼放光，他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铁蛋——”可没想到铁蛋瞪上了眼。

若兰也想送过去一些关心和柔情，便也叫了一声：“铁蛋——”哪想铁蛋立刻冲她一瞪眼：“你叫谁铁蛋？我叫潘约翰！”

潘自仁一拍脑袋：“噢，想起来了，对不起啊儿子，”他对若兰道：“他早就改名叫潘约翰了！”

然后他又对儿子道：“约翰，爸爸来接你了。够准点吧？还提前了呢！”

于是约翰对同学们道：“瞧，我爸爸来接我来了，车就停在外面。旁边的那个是他雇的女司机。好了，我该走了，拜拜——下个星期见！”

同学们也都嗲嗲地说：“拜拜——”

回家的路上，潘自仁问坐在后座的铁蛋道：“铁蛋。唔，约翰，这星期还好吗？”

铁蛋说：“好嘛呀！人家都有手机了，没事就跟女朋友通个电话聊个天啥的，我连个BB机也没有！”

潘自仁不假思索地：“爸爸给你买！”

“要买摩托罗拉的。”铁蛋道。

潘自仁连连答应：“哎，哎。”

若兰不由地皱皱眉：“铁蛋，你谈女朋友啦？”

铁蛋不高兴道：“你说什么哪？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哪？你要是再叫我铁蛋我跟你急啊！”

若兰刚想发火，潘自仁拦住了她：“怪我怪我。”他对铁蛋道：“约翰，我要结婚了。”

铁蛋拉长了音问：“是吗？跟谁？”潘自仁拍了拍若兰的肩膀。铁蛋惊

讶地：“跟她？”

若兰冷冷地：“怎么，你有意见？”

潘自仁说：“铁蛋，唔，约翰，咳，自己家里还是叫你铁蛋吧，叫约翰这么别扭！”

铁蛋哪！以后不准再叫若兰师傅或阿姨了，要叫妈妈。”

铁蛋一撇嘴说：“以前师傅啦、阿姨啦我根本没叫过。现在也不想叫，至于叫妈妈，那更别想！门也没有！”

若兰气得一扭车把，车剧烈晃了一下。铁蛋说：“你要把我撞死啊？”

若兰说：“像你这样缺少教养的孩子，撞死也没什么委屈的！”

铁蛋一听，从车后立起来就向若兰扑去。若兰吱地把车停住了。铁蛋不但没打着她反而头撞在车顶上。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受到挫折，便委屈地哭了起来：“爹——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潘自仁对若兰一瞪眼道：“你——”若兰说：“我怎么了我？你看得一清二楚，到底谁欺负谁？”

潘自仁不好发作，只好又对铁蛋道：“哎，臭小子，别哭了。我就要和她结婚了，她从此要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还要和你爸在一起睡觉。咱们都是一家人……”

铁蛋边哭边道：“谁和她是一家人？你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和你睡觉的多了，难道都得让我叫她妈妈，那我叫得过来吗？”

若兰红了脸。潘自仁说：“混帐！你什么时候见我跟别的女人睡过觉？”

若兰冷嘲热讽地在一旁说道：“睡过了就睡过，也别脸红脖子粗地不承认，我不在乎就是了。”

潘自仁说：“可我真的没有……我对你是第一次……”，他有些气愤地对铁蛋道：“好小子，你是不是故意挑拨我跟你后妈的矛盾？我可告诉你，我对你这个妈是真心的，我们要白头偕老！我们的婚期都定了，就在后天。我们来接你，就是让你参加我们的婚宴。”

铁蛋加重了语气说：“我才不喝你的二婚酒呢！”

若兰一听，气坏了：“你——”

“我怎么我？”铁蛋不屑地看她一眼，“我还不了解你为什么嫁给我爸？还不就是看中了他的钱？当初他在内蒙当农民的时候怎么没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嫁给他？！我告诉你，他的钱全是我的，没你的份！”

这一下，若兰气得咬牙切齿，她再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在心里她狠狠地道：“小兔崽子，你等着吧！”

3

啪地，王冬梅将若兰的结婚请柬扔在桌上：“我不去！”

“妈——”若兰急得都要哭出来了。

王冬梅说：“说不去就不去！”

“为什么？”

王冬梅不再说话，转身从可新怀里抱起了星星，逗弄起来。

若兰把求救的目光投向弟弟。若凡无奈，尴尬地说：“姐，今天晚上老年大学开学，妈本来要去参加开学典礼的，是不是……两件事在时间上冲突了？”

“老年大学？”若兰不解地问。

“是我给妈联系的。”可新在一旁道，“自打爸去世，妈一个人在家显得很孤寂，我想让她的生活过得充实一些，就给妈报了名。”

若兰长吁一口气：“原来是因为这个！妈！就算冲突了，这该选哪个该舍哪个不是明摆着的吗？”

王冬梅不冷不热地说：“是吗？那你说这俩个人该选哪个该舍哪个呀？”

若兰听出了妈话里的意思：“妈，我是说这两件事，您怎么扯到俩个人上去了？妈，您就别逗闷子了，这开学典礼哪有我的婚礼重要啊？我这可是终身大事！”

王冬梅冷笑一声：“终身大事？你的终身大事我早在十几年前就给你办过了！现在你又说这是终身大事，你……你才活了三十几年，有几个终身哪？！婚姻不是儿戏！不是你穿的衣服，想穿就穿，不想穿了就脱。这么随便，是我的女儿吗？”

若凡一听，劝道：“妈，您这观点也不对。婚姻这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缘份。一旦缘分没了，感情尽了，双方是可以进行新的选择的。白头偕老这样的婚姻观念是我们所提倡的，但如果因此一味地追求婚姻的稳固而不考虑爱情是否还在存活，也是不对的。

姐姐的追求也有她一定的道理。”

王冬梅反问道：“有道理？有什么道理？若兰，我问你：书君哪点不好，你会一脚蹬了他？”

若兰说：“妈！书君是不错。但是，我和他已经过不下去了，我是在追求我的幸福！

过去，我每每从闹哄哄的工作岗位上下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却还要操持那没完没了的家务，做饭，洗衣服，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可现在，我可以每天一头扎进又大又软的牛皮沙发里，舒舒服服地一点也不用动弹。厅堂里，环视一下，到处是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家庭系列设备，心里边要多清静就有多清静，这才是真正爱我的人营造的舒适无比的爱巢。而这一切，书君能为我准备吗？”

王冬梅叹了口气：“唉！古语说得好，饱暖则思淫，这是人性的必然啊！男人真是富不得，富了就了不得。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人不保死，车不保翻，婚不保离，官不保贪，你非要离，当妈的也拦不得。可是，我同意你和书君离婚，可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你不要雨菲？孩子是妈的心头肉啊，连我这当姥姥的都牵肠挂肚，你却跟没事人似地奢谈着什么幸福？可你想过没有？雨菲这么点的孩子就没了妈，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肖书君不再娶也就罢了，一旦再娶，你能保证那个后妈不会虐待她？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母亲，为了自己的所谓幸福就不要自己的孩子？这哪里象是我的女儿能干出的事！这哪里是在追求什么幸福？你只是在追求他的钱！”

若兰的眼泪流出来了：“我又何尝不想要我的雨菲？！甚至我现在满脑子里没有别的，只有雨菲。可是，肖书君他不给，你说我怎么办？”

“怎么办？当初就不该走这一步棋！”

“妈妈，我说了那么多，可你还是这样看待你的女儿！如此，天底下没有人能理解我了，你不去参加我的婚礼，我也不勉强，我选择的路，我自己走，我酿的苦酒，我自己喝！我走了，这一走，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您再也甭想看见你的女儿！”

若兰说完转身跑了。若凡忙喊：“姐，你等等——”

王冬梅说：“别追她！我可以看不见我的女儿，但用不了多少天，她就会为看不到她的女儿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4

一家饭店门前。潘自仁一身礼装站在门口恭候着来客。

一辆比他的宝马还要豪华好多的奔驰开了过来。准确地停在门口正当中。饭店门卫上前把门打开，田正阳从车里潇洒地走出来。

潘自仁迎上去：“哎呀，正阳大哥！你这么忙，还赶来了，真是让小弟感动，用句文话，小弟顿觉是蓬陞生辉啊！快里面请！”

这个田正阳是京城一家大建筑公司的经理，潘自仁不过是挂靠在他名下的一个包工头，这些年来，靠着田正阳转承包这口赏饭吃，潘自仁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所以，潘自仁对田正阳是一百个巴结，可以说百依百顺。依首贴耳，恭敬之致。

田正阳把一个礼品包递给他：“你我在生意场上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再结良缘，我就是再忙，也得来祝贺一下呀！怎么样？司仪找好了吗？”

潘自仁说：“我们不准备举办什么仪式，就是请大伙吃顿饭，热闹热闹。这样吧，大哥，既然你来了，你就给当个主持，说几句。”

田正阳大手一挥：“好吧。”

潘自仁忙不迭地往里相让：“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快里面请。”

俩人往大厅里面走。田正阳边走边问：“今天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潘自仁道：“我这边你是知道的，在北京没亲没故，所以来的基本上都是今后用得着的客户，对方来点娘家人。”

田正阳说：“这可是你我做生意联络感情的好机会呀！饭后的活动安排了吗？”

“是，我已经包好了几个房间，今天大家可以痛快地玩一玩。”

田正阳点头道：“嗯，好。我最想听的就是这个。咦？新弟妹呢？”

“接娘家人去了，马上就到。来，大哥，你先到里面喝会茶。我再到门口迎一迎。”

“你去吧。”潘自仁答应着走了。他刚到门口，就见宝马车开过来。若兰下了车。

潘自仁小跑着过来：“你怎么才到？”

若兰委屈地扭头没有说话。潘自仁意识到什么，对若兰道：“算了。我们快进去吧。

对了，你先到咱们开的房间去化化妆，快点啊，客人都等着呢。”

若兰走进饭店豪华的套间。脱了鞋，放在门口，换上拖鞋走进卫生间对镜化妆。

门轻声地开了，铁蛋冒出头来，看屋里没人，他蹑手蹑脚地走近若兰的高跟鞋，往里面放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狡黠地一笑，走出去，轻轻地带上了门。

若兰化好了妆，从卫生间出来，刚把脚伸进鞋去，便“哎哟”大叫一声。就见一个图钉，把她的脚心扎出了鲜血。

若兰明白是谁干的了，她气得咬牙切齿，一脚将鞋踢到一边，伏在床上就大哭了起来。

电话响了，话筒里传出潘自仁不耐烦的声音：“你干吗呢？还不下来？”

若兰抬头看看表，只好咬牙站起来，穿上了鞋，一瘸一拐地下了楼。

餐厅里的客人看见她这个样子，不解地互相望望，议论起来——

“怎么？潘老板娶了个瘸子？”

“这女的是他的司机。以前我见过。可没听说她有残疾啊！不会吧？”

田正阳低声问潘自仁道：“怎么回事？”

潘自仁一脸茫然，低声地道：“不知道啊！”

田正阳说：“社交场合，真是丢脸。快迎上去，搀住她。”

潘自仁快走几步扶住了她：“诸位——请让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的新婚妻子张若兰小姐！”

众人礼仪性地鼓了鼓掌。田正阳举酒杯站了起来：“诸位，今天是潘自仁先生和张若兰女士喜结良缘的好日子。让我们大家举杯，祝他们俩个新婚……不对，旧婚……更不对……”

有客人喊：“应该叫再婚！”

田正阳说：“对！再婚比较合适！让我们举杯祝他们俩再婚幸福！干了！”

众人干杯。田正阳摆摆手：“诸位请坐。他们俩呢也不准备搞什么仪式，就请大家随意进餐，过一会儿新娘……新媳妇……反正是新人吧，将向诸位敬酒。各位现在先悠着点，等新人到了再敞开了喝……餐后大家可各选各自的娱乐活动，玩个通宵，帐，由潘老板来付！”

有客人喊：“潘老总痛快。”

田正阳喊：“现在，让他们夫妻俩喝交杯酒！你们俩起立。”

潘自仁和若兰站了起来，若兰疼得又是一咧嘴。早有服务生将酒斟上。田正阳喊：“挽住胳膊。”

俩人在他的指挥下喝完了交杯酒。大家起哄地鼓着掌。

潘自仁道：“谢谢，谢谢诸位捧场，在座诸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北京这几年能起来这么多的建筑，全靠你们领导有方，目光敏锐，请允许我和我新婚的……唔……再婚的妻子先敬大家一杯！干！”他一仰脖喝了下去。

若兰向大家示意，小抿了一口。众人鼓掌，也都喝完这一杯，然后纷纷坐下，各桌推杯论盏，气氛活跃起来。

潘自仁这一桌。田正阳喝了一口酒问：“刚才怎么回事？”

潘自仁也问：“是啊，刚才怎么回事？”

若兰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怎么回事？问你儿子去！”

潘自仁一听有些上火：“铁蛋？铁蛋又怎么惹你了？怎么你们俩老是战争不断？”

“他……他在我的高跟鞋里放了一个图钉！”

“这……不会吧？”

“潘自仁！你不要护犊子！你说不会，你看看这是什么？！”

她把那个带血的图钉放在潘自仁的盘子里。“你看吧。我告诉你啊！这孩子可太缺少礼教了。这都是你惯的。以后，你要再护短！再不管教管教你儿子，可别怪我回头对他不客气！”

潘自仁道：“够了！他一个孩子，你还想把他怎么样？”

田正阳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什么场合？你们就因为这点小事吵架？都给我闭嘴。笑一笑！别人正看着你们俩呢！”

5

老年大学其实就是老年活动中心。只不过总是定期开一些班，经常有老师讲课罢了。

教室很大，里面站着坐着，堆满了老年人，他们一个个兴奋极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条长长的横幅挂在墙上，上面写着“第八届老年大学新生开学典礼”几个大大的美术字。屋顶还飘着花花绿绿的彩色汽球。录音机里奏着美妙的音乐。众人正在翩翩起舞。

王冬梅坐在一个角落，只是看着这一切，没有动弹。当一首新的曲子响起，一个长得精瘦的老者走上前来邀她跳舞。

王冬梅看他一眼：“对不起。我……我不大想跳……”

“您好象有些不高兴？”

“嗯，”王冬梅下意识地点点头，可马上又否认道，“不……不，没什么……”

老者笑了，他说：“可以和我聊聊吗？我比你们高一届，是书法班的，叫尹默。”

他向王冬梅伸出手去。王冬梅同他握手：“王冬梅。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就是……家里有些琐事弄得心烦。我女儿离婚了。”

“唔？离婚未必就是坏事。这是我女儿今天刚教给我的新观念。讲个笑话你听听？”

王冬梅默许了。尹默开始讲：“说啊，有这么一个单位，听说还是个精神文明单位，上上下下团结一致，和和气气。按咱老北京的习惯，清早见面，头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这儿也是一样。可现在，这个单位的人，见面再也不这么打招呼了。”

王冬梅问：“那见面说什么？”

“也是一句问候话，叫……您离婚了吗？”

王冬梅笑了：“瞎说！哪有一个单位全离婚的？你从哪儿听来的这种段子？真是损极了。”

尹默惊讶地望着她。把王冬梅看糊涂了。

她问：“我怎么了？”

尹默说：“你刚才问我的，和我今天问我女儿的一个字也不差！”

王冬梅说：“巧合罢了。”

尹默说：“从这个笑话里你没有受到什么启发吗？”

“什么启发？”

“这笑话说明，人们现在已经能够冷静地面对离婚这个社会现实了。”

王冬梅沉默了一会儿道：“可是，她今天又再婚了。”

尹默说：“再婚好啊！你总不希望她单身吧？”

王冬梅笑了：“你这个人说话蛮有意思的。”

尹默说：“我现在邀请你跳舞你不会再拒绝了吧？”

王冬梅莞尔一笑，同他下了舞池。

“你跳得真好！”尹默夸奖说。

“你也是。”王冬梅也由衷地赞叹道。

尹默说：“我还是五十年代我们学校跳交谊舞的冠军呢！”

王冬梅说：“是吗？我也曾当过我们学校的舞会皇后……”

俩人的思绪仿佛都回到了往日的青春岁月，尹默长叹一声：“多么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啊……”

王冬梅说：“是啊……可惜，我们都老了，不能再找回往日的青春了……”

尹默说：“我不同意，青春不只属于年轻人，只要我们去找，青春一定会来同我们做伴的，你信吗？”

王冬梅看看他，他也正在看王冬梅。俩目相对，王冬梅将目光慌忙躲开：“也许吧，不过，我得走了，小孙子还等着我抱呢！”

王冬梅走了。尹默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怅然若失。

6

若兰进了“洞房”，就先去浴室洗澡，一边洗一边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胴体。一想到自己从今天起就成了另外一个人的媳妇，从此将和他一起共渡后半载的人生，她既感到幸福，又多少有些惶恐。她想，潘自仁这时可能正欲火中烧，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去让他“发泄”……于是，简单地冲了冲，便从浴室里裹着个毛巾走出来。含情脉脉地望望床上坐着的潘自仁。

潘自仁此时正在往自己的钱包里大把大把地装钱。

“自仁，我……我们……睡觉吧！”若兰说

潘自仁头也不抬地：“唔，你先睡吧！我去隔壁打会儿麻将。”

若兰吃惊了：“什么？”

“唔，田大哥他们都在那儿呢！今天头头脑脑的人物来了不少，得抓紧时间同他们联络感情，也好再揽几个大工程……现在建筑业这一行当不好干得很，竞争得十分厉害！”

说不定哪天就把咱们给淘汰了……你先睡吧，啊……”

潘自仁说完，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走了，若兰呆呆地望着空空的屋子，空空的床……不知怎地就想起自己和书君结婚的那个晚上，自己是那样得妩媚动人，书君是那样的风流倜傥，一帮闹新房的亲朋好友闹过走后，俩人在床上初次品尝床第之欢，既刺激又紧张的心情，仿佛都如在昨日……那时候的她，觉得结婚这一天，真是幸福极了，怎么这次就没有任何甜蜜的感受呢？……

若兰突然打了一个冷战，为自己想到书君而深感后悔，她想，这不是对自己的新爱情，新生活的一种不忠和亵渎吗？……她躺在床上，关了灯，想强迫自己入睡，然而，隔壁的麻将声传来，是那么地刺耳……翻来覆去地根本睡不着。于是，她就睁大着双眼，望着天花板出神……心里祈盼着潘自仁能早点回来……

一直到天亮，潘自仁才哼着小曲走进洞房。他惊讶地看见若兰和衣坐着。满脸泪痕，正凄凄怨怨地望着自己。

“你……你没睡？”

若兰说：“是的，我坐了一夜。”

“干……干吗？”

若兰说：“潘自仁，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初夜……”

潘自仁笑了：“嘛初夜，都睡了不知多少回了……”
若兰拿起一个花瓶向他砸去：“你——你给我滚——”
她爆发一般地在屋子里砸来撕去。大红喜字被她扯个粉碎。

第五章

1

杜鹃的睡眠质量是一天比一天差了。每天晚上，都是翻来覆去地，很不踏实。她的眼前老是出现幻觉：好象原梦在扑着喊着向她跑来……她也万分激动地向儿子迎去……近了，近了……她向儿子张开了双臂……然而，就在俩人将要拥抱在一起的刹那，原梦忽地消失了……

然后她便撕心裂肺地喊：“原梦——”可哪里有原梦的身影？只有挂在墙上的那个孙悟空造型的风筝像是嘲弄般地望着她……

铃——

电话响了？不，我是在做梦……原梦不会打电话来的，他一到美国就把我给忘了……

铃——

电话继续顽强地响着。杜鹃睁开尚未睡醒的惺松的双眼。昨晚失了一夜的眠，好不容易在清晨睡着，却又被电话……

电话？原梦来的电话！一定是的。不，不会，接了好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失望，与其如此，倒不如不接……

铃——

电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了一股委屈的意味。杜鹃拿起电话，听了一句便大叫道：“原梦，真的是你吗？”

这回是真的了。

“妈妈，是我，我是原梦！”

那一刻杜鹃像是听到了世上最美妙的声音，她急不可耐地问：“原梦，你在哪儿？”

原梦好象觉得有些奇怪：“我在美国呀！妈妈，你的声音真清楚，就好象你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我身边似地……妈妈，爸爸说你那儿现在是白天，是吗？可我这儿刚到黑夜，这太奇妙了，不是吗？妈妈，你怎么不说话？”

杜鹃眼泪流了下来，她平静了一下，问：“原梦，阿姨对你好吗？”

“好！她对我很好，爸爸和阿姨领我去迪斯尼乐园玩了，那儿有可大可大的唐老鸭。

我还同它照像了呢！”

“是吗？哪天把照片寄回来给妈妈看看？”

“好的。妈妈，爸爸给你讲……”

杜鹃忙道：“原梦，别……”话未说完，话筒里已传来原野的声音：“喂？是我。”

杜鹃没有说话。话筒里原野问：“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听吗？……我知

道你仍在恨我……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到了，我们都很好，还有……我和她都非常感激你……”

话筒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好！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想你一定长得很美，至少，就像在大陆常说的，你的心灵很美……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像原野这样的人，却很少有像原野这样的美满的结局……原野回去的时候，我想你们肯定会有一番激烈的争吵和争夺，但是没有，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你真是一个具有现代爱情观的伟大女性……婚姻不成，但你们仍然是好朋友……这在美国也未必能有几个人做到像你这样如此洒脱……我真的挺感谢你，也佩服你……你的爱是无私的，而我是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的，我想对你说：对不起……”

杜鹃努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她沉默了良久，才道：“我只求你对我儿子好。”

然后她果断地挂了电话，她想：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对不起的事吗？

铃——

这回不是电话，是闹钟响了，提醒杜鹃该上班了。杜鹃起床，草草洗漱了一把脸，出家门打了一个“面的”，汇入了上班的人流和车流里。

医院门口，杜鹃刚从“面的”上下来，便看见了书君和雨菲父女俩，雨菲看样子是病了，皱着眉头，浑身无力地倚靠在父亲身上。

杜鹃迎上前：“是你们？怎么回事？”

书君说：“她说她肚子疼，疼得厉害……”

杜鹃一愣：“肚子疼？”

她好象明白了什么，向雨菲的下部看去，果然，白长筒袜上有流下来的血渍。

“还流血了是吗？”杜鹃问雨菲。

雨菲点点头。书君一听急了：“流血？你怎么没有告诉爸爸？我看看……”

雨菲躲着他。书君无奈地说：“那，你和杜阿姨在这待一会儿，我去给你挂个号……”，他问杜鹃，“她这病是应该挂内科，还是儿科？”

杜鹃哭笑不得地看了他焦急的样子一眼：“什么科也不用挂，到我办公室去吧。我给看看就行了。”

书君一听，高兴极了：“哎，哎，好，好。”能碰上杜鹃，他感到很庆幸。

书君、雨菲和杜鹃来到杜鹃的办公室。杜鹃和雨菲走进去。书君刚想跟着进去，却被杜鹃拦住了。

“哎——你先别进来！”

书君一愣，只好守在门外。等得百般无聊，便左顾右盼。一个女大夫从办公室里面掀帘走出，意味深长地冲他笑笑，走了。这一笑，弄得书君莫名其妙。过了一会儿，杜鹃出来了。书君急忙迎上去：“怎么样了？她是什么病？”

杜鹃看他着急的样子，不禁噗哧一笑：“她什么病也没有。”

书君不解：“那她……”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你是说？……”

杜鹃向他点点头：“你呀，真是个粗心的父亲。”

书君不相信地看看杜鹃：“是真的？”

杜鹃说：“这还有假？”

书君几乎要喊起来：“这怎么可能？她还只是个孩子！”

杜鹃反问他：“孩子？她今年多大？”

“十二。”

“十二算正常的。现在的孩子都发育成熟得早，你不知道现如今城市里的女孩子初潮一般都提前，有的九岁就来了。”

“是吗？”书君嘟囔着，“我怎么能知道？”

杜鹃笑了：“有些事得由妈妈来告诉。”

提到若兰，书君低下了头，不再说话。杜鹃想起上次那一幕，便问：“你妻子……后来怎么着了？”

“……离……离了。”

“唔？对不起……”

“没什么，你……你爱人挺好的吧？又回美国了？”

杜鹃平静地说：“我们也离了。”

书君惊诧地望望她：“你……你们也……离了？”

杜鹃点头：“我们是同病相怜，握握手吧。”

俩人握手。杜鹃看着书君，书君看着杜鹃，突然都忍不住，笑了。笑过之后俩人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杜鹃先打破了僵局：“来吧，我们去看看雨菲！”

书君说：“我……我别去了吧！既然是那事，就……就麻烦你给她讲讲。”

杜鹃说：“想不到你这个人还蛮封建哩！好吧，我讲就我讲。”

2

若兰从酒柜里倒了两杯酒，自己手里端一杯，递给潘自仁一杯。潘自仁接过来，并不看她一眼——他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电视里的一场球赛。

若兰上前把电视关了。

“哎——你干什么？”潘自仁嚷着，“马上就要进球了。”说着，上前又把电视打开。若兰坚决地又把它关掉了：“听着，我想和你谈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潘自仁问。若兰说：“我想跟你谈谈咱儿子的问题。”

潘自仁一听高兴了：“哎，这就对了，千万不要再像以前似地你儿子你儿子的叫，我不爱听。你想谈什么，快说！”

若兰呷了一口酒：“我想问一下你对这个儿子是怎样的一个期望值？”

潘自仁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想让他有大出息！上大学、读研究生，考硕士、博士、能出国最好，不能出国在国内至少要过上上等人的生活！你觉得他出国没问题吧？我看他嘴里总是叽哩咕噜的，全是外国话！”

若兰笑了：“他那点外语全是从港片里学来的，那几句鸟语，可以说谁都会！”

潘自仁不高兴地瞪她一眼：“什么意思？”

若兰递给他一张纸：“你看看吧。”那是铁蛋的成绩单，是若兰今天下午专门跑到他学校搞来的。

潘自仁看着：“数学三十三……语文六十一……外语大鸭蛋？！”他有些吃惊地望望若兰。若兰点头示意他再念下去。

“物理二十五……化学四十七……这……这不是每门都不及格吗？”

若兰说：“是每门都不及格。”

潘自仁扬着那张纸问：“这……这是从哪儿来的？”

若兰撒了个谎：“是学校寄来的。”

潘自仁说：“以前我怎么从没有收到过？”

若兰马上回答道：“很简单，咱儿子把它都藏起来了，他不敢让你看！”

“为什么？”

“因为他自从上了这个贵族学校以后成绩就从来没有及格过！”

潘自仁一愣，随即不相信地摇摇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不是这样的……”

若兰问：“以前是怎样的？”

潘自仁说：“虽说在班上拿不了先吧，但也从来没有哪门功课不及格……”

若兰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不该让他去上这个贵族学校。”

“怎么讲？”

“我的意思是你光注重了他就学的环境，却忽视了这个环境对他自身的负影响……”

“负影响？”

“是的，贵族学校对一个自制力不强的学生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学校学校，以学为主，可是铁蛋呢？却时刻把贵族二字放在第一位，于是他讲吃，讲穿，讲享受，讲时髦……唯一不讲的是学习……如果说原来在一般学校，教师对他还有个约束力的话，那么，当他从进了贵族学校的那一刻起，他就像小鸟离了笼，可劲地飞啊飞……学校管不了，你也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学习成绩……”

潘自仁搓搓手说：“当初之所以送他上贵族学校，是因为这个学校保障每一个同学都能升上大学，所以我想我就不用管了，乐得省心……可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样糟糕……不过也不要紧，铁蛋要是考不上大学，他们是要退还学费的，他们跟我签有合同，哎，我拿来你看看。”

若兰摆摆手：“我不用看，现在的大学，只要你有钱，是个白痴都能上！再说了，就算是退你钱，他们学校把利息也赚够了，左右你都亏，亏透了。到那时，铁蛋没有任何一技之长，把那点钱退给你还有啥用？你能用这钱再给他买回这几年的时光吗？”

“哎，说的是啊！我一般签合同都不会出什么纰漏的，怎么这回大意失荆州了？”

若兰从心里暗暗笑了笑：“依我看，铁蛋再在这个学校呆两年，学业上不会有任何长进，变成一个花花公子倒有可能。”

“那怎么办？打他！让他好好学习？”

“可他星期一走，你还是一星期也管不了他！”

“那……到底该怎么办？”

“没别的办法！”若兰干脆地答道。

潘自仁不高兴了：“你看你这个人，人家真心向你请教来了，你倒又拿起架子来了……”

若兰装出一副苦相：“我不好说啊。说了，儿子会恨我的……”

潘自仁急忙表白：“不会，不会，你是为他好，我心里清楚。”

若兰暗自得意，觉得火候差不多了：“那好，我可就说了。我问你：你是不是真想让他成材？”

“那还有假？”潘自仁不假思索地道。

“那……就得给他换个环境。”

“换到哪去？”

“回他原来的学校！能跟上就跟，跟不上就留一级……”

潘自仁琢磨着：“回原来的学校？……回原来的学校？……”突然他笑了，“若兰，你该不会是因为恨咱儿子和我玩心眼吧？”

若兰两眼一瞪说：“潘自仁，瞎了你的狗眼！好了，我不说了！我才懒得管呢！”

潘自仁又急忙去劝：“别……别生气……”

若兰气咻咻地道：“如果你对我说的不相信，你还可以问问铁蛋的同学么，看他们对上贵族学校怎么看！”

“哎！这是个好主意！”潘自仁大叫道：“你给我联系几个，明天中午我请他们吃自助餐！”

说请就请，第二天中午，潘自仁刚到自助餐厅，屁股还没坐稳，若兰已开着宝马来，把几个孩子接来了。

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看小家伙们吃得差不多了，若兰便开始把大家往中心意思上引。“你们谁能跟叔叔谈谈对贵族学校的认识呀？”她问。

一个叫赵强的道：“我先说！我觉得贵族学校没什么好处。这印象就是从铁蛋那儿得来的，自打铁蛋上了贵族学校后，他的言谈举止越来越贵族化了，和我通电话时不时冒出几个英文单词，让我很不舒服，你要外语真棒也行，我外语考95，你铁蛋呢？是零！

我觉得这种贵族气会毁了铁蛋，当然也会毁掉我们之间的友谊……”

另一个同学也接着他的话道：“我跟铁蛋是同时到贵族学校上学的，算起来也有一年了吧，现在让我说：贵族学校也不过如此，不上也罢。刚入学的时候我也一度好兴奋，因为我的家境一般，十万块的教学储备金毕竟不是个小数目，爸爸妈妈能为我交这笔钱，我既感动又有压力。所以刚开学的时候，我特别用心。可没过多久就不行了，在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很大的贫富差距，有些同学家里钱多得离谱，所以总是不忘炫耀。比如返校离校车接车送，上课书包里放着手提电话，一到课间打个不停。有一些家境和我差不多的，又咽不下这口气，就总是要去攀比，这样搞来搞去，谁还注意成绩高低？”

一个看来家境不太富裕的同学说：“我们家更没钱，但我爸还是咬牙东拼西凑让我到贵族学校去上学了。为啥？我爸爸说：他是个没有富起来的人，同人家那些富起来的比，算是个失败者，但失败并不代表绝望，这一代输掉，下一代要赢回来。所以他们把我送到这个学校，根本出发点不是学习，而是想让我成为既有钱又有修养的新贵。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地作平民百姓的好，贵族少一点，不是坏事……”

若兰看着潘自仁，潘自仁在思索着这些话。若兰从他的表情上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不免有些得意，她劝着孩子们：“吃，吃呀！”

大家伙又尽情地吃了起来。

晚上十一点，铁蛋着一身球衣，浑身脏乎乎地从外面回来了。潘自仁放下了手里的茶杯。若兰一见，转身去了自己的屋。

铁蛋进屋，直奔潘自仁问：“爸，你给我的手机买了没有？明天我又要回学校了，这一走，又是五天，你打算给我拖到啥时候啊？”

潘自仁看着他，突然道：“铁蛋，从下个星期起，你还回你原来那个学校上学去！”

铁蛋惊讶地：“你说什么？”

潘自仁说：“我已经把贵族学校退了，这边你的转学手续也办好了。听着，每天不再会有车接车送，你这么大了，可以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对身体也是个锻炼！”

铁蛋急了：“爸爸，这一切是为什么？你没钱了？”

潘自仁摇摇头。

“那为什么？”

潘自仁突然露出了慈父的另一面：“铁蛋，来，你坐下来，听爸爸对你说……”

铁蛋嚷着：“我不听！我明白了，你准是受了什么人的挑唆……”他看了看若兰的房间：“人家夺走了你的心，你就不喜欢你儿子了。我……我好可怜啊……”

说着，铁蛋大哭起来。若兰在卧室里听着，不免有些紧张。

潘自仁揩去铁蛋脸上的泪水，长叹一口气：“铁蛋，爸爸这么做，全是为了你好。

铁蛋，爸爸今年也快奔五十的人了，我辛苦了大半辈子又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吗？谁叫你是爸爸的种，谁叫你也姓潘呢？爸爸对谁有外心也不能对你，爸爸这样做，真的是为你好……”

听到这些话，若兰多少又有些不大高兴。

“你……你看看你的成绩，长此下去怎么能行呢？这个社会，没文化，寸步难行啊……”

铁蛋说：“你不也没文化吗？”

潘自仁生气了，看来这小子不管管是不行了，他把脸拉了下来：“正因为我没文化，才希望我的儿子能有大的出息。你什么也别说了，明天给我回原来的学校好好念书去！

我告诉你啊，再给我考成这样我饶不了你！”

铁蛋恶狠狠地看了卧室方向一眼，把小拳头攥了起来。他明白这一切准是她干的。

他要和她势不两立。

3

杜鹃终于决定搬到柳茵那里去住。她觉得自己再如此孤寂下去非得精神分裂症不可，她需要有一个能和她说话，能听她倾诉自己心中的苦痛。而柳茵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简单地拿了一些吃穿用的东西。用几个大罩子将沙发和床等盖上，取下那个孙悟空造型的风筝，然后，她再一次默默地巡视了一下自己生活了好几年的屋子，走到门外，轻轻地但又是十分坚决地碰上了门。

妇科有个黄大夫，是个热心人，主动问杜鹃想不想再婚，说自己手中有个人想给她介绍。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杜鹃心里惴惴地想。

书君穿好一件西装，对镜打上领带。看着镜中还算精神、年轻、英俊的自己，他稍稍恢复了一些自信。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张若兰，自己应该再有一次美满的婚姻……要抓住机会……

雨菲还没有回来，他不准备等了，他已为雨菲准备好了晚餐，还给她留了一个条，告诉她爸爸晚上有事要出去。

门铃响了，会是谁呢？不会是雨菲，雨菲她有钥匙，不会按门铃的。书君皱皱眉，这个时候，他真不希望有人来打扰。

书君把门打开，王冬梅和若凡站在门口，后面还有一个司机抱着俩个纸箱，能看出是电脑的主机和显示器。

这个电脑是若兰买的，怕书君不接受，就委托若凡来送。正好王冬梅也想外孙女，就一起来了。

“是你们？——”书君扶扶眼镜。

若凡叫道：“姐夫——”

书君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对不起，你叫错了吧？你的姐夫是潘自仁！”

王冬梅有些不高兴了：“书君！你像话吗？我这么大年纪了，到你这儿来，你也不说让我进门！”

书君不情愿地把门打开。王冬梅和若凡走进去，司机将电脑放下，说了声：“我在下面等你们。”走了。

几个人一时都没有说话。气氛显得十分沉闷。半晌，王冬梅开口道：“书君，你跟若兰的是是非非，我不好再说什么了，现在她也已经再婚，我们调解也没什么用。最苦的是我的雨菲。今天我和若凡来，就是想看看她……”

书君说：“老太太，谢谢了……我和……”

王冬梅一听生了气：“你……你叫我什么？”

书君说：“我想，总不能再叫妈了吧？”

若凡在一旁不满地喊了一声：“姐夫！——”

书君大喝一声：“够了！我和张若兰已经离婚，从此以后，我们肖家和你们张家就视同路人，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是不来往的好。”

“可是，雨菲血管里还流着张家一半的血液！”王冬梅气愤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种血缘亲情是没法中断的。书君啊，我想你不会忘了，刚生下雨菲的时候，你父母不在北京，你俩工作又忙，又没有多少钱，请不起保姆。是谁？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雨菲长大？是谁？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要从东城跑到西城，为你们带孩子？是谁？每天到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做衣裳……”

书君说：“您做的这些事我都没忘，可这些事对我，对雨菲的恩情就是再大，也让张若兰这一闹给冲抵了。有些事你们也别怪我做得太绝。离婚以后，张若兰应和孩子断绝一切来往，这是她答应过的条件，也是在协议上签了字的。我想……”

“她签了字，可我没签！”王冬梅一字一句地道。

书君笑了笑：“恕我直言，您在法律上和雨菲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没有！现在，肖雨菲只有一个监护人，那就是我，肖书君！”

若凡说：“姐夫！你这样做，不觉得太自私了吗？夫妻双方离婚了，但这不是孩子的错。你和我姐虽然不是夫妻了，但我姐还是雨菲的妈妈，她仍然一如既往地爱着她。

这不，还给她买了电脑……”

书君一听，猛地站起：“拿走！我不要——”

王冬梅和若凡生气地对望一眼。若凡说：“就算是舅舅送的，跟我姐没关系，这总可以了吧？”

书君摆出一副逐客的架式说：“我不想再重复什么了。”他站起身，“好了，我今天晚上还有个约会，得先走一步，请吧。”

王冬梅站起来对书君道：“书君，我希望你能再好好想想，我们是无辜的……你不能太绝情……这个电脑一定要给孩子留下。”

书君坚决地说：“你们一定要拿走，否则，你们前脚出门，我后脚就把它砸了……”

若凡不高兴了：“姐夫！你——”

“怎么？你不相信？”书君说，“那我现在就砸给你们看！”说着，他佯装去找斧头。

若凡叹了一口气，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便对王冬梅道：“妈，我们走。”

若凡刚把电脑抱到楼下，就遇见了来书君家家访的尹红。她认识雨菲姥姥，便问：“怎么回事？”

王冬梅就把情况说了一遍。尹红想了想说：“这样吧，把这台电脑放到我那儿去，等雨菲爸爸气消了再搬过来……雨菲可以每天到我那儿去学电脑……你们也可以到我家这个中间地带看雨菲……”

王冬梅一听高兴极了，她真诚地对尹红道：“尹老师，谢谢你啊。”

尹红说：“不客气，毕竟，我是雨菲的老师么。”

4

“怎么搞的？小肖还不来？都晚了二十分钟了。”

黄大夫看看表，不高兴地问自己的丈夫。这个“小肖”就是今晚要给杜鹃介绍的对象。说好的晚上七点见面，可新闻联播都快完了，还没见他的影子。

黄大夫的丈夫——原来他就是书君的局长赵义——摊开了双手说：“我怎么知道？”

杜鹃说：“没关系，我可以等。”

终于门铃响了。书君头上微微冒着汗进了屋，一进门先道歉：“对不起，我来晚了——”

杜鹃站起来，有些惊讶地道：“原来是你？”

书君看到她，也愣住了。赵局长和黄大夫愣愣地看着杜鹃和书君。突然大笑起来。

赵局长说：“原来你们认识？这样好，就省了我们介绍了。”

了解了俩人相识的经过，黄大夫拉着俩人的手说：“要依我说，双方都

已不是初恋的少男少女了，都曾组建过家庭，经历过风雨，既然是为着一个共同的婚姻目的来的，就都坦诚一点，直奔主题吧！”

赵局长附和道：“对！你们看是在这儿聊呢还是你们俩出去走走？”

杜鹃提议道：“出去走走吧？”

书君急忙道：“我同意。”

黄大夫放开他们俩人的手，把自己的巴掌拍了拍：“好，双方已经有了共同语言。”

杜鹃和书君都有些不好意思，怯怯地笑着。

到了外面，俩人来到一条林荫道上，由于激动，一时间谁也没有先说话。过了好久，书君才主动开口道：“真巧，是吗？”

杜鹃说：“是真巧。”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份？”

“也许……”

书君搓了搓手说：“我的情况你大概都知道了。你的情况我也大致了解。我想说，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你呢？”

杜鹃不无娇羞地说：“你……你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书君受到鼓励，话变得流利多了，也很有智慧和分寸：“回答得真妙。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可以进一步接触的表现？”

杜鹃说：“我有一个呼机，号码只对个别人公开，现在，我写给你……”

她撕下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交给书君。书君接过纸条，大胆地，放肆地望着杜鹃……杜鹃把脸略略扭开一点，低下头，轻声地道：“希望你 CALL 我。”然后，她大踏步地走了。

书君拿着那张纸条，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乐开了花，他想，谁说离婚就一定不好，不离婚，他还有可能结识像这样可心的人儿吗？……

第六章

1

忙活了半天，那台电脑装好了，尹红安好插座板，一按电源，电脑启动了，很快便奏出了 Windows95 开启时那美妙的音乐。在院子里练书法的尹默听到音乐声，放下手中的笔，走进里屋，不解地问：“尹红，你啥时买了个这玩意儿？”

尹红说：“这不是买的，是别人借放的。唔，对了，爸，明天呀，咱家要来几个新客人，有老有小。老的呢是来看小的，小的是来学电脑。这不，我正在给她调试呢！”

尹默说：“什么老的小的，越说越糊涂。”

尹红说：“糊涂好啊，难得糊涂嘛！”

尹默摇摇头继续写他的字去了。

尹默的大儿子，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尹建国正在灯下看着稿子，妻子李英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一把将他拉起：“哎哎哎——你看看那屋小姑子干啥呢？她搬来一台电脑！”

还能奏音乐，跟个小电视似地。她什么时候买的？”

尹建国说：“那不是她买的，是她一个学生的。”

李英不解：“学生的，学生的放咱家干吗？吃饱撑的？”

尹建国点点她：“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文明点好不好？”

李英一撇嘴：“不好，我就这么一张臭嘴，咋？听了二十多年了今天又听不惯了？嫌我了是不是？拿来！”她向他一摊手。

“啥？”尹建国有些糊涂。

“工资啊！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尹建国这才明白，他一边从口袋里向外掏工资袋一边说：“我怎么看你这样子跟黄世仁似地……”

李英她接过钱，呸地往手上吐了口唾沫，一边数钱一边说：“少废话！当黄世仁怎么啦？黄世仁现在是倒霉摧的，再也挺不起腰杆啦！哎，昨天电视里演的那个小品你没看哪？真逗，那黄世仁……咯……那杨白劳……咯……哎呀，太有意思啦！”她自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尹建国却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好不容易才闹明白原来那个小品里杨白劳和黄世仁错了位，欠钱的理直气壮，放债的却成了孙子。尹建国叹一口气：“你啊你啊，一个这么俗气的小品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真是不可理喻。”

李英一听不高兴了：“你品味高是吧？你是一条大河，深不可测，可没准里面全是污泥，我浅，是一条小溪，却一眼望得到底。要不，咋不见你出啥成绩呢？人家干文艺的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

尹建国无力地申辩说：“我是做编辑的，只是给别人做嫁衣裳……”

“屁，那是你没本事，还找那么多理由干什么？……”说着，李英突然手停了下来，“怎么少了俩张？买电脑用了吧？”

尹建国苦笑了：“买电脑？别说俩张，二十张也不够啊！”

“那干吗用了？”

尹建国从脚下取出一个网兜，那里面装了一些营养品。李英一见，俩眼放光：“给我爸买的？”

尹建国不满地：“给我爸买的。我爸前些日子住了好多天的医院，我一次也没有去看看，心里下不去，就给爸买了点营养品，让他补一补。”

李英说：“哎，我说尹建国，你对我爸妈怎么没见这么孝顺过？”

尹建国一听有些不高兴：“别胡说八道，我对俩边的老人一向是一碗水端平，甚至有时还向你父母那边倾斜一些。”

李英说：“我胡说八道？上次我弟弟结婚想要一套家庭影院，想从咱这儿拿点钱，你怎么就是不吐口？”

尹建国说：“咱的彩电才多大呀？二十一！你弟弟想要多大？三十四！更别说其他设备了。整个算下来得好几万！刚参加工作就要那么奢华干什么？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当然不支持。再说了，我孝顺老的，犯不着伺候小的。有本事，自己挣去！”

李英把嗓门放大了：“哎——怎么你小姑子要东西的时候你没讲这通大道理？”

尹建国也有些着急：“尹红她什么时候跟我要过东西？……好了，好

了，不要吵了，我还得赶紧看稿子呢！你快把这东西给爸送去。”

李英把双手一叉：“要送你送，我才不管呢？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征得我同意了吗？”

尹建国说：“难道我一点花钱的自由都没有吗？再说了，平常给你家买东西，哪次不是大包小包的一大摞？我爸病了，我就给他买这么点东西，你就不行？”

李英说：“不是不让你买，而是你买什么东西得事先征得我的同意。然后我再给你拨款。得专款专用！好了，这次就先姑且饶你一回。就别瞪着你的那俩只大眼珠子看我了，赶紧看你的稿子是正经！”

李英提包刚要走，又停下了：“哎，我问你，买这些营养品花了多少钱？”

尹建国头也不抬地道：“二百。怎么啦？”

李英啧啧了两声：“二百？买这么点营养品花了二百？亏你说得出口做得出来！”

尹建国说：“二百算什么？爸养我们长大不容易，别说二百，就是两千也不算多。”

李英见他有些上火，稍稍有所收敛：“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你真不会买东西，要我，同样的东西，一百块钱就打住了。哎——该不是你把那一百块钱眯了不报帐，交给小姑子买电脑了吧？”

尹建国气得差一点要拍桌子：“你——你又来了……”

“我不来行吗？把帐弄清楚点，这是对你负责任。你口袋里的零花钱绝对不能超过一百，否则就有可能出事！”

“出事？我能出什么事？”

“哎，你没听说过呀？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吗？我得监督着你。对了，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你这个月有没有奖金……”

“有啊！那工资条上不是写着的吗？”

“哎——谁知道在这之外还有没有？我现在对你是越来越不放心了。”

尹建国说：“俩口子失去了信任，还过个什么劲？”

李英说：“我就知道你是不想和我过了，你总是有偏心，你想和我离了再娶一个！

你过去有相好的，你跟她有瓜葛……”

尹建国急了：“你整天这样吵来吵去地烦不烦？”

“烦？不烦你能跟我离婚？”李英豪不示弱。

尹建国说：“你是真想离还是假想离？”

李英俩眼一瞪：“离？你要是敢跟我离，看我不到你单位去闹个天翻地覆……让你这个陈世美别想得到安宁……”说着她拿起电话。

尹建国问：“你往哪打？”

李英说：“我打给你们主编，看你到底发了多少奖金……”

尹建国一把按住电话叉簧：“你不能打！”

李英说：“怎么？心里有鬼？”

“胡扯！”

“既然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打？”

“说不能打就不能打！”

李英一把将他推开：“老娘今天还打定了。”

尹建国趑趄着退到墙根，见李英已拨上了号，便一把抓住电话线道：“你要是敢再拨一个号，我就把这电话线掐断！”

李英说：“你敢？”

尹建国说：“你看我敢不敢？”

李英拨了一个号。尹建国真地将电话线掐了。李英猛地将电话向着尹建国的脑袋扔过去：“好啊，你吃了豹子胆了！”

尹建国一躲，电话从头顶飞过。他也急了：“好啊！你真的砸我……”

李英说：“我就砸你了怎么着！你还敢打我不成？给你打！我看你打！”说着，她冲过来，向尹建国一头撞去。尹建国一躲，她的头撞在墙上。李英捂头又冲了过来。俩人就这么撕掳着，把营养品踢了个粉碎。

尹默在外面实在听不下去了，此时走了进来，威严地对他们俩人道：“要打，你们出去打！”

俩人愣住了，一场战斗这才停止。尹红跟在爸爸后面跑进来，一看尹建国浑身被撕掳得不成样子，气得一跺脚道：“哥——你真窝囊！”

尹默训道：“要你多嘴！”尹红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跑了。李英起身，拍拍自己身上的土，又为尹建国身上假模假式地拍了拍：“爸，没事，我们夫妻闹着玩呢！您快回屋歇着去吧！”

尹建国也陪着笑脸附和着。事已至此，尹默不好再说什么，叹口气回屋去了。

尹建国蹲下来一边拾营养品的残片，一边恶狠狠地道：“李英，我真想跟你离婚！”

李英说：“离，离啊！”

真离吗？一时气话罢了。尹建国想，都这么大岁数了，又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离什么呀？再说，真要是为离婚再折腾个天翻地覆，有那么大的精力和体力吗？难怪人家说懒得离婚。唉，得过且过吧……

见尹建国不说话，李英笑了：“没胆量了吧？其实，我对你还是不错的，上哪儿找这样的老婆？凑和着过吧！”

尹建国长叹一口气：“唉！”

2

“四十二、四十六、四十八，到了……应该是在这儿……”

王冬梅和若凡数着门牌号一路找来。尹默端着一盆花从院门走出，发现了他们俩个，好奇地问：“你们找谁呀？”

他与王冬梅四目相对，不禁大叫：“王……王冬梅！……”

王冬梅也大感意外：“是你？尹……尹老师！”

尹默说：“怎么能叫我老师呢？我是你的师兄才对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王冬梅刚要说话，尹红跑过来：“若凡，王姨，你们来了？雨菲在屋里等着你们呢！”然后她对尹默道，“爸——这就是我对您说的一老一小。”

尹默说：“不用你介绍，我们早就认识！”说着对若凡和王冬梅道，“快！屋里请吧。”

王冬梅一看见雨菲，就激动地扑了过去。雨菲叫一声姥姥，也扑了过来，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雨菲哭着说：“姥姥，我想妈妈——”

王冬梅无语。她只有打开自己带来的小包，哗地，倒出一大堆好吃好玩的东西，又取出一条漂亮的裤子：“来，雨菲，换上！”

雨菲高兴地将裤子拿到手里，刚把自己身上穿的那条脱了一半，突然又道：“不，不行，姥姥，爸爸知道了该打我了……”

王冬梅叹了口气，刚想把裤子收起来，尹红走上前去说：“王姨，给她穿上吧。”然后她对雨菲道：“如果爸爸问起来，你就说是尹老师送给你的，好吗？”

雨菲点头。尹默叹了口气：“唉！这离婚了，也别成仇人，怎么能不让孩子见自己的妈妈呢！”

若凡说：“什么也别说了，雨菲，我来教你练电脑好吗？”

还未等雨菲说话，尹红就高兴地接过话来道：“我来帮你们开机，对了，若凡哥，你可不能只教一个，我也想好好跟你学学哩！”

若凡打趣说：“好啊，可是，要交学费哟！”

在尹默的屋里，尹默和王冬梅聊着天。

“热吧？”尹默问，他找出一把蒲扇递给王冬梅：“这两年的夏天来得总是那么早，可不像咱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喏，给你一把扇子扇扇。我是不敢用空调。”

王冬梅说：“我也是，年纪大了，到有空调的屋就受不了。”她晃着手里的扇子，“有这玩意儿，就挺好，当然，最好能再有一个吊扇……”

尹默问：“开最小档？”

王冬梅点头。尹默笑了：“你算说着了。”

他朝头顶看去，王冬梅随他的目光望去——就见头顶上有一个吊扇正在一档上微转。

俩人相视一笑。王冬梅叫道：“尹老师……”

尹默打断了她：“说过了我是你的师兄，怎么又叫老师？”

王冬梅不好意思地：“师……我叫不出来。还是叫老师的好。”

尹默只好道：“随你吧。”

王冬梅问：“尹老师，你老伴呢？”

尹默低下了头：“四年前去世了。”

“哦……”王冬梅叹了口气。

“你……你老伴呢？”尹默抬起头问。

王冬梅回答：“比嫂子走得早，五年了……”

尹默长叹一声：“大江东流去，逝者如斯夫……唉，不提也罢。”

王冬梅问：“尹老师，您只有尹红这一个孩子？”

“不，俩个。老大叫尹建国，在一家少儿出版社当编辑。今天星期天，和他媳妇回娘家了。”

“哦……”王冬梅不再说什么。尹默站起身：“好了。他们年轻的在那屋学电脑，我们也别把时光虚度。我知道你在你们的丹青班成绩出色，今天你来作画，老朽泼墨题诗如何？中午就在我这里吃饭！哎，你先不要拒绝，这饭呀恐怕还得由你来做，我打下手。”

王冬梅答应道：“那好吧！”

尹默一听，高兴极了，他快速地把纸铺好，准备好颜料。王冬梅提笔

稍顿，然后画了起来。没多大会儿，一个怒放的牡丹跃然纸上。

饭做好了，尹默、尹红、王冬梅、若凡和雨菲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饭菜做得很丰盛，也很合口味。雨菲大口大口地吃着，边吃边道：“姥姥做的饭真好吃，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尹默说：“嗯，别说你，连我也是啊！今天是大饱口福啊！”

王冬梅低头笑着不语。若凡说：“我妈和我都没能想到会在这儿同我的外甥女雨菲相聚，说起来这真得感谢尹伯伯、尹老师……”

尹默说：“你就叫她尹红就行了。”

尹红说：“就是。若凡，说起来我比你小三岁，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她端起一杯酒，“大哥！我敬你一杯——”

若凡受宠若惊地站起。尹红一仰脖，已把酒喝了。若凡也只好把酒喝了，表了个态说：“这妹妹，我认下了！”

众人都很高兴，雨菲先鼓起了掌。尹红看看王冬梅，又看看尹默，意味深长地道：“爸，我们今天其乐融融，真像是一家人，是吗？”

尹默笑了。王冬梅却似有所悟地低下了头。若凡看到此情景一愣，明白了些什么，有些不高兴，但并没有表露出来。

尹红又举杯向王冬梅示意说：“王姨，以后一定要常来我们家呀！我爸可愿意找个人和他聊天了。”

王冬梅说：“你们……不是也能陪他聊吗？”

尹红快人快语地道：“我们之间有代沟！他呀，就想找和他年龄相当的人！”

若凡表情复杂地看着母亲。王冬梅的脸红了。若凡端起杯来：“尹伯伯，我敬您一杯，祝您健康长寿！”

尹默说：“好，我喝！”他痛快地将酒喝下，对众人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和冬梅同学还有一个节目献给大家！”

尹红问：“什么节目？”

尹默离开饭桌，拿出一条长幅。那幅王冬梅画的丹青力作展现在大家面前。众人禁不住鼓起掌来。

尹默说：“这是冬梅同学，”他对雨菲道，“唔，也就是你姥姥，刚才在饭前的一幅力作！老朽不揣浅陋，要当堂献丑，题诗一首。”

说罢，尹默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几下写成。众人看着，若凡和尹红念道：“为爱红芳满砌阶，教人扇上画将来，叶随采笔参差长，花轻风吹次第开，闲挂几层停蛱蝶，频摇不怕落霉苔，根生无地如仙桂，疑是嫦娥月里栽。”

“好啊——”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喝彩。在这经久不息的喝彩声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热烈的气氛，每个人都被幸福的感觉所充盈，所洋溢……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天已近黄昏，王冬梅和若凡要走了。

若凡说：“尹伯伯，尹红，真是太感谢了……”

尹红说：“你是我大哥呀！怎么还那么客气？”

雨菲说：“尹老师，我舅舅要是你大哥，那我该叫你啥？”

若凡笑了：“小捣蛋。还得叫老师。”

雨菲撇撇嘴：“哼！”

雨菲和尹红笑了，若凡想笑，却没笑出来……他注意到，尹默和王冬梅依依难舍。

“知道吗？今天是我过的最愉快的一天。自退休以后，还没有哪天像今天这么痛快过。”尹默眼直直地望着王冬梅说。

王冬梅笑笑：“你的字写得真好。”

尹默说：“你的画更好。我们都知道丹青班有个女才子。”

王冬梅不好意思地：“哪里。”

尹默突然站定了，认真地看着王冬梅说：“下星期，一定再来。”

王冬梅伸出手来说：“我会的。再见了。”

尹默和她握手：“再见。”

俩人的手握在一起，久久久久不肯分开……俩人心里都似有很多话要说，可是谁也说不出来……

尹建国和李英从娘家回来，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李英突然大呼小叫起来：“哎哎，快看！咱爸送谁呢？是个女的！”

尹建国看了看：“不认识。”他看见尹红和雨菲，便道：“唔？可能是尹红的学生家长吧？”

李英说：“学生家长？那干吗尹红走前面，老头和老太太走后面？该不是咱爸要再找老伴了吧？”

尹建国说：“别瞎说！别说我爸不找老伴，真要找了，咱可得支持！”

李英一撇嘴：“支持？说得容易？！这老头一找老伴，将来这房子算谁的？还能都划到你的名下吗？本来老头财产就不多，再来一个分点，还有我们的份吗？”

尹建国有些不高兴：“我说你这个人整天想什么呢？你少世俗一点好不好？”

李英说：“我不世俗行吗？你整天可以什么事不管，什么活不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我呢？我就得去考虑这衣从哪儿来，饭上哪去做！你也别装清高，这都是些很实际的问题！”

尹建国说：“我不跟你吵了，跟你实在是过不到一块儿！”说着怒气冲冲地回家去了……

3

书君这一天过得也很不错。

早晨九点，他和杜鹃在事先约好的天安门广场准时会面了。尽管俩人都是准时到的，书君却还是无话找话地道歉说：“让……让你久等了。”

杜鹃笑了笑问：“雨菲呢？一个人在家里？”

“谢谢你的关心，她……唔，找同学玩去了。”不知为什么书君撒了个谎，他的脸微微红了，有些局促不安。杜鹃看到了，主动提议道：“我们走走吧？”

“去哪儿呢？”杜鹃看了看四周：“中山公园如何？”

书君连连点头。

他们来到中山公园，漫无目的地转悠着。看得出书君对这儿很熟，遇到风景名胜，总是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杜鹃听得很新鲜。事实上，这个公园也让她感到新鲜。在北京生活这

么多年了，她还没到这个公园来过。

书君说：“可以理解。一般人到北京，总是到那几个著名的风景地去玩，像什么广场啦，故宫啦，颐和园啦、长城啦等等，我不，我就爱到他们所不爱到的地方……我愿意在这些地方找别人不易看到的历史……”

杜鹃问：“那你在中山公园都看到什么了？”

书君略想了想回答道：“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其功劳实莫大焉，在象征着封建皇权的天安门和故宫的一左一右，分别建有纪念中山先生的公园和劳动人民的文化宫，这不能不说有深层的寓意在里面……”

杜鹃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高论，学医的她脑子还真是没往这儿想过。她情不自禁地说道：“呀！你讲得真好，我怎么就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关联。同你相比，看来，我就是你前面所说的一般人喽？”

书君笑笑说：“你不是，你是学医的。我指的一般人是指学文的。正象你给我讲五脏六腑，七大病毒六大癌症，我也如听天书一般，这叫互补。”

杜鹃想：是啊，互补，这算不算是一桩婚姻所需要的基础呢？

4

下个星期天说到就到了。

王冬梅找出一件得体的旗袍穿上，在镜前比试着。一丝自豪和兴奋的感觉袭上了心头。

很久了，生活一直单调而又乏味？可从什么时候起，自己突然又有了打扮的兴致？而且，身材还是这么标致？这么富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韵？就像是八一厂的老演员田华，总是显得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活力……

然而，然而……

考虑来考虑去，尽管有些舍不得，王冬梅还是把旗袍又换了下来，穿上了身上原有的那件比较旧一点的衣服。

之后，她注意地听着若凡那面的动静，期待着……

在若凡的屋里。若凡默默地靠窗站着，抽着烟。可新坐在床头，关心地望着他。没有说话。

良久，可新走过来，靠在若凡的肩上，轻声地道：“若凡，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是……可是……一个真正幸福的老人，应该还有孝顺的儿女所不能替代的内容，那就是老来伴。特别是单身的老人……”

若凡一偏头：“我不听！”

“砰”地，他打开门，来到院子。

王冬梅像是早在等着这一声，她立刻从自己屋里出来了。院子里，若凡和母亲走了个照面。王冬梅嘴颤了颤，颇有些费劲地问：“若凡，今天……还去教雨菲电脑吗？”

若凡有些带气地道：“妈，算了吧，我今天有事，去不了了，我看哪，您也别去。”

王冬梅听到这话震惊了。她身子晃了俩晃。若凡赶紧上前扶住她。

王冬梅摆摆手：“……我……没事……你忙你的去吧……”

她一步三晃地往自己屋走去。若凡犹豫地叫了一声：“妈……”王冬梅马上又背对着若凡站住了，可若凡又没有了下文。

可新抱星星出来：“妈——若凡他今天有事，要不，我陪您去？”

王冬梅感激地望望她，却又轻轻地摇摇头，一字一句地道：“要是你们反对，那就算了……”

这句话里的双关含意，大家都听明白了。

雨菲和尹红坐在电脑前已有一个多小时了。

雨菲看看墙上挂着的表：“尹老师，我舅舅和姥姥怎么还不来啊？”

尹红说：“别着急，一会儿他们就来了。”

客厅里传来尹默的微咳声，尹红透过门帘关心地向那里看了看，她知道，父亲此时比她还要心焦……。

事实上，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为了掩饰心中因等待而产生的焦虑，尹默已用力在宣纸上写了六个大字了。这六个大字是一样的，都是一个“静”字。然而，他的内心怎么能平静呢？

李英进客厅来倒水，注意地看了看老人的表情，对于老人的这次心理躁动，她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一直到下午三点，也没见王冬梅和若凡的身影。雨菲只好怅怅地走了。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车上人很多，把她挤到了一个靠窗口的地方，她无聊地望着窗外，突然，她惊讶地捂住了嘴，她看见——大街上。书君和杜鹃在手拉手地散着步。看他们的表情，十分地亲热……

“爸爸？爸爸怎么和杜阿姨在一起？”雨菲想，突然间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什么加班？爸爸他……他是不要我了……”

一想到这儿，雨菲的眼泪便唰地流了下来。

5

书君和杜鹃今天去了天坛。玩回音壁的时候，一激动，书君便把早就想说却又一直没有机会说的话在这儿说出来了：“你知道吗？我爱你……”

杜鹃浑身像是受到一股电流的冲击，她有些眩晕地问：“你说什么？”

书君又说了一遍，杜鹃听罢颇有些激动地向书君走来，书君也激动地向杜鹃迎去。

俩人走到一起，彼此久久地望着，谁也没有说话，但谁都知道，这爱情的种子算是种下了……

书君一回到家，就高高兴兴地喊：“雨菲——雨菲——”

屋里很静，没有人回答。书君有些不解，自语道：“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来？”

他走进雨菲的屋子，却惊讶地发现雨菲站在那里，好像不认识一般地看着他。

书君说：“原来你在家，那我怎么喊你不吭声啊？”

雨菲还是没有说话。书君没有注意到她的异常，还在随便地问着：“雨菲，中午吃饭了吗？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做！爸爸的手艺比以前长进多了吧？”

雨菲突然冒出一句：“没妈妈做得好吃！”

书君惊讶地看看她，蹲了下来，抚住她的肩膀：“雨菲，你怎么回事？”

我说过了以后不许再提妈妈……”

雨菲一把甩开他：“就提，就提！”

书君有些发火：“雨菲，你是不是想让我打你？”

雨菲哭着甩开他的手：“你打吧。你打吧！我就知道你从今以后不会喜欢我了。以前我再调皮，你也不会打我的……呜——”

书君心软了：“雨菲，莫哭——”

雨菲一边哭一边道：“爸爸是个大骗子，你告诉我你去加班，可结果你是去搞对象……”

书君一愣：“你看见了？”

“嗯。”

看来想瞒是瞒不住了。书君沉默了一会儿，决定把一切都告诉雨菲：“对不起，雨菲，爸爸是说谎了。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的。现在，你听我说，爸爸是和杜阿姨在一起，你不是很喜欢杜阿姨吗？”

雨菲说：“那我也不要她做我的后妈，她会像狼一样吃了我的。”

书君说：“胡闹！谁说的？”

雨菲说：“就是！我不要你娶后妈！我不要你娶！”

“雨菲！你是个大孩子了，应该懂事了！你应该知道一个家庭里如果只有爸爸或只有妈妈那都是不完整的，你得到的关怀和爱也是残缺的。就象你有时候感到孤单了得找个小伙伴一样，爸爸也得找个人做伴儿。”

“有雨菲还不够吗？”

“远远不够。比方说雨菲的衣服破了，有了新妈妈，她就会给你缝一缝，你要梳带刘海的小辫，找新妈妈就行了。新妈妈她还可以带雨菲一起洗澡，而爸爸就不能。还有，雨菲要是……要是还象上次一样肚子疼，新妈妈就会在家照顾你，就不用去医院了……”

“可这些为什么一定要新妈妈去做？我妈妈做不是更好吗？爸爸，你和妈妈和好吧？！”雨菲求救似地晃动着书君的胳膊。

书君生气地道：“雨菲！我说过不许再提她！”

雨菲说：“我不，就提！就提！”

书君举起巴掌：“你——”

雨菲吓坏了，哭着捂住了脸。书君的巴掌终于无力地垂了下来。他把雨菲搂到自己怀里：“好了，爸爸不该对你发这么大的火……”

第七章

1

“铁蛋呢？”

潘自仁打着呵欠从卧室走出来，问若兰道。若兰说：“你不看看都几点了，他早上学去了！”

“那，他吃早饭了吗？”

若兰有些口吃：“我……我不知道……”

潘自仁有些不高兴：“你看看你这妈怎么当的？要是你自己的亲生孩子你肯定不这样！”

若兰欲争执，想了想又没说什么，只是把饭端到了他跟前。潘自仁吃了两口，思索着：“铁蛋到普通中学也半个多月了。我忙，顾不上去看他，今天下午你开车去接他一趟吧。也别让孩子老骑自行车。顺便了解一下他在这个学校的情况。”

若兰点头：“那好吧。”

铁蛋所在的中学和雨菲所在的小学紧挨着，可以说，俩个学校要是拆了围墙，就是一个学校。

若兰开着宝马车过来，把车停在了两个学校门口正中的位置。

一边是自己女儿就读的小学，一边是所谓的自己儿子上的中学。去哪个？几乎未加思索，若兰便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小学的校门，直奔五年级一班教室走来。她走得很急，一想到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女儿，若兰的心就禁不住怦怦地跳了起来……

看见若兰，雨菲稍稍犹豫了一下，猛地向妈妈扑去：“妈妈——”

母女俩紧紧紧紧地抱在一起。若兰说：“妈妈今天带你去玩一会儿，好吗？”

雨菲一蹦仨高：“太好了！”

她们来到车跟前。若兰把车门打开：“上车吧！我的小公主。”

雨菲和若兰上了车，若兰轻踩油门，车况极好的宝马像一股烟驶了出去，没多大会就开到一家高级宾馆的门前。母女俩下了车，走进餐厅，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若兰点完了菜，把雨菲拉到身边：“来，让妈妈好好打量打量你。”

雨菲不习惯地站在妈妈面前。若兰爱抚地摸着她的浑身上下：“雨菲，你瘦了，跟着爸爸吃了不少苦吧？”

雨菲强忍着泪水，但还是突然爆发般地哭了：“妈妈，你还是回来吧！我好想你啊……”

若兰也有些怆然：“我的雨菲……”

雨菲哭着说：“我做梦都想你。有一天做梦，梦见你又回到我们身边，我们蹦啊跳啊。玩得可高兴了。可等我睁开眼睛，却怎么也看不到你的身影。屋里还是只有爸爸和我俩个人。爸爸在若无其事地睡觉，还打着均匀的鼾声。于是我就使劲地哭，把爸爸吵醒了，他问我我为什么哭，我什么也没有说……还有一次，我梦见在大街上遇见你，我使劲地喊你：妈妈——妈妈——可你就是不答应。旁边的人都看着我说：小姑娘你认错人了吧？我说她就是我妈妈！旁边的人就说那她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也回答不了……妈妈，你说有一天你碰见我了，会不认识我吗？”

若兰也有些动情：“我能不认识你吗？我的小女儿，我的心肝，我的宝贝。自打你从我身边走开后，我觉得我的生活就象是出现了一个大洞，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这个大洞，妈妈天天想着你，常常也梦见你……”

雨菲问：“妈妈，你在你的新家过得好吗？你幸福吗？”

若兰被问住了，她有些答非所问地说：“我……我想雨菲……”

雨菲恳求地说：“妈妈，你还回来好吗？你和爸爸还带我去游泳，像那

次在昆明湖一样，水好蓝好蓝啊，我游啊游，开心极了……”

若兰连着点头：“好的，雨菲，改天我一定带你去……”

雨菲说：“不嘛，我要你和爸爸一起去！”

“雨菲，你应该懂得，妈妈和爸爸已经不相爱了……所以，妈妈不能再回去。而且，今天妈妈来看你的事也不要告诉爸爸，告诉了，他会生气的……”

“那，你们为了雨菲再相爱好吗？”天真无邪的雨菲问道。

若兰轻轻地摇了摇头。

吃完饭，她们又来到紧邻餐厅的宾馆购物中心。若兰说：“雨菲，你喜欢什么？妈给你买。”

雨菲看着：衣服、玩具、文具、食品……她突然看见一个人抱着一只小狗，便扯了扯妈妈的衣服说：“妈妈，这条狗好可爱啊！”

若兰马上唤住了那个抱狗的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她花三千元把狗买了下来。

若兰把狗抱给雨菲。雨菲逗弄着小狗：“好可爱的一只小狗啊。妈妈，我给它起名叫贝贝行吗？”

若兰笑着道：“随你。”

雨菲突然又发起愁来：“可是，爸爸要问起我这小狗哪来的，我该怎么说呢？”

若兰想了想：“你就说是捡来的。”说着，若兰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给雨菲，“给，拿着，想要什么东西，自己去买，妈不在身边，不要委屈了自己……这些钱，就算是妈妈没在身边的补偿。”

雨菲把身子往后躲：“妈妈，我不要。”

“妈妈给的也不要？拿着吧！”

“可是，爸爸要问起我来怎么说？”

“跟这小狗一样，你不让他知道不就行了？”

太阳已下山好久了，天空中飘浮着各式各样的火红的云彩。若兰和雨菲出了宾馆，来到车前。若兰把车门打开，惊讶地发现铁蛋坐在车里。

“铁蛋？——”

“不错，是我，没想到吧？”铁蛋大模大样地看着她。

若兰说：“你——你出来！”

铁蛋把眼一瞪：“我出来？还不知道谁出来呢？这个小丫头是谁？是你以前的女儿吧？你已经和我爸结婚了却还和你以前的家人勾勾搭搭，看我爸回去怎么收拾你。”

若兰说：“你在跟谁说话？我是你妈妈你知不知道？”

雨菲一听不明白了：“妈妈，你怎么会是他妈妈？他是个小流氓你不要理他！”

“妈妈？你当这臭丫头片子的妈妈去吧，想沾老子的便宜，没门！你让老子从寄宿学校回到这破烂一般的学校，老子今天可以算总帐了。再见！”

说罢，铁蛋钻出车来，骑自行车，扬长而去。

若兰愣愣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半天没有回过味来。

“啪——”潘自仁一巴掌狠狠地打在若兰脸上。若兰捂住脸，鲜血顺嘴

角流了下来。

她有些吃惊地瞪着潘自仁。

铁蛋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潘自仁大声地吼着：“说！你今天下午怎么回事？我叫你去接我儿子，你都干了些什么？嗯？臭婊子，拿老子的钱去养和我不相干的人！”

若兰反击道：“不相干？她是我女儿！当初结婚的时候，你甚至都同意我把她带过来的。”

“当初？当初要早知道你对我儿子这样，我根本不会娶你！你说：铁蛋从贵族学校退学是不是你设计的？嗯？”

若兰急了：“潘自仁！你少他妈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是为了你的铁蛋好！”

铁蛋说：“我才不稀罕你对我好不好呢！”

潘自仁指着若兰的鼻子骂道：“以后，我看你再敢动铁蛋这孩子一根眉毛！我告诉你，铁蛋就是我的命根子，除非你再给我生一个，否则，就别想打他的主意。”

听了这话，若兰似有所思。可还没有等她想明白，身上又挨了重重的一下踹。就见潘自仁继续吼道：“你他妈地听见了没有？我跟你说话呢！”

2

书君邀请杜鹃到家里做客。杜鹃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她希望自己的第一次上门能给雨菲留下一个好印象。她对书君说：“说实话，我有点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去见一个不是我的，将来却要做我的孩子的人。”

书君说：“雨菲挺喜欢你的，她给我说她可盼着你来了。”

“是吗？雨菲这么懂事。今后我们一定会处得很好。”

他们来到门前，书君刚把门打开，贝贝猛地冲上来，冲杜鹃就是一通狂吠。这一手杜鹃可是没有想到，她吓得啊地大叫了一声，把东西扔到地上，转身就跑。书君一把抓住了她。身后传来了雨菲高兴的大笑声。原来这个恶做剧是她一手导演的。

书君有些生气地喊：“雨菲，还不快唤住贝贝。”

雨菲说：“它要叫，我管得住吗？”

书君沉下了脸：“雨菲——你别惹我生气啊！”

雨菲这才不情愿地将贝贝唤住。杜鹃长舒一口气：“唉哟，妈呀，吓死我了。”她对雨菲道，“你不知道，阿姨最怕狗了。”

雨菲斜睨她一眼，话中带话地说：“是吗？我可最喜欢狗了。”

杜鹃一听，立刻转口，真诚地说：“那……我以后一定学着喜欢狗。争取和你的爱好兴趣一致，好吗？雨菲？”

雨菲听到这话，不好再说什么，抱狗回自己屋去了。书君和杜鹃相视苦笑了一下，进了屋。书君一指沙发道：“坐吧。我这屋，太小，也乱……”

杜鹃坐下来打量着房间，房间是不算大，只有一间半……

“本来我能分上两室一厅的……可……就因为……”

杜鹃打断了他的话：“过去的事，我们不提它好吗？”

书君点点头。杜鹃站起来，边在屋子里走动边指着一些地方说：“我想把这个房子装修一下，如果我和你结婚，不想让你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同样，我也不愿意老看到过去的痕迹……”

书君说：“太好了，我也这么想。”

杜鹃接着道：“墙可以考虑喷涂。吊顶用泡沫做成欧洲风格的边框……这儿挂我们的结婚照……这儿可以来一面大镜子，显得整间屋子明亮又宽敞……这儿我想挂一个风筝……”

书君不解：“风筝？”

杜鹃点头：“嗯，一个孙悟空造型的风筝……”见书君愣愣地望着她，她解释说：“我喜欢……”

书君忙点头：“哦，好，好……随你……”

“至于雨菲的屋子……”杜鹃转到雨菲屋门口，雨菲正坐在桌子上逗贝贝玩儿，听此话突然喊：“我不要你们给我装修。”

“雨菲——”书君拉长音喊，想制止她。雨菲却不依不饶地喊着：“不，我不要你动我妈妈动过的东西！你走……”

杜鹃愣了愣，她蹲下来，耐心地道：“雨菲，房子装修了，你的屋就会象卡通屋一样漂亮。至于你想保留什么地方，你想让自己的屋成什么样子，都由你来设计，好吗？”

一句话便把雨菲说得心动了：“那，我……我要我的屋子是桔黄色的，房顶总是漂着汽球。床边要有布娃娃和我做伴……”

杜鹃说：“没问题。是吗？雨菲爸爸？”她问书君。在一旁傻愣着的书君似才反应过来，忙答：“是，没问题。”

杜鹃笑了：“好了，我来给你们做饭，书君，你是不是带雨菲出去玩一会儿，打打羽毛球啥的！等你们回来，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饭了。”

书君说：“好的。雨菲，你想玩什么？”

雨菲说：“我……我……我想自己出去玩一会儿。”

书君点头：“也行。快去吧。早点回来吃饭。”

雨菲带贝贝走了。书君佩服地看着杜鹃：“真没想到，你轻而易举地就把她给征服了。”

杜鹃笑了笑，没有吭声。她想，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装修得需要钱，让杜鹃出，书君总觉得有点跌份儿。这天在楼下遇上了刘师傅，刘师傅说有人出三千块买贝贝，问他卖不卖？本来书君对贝贝也谈不上喜欢，再加上有人出这么高的价钱买，何必不卖呢？便一口答应下来。

天空，阴云密布，屋子里暗了下来。要有一场暴风雨了。

雨菲放学回来了。一进门她便喊：“贝贝——贝贝——”

然而，狗不见了。

“爸——我的小狗呢？”

书君正在厨房做饭，听见雨菲问便漫不经心地道：“哦，跑了。”

雨菲听了一惊：“跑了？”

书君只好解释：“是这样，雨菲，你杜阿姨不是最怕小狗吗？我就把它送人了！”

“你说什么？”雨菲眼直直地望着书君，“为了杜阿姨，你把贝贝送人了？”

书君点点头：“嗯。”

雨菲有些发愣，一动不动地站着。杜鹃此时开门走进来，不解地看着

僵持的二人，问：“你们不吃饭，都傻站着干什么？”

书君连连向她摆手，可已经晚了，就见雨菲突然转身，冲着杜鹃喊道：“你——你赔我的小狗！”

杜鹃被喊愣了。

窗外一道闪电划过。响起一声闷雷，雨哗哗地下了起来。

雨菲继续喊着：“你——你赔我的小狗！”泪水顺她的面颊流了下来。

杜鹃走到书君身边悄声问书君：“怎么回事？”

书君有些尴尬地道：“我……我把贝贝给卖了……”

杜鹃一听有些生气：“你——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书君说：“我想换点钱更新一下家具……反正狗是捡来的……”

“咳！你呀……快告诉我狗卖给谁了？”杜鹃急急地问。

书君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一楼的刘师傅。”

杜鹃从他手里一把把钱夺过来，蹬蹬地下了楼。书君追到门口：“杜鹃，下雨了……”可杜鹃早已不见了身影。

又一道闪电划过，雨下得更大了。书君和雨菲谁也不说话，静静地站着。也不知道等了有多久，门砰地被推开了，杜鹃象个落汤鸡一般站在门口。她的怀里抱着贝贝。书君和雨菲惊讶地望着她，一时都忘了去扶她一下。

杜鹃喘着气：“雨……雨菲，你快把狗……接过去呀！你不知道我……我最怕狗了吗？”

雨菲感动地把狗接过来。杜鹃笑了。书君把杜鹃拉到一边，为她擦着身上的雨水，问：“你是怎么找回来的？”

杜鹃喘着气：“我……我找到了刘师傅，说这狗我不卖了。可刘师傅说这狗已被买主抱走了，我……我就说，那就麻烦你再把它要回来，刘师傅有些不高兴，说：下这么大的雨，等雨停了再去要不行吗？我说：不行，要不，您告诉我买狗人的地址，我去找他。于是，我就……”

书君听着听着，忍不住充满激情地叫了一声：“杜鹃——”

3

杜鹃和书君结婚了。

时钟敲响十二下。司仪上了主席台。高喊道：“女士们，先生们，我宣布：杜鹃女士、肖书君先生婚礼现在开始！”

众人热烈地鼓掌。司仪又喊：“请新娘、新郎入席！”

《婚礼进行曲》的旋律响起来了，书君在伴郎的陪伴下向主席台走来，杜鹃也在伴娘的陪伴下从另一方向向主席台走来。

书君踌躇满志……杜鹃也靓丽照人……俩人越走越近了……然而就在俩人要走在一起的刹那，音响里的《婚礼进行曲》突然变成了河北民歌《小白菜》

小白菜啊……没有娘啊……

书君、杜鹃、赵局长、黄大夫、柳茵、司仪……所有参加婚礼的来宾都被这一突发事件弄愣了。整个大厅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那首歌在凄惨地唱着。

歌唱完了，就见雨菲抱着贝贝示威一般地从盖音响的绿布后面钻了起来，她仇恨地望着杜鹃手上的那个钻戒。众人看见雨菲，一片哗然，旋即又静寂，怕新娘子受不了，便又都去看杜鹃。不知道她将怎样处理这棘手的事

件……就见杜鹃脸上的肌肉颤动着，想哭却又哭不出。

但很快，杜鹃就恢复了微笑的表情，她得体地笑了一下，平静地道：“众所周知，我和肖书君的这次婚姻是再婚。我一直在想，做第二任妻子的感受应该和我的初婚有所不同。比方说这婚礼，我和他都经历过。所以远不像第一次那样羞涩万分，兴奋异常，而是多少有点疲于应付。所以我对自己说，作第二任妻子，要令自己开心好过，一定要从婚姻中发掘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事物。现在，我挖掘出了。这得谢谢你，雨菲！我的女儿！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继母！”

众人先是愣着，继而为这段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柳茵比谁鼓得都有劲。赵局长和黄大夫，还有司仪等人都为杜鹃这精彩的讲话折服了，他们真诚地鼓着掌。

书君欣慰地笑了。然而雨菲像是不认识般地望着杜鹃，冲她喊了一句：“我不是你的女儿！——”便抱着贝贝冲出了酒店。刚刚融洽的气氛又被她破坏了。

这一次，杜鹃再也挡不住汹涌而出的泪水，她哭了，哭得很伤心。毕竟，这是自己的婚礼啊，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婚礼呢？

4

“若凡，这些日子，你注意到了吗？妈整天少言寡语的，把自己憋在屋子里，基本上没出过门！今天这老年大学还是我硬催着她去的。好多天了，她再也没有笑过。几次我看她神情恍惚。我真怕妈闹出什么病来……”

在若凡屋里，可新一边带小星星玩儿一边对若凡说。

若凡正在伏案看一本厚厚的电脑方面的书，他头也不抬地说：“闹出病？能闹出什么病？”

可新笑了：“相思病呗！”

“你净胡说。”若凡有些不高兴了。

可新说：“我是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你还别不信。这老年人在情感上的需求并不次于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般都很孤寂，很想找个伴儿谈谈心……就像你说的，那天在尹老师家，她过得多么愉快多么充实？难道你愿意让妈整天在沉默与痛苦中过日子，就不愿让她也永远充满笑声吗？”

若凡放下手中的书，长叹一口气道：“我何尝不知道你说得对？可是这件事说到底我还是有些想不通。我想不出，还有谁给予母亲的能比父亲更多？我也不懂，妈在父亲去世的这几年过得一直快快乐乐，你和姐姐对她都很好，孩子不让她多带，家务活不让她多干，还给她报名上老年大学，她的生活这么充实这么富足，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找个老伴？”

可新说：“我知道从感情上，你肯定本能地袒护着父亲。但是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失去了伴侣，填补原来属于父亲那个空间的，只有孤寂。而这孤寂后面，潜藏着重新得到伴侣的渴望，潜藏着对新的异性的倾慕之情。能填补这孤寂的，也只能是怀揣爱情与之心心相映的异性……若凡，你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想你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过于陈腐。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真的还有一些人死抱着封建残余不放，有一个受过多党教育的老干部，在将死之际，非要让他的妻子同他共赴黄泉，否则就是不爱他，就是对不起他……”

“结果呢？”

“结果那个身体还非常健康的妻子，接过了他递过来的安眠药，喝了下去。死了。”

“能有这事？”若凡有些不信。

“千真万确。”

“这……这太令人发指了。”

“可你的所做所为，同他又有什么两样呢？”可新直直地盯着他问。

若凡被问住了。他向墙上挂着的父亲遗像望去，眼里涌出了泪花。

爸，您是什么意思呢？您的在天之灵愿意让妈这样做吗？您只是笑着，永恒地笑着，您是同意了，是吗？为了妈妈晚年的幸福，让我们的心胸都开阔一些吧……

院门响了。可新说：“一定是妈回来了。”

若凡往外走，可新一把拉住他道：“若凡，我相信你一定会做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吗？”

若凡艰难地但又是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王冬梅走进院门，若凡和可新迎上来。可新亲热地接过她手中的提包问：“妈，您回来啦？今天都学了些什么？”若凡也甜甜地说：“妈，您饿了吧？我给您端夜宵去。”

王冬梅困惑地看看他们俩个说：“不用，我不饿。”

可新说：“你让他去拿吧。不费事。夜宵早就做好了，在火上热着呢。”

俩人进屋，若凡把夜宵端到妈面前：“妈，您趁热吃了吧。”

王冬梅看了他一眼说：“放那儿吧。我没胃口。”

一时间气氛有些压抑。可新看了看僵持的俩人，想出了个主意：“妈，今天的报纸上登了一幅动物的漫画，可好玩了，要不要我给你讲讲？”

王冬梅有气无力地说：“你讲吧。”

可新清了清嗓子：“这幅画画了四个动物，分别写了四句话。第一个画的是只老鼠，加了一句话说它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同猫搞好关系。第二个画的是狼，加了一句话叫最喜欢跟善良的人打交道。第三幅画的是猫头鹰，说终于明白人为何称自己是不祥之鸟，肯定是听信了老鼠们所进的谗言。最逗的是第四幅，画了一头驴，说它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忠厚却被人叫做蠢驴？您说有意思吗？”

然而，王冬梅食之无味。听之无趣。她只是努力地笑了笑。

可新没招了，她向若凡使个眼色。若凡明白，便在一旁道：“妈妈，这个星期我们还去尹伯伯那儿好吗？”

这看似不经心的话却每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王冬梅的心上，她愣怔半晌，才搞懂了儿子的意思，立即，她孩子般地笑了。

若凡眼一酸，扭过脸去，轻声道：“妈，您多了解一下尹伯伯的为人和个性吧。”

王冬梅高兴地地点头……

正是有了这一场谈话，王冬梅才得以又到尹默家里来。

天空是那般晴朗，空气是那般清新，她的心情是那么舒畅……

要不是自己的儿媳通情达理，要不是若凡他终于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她……恐怕，这个时候，还是只能猫在自己家里……

可是，这次来，她听到了一个不啻是惊天霹雳的消息……肖书君又结

婚了！

雨菲扑到她怀里哭着道：“……姥姥，爸爸娶后妈了，爸爸他不要我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

王冬梅无语哽咽。

“姥姥，从今天起，那个女人就要住到我们家，是吗？”

王冬梅哽咽着点头。

“我不要，我不要！我……我害怕……姥姥，我不回那个家，我要跟你回家。”雨菲大哭起来。

“可怜的孩子……”王冬梅揩揩眼泪，“也好，走，雨菲，回姥姥家。”

第八章

1

从饭店回来，杜鹃就在自己和书君的新房里，不停地哭泣。书君劝也不是，说也不是，无奈地搓着手。

今天的事，既在他意料之外，又在他意料之中。只不过没想到雨菲会做得那么绝，那么让人下不来台。

他想，等雨菲回来，他一定要重重地打她一顿，让她长长记性。可随即他就自嘲地摇了摇头，可能吗？自己就这么一个亲骨肉了，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爱还爱不过来呢！哪里下得了手啊？

可不打又怎么办？毕竟今天是自己大喜的日子，女儿把这个喜给冲了，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可人家杜鹃怎么看？说来说去，不能护短，哪怕是做戏呢，也要教训雨菲一次。

想到这儿，书君为杜鹃倒了一杯水，端过来，讨好地道：“杜鹃，别哭了，喝口水吧。”

杜鹃把他的手推开。书君道：“小孩子，不懂事。别生她的气。要生，生我的好了。”

杜鹃让这话给气乐了：“我生你什么气呀？你又没惹我。”

书君听这话一愣：“那……你还真生她的气了？”

杜鹃站起来道：“不生怎么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今天，毕竟是我的婚礼啊！……”

说着，她哭了起来。书君急了：“杜鹃，你千万不要向雨菲发火，我……”他扑通一声冲着杜鹃就跪下了，“我……就算是代女受过吧！”

杜鹃吃了一惊：“你——你这是干什么？”

书君颇动感情地说：“我离婚，受到最大创伤的就是雨菲，她以前爱唱爱笑爱闹，可现在，她话也说得少了，歌也不唱了，每天就是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一个人伤心地流泪……人家说，离婚对孩子带来的伤害仅次于父母的死亡，我看雨菲的痛苦，不是仅次于，简直就和死了父母一样啊……我和你谈恋爱的时候，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是她自己做饭，不会做别的，就会吃方便面……她……她正在长身体啊！却总是吃着没有任何营养的方便面。我

真是对不起她，孩子是无罪的，她……她不该承受这本不该她承受的惩罚！于是，后来我就发誓，我，还有我再婚的妻子，一定要对我的孩子好，决不能让她受半点的委屈！这一点，你……你能做到吗？”

杜鹃听了很受感动，她把书君搀了起来：“书君，你起来，听我说。我离异以后的第八天，我儿子从美国第一次给我来电话，你知道我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我问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姨对你好吗？我不能想像我的孩子在有个后妈的家庭里生活，可是再转念一想，如果我要重新组织一个家庭，我不是也有可能去给人当后妈吗？我会虐待人家的孩子吗？或者，我带着他们生活，重新找一个男人，我能容许他欺负我的孩子吗？将心比心，当然不能！所以，你不用在这方面担心，我不敢保证对雨菲多么多么好，但至少，我会给她一片爱心。”

书君有些哽咽：“杜鹃，谢谢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会对雨菲好。你的孩子没在身边，如果在了，我也会对他很好的。”

杜鹃说：“书君，我们应该如此。”

书君说：“那，你不生气了？”

“生！”

没想到杜鹃这样回答。书君便有些不解：“还生？”

杜鹃说：“嗯，我是生你的气！现在都几点了？雨菲还不回来，你也不着急？”

书君一想也是：“说的是啊！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呢？”

杜鹃问：“她能去哪儿？同学家？老师家？她妈那儿？”

“她妈那儿？”书君摇摇头，“不，不可能！我不许她和她妈来往。”

杜鹃笑了：“你呀！要知道孩子和母亲的心是永远割不断的。就说贝贝吧，雨菲说是捡的，可我敢说是她妈给的。”

“怎么讲？”

“你想啊，这些宠物，哪个不是被他们的主人抱着搂着的，谁那么傻，轻易能让它丢喽？”杜鹃边说着边穿上外衣，“走吧，雨菲很有可能就在他妈那儿！快！我们去一趟！”

书君生气地说：“回来我一定问问她，看这狗到底是谁给的。要真是她妈送的，看我不……”

杜鹃一听急忙道：“哎，你可别再给她把狗扔了啊！”

2

一看到站在门外的杜鹃和书君，若兰就愣住了：“你们？——”

书君不自然地把头扭到一边。杜鹃说：“若兰，是这样……我和书君……我们……”

若兰明白了，她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是今天吗？”

杜鹃点点头。若兰发自内心地道：“恭喜啊！”

在经过了短暂的慌乱过后，书君又恢复了对若兰的气，他颇有些不耐烦地问：“雨菲在不在你这儿？”

若兰一愣：“雨菲？什么意思？雨菲不见了？”

杜鹃说：“既然雨菲没在这儿，那我们走吧。”

杜鹃和书君下楼要走，若兰又唤住了他们：“等等。我和你们一起去找。”

话音未落，屋里传来潘自仁不高兴的声音：“若兰！回来！”

书君一听，快步下了楼。杜鹃看看若兰——若兰极不情愿地一步一回头地进了屋。

潘自仁披着浴衣正像一头狼似地瞪着若兰：“你干什么去？”

若兰说：“我……我……雨菲不见了……”

潘自仁不禁加大了嗓门：“雨菲不见了关你什么事？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现在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铁蛋！你只要对铁蛋好，我就会对你好，你要是老胳膊肘往外拐，惹急了我，别怪我再次对你不客气！”

若兰还想说什么，潘自仁打断了她：“别说了！睡觉！”

几个要好的同学家都去了，都不在。雨菲会上哪儿呢？书君想了想，就往王冬梅那里挂电话，没说俩句便捂话筒对杜鹃道：“说对了，她果然在那儿。”然后，又松开手冲话筒喊：“雨菲——你马上给我滚回来！”

电话里传来雨菲倔强的声音：“我不——”

紧接着是王冬梅的声音：“书君哪！雨菲在我这儿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天都这么晚了，就让雨菲在我这儿住一宿吧，明天我送她直接上学，行吗？”

书君说：“真拿你们没办法。好吧。明天早晨一定不要误了上学啊！”他正要放电话，又喊：“不行，她没有拿书包！”

杜鹃接过电话：“雨菲姥姥，我是杜鹃，是雨菲的……后妈……这样吧，我去送一趟。你们先别睡，我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杜鹃急忙回到屋里，拿起雨菲的书包，又把一些衣服和洗漱用的东西装到一个小袋里，然后问书君雨菲姥姥的地址。书君说：“我和你一起去。”

杜鹃摇摇头：“不用。给我一个机会。唔，对了，雨菲她平时最喜欢什么？”

书君道：“她……她最喜欢让我给她讲童话故事。”

杜鹃点点头：“好了，你在家等我，很快我就回来。”

杜鹃刚要走，书君又唤住了她：“杜鹃……”

杜鹃回头望着他。就见书君嗫嚅着：“你……你早点回来。”

杜鹃深情地望他一眼说：“我会的。”说罢，出了家门。在路边的一个书摊。她买了一些《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世界科幻小说选》之类的书，然后打了个车，向城东驶去。

一个小时过后，杜鹃走进了王冬梅家的院子。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杜鹃问：“雨菲呢？”

“她……”

杜鹃笑了：“不好意思见我？没关系。这是她的书包。里面有我给她买的一些童话书。这个袋里是她的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都放这儿吧。”

王冬梅把东西接过来：“杜大夫，从今儿起，你就是雨菲的后妈了。有句话，我一直找不着机会说。自打若兰和书君离婚，书君小心眼，不让我们去看孩子，我们也不怪他，怪只怪我那不争气的女儿，但雨菲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错？难道他父母离婚了，就非得把我们同孩子的亲情也得隔开吗？”

杜鹃说：“伯母，您说的对。我觉得这爱情不存在了，可友情、亲情还

得存在。如果没有了这种宽容，我们的心胸就未免太狭窄，心理也一定会很沉重。我向您保证，不管是若兰还是您家里的其他什么人，什么时候想看雨菲了就来看。书君那儿心理上受了点伤害，一时想不开，也可以理解，先由着他，容我慢慢做工作——”

听这话，王冬梅激动地连连点头：“哎哎——”

若凡和可新高兴地互相对视一笑。杜鹃转对王冬梅道：“那，伯母，明天雨菲上学就麻烦您了。明天中午我做好了饭等她。我先告辞了。”

杜鹃走了。王冬梅自言自语地道：“书君有福气，娶了个好人哪！比你姐强多了。”

若凡和可新赞同地点了点头。

杜鹃回到家，已是凌晨两点钟了。书君还没睡，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见她回来，忙迎上去，爱怜地问：“累了吧？”

杜鹃娇嗔地说：“你知道就好。”

书君笑了笑：“见到雨菲了？”

“嗯。她姥姥一家人都见了，聊得很不错。雨菲不出来见我，我也就没强求，怎么着明天她也得回家来，是不是？明天，我在家做好饭等，你去把她从学校接回来好吗？”

“嗯。”

杜鹃去挂外衣。书君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她，咬着她的耳朵梢，轻声说道：“我们睡觉吧？”

杜鹃柔情似水地回头望了望他猴急的样子，点了点头。书君一把把她抱进了卧室。

俩人倒在床上，情意绵绵。

书君说：“真对不起，我们的新婚之夜，成了找女儿的夜晚……”

杜鹃用吻堵住了他的嘴……

刚把杜鹃的衣服解下俩个扣，电话铃就响了，书君顿时情绪大跌：“谁这么晚了还来电话？不管它！”

杜鹃道：“接吧，说不定是雨菲又有什么事呢！”

书君叹口气，只好起身拿起电话。电话是若兰打来的，她说她自书君和杜鹃走后，始终睡不着觉，问问女儿找回来了没有。书君没好气地道：“找回来了，谢谢你的关心。”

说罢，他啪地他放了电话。

等书君再把杜鹃抱起，他已是没有一点情绪了。杜鹃体谅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你累了，我们睡吧。”

书君把头深深地埋在杜鹃的怀里道：“真对不起，这新婚之夜……”

杜鹃笑了笑：“也是挺有意思的，同初婚就是不太一样，是吗？”

若兰放下电话，刚站起身来，便惊讶地看见潘自仁正站在卧室门口恶狠狠地望着她。

未容她醒过味来，潘自仁便啪地一个巴掌打过来，若兰被打倒在一个角落里，嘴角淌出了血。

潘自仁怒发冲冠地向她发着淫威：“说！我不在家，你是不是经常同你前夫有来往？”

若兰抱肩颤抖着摇头：“我……我没有……”

“没有？你还说没有？今天他都找到我家里来了，半夜里你还跟他通电话，通就通呗，还背着我跑到客厅来打！你他妈的还敢说没有？”

若兰低下了头：“我……我是问他孩子找着没有？”

“孩子孩子！又是你他妈的那个孩子，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进了我潘家的门，就是我潘家的人，你要同你的过去一刀两断！你就是不听，对你的孩子你牵肠挂肚，对铁蛋你是不闻不问，还出坏心眼。我……我当初瞎了眼，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坏女人？”

铁蛋被吵醒了，他睁着惺忪的眼，从自己屋走出来，听着这番争吵。

若兰哭了：“潘自仁！你——你说话积点德，不是你当初向我求爱爱得死去活来，我也不会抛弃我的家庭嫁给你……”

潘自仁一听嘿嘿地乐了：“后悔了吧？后悔了还可以再同你前夫复婚哪！还来得及！”

若兰腾地站起：“潘自仁！——你要是还稍有点良心，就应该珍惜我们之间的爱！”

潘自仁笑得简直都乐弯腰：“快拉倒吧。一个二婚头，又没给我生下一男半女，还想让我珍惜你？做梦去吧！”

天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若兰悲痛欲绝地想，看来自己若想要在这个家站稳脚跟，就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想到这里，若兰大声地宣布道：

“潘自仁！你听好喽！”

我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

潘自仁一听，大吃一惊：“你说什么？”

铁蛋听到这话也大吃一惊，他紧张地听着俩人的对话。就听潘自仁不相信地问“你，你真的怀上了？”

若兰说：“怎么？你想让我去医院把他做掉吗？”

潘自仁一听这话慌了：“别，别，千万别。我错了，我浑，行了吧？好若兰，快告诉我，你怎么会怀上的？”

若兰这才长舒一口气，轻声细语地道“我……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不够稳固，我正在一步步地失去你，我觉得你是那么地喜欢再要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孩子，我就去医院摘了环……”

潘自仁急急地问：“多长时间了？”

“前天刚检查出来。”

潘自仁又急切地问：“男孩女孩？”

若兰笑了：“有你这么着急的吗？”

潘自仁也笑了，他一改刚才恶狠狠的样子，高兴地抱着若兰在客厅里转起了圈：“对不起，对不起，原谅我刚才对你粗鲁了。我这个人就是这臭脾气……听我说，不管男孩女孩，我都高兴！我潘自仁最高兴的就是能再添个一男半女，等我老了，看着他们在我给他们创下的基业上幸福地生活，这是我能想像的到的最大的欢乐。也就是他们文人常说的天伦之乐！若兰，你要是真能把孩子给我顺顺当当地生下来，我……我这辈子一定对你好，啊！我真爱你……”

若兰一撇嘴：“爱我？哼！说得比唱得都好听！刚才还要把我扫地出门呢！我算看透了，什么从一而终，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男人都是从需要出发，跟哪个女人都一样！

没准换得越勤越新鲜，越刺激。我呀，早晚是你甩的货！”

潘自仁说：“刚才都是气话嘛！你就不要再提啦！哎，对了，刚才我手重了点，不会有什么事吧？”

若兰说：“怎么不会？要是流产了看我怎么罚你！”

潘自仁急忙道：“我认罚，我认罚。罚我顶面缸可以了吧？”

若兰拿手捅了他额头一下：“你呀！一脑袋高粱花子。”

潘自仁笑着道：“从明天起，你就在家歇着，哪儿也不要去了。我忙，顾不上照顾你，我给你请个钟点工。一日三餐，你就不用操心了。哎，对了，你现在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我去给你做！”

若兰制止住他：“哎，先别忙着高兴，我这次怀孕可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什么手续也没有。孩子生下来可是黑户。”

“咳！没户口算什么？买一个不就得了？现在的孩子没户口的多了，铁蛋的户口就是买的。”看来潘自仁一点也不在乎。

“你呀，财大气粗。”若兰说，“还有，我到医院去生，没有准生证，人家不接收怎么办？”

“那就到乡下去生！”

“我才不去呢！多不卫生啊！”

“那……那就请一个私人医生上门服务，在咱家里生？咱多给他钱！”

“这还差不多！”

铁蛋听到这里，若有所思地回自己屋去了。

3

放学了，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往外走，只有雨菲独自一个人低着头慢慢地走着。尹红唤住了她。雨菲抬头看了老师一眼，又垂下了眼皮，连个招呼也没打。

尹红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搂着她一起往前走：“第一次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同住一个家，而且还要喊这个女人叫妈妈，对此怎么也有些想不通，是吗？”

雨菲点了点头。

“雨菲，你已是个大孩子了，应该学会站在父母的角度看问题。失去爸爸或着失去妈妈，这个家都是不完整的，雨菲得到的爱也就是残缺不全的。同样，爸爸失去了妈妈或妈妈失去了爸爸，他们得到的爱也不再是完整的了。为了让爱完整起来，爸爸或妈妈就要再去找一个新的爱人，爸爸找到了，这就是你的新妈妈杜阿姨。杜阿姨爱爸爸，也会爱雨菲，雨菲呢，既然爱爸爸，也就要试着去爱杜阿姨，好吗？”

雨菲说：“可是，爸爸要找爱人，为什么不再找我的亲妈妈呢？”

尹红反问道：“你爱你的爸爸和妈妈，你希望他们幸福吗？”

“嗯。”

“那，爸爸和妈妈因为感情不和已经分手了。如果你只是因为自己快乐而硬把爸爸妈妈拉在一起，那么这个家谁也不会温暖，谁也不会幸福，我说的对吗？”

雨菲点头。尹红笑了，为自己初见成效感到高兴：“回到家，好好对新妈妈笑一笑，然后，就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妈妈一样对待，你会发现，你过去的很多欢乐就又找回来了！”

“是吗？”

“不信，你回去试一下啊。”

尹红看见了正在校门口等着接女儿的书君：“好了，爸爸在门口等你，快回家吧。”

新妈妈做好了饭，等着你吃呢！唔，做得真香！”

雨菲笑了，但走到爸爸跟前时，还是有些不大高兴。回家的路上，无论书君怎样逗她开心，她都没有说一句话。

开饭了，今天杜鹃做了好多好吃的菜。雨菲怯怯地坐在饭桌上，愣愣地看着。书君为缓和气氛，故意夸张地喊：“哇！妈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饭菜！真香！是不是，雨菲？”

雨菲还是没有说话。杜鹃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来，坐下。对雨菲道：“好了。雨菲，你饿了，就先吃吧。”

雨菲不动。杜鹃笑笑：“怎么？嫌妈妈做的不好吃？”

雨菲白了她一眼：“我……不叫你妈妈行吗？”

杜鹃一愣，但很快便释然了，她夹了一块肉放在雨菲碗里：“以后，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了，你叫不叫我妈妈，随你的意，只不过我觉得叫妈妈，我们更像是一家人，更亲切一些，而叫阿姨就显得远一些，生一些对吗？……”看雨菲没有反应，杜鹃又换了一个话题，“雨菲，从今天起，阿姨要了解你全面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情况，希望你能坦诚地都告诉我。比方说，你爱吃什么，告诉了阿姨，阿姨就给你做。还有，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也可以来问我。当然了，你要是不好意思，不习惯，也可以先告诉爸爸，由爸爸转告阿姨，好吗？现在，你先告诉阿姨，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书君在一旁替雨菲道：“十月二十三。”

杜鹃一惊：“十月二十三？”

书君注意地看着她。

杜鹃说：“原来你和原梦是同一天生日……”

提到自己的同学，雨菲心情变得好了一些，她点头道：“是的，原梦没走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总是给我们俩一起过生日。”

杜鹃：“是吗？那真是……”

话未说完，书君略显不耐烦地打断了她：“好了，吃饭吧，吃完饭，做完作业，就赶紧睡觉吧。免得明天一早起不来。”

杜鹃说：“雨菲，明天早上阿姨送你去上学，好吗？”

雨菲说：“我这么大了，不用接送。”

杜鹃看了书君一眼，想让他打个圆场，没想到书君没明白她的意思，随口便说了一句：“不送就不送吧。”

杜鹃沉下了脸。

“书君，办完婚事，家里还剩多少钱？”

睡觉之前，杜鹃边梳妆边问书君。

书君说：“哪里还剩什么钱？大概只有一千来块了。”

“那，我那儿还有一万左右的存款，加进来，这样我们就还有一万一千左右的机动款。”

书君受了感动，抱起杜鹃说：“杜鹃，这……这多不好。”

杜鹃笑了：“我和你结婚，就是一家人了，干吗钱上还分你我？不过我可有个条件啊！”

书君有些紧张：“什么条件？”

“从今天起，”杜鹃认真地说，“我就是这个家里的主妇了，没结婚前，我从不过问你的收入。因为我找的是人不是物。但现在我们结婚了，我想提个要求，就是今后双方的经济要相互公开，把工资放在一起使用。挣多挣少都无所谓，关键是量入而出，计划开支，因为这样做有益于双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对生活做出合理安排。你能接受吗？”

书君点头：“能。”

“那好。我想咱俩之间还得选出一个财政大臣来掌管财务，你看谁合适呢？”

书君不假思索地说道：“就是你吧。”

杜鹃道：“那好，我可就当仁不让了。既然这财政大权由我来管，这以后你每个月的工资就都要交给我，由我来合理支配。你情愿吗？”

“拱手相让，绝无二言。”书君有些拿腔拿调地道。

杜鹃笑了：“去你的。”

杜鹃刚要上床睡觉，门突然被撞开了。雨菲气呼呼地站在门口。正躺在床上看报纸的书君一愣：“怎么了，雨菲？”

就见雨菲扯着嗓子喊：“我睡不着！——”

杜鹃说：“雨菲，有话好好说，告诉阿姨怎么睡不着？”

雨菲说：“我要爸爸给我讲故事！”

杜鹃不解地看看书君。书君忙解释道：“这孩子，晚上总是让我讲个故事才能入睡，一来二去的，养成习惯了。他成了国王，我成了山鲁佐德了。好吧。雨菲，走，去你房间，正好爸爸今天也睡不着。”

俩人来到雨菲卧室。雨菲跳到床上：“讲吧。”

“今天我们讲哪一段？《一千零一夜》？”书君问。

雨菲说：“不么，都听了八百遍了。”

“那……讲宝葫芦的故事？”

雨菲急得乱蹦：“不要，不要！我还要听你自己编的故事！”

书君苦笑了一下：“你可真能让爸爸为难。爸爸脑子都快绞尽了，编不出来了。”

雨菲不依不饶地道：“那就使劲编！”

“使劲编？那好，你得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想一想。”书君道。

编个什么呢？今天的报纸上有一个关于克隆牛的消息，这些日子，有关克隆的话题正炒得火热，既如此，“就编一个有关克隆人的故事吧。编不圆你可别怪我啊！”书君说。

雨菲说：“你快编吧。”

书君想了想：“……说在公元二零零七年，……公元二零零七年你多大？”

雨菲扳着指头算了算：“今年我十三，到二零零零年我十五，二零零七年我二十二！”

我都成大人了。”

书君点点头：“说得对！到那时爸爸就可以不讲故事了。”

雨菲急了：“你快点讲嘛，干吗绕弯子呀？”

书君连忙道：“好，好好，我讲……我讲……我还没想好呢讲什么呀！”

雨菲蹬起了腿：“不么！”

书君只好硬编下去：“好好好，……说公元二零零七年，地球上第一个克隆人问世了。克隆人你懂不懂？”

雨菲一挺胸脯：“你别太小瞧我们这些现代小学生喽，我们给你说个名词恐怕你听都没听过。”

书君笑了：“好好好，我承认。我接着讲啊。二十年后，这个克隆人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由于地球上关于搞不搞克隆人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所以他的发明者道斯博士一直把他严密地封锁在试验室里。在一间只有你们教室大小的实验室里长了二十年，你可想而知这个克隆人多想出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可是他不能够。于是他在寻找机会。然而机会还没有到来，厄运却先来了……”

“厄运？”

“啊！道斯先生研究这个克隆人的主要目的是为道斯本人日趋老化的器官提供器官移植，换句话说，这个克隆人就是道斯先生的复制品。本来，道斯先生的身体还可以，克隆人还能够多活几年，可就在最近，道斯先生的心脏也出了毛病，肝也出了毛病，肾也出了毛病，胃也出了毛病，总之，他就象一架衰败的机器，到了生命的尽头。如果不换这些零件，那么他必死无疑……于是，他决定向克隆人开刀了。”

不知什么时候，杜鹃走了起来，坐在一边，也静静地听起了这个故事。书君讲得绘声绘色，雨菲听得聚精会神。谁也没有注意她是何时进来的。

“……尽管道斯先生严守秘密，但这件事还是被克隆人给知道了。于是有一天，当道斯先生来看他的时候，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刀子，捅进了道斯先生的胸膛……”

雨菲听呆了。

杜鹃也听呆了。

书君自己也讲呆了。

杜鹃突然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克隆人从试验室跑了出来。当他看到这花花绿绿的世界，他高兴极了，他要享受这美好的生活……然而，他实际上就象是工厂里生产出的药品一样，是拿来为道斯先生吃的，道斯先生怎么会让他受到正统的文化教育呢？所以几乎象个文盲一样的他，在这个到处写着文化二字的世界里闹出了很多的笑话……至于都有哪些笑话，等我以后编出来再讲行吗？”

雨菲喊：“我要听结局！”

杜鹃也向他点头。

“结局吗？……结局吗？……警察很快在道斯先生的试验室发现了道斯先生的尸体，也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总统下令，克隆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更何况他还杀了人，犯了天条。任何人抓住他都可以就地正法。于是克隆人要疲于奔命了……他几次从警察的枪口下逃了出来，又几次险些被抓住，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咱们地球人发往火星上的探险船回来了，他们带来了火星病毒！”

“火星病毒？”

“是的。地球人现在最怕的就是来自外星球的病毒。因为地球人对地球

上的病毒已经基本上有了免疫力，可对来自外太空的东西却天生没有免疫力。就象当年欧洲的白人探险家们到了美洲，带去了印第安人所没有免疫力的病毒，结果导致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一样，来自外星球的病毒也能毁灭整个人类。所以，为了预防这一可能出现的灾难，当探路者号飞船从火星取标本的时候，美国宇航局的长官们就命令飞船在火星表面，就将标本密封进两个特殊的盒子里，用爆炸性焊接法将它们焊死，然后他们才能返回地球。

并由机器人去把标本取回，把它们送到一个专门设计的火星生物消毒试验室里，这样才能供人类对之进行研究。当二零二七年的这一天，一切都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着。可就在飞船要降落在航天实验场的时候，突然飞船发生了爆炸，那两个特殊的盒子飞了出来，正好飞在克隆人的脚下。克隆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拿起来，要慢慢地打开……”

雨菲大叫了一声：“啊！”

书君笑了：“别担心。盒子很牢固，一般人是打不开的。问题是这个盒子一到克隆人身上，克隆人就象是无形中穿了一件防弹衣一样。谁也不敢再冒然向他开枪了。渐渐地，克隆人发现了关于这两个盒子的秘密，他更加变得有恃无恐起来。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姑娘……”

杜鹃笑了起来。雨菲不满地望她一眼。书君没有觉察到这一切，他沉浸在自己创造的故事世界里：“这位姑娘被他的憨厚、朴实所吸引住了，她爱上了他。而他也火热地爱上了这个姑娘。姑娘带着他逃过了一难又一难，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可就在这个时候，姑娘发现自己不能和他结婚。”

雨菲问：“为什么？”

“原来这个姑娘是道斯先生的女儿，而克隆人就相当于道斯先生，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女儿，他们怎么能结婚呢？这是违反伦理道德的呀！姑娘含着眼泪离开了他。了解了这一切的克隆人悲痛欲绝，突然，他抱着那两个特殊的盒子，跳到了一个正要发射到外太空去的火箭里，火箭升空了。在火箭里，克隆人改变了火箭的方向，火箭向着太阳飞去……”

书君长喘一口气，讲完了。雨菲、杜鹃谁也没有说话，她们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一晚，杜鹃和书君躺在床上，俩人都睁着眼看着房顶，谁也没睡。好久，杜鹃问道：“你琢磨好久了吗？”

书君不解：“什么？”

“刚才这个故事……”

“哪里？你刚才看到的，我一边想一边讲的……”

杜鹃坐了起来：“你是一个天才！……知道吗？你讲得那样动人，那样无懈可击，那样浑然成一个整体……”

书君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思路就是流水一样地倾泻而出，说到上一步就想到下一步。”

杜鹃喃喃地道：“我嫁给你是嫁对了……”

书君有些激动地望着她，不知说些什么好：“杜鹃……”

杜鹃激动起来：“听我说，你——你有当作家的天赋！写下来，一定要把刚才讲的故事写下来！”

书君笑了笑：“拉倒吧。就当是你们听个热闹……”

“不！这是一部很好的科幻小说的题材，写下来，肯定会轰动的。”

“写下来又有什么用？谁看呀！”

“你不拿去发表当然不会有人看到，难怪你这个人才一直埋没着！你还有别的故事吗？”

“和张若兰离婚以后的那段时间，雨菲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于是我就给她讲故事。

起先我给她讲格林童话，格林讲完了就讲安徒生，然后讲狐狸列那……再后来，我所知道的都讲完了，她还不干，于是我就编，编不出也硬编了几个……”

“编得这么好还说是硬编？”

“好什么呀？”

“怎么不好？我都听迷了！听着，从我们逛中山公园的时候起，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很有才气，有相当厚实的文学功底，你真正适合的是搞创作而不是去当什么老秘！你……你不能总坐在办公室写那些八股文了，你应该发现你自身的价值。写出来，我去给你找出版社出版，即使没有人赏识，也应该让我当一回你的读者。”

“以前我也有心写一些东西，张若兰从不支持我，还挖苦我。说我是痴人说梦。跟她在一起过日子，整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世俗得很。弄得我也没有了浪漫的心思。”书君也坐了起来，抱住杜鹃，“杜鹃，你和她不一样，你让我找回了自尊……你是我事业上的知音，更是我事业的原动力，我……试一试……”

杜鹃笑了，她随手关了屋里的灯。屋子黑了下来，俩人相拥着倒了下去……

4

上课了。这一节是语文课。尹红往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记一个宏伟的建筑》：

“同学们，下面我布置一下本周的作文题目，《记一个宏伟的建筑》。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正好这一天是个星期天。学校就不准备组织大家一起活动了，你们和自己的家长们一起来渡过这个节日好吗？”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好——”

“节日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带你们到一些旅游景点去玩，你们要注意观察，把这篇作文写出来，下个星期交给老师好吗？”

“好——”

“雨菲，你想写哪儿？”

放了学，雨菲和好朋友燕铃一起结伴往家走，燕铃问她道。

雨菲想了想说：“我想写长城。”

燕铃一歪头说：“我也想写长城，咱们班好多同学都要写长城，说不定在长城上大家都能碰见呢！”

雨菲听到这话一愣，她想，去长城，决不能让杜鹃和自己一起去，那样，当大家看到她和新妈妈在一起时，会起哄的。

燕铃没有注意到她表情的变化，仍然喋喋不休地道：“不过，我妈特忙，要遇上加班，还不定去成去不成呢！你多好啊，可以让爸爸妈妈陪着一块去，我就不行了，只有妈妈一个。”

雨菲说：“你是说她吗？我才不和她一起去呢！我要和我爸去！”

“那她会不会生气？”

雨菲想了想说：“不会吧！你想，谁愿意和一个不熟悉的人一块儿去玩啊？我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我估计她也不愿意和我一起去。”

雨菲错了。她绝对想不到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杜鹃正在一个超市为六一节能和她一起去郊游采购着东西……矿泉水，火腿肠，果酱，保温水壶、面包……一样样地放进了购物筐里。

柳茵陪着她采购，她问杜鹃：“打算去哪儿？”

“还没想好，由她定吧。”

“看来，你的感觉找得挺快？”

杜鹃笑了笑：“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我想可能是我以真诚来对待他们的缘故吧。我相信，只要我对他们父女俩真诚，他们也会以真诚和爱心来回报我。”

柳大姐点头：“雨菲还跟你闹吗？”

杜鹃道：“闹倒不至于，不过，还是有点疙瘩，她对我总是不冷不热的。”

“过些日子可能就好了。”柳茵看看表，“好了，天不早了，快回你爱的鸟巢去吧！”

书君恐怕早已做好了饭等着你呢！”

杜鹃说：“他呀！才不会呢！我嫁给他，出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他可享福了。

现在正在我的支持下一心搞事业呢！哎，对了，大姐，你今天别回宿舍了，到我那儿去吃饭好吗？”

柳茵想了想：“也好，正好我有些话想问一下书君。”

俩人刚走出超市，就听身后有车铃响。俩人回头一看——书君推车子站在他们身旁。

杜鹃高兴地喊：“书君？你下班了？”

书君说：“嗯，正好和你们碰上。”

“书君，我想请柳大姐到咱家吃饭。”

书君满口答应：“好，好啊。”

柳茵说：“不会添麻烦吧？”

书君说：“哪里？”

俩人进了门，雨菲已先到家了。杜鹃指着柳茵说：“雨菲，这是柳阿姨。”

雨菲不冷不热地打了个招呼：“阿姨好。”

柳茵把刚买的文具盒递过去：“哎——雨菲真乖。这个东西送给你。”

“谢谢阿姨。”

柳茵由衷地赞道，“这孩子真懂事。”

杜鹃不置可否地笑笑，说：“大姐，你看会儿电视，我来做饭。”

柳茵说：“还是我帮你一起弄吧！”

书君说：“还是我来吧！”

杜鹃笑了：“你？你就不用表现了，抓紧时间去写你那个东西吧！待会儿饭做熟了我叫你。”

书君挠挠头：“老这么被媳妇伺候，问心有愧哪！”

柳茵道：“你呀，只要对我们杜鹃好就行啦！”

女人就是女人，长于家务。杜鹃柳茵齐动手，片刻工夫，桌上就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书君感慨道：“哎呀！真是让人胃口大开呀！雨菲，去给爸爸拿酒来！再给你妈和柳阿姨拿两听露露。你要想喝，也拿一罐吧。”

雨菲看了杜鹃一眼，先去给书君拿来一瓶酒和一个酒杯，然后又拿了兩听饮料，给了柳茵一听，另一听则挑衅般地戳在了自己面前。

杜鹃尴尬地笑了笑。书君沉下了脸：“哎——怎么不给你妈拿啊？”

雨菲这才转身又去拿了一筒饮料过来，放在杜鹃面前，故意地说道：“给！阿姨！”

柳茵看看杜鹃，又看看雨菲，听出了这话的含意。

杜鹃把饮料打开，倒进一个玻璃杯里，递给大姐。又倒了一杯放在雨菲面前：“雨菲，这个给你。”

雨菲一举饮料筒：“我直接用这个喝！”

“这样喝不卫生。”杜鹃说。

“我就要这样喝！我乐意！”雨菲倔极了。一时间气氛有些紧张，大有剑拔弩张的味道。书君一看，连忙打圆场：“算了，她要这样喝就由着她好了。”

杜鹃不满地看书君一眼。书君尴尬地笑了笑，转移了话题：“来，大姐，吃菜！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做客。”

柳茵说：“谢谢。你知道我和杜鹃是好朋友……”

“知道，知道。要不杜鹃怎么放着那么大的房子不住，非要住你那儿呢？以后啊，欢迎你常来！”

杜鹃端起饮料杯：“大姐，干！”

柳茵呷了一口：“干！到你这儿我还用得着客气吗？”

喝了一阵，柳茵发现雨菲有些沉默，明白她是被冷落了，便举杯相邀：“雨菲，我们来碰一下杯好吗？”

雨菲看到自己又被重视，高兴起来，举起饮料筒和柳茵碰了个响。

柳茵问：“妈妈做的饭好吃吗？”

雨菲却回答说：“阿姨做的饭好吃。”她又在“阿姨”俩字上加重了语气。

杜鹃白了她一眼。书君担心战火再起，便又把话题岔开：“大姐，我听杜鹃说，你……打算独身？”

柳茵点头。

“这又何必呢？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很不能理解，你看我和杜鹃再婚了不是生活得很不错吗？”

柳茵笑笑，刚要说话，雨菲在旁边道：“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离了婚就是不应该再结婚么！”

杜鹃不高兴了：“雨菲——”

“咋？”

“大人说话小孩子少插嘴。”

雨菲哼了一声撂下了碗筷，书君问她：“你干吗？”

雨菲说：“我吃饱了！我要去写作业！”说罢，雨菲回自己屋去了。杜鹃小声地问书君：“她今天早晨还对我挺好的，怎么不到一天又全变啦？”

书君说：“小孩子，不懂事。算啦！大姐，来，吃菜。”

三人默默地吃了一会儿。柳茵开了口：“书君，我这次来，还想问你点事儿。”

“什么事？您尽管说。”

柳茵看看雨菲屋，发现屋门已经关上，便压低声音：“张若兰这个人，怎么样？”

书君一愣：“大姐，你问这……”

杜鹃忙解释：“唔，书君，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潘自仁是大姐的前夫！铁蛋是大姐的孩子！”

书君吃惊地：“是吗？这可真是够巧的。”

大姐点头：“我……我很担心铁蛋，他在后妈那儿会不会……”

书君想了想说：“这叫我怎么说呢？她对雨菲还是不错的，对别人的孩子，就难说了。”

柳茵又问：“她人品怎么样？”

“人品？傍大款儿的主儿，还有什么人品可言？”书君有些生气地道。

柳茵一听，心里更是没了谱，儿子是娘的心头肉，他落在这样一个后妈的手里，能有个好吗？不行，得想办法把他要回来！柳茵暗暗对自己道。

送走了柳茵，书君雨菲各回各的屋，一个写作业，一个搞创作——书君的小说已写了有十多万字了。

杜鹃收拾完家务，也回到里屋，躺在床上想心事。想着想着，嘴里叽哩咕噜地就念出了声。

书君写了一会儿，伸了个懒腰，问杜鹃道：“我说你嘴里叽哩咕噜的念叨什么哪？”

杜鹃说：“对不起，影响你了？”

“那倒没有。”

杜鹃下了床，给书君倒了一杯水：“书君，我在想：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买了一些野餐用的东西，我们带雨菲一起去郊游好不好？”

书君一拍脑袋：“哟！你不说我还差一点把这事儿给忘了，雨菲刚才跟我说她想去长城玩儿！”

杜鹃高兴地道：“好啊！我也想趁此机会再重温一下谈恋爱的时光，让你再给我讲讲长城有什么文化含意呢！”

书君笑了。杜鹃说：“说真的，雨菲这两天和我时好时坏，还是有疙瘩没解开。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她联络一下感情。刚才我嘴里念叨，就是在想和雨菲在一起时我要说的话。我想去长城的时候，我就这样跟她说，你看行不行啊？我就说：雨菲，我知道你心里很苦，还在想着你的妈妈。但既然妈妈已离你而去，往事已无法追回，那么你就要正视现实。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爸爸和你都需要照顾，一个家里不能没有女主人。

我嫁到这个家，就是来和你做朋友的。当然你可能有些讨厌我这个新来的陌生人，觉得我多多少少夺走了父亲对你的爱。这是孩子对继母产生的本能的心理，我不怪你。我想说的是，我会像你的亲妈妈一样对你好。你不但得到了父爱，而且还得到了母爱。你的感情世界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残缺了……我还要告诉她：人的一生说长也短，我们应该互相信任，和睦友好地建立一个真正的好家庭，大家幸福安康地度过每一天，让每一天都是阳光灿

烂，而不是阴云密布，不是很好吗？你说，我讲这些，行吗？”

书君有些激动地望着杜鹃，他想，杜鹃连这些话都做了准备，真是用心良苦。

“没办法，谁叫我嫁给了你呢？嫁给了你就得接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爱好，你的习惯，你的全部优点和缺点，还有你的儿女，你的社会关系。我觉得接纳是一个家庭相亲相爱的基础。但光有接纳还不行，还得学会沟通。所以，我要和她谈。我和雨菲不能总这样下去。总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也会烦的。”杜鹃说。

书君发自内心地说：“杜鹃，你说的对。”

5

吃过早饭，杜鹃洗好碗筷，解下围裙从厨房走出来，就看见雨菲和书君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杜鹃于是也忙着穿衣打扮，一切收拾利索，她从书君手里接过背包：“走吧。”

没想到雨菲愣愣地望着她问：“你去哪儿？”

杜鹃不解：“长城啊！”

雨菲道：“我不和你一起去。我想和我爸爸去！”

杜鹃一愣。书君赶紧打圆场：“雨菲，爸爸妈妈一块儿去不更好吗？”

雨菲说：“我不习惯和陌生人在一起！那样玩得不开心！”

杜鹃心被重重地敲击了一下，她问：“雨菲，我……我是陌生人吗？”

没想到雨菲想也不想脱口便道：“嗯，差不多。”

杜鹃看书君一眼。书君道：“雨菲，为你这句话向妈妈道歉。”

雨菲却道：“我说过了，她是阿姨不是妈妈。”

书君道：“阿姨嫁给了我，就是妈妈。”

“不是不是就不是！”

“雨菲！你！你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就不听话！爸爸你跟不跟我去？你要是不去！我就去找我亲妈妈跟我一起去！”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雨菲说着，往外就走。书君忙喊：“你站住。”

雨菲站住了，挑衅地望着他们。书君软了下来，对杜鹃道：“杜鹃，你看这……”

杜鹃没有说话。书君想了想又说：“要不，今天我和雨菲先去？”

杜鹃惊讶地望着他。她万没想到书君会说出这样的话，她的心伤透了，然而，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只能无表情地点点头。把手里的背包递给书君。

书君急忙表白：“我们下午争取早点回来！”

然后，他带雨菲走了。雨菲走到门口又喊了一声：“替我看好贝贝！别让它饿着了！”杜鹃有些生气地欲张嘴反击，但想了想，还是把嘴闭上了。

他们走了，屋里一下子变得异常空寂。突然贝贝从雨菲屋冲出来，冲她狂吠几声。

杜鹃吓了一跳，差一点蹦了起来。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屋子，她掉了伤心的眼泪。

她的目光落在那个孙悟空风筝上。她想起了原梦，便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很快，话筒里传来了原野的声音：“哈罗！——”

杜鹃强作平静：“是我。我在北京给你打电话。”

原野马上问道：“杜鹃，你……新婚的丈夫……对你……好吗？”

该怎么回答呢？只能说很好，谢谢。那边原野听了，一连声地道：“那就好。那就好。”

杜鹃问：“你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那边犹豫了一下才道：“我……我也很好。”

杜鹃说：“我想和原梦通话。”

“他刚睡下。你看……”

杜鹃叹口气：“那就算了吧。”

原野道：“别……我还是叫他接吧，你等着啊！”

杜鹃等了一会儿。话筒里传来原梦的声音：“妈妈！我猜你今天也会给我打电话的。”

杜鹃问：“唔？为什么？”

原梦说：“明天是六一儿童节啊！”

哦，对，这里有个时差问题，一想到自己和儿子之间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差，杜鹃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只能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不想让儿子听出来自己哭了：“……唔，对。现在这儿已经是六一了。你打算怎么庆祝啊？”

“没什么打算。你又不在我身边，爸爸身体又不好……”

杜鹃一愣：“身体不好？他病了吗？”

原野插话进来：“没，没有。我很好。”

原梦说：“妈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再等等。我会，会去的。”

“你总是说去的会去的，可我盼啊盼啊可总也盼不着。六一了，你也不说给我寄礼物来，爸爸也不说给我买……”

“原梦，你现在就像那只风筝，远在天边，妈想够你，只有收线。可是，线断了……妈好伤心。于是每天妈妈就看着那个孙悟空的风筝，看到它就想起了你……你还记得那个风筝吗？”

“记得。”

“你给妈妈寄的照片呢？”

“呀！我忘了。我明天一早就寄，好吗？”

“好的。小提琴还练吗？”杜鹃看看墙上的挂钟，她这个长途已经打了有十多分钟了，

“嗯。”

“很好，千万不要荒废了。好了，原梦，妈妈这次只能说到这儿了，想妈妈的时候，把电话打过来，好吗？”

原梦哽咽着：“好的……”

“原梦……拜拜……”

“妈妈拜拜，吻你……”

“是吗？那就吻妈妈一下吧，重重地。”

话筒里传来叭地一声响。杜鹃抹着眼泪笑了。放下电话她依然感到惆怅迷惘，便又接着挂通了医院单身楼的电话，找柳茵。

柳茵正在宿舍看《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接到电话感到十分奇怪：“杜鹃？你不是去郊游了吗？”

杜鹃对着话筒苦笑了一下：“没，没去成。”

“怎么回事？”

“电话里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大姐，你到我这里来，陪陪我，好吗？”

“到底怎么了？”

“你来了再说吧。我有一肚子的委屈要告诉你。”

“好吧。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又捱过了一刻钟，柳茵来了，一进门便摸着杜鹃的脸道：“让我看看，你这个当妈的让女儿给气成了什么样子？”

杜鹃委屈地说：“不是她，是书君！”

正说着，贝贝突然冲过来，冲着柳茵一阵狂吠，还往她身上扑。把柳茵吓了一大跳。

杜鹃烦极了。一脚踢过去：“去！去！烦死了！”

贝贝第一次领教了女主人的厉害，躲在一边悲哀地呜咽着。这一下杜鹃又动了恻隐之心：“怎么了？饿了？我才懒得管你呢！让你的小主人照顾你去吧！”话虽这么说，杜鹃却到厨房找了点吃的倒进了狗用的盆里，“给，吃吧。小坏蛋，看你以后还给不给我捣蛋！”

柳茵笑了。贝贝过来狂吃一通，然后嘴上带着饭粒冲杜鹃摇起了头摆起了尾。杜鹃有了兴趣，她蹲下来，想摸它一下，却又马上把手缩了回来：

“哎哟，味死啦！大姐，你说，大活人养这狗干什么呀？烦不烦哪！”

柳茵说：“好啦！也别在家闷着啦，走，我们逛街去。书上说，女人心烦的时候，一逛街就啥事也没有啦！”

即使是逛商店，杜鹃也依然难以排遣心中的烦闷，一边逛一边喋喋不休地道：“……孩子小，不懂事，说什么都可以理解，可你书君总该懂事吧。我当时心里是多么希望他能站在一个公道的位置上，批评雨菲几句啊！可是没有，他顺坡下驴，就这么走了，拿着我给他们买好的东西走了……为了这次郊游，我从昨天就开始苦心准备，甚至连在郊游时跟雨菲说哪些话我都想好了，可就这么一下计划全破灭了……看着空落落的屋子，我一下子感到特别的孤寂。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怎么也想不到结婚了也会再度感到孤寂……这和原野原梦走了以后的那种孤寂的感觉一模一样……后来，我就往美国打了电话，再后来，我约了你……”

“杜鹃，这都是难免的。不要太往心里去。”

杜鹃摇摇头：“可我觉得这才是开始，还有更大的风浪会袭来……唉！早知再婚这么难，我死也不会再婚！”

柳茵笑了：“又说傻话了！这么点子事就把你打倒了？振作起来么！瞧，那件衣服挺适合你，走，试试去！”

就这样逛了有十多家商场，试了足足不下三十套衣服，却只买了一件小女孩穿的。

“够了吧？”眼看天已近黄昏，柳茵提醒了杜鹃一句。杜鹃点头说：“嗯。就算是够了吧。”

她们刚要走，杜鹃又道：“等等，我进去买个东西。”

柳茵等着她，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手里拿着一瓶宠物专用浴液。

“买这个干什么？”柳茵问。

杜鹃说：“贝贝该洗个澡了。”

柳茵笑了：“你不是最烦它吗？”

“有什么办法？”杜鹃摊开俩手，“谁让我赶上这一难了呢？”

“是福是祸先不要说得那么死，我觉得你呀！肯定能和雨菲混成一家人。”柳茵由衷地说。

杜鹃道：“借你吉言，但愿吧。”

6

雨菲的长城之行玩得非常愉快。

在逶迤的长城脚下，雨菲恢复了活泼的本性，她跑啊蹦啊。很快就把爸爸甩在身后。

书君则情绪不高，不紧不慢地走着。雨菲等了半天，他才走过来。

在一个烽火台前，雨菲停下了脚步，非常认真地对书君道：“爸爸，霹雳贝贝就是在这儿喊来外星人的！”

书君不懂：“霹雳贝贝？外星人？”

雨菲解释道：“嗯，是一部电影。有一个小男孩儿，生他的时候来了个外星飞船，后来他手上就带了电，再后来，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就在长城上喊来了外星飞船。”

书君点头赞许道：“嗯，这故事不错。”

雨菲说：“爸爸编的克隆人的故事更不错。要是拍成电影，比霹雳贝贝还要好一千倍！”

书君笑了：“但愿吧。”

雨菲又问：“爸，你说长城是不是特宏伟？”

书君点头：“嗯。”

雨菲道：“下个星期我们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叫《记一个宏伟的建筑》。我准备写长城。”

书君明白了：“难怪你要到这儿来玩。”

“爸，我要你给我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雨菲缠起书君来。

书君说：“你不是听过了吗？”

雨菲道：“在家讲和在这儿讲的感觉不一样嘛！”

书君只好答应，对女儿的任何请求他一般都会答应的。他开始讲那个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但由于心不在焉，讲得很是索然无味。雨菲听得没劲，使劲晃着他的胳膊：“爸，情绪高涨一点嘛！”

好不容易把故事讲完，也到了中午时分了。书君和雨菲铺上一块餐布，吃起了杜鹃买的食品。雨菲举起一根火腿肠伸到书君嘴跟前：“爸——你吃！”

书君没有反应，他还是一脸忧郁。雨菲问：“爸，你不高兴？”

书君没有说话，叹了口气。

“是不是因为早晨的事？”雨菲又问。

书君决定和她好好地谈一谈：“雨菲，你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懂事了，为什么一定要惹后妈生气呢？”

雨菲说：“其实，她这个人很好，我也知道。我也不想和她斗气。可不知怎地。一说话就刹不住车，真跟吃了呛药一样。”

“那，为了我，以后不再闹了好吗？你看她，为了你过节，提前准备了

这么多东西，想得多周到啊！可你今天却不让她和我们一起玩儿。她会难过的。”

雨菲点头：“行。爸，我以后不了。”

书君这才长舒一口气：“知道错了就好。今天回去，向她道个歉。”

“还要道歉啊？”雨菲不情愿地道。

“要道歉。”书君加重了语气。

玩完长城回到市里已是日落时分。下了车，雨菲看见路上有卖糖葫芦的，就对书君道：“爸，我想吃糖葫芦。”

书君说：“你后妈给你买了那么多吃的，你还没吃够？”

雨菲一撇嘴：“我才不吃她买的呢！”

书君不高兴了：“你又来了。刚才你吃的时候可没这么说。”

雨菲连忙劝他道：“爸，别生气嘛！对不起。我想，这就是不自觉地抗拒她的一种表现吧。”

书君叹口气：“唉！真拿你们俩没办法。给，”他从口袋掏出点钱来，“你要实在想吃，就去买吧！”

没想到雨菲却摆手拒绝了：“爸，不用，我有钱。”

说着，她挤到卖糖葫芦的跟前，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张百元钞票，买了一个回来。

“雨菲，你哪来的这么大的票子？”书君问。

雨菲有些语塞：“我……”

书君想到了什么，不禁火窜了上来：“你给我说！”

雨菲不说话。

“你不说我也知道。肯定是你妈给的。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和你妈有来往？”

“我……”

“还有，那条狗到底是谁的？”

雨菲一惊：“我……我捡的。”

“捡的？谁家把这么好的狗扔出来让你捡？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也是你妈给的？”

“我……我妈……”

书君真是气坏了：“雨菲啊雨菲，你真让我失望！走！回家去。”

给贝贝洗澡真难。贝贝扑腾着，澡水溅了杜鹃一脸。

“别闹！老实点。你知道我不喜欢你……还故意逗我……”杜鹃手忙脚乱地道。

门猛地开了。书君几乎是拖着把雨菲带进了门。雨菲抹泪哭着。杜鹃看到这一切一愣，站了起来：“书君，你这是……”

书君看见了正在洗澡的小狗，怒上心头，猛地上前抓住它，将它高高举起，就往地上狠狠摔去。雨菲吓得猛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眼看小狗就要落地，这一下，不摔死也得瘸两条腿，千钧一发之际，杜鹃也不知从哪来的灵敏劲儿，高喊着扑过去，就在小狗要落地的一刹那，将它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雨菲等了半天没见有什么动静，便惶恐地睁开眼睛，发现小狗在杜鹃

怀里，不禁心里一颤。她走上前，把狗接过来，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杜鹃冲书君喊：“书君，你干什么？”

书君不理她，依然恶狠狠地对雨菲道：“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你妈有来往，我打断你的腿！”

说着他上去又夺贝贝。雨菲害怕地望他一眼。哭着，躲着，挣扎着。杜鹃冲上去一把将书君拉开：“书君！你以为你是谁？封建家长？怎么能这样随意地打骂孩子？体罚孩子？你有什么权利？”

“我……我就是不能让她和她的混帐妈妈有接触！”书君似发疯一般。

杜鹃喊：“书君！你冷静点。”

“我没法冷静！”书君指着雨菲喊，“那个坏女人将我的家害成这样，你却还跟她勾勾搭搭！说！你一共和她见了几次？原先一到星期天，你就告诉我说你去同学家做作业，现在我才明白，你肯定是同她见面去了！对不对？”

雨菲哭着不说话。杜鹃说：“书君，我想和你谈谈，我们回自己屋好吗？”

书君余怒未消地往里屋走，走没俩步又对雨菲道：“哼！还不赶紧去把身上的衣服换喽！”

雨菲低头一看，那小狗弄了她一身的水。杜鹃笑了，她明白说破天父亲和女儿的感情也破裂不了。于是她到里屋拿出那套新买的衣服递给雨菲：

“来，雨菲，换上。”

雨菲接过衣服，望着杜鹃，突然有一股暖流袭上心头，她又一次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女人不坏……

书君和杜鹃走进卧室，书君一屁股坐在席梦思上：“你想说什么，说吧。”

杜鹃娇嗔地望她一眼：“看你，跟女儿生气，怎么跟我说话也这么气哼哼的。”

书君苦笑了一下。松弛下来。杜鹃给他倒了一杯水递过去：“很久了，我一直想和你谈谈你前妻和雨菲的关系问题。”

“这没什么好谈的，她们俩已断绝关系了。”书君立码道。

“这可能吗？”杜鹃问，“真正断绝关系的是你们俩。一纸离婚证书到手，也就宣告了你俩婚姻的终结。这以后，你俩就可以断绝一切来往，形同路人。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能这样吗？这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婚姻关系是你我合意的两性关系，它可以依法律的规定而成立，也可以依法律的规定而解除。子女与父母关系则不同，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血亲关系。靠人为的手段断绝不了的。就拿我、雨菲、张若兰来说吧，雨菲就是再喊我一百遍妈，我也不是她的亲妈，可张若兰就算是在法律上同雨菲没有了任何抚养关系，可走到天涯海角，她也是她的亲妈！”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要知道孩子同母亲的心是永远也割不断的，这种母子相依的感情是你所不能体会的。你要是能达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该对雨菲生这么大的气。”

“我不生气，难道我还要请她来看我的女儿不成？”

“女儿是你们俩的，不是你自己的私有品，若兰她有权寻找新的伴侣，重建家庭，也有权看望自己的孩子，谁也没有资格剥夺她做母亲的权利。”

“够了，我不想让你站在那个女人的角度说话。”

“我这不是站在谁的角度说话的问题，而是在跟你讨论如何公正地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不必费心了。不管怎样，我也不能让张若兰来探视雨菲，这是离婚时她同意的了。”

“同意恐怕也是被迫的。我想，她是为了达到和你离婚的目的才而不得已为之。再说，同意了还可以改，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书君站了起来：“杜鹃！够了！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谈了，女儿是我的，我有权利，也知道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件事！”

“可是，你考虑过雨菲的心理吗？”杜鹃马上反问。书君不说话了。

“亲生父母离婚，已经在孩子心灵上布下了浓浓的阴影，如果再强行割断与其父或其母的亲情，这无疑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这点，你为雨菲考虑过吗？”

“这……”

书君不语。杜鹃趁热打铁：“还有，你总是向雨菲灌输张若兰坏，长此以往，她会怨恨母亲，更主要的她会因自己是这样人的后代而产生自卑心理，对未来产生失望厌世的情绪，这会影响孩子的正常人生啊。”

这句话真得让书君感到震惊了。

“这样做，她会精神压抑，心情沉重，学习成绩下降，会从此失去上进心。我问过尹老师，雨菲以前可爱唱歌了，可自打你和若兰离婚，就再没有唱过。成绩也不理想了，出现了反复。看到孩子这样，难道你就不痛心？一个心理发育不健康的孩子，将来如何面对这复杂的世界？”

看书君不语，杜鹃又道：“书君，请原谅我的坦率，我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一种误区。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学得大度一些？尤其是，雨菲姥姥一家你也断了联系，你这心地不是也有点太狭窄了？孩子有什么错？孩子的姥姥一家人爱孩子这又有什么错？我知道有这样的父母，他们都爱孩子。虽然离婚了，但从不阻挠孩子与对方见面，甚至双方轮流抚养孩子，他们这样做，就把离婚对孩子可能产生的伤害减至到了最低的程度，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向他们学习呢？”

书君低下了头：“也许，你是对的。可这个弯太大了，我一下子转不过来……”

杜鹃笑了：“没关系。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我想，要是你同意，第一步，先把那台电脑搬回来，好吗？”

“电脑？”

“嗯。若凡送来的，你不让要，就先放在尹老师那儿了。”

书君恍然大悟：“我说呢。雨菲怎么总往老师家里跑……”

“你同意了吗？”

“你要想搬，就……就搬回来吧。我还想用它写我的稿子呢！”

听到这里，雨菲高兴地冲进来，扑到他怀里：“爸爸——”

杜鹃也笑了：“你呀，稿费还没拿到，就想着鸟枪换炮了。对了，你的稿子写得怎么样了？”

书君笑着：“还差一个结尾，马上就完。”

杜鹃说：“好，等你写完，我去找出版社的编辑给你看看。”

“行吗？我这拙劣的文笔……”书君又有些不大自信。

杜鹃笑了：“干吗这么小瞧自己？说不定你就一鸣惊人了呢！”

第九章

1

铁蛋从自己屋出来，冲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的若兰喊道：“哎——我饿了！”

若兰没有理他。铁蛋一瞪眼：“你听见没有？”

若兰噗地将嘴里的一个瓜子皮吐掉：“你喊谁呢？”

铁蛋嚷了起来：“喊你！我饿了要吃饭！”

若兰说：“你饿了去吃呀！谁也没拦着你！”

铁蛋说：“你没做饭我吃什么？！”

若兰腾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老娘还管给你做饭？你是我什么人哪？你是？我告诉你，我嫁给的是潘自仁，潘自仁才是我老公！你想让我伺候，没门！”

铁蛋骂了一句：“女流氓！”

若兰一听，瞪起了眼：“你说什么？”

铁蛋呸地往地上唾了一口。若兰撸起了胳膊：“好啊，你今天要是不把它给我擦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铁蛋笑了：“怎么？想打架？就你那身子骨，不够我俩拳头揍的，不过，看你是女流之辈，懒得动手罢了。你还想收拾我？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吧”。说罢，他走到沙发跟前，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换到体育频道。若兰说：“妈的，老娘看的那个节目还没演完呢！”

铁蛋不理她，自在地看起了电视。若兰气得就要去拨插销，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若兰把门打开，一看见刚回来的潘自仁，她立刻亲热地迎了上去：“哎哟——你回来啦？”她一边说一边替潘自仁脱着外衣。这一过于亲切的举动倒让潘自仁觉得不好意思了：“我自己来，别把你累着。”

若兰娇滴滴地哼了一声：“瞧你说的，干这点活儿就能累着？”

“那可难说，我先前的那个，怀孕了，我还没怎么她呢就流产了……”

“没怎么？你肯定动手打人家了……”

潘自仁不好辩驳地笑了。

若兰佯怒：“你还笑！”

潘自仁道：“放心！对你我是绝对不会再动手了。”

若兰说：“但愿吧。”

潘自仁看见了铁蛋：“铁蛋——你在那傻愣着干啥呢？还不赶紧扶你妈到沙发上去坐着。我告诉你啊，你妈要生小弟弟了，以后你要和她搞好关系，再不许惹她生气。”

铁蛋气得扔掉遥控器，甩手走了。若兰不失时机地添上一把火：“你瞧瞧，你瞧瞧！”

他和我搞好关系？小祖宗不气我就比什么都强！你看看他！我跟你结婚都这么久了，别说妈，他连一句阿姨也没有叫过！”

潘自仁却并不爱听，打断她道：“算了，回头我说说他，行了吧？”

若兰装做气消的样子：“其实，铁蛋这孩子总得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还小，不大懂事，再大一点就好了。我呢，平时对他关心得也不太够。以后我会注意的。”见潘自仁听得连连点头，若兰知道火候到了。便走过去，依偎在他怀里撒了个娇道：“哎——自仁，跟你说件事儿。”

潘自仁问：“啥事儿？”

若兰噤着：“我……我妈要再婚。”

潘自仁一听，哈哈大笑：“啥？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也耐不得寂寞了？不是她反对你和我再婚的时候了……”

若兰沉了脸：“我跟你说正经事，你要不愿听就算了！”

潘自仁急忙道歉：“愿意听愿意听。你别生气，我开个玩笑嘛。”

若兰说：“我妈要再婚，我想得光光彩彩地把老太太嫁出去。得在酒店举办一个酒会，邀请四方宾客，我……我想这酒钱由你来出。”

潘自仁一愣：“我来出？”

“怎么？不行啊？我嫁给你，你还一次也没向我家老太太献过孝心呢！”

潘自仁无奈：“行，行啊。你现在就是要月亮，我也得给你去摘啊！”

若兰道：“那你就去摘吧！”

潘自仁嘿嘿笑着：“月亮先不慌着摘，这钟点工我可是请来了。从明天起，你们娘俩就不用自己做饭，等着让人伺候吧！”

2

王冬梅和尹默的感情一日千里，结婚的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天晚上，尹默召开了一个家庭全体会议。征求子女们的意见。”

尹红未等他把话说完就第一个开了炮：“爸，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

李英沉着脸，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尹建国说：“爸，我们没什么意见，挺支持您这样做。新妈妈娶进来，我们一定会像孝敬您一样孝敬她老人家。这点您放心。”

尹默看了李英一眼：“李英的意见呢？不……不会反对呢！”

李英还没说话，尹红抢先说道：“嫂子肯定会的。爸！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有那些传统的观念，世俗的眼光，不会漠视您的情感需求。我们怀念妈妈，可妈妈毕竟长眠在九泉之下。爸爸疼爱我们，可自己却清冷孤独地生活着，我们做儿女的，不可能像妈妈那样细致入微地照顾您，您就快点儿把王姨娶进家来吧！”

李英扫了她一眼，不紧不慢地开了腔：“谁说我不会反对？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们都能想得开，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想不开！”

尹红说：“嫂子，别赌气嘛，算我说错了行不行？”

李英说：“这跟你说错没说错没啥关系。我想，既然今天这个会是全家长民主协商会，我就有啥说啥。我觉得，老爷子要想再婚也可以，但咱事先得把财产问题说清楚。在她娶进来之前把该给我们的明确了，要不，你老人家俩腿一蹬撒手西去了，按法律这第一顺序继承人可是她，我们到时候连一半的财产都捞不着！”

尹建国急了：“李英，你胡说些什么？”

李英马上反驳道：“哎，我怎么胡说了，这都是现实明摆着的问题。老爷子年纪大了，随时都可能不测……要我说，今天就把该分的都分了，三三剩一，是小姑子的，我们也绝对不多占，是老爷子的，老爷子拿去！至于这房子怎么分，你们提方案，反正今天得立个字据！”

尹红一急，脱口而出：“你——你真是个市侩！”

李英淡淡一笑：“我是没你们高雅。我考虑问题是俗气，但只要是食人间烟火的都躲不开这些问题。你还别不信，等再过上几年，你结了婚，再想想我今天在这儿说的话，就会知道我说的一点都不假。”

尹建国刚想说什么，尹默阻止住他：“李英说的也不是没一点道理。人老了，是要考虑这些问题。但现在让我立字据，不可能！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写下遗嘱。在遗嘱里解决这些事。我还告诉你们，王冬梅不是那种贪财的人，真要是那样，我也不会和她结婚……”

李英哼了一声：“知人知面不知心，将来可说不准……”

尹默不高兴地沉下了脸：“今天就不要提这个问题了。下面的事……我们要准备一次宴席，你们说是在饭店还是在家？”

尹红说：“当然是在饭店……”

话音未落，李英就嚷起来：“什么？还要大操大办？我说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在家丢人现眼还不够？还要把尿盆子往外扣？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尹建国猛地站起：“李英，我看你再胡说！”

尹默摆了摆手：“婚要堂堂正正地结，宴要大大方方地摆，我想好了，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们我都要请。这是规矩！你们有什么好朋友也可以请来。”

李英道：“什么老年大学？我算看透了，整个一个老不正经婚姻介绍所！”

“你——”尹建国握起了拳头。李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我怎么了？看你瞪着俩大眼珠子还想打我什么的？”

尹建国被逼急了，他猛打李英一个巴掌：“我……我今天就打你了！”

李英一捂脸，泪水涌了出来：“好啊！尹建国！你这是第二次打我了！——这个家不能过了，我们离婚！”

尹建国嚷道：“离就离！我早受够了！”

李英一听，扑嗵坐在地上，撒起泼来：“尹建国！你肯定在外面跟哪个骚货胡搞上了，你！你看不上我了！你是陈世美！——”

尹红在一旁不冷不热地加了一句：“嫂子——不是你提出要离的吗？”

李英一愣，旋即大哭起来：“你们——你们一家子欺负我！我……我回娘家去！尹建国，你不去接我，我就决不回来！我丢不起这个人！”

说罢，李英从地上爬起来，哭着跑了。

尹建国长叹一口气。尹红说：“哥，我看你跟她离了算了，你看她把你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才四十岁，就有白头发了！再过几年，说不定有多痛苦呢！”

没想到尹建国冲她又是一通吼：“你别在这儿瞎搅和！”

“哼！我才懒得管你呢！”尹红气得跑回自己屋去了。

尹建国和尹默形影相吊，半天，谁也没有先说话。良久，尹建国道：“爸，对不起。”

婚，该怎么结就怎么结。少了她，清静。”

3

目送着雨菲进了教室，尹红笑着问杜鹃道：“看样子，短暂的不适应过去了？”

杜鹃点点头。

尹红说：“杜姐，你真有办法，像雨菲这么大年龄的孩子，独立意识，逆反心理都有了，怎么管？有时候我们当教师的都可发愁了……”

杜鹃说：“他爸的工作我也做通了。我想过一两天我就去把电脑搬回来……”

尹红点头：“好的。”

杜鹃想起件事来：“对了，尹老师，我记得你上回说过，你有个哥哥是少儿出版社的编辑？”

“嗯！怎么，有什么事吗？”

“雨菲他爸写了一些儿童文学方面的稿子，我想……能不能请你大哥给看看……”

“没问题！交给我吧。”

杜鹃把稿子交给她：“顺便问一下，你哥叫什么名子？”

“尹建国。”

杜鹃一听，吃了一惊：“尹……尹建国？”

尹红也愣了：“怎么？”

杜鹃说：“没……没怎么，你哥今年多大岁数？”

尹红笑了：“四十四。干吗？要给我哥介绍对象啊？正好，我还巴不得我哥和我嫂子离婚后再娶呢！”

杜鹃急急地又问：“你哥是不是在内蒙古下过乡，插过队？”

尹红点头：“嗯。”

杜鹃笑了：“说不定哪，我还真给你再找一个嫂子呢！”

尹红有些吃惊地望着她。

“这么说，真的是他？”柳茵缠着手里的听诊器，陷入沉思。

“那还有假？大姐，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走吧！我们去见他！”杜鹃兴奋地说，“大姐，这回，你可以再接再理了吧？”

柳茵听这话一愣：“对了，他结婚了吗？”

“结……结了。”

柳茵突然变得黯然神伤：“算了吧，杜鹃，我不想和他见面了。”

“为……为什么？”杜鹃不解地喊着，“你牵挂了他多年，整日魂牵梦绕，今天终于有他的下落了，可就因为他已结婚，已娶了妻子，就连见也不愿见了？”

柳茵摇摇头：“不，不是……这个原因……”

“那是什么？”

“我……我怕他在恨我……”

“恨你？”

“嗯。”柳茵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文革到了最后两年，同学们有的招工，有的参军，能走的都走了，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其中就有我俩。

由于我俩出身都不好，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地离去。当时他的情绪很不好，有一次，他哭着对我说：他在这大草原上都快要憋死了，再呆下去，他会发疯的……我无言以答。终于有一天，他也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高兴极了。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气很冷，是一个漫长的冬天的夜晚，屋外飘着鹅毛大雪，然而，室内却燃着熊熊的柴火，非常非常暖和……我们的心也是热的……他喝了很多很多的酒，还跳起了蒙古舞……然而，很快，这股高兴劲儿就被潘自仁给破坏了，他坚决不在政审表上扣章，说建国政治不合格。扣不了章就上不了学。那个时候，政治出身和表现高于一切啊……我明白，他这是存心报复，因为，在下乡的这几年，他几次想得到我，都被我严辞拒绝了……现在，他终于有了报复我的权力和机会，怎么会让建国走呢？……建国拿着录取通知书却走不了，痛不欲生，几次拿头去撞墙，在这种情况下，我找到了潘自仁……那个夜晚，天很黑很黑，外面也是下着鹅毛大雪，潘自仁的屋子里，烧的柴火比我们那晚烧得还多，但是，我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温暖，相反，浑身都在瑟瑟发抖。潘自仁扑上来……那个夜晚，我的心，彻底成了一个冰块……我……我用我的清白之身换取了建国上大学的通行证。建国不明故里，还以为是潘自仁发慈悲了呢！他甚至提出要买两瓶酒送给这个禽兽！

我没敢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只是在他走的头一天，我哭了很久很久，哭得天昏地暗，哭得不省人事……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他。而是远远地躲在一个山坡上，看着他茫然四顾，我在心里说，建国，我知道你是在找我……可是，我已不是你热恋中的那个我了，我身上有了污点，你……你走吧！把我忘了吧！……他一到大学，就给我寄来了信。可这个时候，我……我已成为了潘自仁的妻子……”

诘到这儿，柳茵已是泪如雨下。杜鹃说：“大姐，你是为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啊！

如果说这世上有伟大而无私的爱情，你就是其中最最光辉的例子。”

柳茵摇摇头：“可是，他是不会理解的。他以为我是变心了，他不止一次给我写信，骂我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我想，至今，他可能还在怨着我，恨着我，更何况他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这种情况下，见他，又于事何补？只是徒然增加我们的伤痛而已……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变得达观而又平静，就让他作为一个美好的形象和回忆，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吧！”

“大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还是见他一下的好。哪怕是以朋友见面的身份，俩人坐下来叙叙旧呢！”

柳茵犹豫着：“我……我说实话，我是怕一见到他，自己久已压抑的感情控制不住，象火山一样地喷发出来，会把他，还有他的家庭给烧坏的……”

4

这天晚上，尹建国陪父亲来到了王冬梅的家。他是代表子女们来向老人提亲的。可新和若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王冬梅带着小星星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甜蜜地笑着，还有些羞涩。

若凡为尹默和尹建国各端上一杯热茶：“尹伯伯，您喝茶。”他又对尹建国道，“大哥，我还不知您怎么称呼？”

尹建国自报家门说：“尹建国。”然后他又不等介绍挨个认了下去，“你是若凡，你是可新，这位是小星星，对吧？来，伯伯给个礼物。”他拿出一

个带响的玩具递给星星，星星接过来。可新说：“星星，你说，谢谢伯伯。”

星星口齿不清地说：“谢谢伯伯。”

尹建国高兴极了：“哎——真乖。这还有呢！”他又拿出一些花花绿绿的幼儿读物，“喜欢不喜欢？”

星星追着要。可新说：“哟，您买了这么多？”

尹默笑了：“他呀，在少儿出版社工作，这全是他们出的书。这以后啊，小星星的课外读物他全包啦！”

大家都笑了。笑过之后，尹建国把话引入正题：“今天我和我爸到这儿来，是专程向王姨您求婚的。我想，您和我爸结婚了，咱们就成了一大家子，若凡和可新就成了我的弟弟和弟妹，我还添了一个可爱的小侄儿。真是其乐融融啊！”

若凡说：“到时候，您就成了我们当之无愧的大哥了！”

尹建国道：“虚长两岁，愧领了吧。我想，王姨，要是您不反对，婚礼就定在下个星期天，行吗？”

众人看着王冬梅。王冬梅羞涩地点点头。尹默舒心地笑了。尹建国也笑了，他说：“我想婚礼我们这样准备……”

话音未落，就听院子里传来潘自仁的声音：“不用了，婚礼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说着潘自仁和若兰走进屋来。众人站起来。尹建国有些奇怪地望着潘自仁，觉得有说不出的面熟，等潘自仁把戴着的墨镜摘下，尹建国终于认出了他，他气愤地喊了一声：

“潘自仁！——”

潘自仁吓了一跳，仔细看去：“你……你是……尹……尹建国？！”

“是我！潘自仁！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我……我是这家的女婿啊！”

若凡在一旁糊涂了：“大哥，你们认识？”

尹建国冷笑一声：“岂止认识？当年你……你害得我好苦啊！”

众人惊讶地望着他们。潘自仁晒笑着：“嘿嘿，当年我是生产队长，有点小权力，他考上了大学，我就说他政审不合格，愣是没有给他盖章……”

王冬梅反感地望了他一眼。潘自仁大言不渐地又接着道：“要说呢，你政治也确实不合格，整天说牢骚话，散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你说这战争年代得分敌我，这阶级斗争年代当然也得有个路线划分，我不给你扣章，也不算错，是吧？不过后来呢！我良心发现，还是把章给你盖了。你上了大学，回到北京，成了一名知识分子，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才是啊！”

尹建国越听越气：“好一张利嘴。当年好象没这么能说……”

“嘿嘿，经商需要，经商需要……建国，要说呢，咱俩也是不打不成交，打着打着居然打成一家人了，为了庆祝今天的相会，我提议，全家找个酒店小酌一番，我做东，如何？”

“好吧，我也很想和你叙叙旧。”

王冬梅说：“算了吧，要去你们去，我觉得还是在自己家里吃得舒坦。”

若兰说：“妈，您就去吧！自仁他难得尽一回孝心的。”

听到若兰说话，尹建国不禁有些疑惑，他想，潘自仁不是和柳茵结婚了吗？为什么又成了这家的女婿，他什么时候来的北京……一切的一切，真

像个谜团，得赶紧弄清……

想到这儿他把潘自仁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问：“柳茵呢？她现在怎么样？”

潘自仁装傻：“你俩……没有联系吗？”

尹建国摇摇头：“没有，我上大学走后，她突然来信说要和我断绝关系，再后来，我听说她嫁给了你……”

潘自仁说：“我们早就离了，现在，”他一指若兰，“她是我妻子。”

“那，她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

潘自仁犹豫了一下说：“不……不知道。”

尹建国长叹一口气：“她当时那么绝情，肯定有她的难处，我不怪她。算了，这往事不提也罢！走！喝酒去！”

第十章

1

星期天一大早起来，杜鹃先为雨菲换上了一套漂亮的大花裙子，然后催着书君穿西装打领带。

“到底是谁结婚嘛？”书君问，“你们快告诉我吧！”

雨菲调皮地说：“就不，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

他们路过一家花店，雨菲买了一束长春藤回来。书君一见，奇怪地问：“雨菲，你怎么买了长春藤，那是老年人结婚才用的。”

雨菲说：“本来就是老年人再婚嘛！”

“到底是谁呀？”

“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书君急了：“少卖关子。雨菲，快告诉我！”

雨菲却不吃这一套：“就不。今天就要和你逗逗闷子。”

杜鹃在一旁笑着不说话，书君只好无奈地叹口气：“那好吧，我今天就听你们俩的调遣了。还有多远？快到了吧？”

杜鹃说：“嗯，前面那个酒店就是。”

书君望前面方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正好看见了那辆对于他来讲有着刻骨铭心般仇恨的宝马车，它就停在酒店的门口，潘自仁和若兰正从车上走了下来。

书君一把将杜鹃拉到一边：“杜鹃，你给我说实话，今天到底谁结婚？为什么张若兰和潘自仁也来了？”

杜鹃说：“我不瞒你。今天是雨菲姥姥再婚。”

书君一听，扭头便走。杜鹃忙追了上去：“书君——书君——你听我说嘛！”

雨菲也喊：“爸爸——你回来！”

然而，书君理都不理，自顾自地走着。雨菲和杜鹃追上来。杜鹃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书君，你干什么去？”

书君气哼哼地说：“这个婚礼我没法参加。我见不得张若兰和潘自仁在一起。”

“可是，那天我们不是说好了，不是夫妻还可以做朋友嘛！再说雨菲也好久没有见她妈了……”杜鹃目光紧盯着他道。

书君说：“杜鹃，我真是不明白，别的再婚夫妻最怕的，就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同前妻或前夫有来往，以免前情不断，死灰复燃，再续姻缘。可你却一个劲儿地把我往她那儿推，还说要做朋友，这……万一死灰复燃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杜鹃深情地说：“书君！我知道这样做对我没有一点好处。相反，还具有潜在的危險。谁不知道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哪！朝夕相处了十几年，谁都不可能因离异就使感情完全破裂，谁都有可能会藕断丝连。”

“你知道就好，不过，我告诉你，我不会！”

“那我还怕什么呢？”杜鹃笑了，“书君，我总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不容易，大家都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来对待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没有这种胸怀，你一定会心理沉重，感到前途渺茫灰暗。有了这种胸怀，你会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阳光大道，你的心情会感到无比的舒畅和愉快。原野走的时候，我就这样说，在感情和友谊上，我们可以暂时互相不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谅解。我希望，你也能这样来对待你的前妻。”

“你……那是因为你受伤害不深……”

“什么？”杜鹃一听愣了，“当我辛辛苦苦地熬了好几年，终于像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地把原野从美国盼来，得到的却是他背叛了我这一噩耗，你……你能说我所受的伤害不深？当我深爱着的儿子离我远去，就像是天上飞的风筝断了线，我怎么追也追不回来的时候，你，你能说我所受的伤害不深？我的家，本来是一个宁静安祥的避风港，却被这感情的风浪打得满目疮痍，每当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都在流血，而你，却说我所受的伤害不深？！书君啊书君，不要光看见你自己的苦难。说不定你是生活在苦海的边缘，而别人却是陷在了苦海的最深处！”

“不管怎么说，当着我的面让她们母女见面，我想不通也看不下去，要去你和雨菲去吧，我这已经够让步的了……”

书君说完，转身就走。杜鹃喊：“书君，你真的就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看吗？”

书君头也不回地走着。雨菲的眼泪流下来了：“爸爸——”见没有回答，她把鲜花扔给杜鹃，“爸爸不去，我……我也不去了！”便跑着追爸爸去了。

杜鹃无奈地看着他们。

雨菲追上了爸爸，满怀深情地喊了一声：“爸爸——”

书君回过头来，看见雨菲已是泪流满面。他蹲下来，掏出手绢，为雨菲揩去脸上的泪花，半晌无语，自己不免也有些哽咽。

“雨菲，告诉爸爸，你……你想妈妈吗？”

“呜……嗯。”

书君背过脸去：“雨菲，既然想，就去见她吧。……啊，去吧……”

“可是，你不高兴……”

“爸爸没事……你后妈说得对，就是爸爸一时还不能接受……去吧，去给姥姥献个花，就说爸爸祝他们幸福……”

雨菲哭着：“不，爸爸不去，我也不去了。我不想让你不高兴……”

书君一把将她抱进怀里：“雨菲……我的好女儿！”

看到这种情况，杜鹃觉得自己再去参加婚礼已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她将花交给门口站着的服务生，向他解释了几句，然后，她追上了书君和雨菲。

2

在酒店的休息室里，王冬梅默默地坐着，望着镜中的自己，化了妆后，她像是年轻了十岁。

穿戴一新的尹默把头凑了过来：“你……想什么呢？”

“我……我在想松涛。他在九泉之下会怎么想……”

尹默叹了口气没说话。

“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王冬梅问。

尹默说：“怎么会呢？昨晚，我也想到了我的妻子，失眠了……后来，我昏昏沉沉地睡去，梦见她来到了我的身边。她说：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是真心爱你，愿意让你的晚年生活得幸福，你再婚吧！就让冬梅代替我，陪伴你渡过最后的岁月……她说，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我百年之后，能……能和她葬在一起……”

“我理解。我想，我也提出这个要求，你……你不会反对吧？”

尹默激动地把住王冬梅的手：“冬梅。我……我们就这么约定了！”

王冬梅点头：“婚后，我想去祭奠一下大姐，好吗？”

“嗯，我也要去看一下松涛兄弟……然后，我们去黄山旅游去，行吗？”

王冬梅摇摇头：“我们这么大岁数了。爬山，吃得消吗？”

“吃得消。同你再婚，我就像是恢复了青春，浑身是劲儿！”

王冬梅笑了：“到了黄山，我写生，你采大自然之原态融于书法，我们的学习成绩肯定会有大的长进的！”

“是啊，真让人向往，我……我都等不及了！”尹默无限憧憬地说。

若凡拿着那束长春藤走进来：“妈，爸——客人们来得差不多了，婚礼开始吧？”

王冬梅问：“雨菲一家来了吗？”

若凡看着那束长春藤，低下头，难过地说：“妈，这是雨菲送您的。”

王冬梅深深地叹了口气。

婚宴开始了。大家推杯论盏，热闹非凡。大厅中央，有俩个老年人在唱京剧。很多老年人一板一眼地跟唱着。尹默和王冬梅在挨桌向大家敬酒。

潘自仁吃了两口就站起身来，对若兰道：“我得去工地了，那边还等着我呢！”若兰点点头，潘自仁刚要走，又突然想起件事来：“哎，对了，铁蛋一个人在家，中午饭怎么吃？”

若兰不假思索地说：“早晨我已打电话让钟点工来做饭了。你就放心吧。再说，他这么大了，也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呗！”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多了，你想得真周到。唔，对，还有一件事，你有孕在身，千万不要喝酒……”

若兰撇撇嘴：“我知道。你就放心吧。”

潘自仁这才转身走了。若兰为自己刚才的谎言诡谲地笑了笑，其实，她给钟点工打的是今天不用来做饭的电话。“那个兔崽子，饿死他才好呢！”若兰恶狠狠地这样想。

铁蛋醒来了却又不起，赖在床上，拿起一本杂志看了起来。那本杂志封面上登的全是污七八糟的东西。看了一会儿，他大概是饿了，把杂志一扔，伸着懒腰出了自己屋，来到客厅便喊：“爸——爸——”

没有回答。于是他又喊：“哎——家里有活的没有？”还是没人回答。

“都死哪儿去了？”铁蛋嘟囔着，又喊，“我饿了！——钟点工！——为什么不做饭？”

他走进厨房，看了看空空如也的餐桌，骂了一句：“妈的，看来今天非得让老子下馆子了。”

他掏掏口袋，口袋里只有五十块钱了。看来，只能进一家中低档的餐馆了。

“先生几位？”虽说饭馆看着一般，但服务生倒还算勤快。

铁蛋一瞪眼：“没看见就我一个吗？”

服务生依然笑着：“您这边坐。您吃什么？”

“你这都有什么呀？”

“我们这儿什么都有。而且价钱都不贵。”

“都有？”铁蛋不相信地看他一眼，“我想吃海鲜，你有吗？”

服务生愣了一下，马上又道：“有！有哇！给您来两个海蟹，再来一斤皮皮虾，您看行吗？”

铁蛋点头：“嗯，再来一斤水饺。要韭菜馅的。五十块够不够？”

“够了。您稍等，马上就得。”

铁蛋又把他唤住了：“慢着！你那螃蟹新鲜吗？还有皮皮虾？”

“瞧您说的，不新鲜能要您钱吗？”

这儿的饭菜果然“新鲜”，铁蛋吃完了回到家刚把门打开，就觉得肚子一阵翻江倒海般地疼痛。他捂住肚子，强咬牙关，却还是支持不住，扑通一声倒在了门槛上。他的脸变得煞白，虚汗哗哗地冒了出来。

天在旋，地在转，铁蛋有些抓不住自己缥缈的意识了，他想：“我要死了……”

正在这时，一双温暖的手将他扶了起来，传来了妈妈温馨而又急切的叫声：“铁蛋！”

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快醒醒呀！”

书君、雨菲和杜鹃三人默默地往回走着，很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为了缓和这僵持的气氛，杜鹃提议先不忙着回家，反正怎么着也是出来了，不如到市场上转转，书君和雨菲都同意。

在一个卖电子出版物的门市，雨菲拽了拽书君的袖子：“爸，我要买电脑游戏。”

书君说：“买那个干吗？”

“嗯，我要买嘛！人家有了电脑还没软件呢！”

杜鹃说：“那，雨菲，给你买一套家教软件好不好？”

书君附和道：“对！”雨菲却不依不饶地说：“不嘛！我要玩游戏！”

书君拗不过：“好，好好，要哪个？快一点！”

雨菲挑了一个《天惑》和《极品飞车》两个游戏。一共一百元。书君向身后的杜鹃伸出手，杜鹃从钱包里取出钱给了他。雨菲有些奇怪，她想，我爸的钱，是不是都交给她管了？……

回到家，雨菲就把游戏拷进了电脑。一看见那多姿多彩的3D画面，一听见那震撼人心的音乐和现场感极强的音响效果，雨菲情不自禁地拍起了双手：“噢——太棒喽！”

书君也挺高兴，提议说：“雨菲，玩一局？”

雨菲点头：“爸，你先来！”

书君果然就披挂上了阵。躲闪腾挪，打了个不亦乐乎。雨菲在一旁看着，比他还紧张：“噢——爸，快躲！快！打——对！咳，挨炸了！”

一局未过，书君败下阵来，他离开电脑桌：“雨菲，你来！”

雨菲早就手痒得不行了，正好上阵。这场战斗比刚才还激烈，就见飞机接二连三地爆炸。雨菲大呼小叫着，兴奋极了。

书君向正在厨房做饭的杜鹃喊：“杜鹃——你也来！真好玩！”杜鹃苦笑了一下：“我也玩儿？我玩儿你们俩就别吃饭了！”

说归说，她还是从厨房走出来，在电脑旁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对雨菲道：“雨菲，你可别玩游戏上瘾，忘了写作业啊！”

雨菲不满地看她一眼。杜鹃没有察觉，继续道：“现在有好多学生玩游戏上了瘾，影响功课……”

雨菲把电脑的音响声音放大了。杜鹃这才觉出自己的不和时宜，于是又回厨房去了。

书君说：“你妈说得对！雨菲，再玩一会儿就收了吧。”

雨菲把电脑声音放小，突然退出游戏，在屏幕上面打了几个字：“爸爸，为什么咱家她管钱？”

书君看了看，苦笑了一下，拍了拍雨菲的脑袋。雨菲看看在厨房干活的杜鹃，迅速将这行字抹去。

5

医院，柳茵正在为铁蛋输液，得到消息的潘自仁喘着粗气闯了进来，问柳茵道：“怎么搞的？”

柳茵看了他一眼说：“食物中毒，引起急性肠胃炎。”

“食物中毒？”潘自仁一愣，问铁蛋，“你今天吃什么了？”

铁蛋困难地说：“在……在一家破餐馆吃了点……海鲜……”

潘自仁大火：“海鲜！海鲜！最不新鲜！你告诉我是哪家餐馆？我找他算帐去！哎，对了，你今天不是在家吃饭吗？”

铁蛋说：“钟点工没来！没有人做饭。”

“钟点工没来？怎么回事？”潘自仁拿起手机拨了几个号码，“服务公司吗？对！”

潘自仁！我问一下今天钟点工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来？……什么？……我太太打电话说不用了？……明白了……”

潘自仁收了手机，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柳茵说：“潘自仁，你们俩口就是这样关心铁蛋的吗？”

潘自仁一扬脖：“这你管不着。哎——对了，我还忘了问你了，你怎么

发现铁蛋闹肚子的？”

柳茵说：“我去你家……”

话音未落潘自仁就嚷了起来：“你去我家，你去我家干什么？”

柳茵正色道：“干什么？潘自仁！我告诉你，鉴于你已再婚的事实，铁蛋在你那儿得不到良好的品德教育，我……我决定要回我儿子的抚养权！”

潘自仁听了一愣，继而又笑了：“柳茵，别白日做梦，你不想想，这可能吗？你拿什么养活他？靠你每个月那点不够塞牙缝的工资？”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潘自仁嘿嘿一笑，“以后这个问题你少提！以前的离婚协议上写的明明白白，儿子是我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想把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没门！”

柳茵刚想说什么，门，又一次被猛地推开了。尹建国站在门口，激动地喊着：“柳茵！——”

柳茵一愣：“建……建国？”立刻，她的泪像脱缰的野马，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第十一章

1

入夜，若兰哼着小曲回到了家。一进屋，就见潘自仁正冲她怒目而视，铁蛋躺在沙发上，盖着被子，那个钟点工浑身发抖地站在一旁。

若兰立刻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她审时度势，先发制人：“怎么啦？一个个凶神恶煞似地。”

潘自仁突然吼道：“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若兰把眼一瞪：“什么怎么回事？你想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吓着啊？”

潘自仁听此话立刻软了下来：“铁蛋今天出去吃饭引起食物中毒，钟点工说是你告诉她不用来做饭的……”

若兰冲钟点工一瞪眼：“我是这样说的吗？你们服务公司有证据吗？有电话记录吗？”

钟点工抖抖索索地说：“太太，你说你们要出去……”

若兰说：“对呀。我说我们要出去，你快点来给他做饭。我可没说你不用来做饭啊！”

你们公司这样做，不是调拨我们家庭和睦关系吗？叫你们经理来！这活儿啊，我们辞了！”

钟点工一听这话害怕了：“对不起，不是公司的错，可能……是我听差了，我听成今天不用做饭了……”

“哼！这还差不多！”若兰趾高气扬地说。铁蛋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发现了，故意走到铁蛋这里，“来，我看看，怎么在外面吃个饭就能引起食物中毒呢？我和你爸在外面吃了这么多的饭也没出过一次事……”

铁蛋反感地把头扭到里面。

“哼！好心当成驴肝肺！”若兰生气地看看潘自仁。

潘自仁摆摆手：“好了，好了！今天的事就算是个误会。铁蛋，你也是，出去吃饭还不找个干净点的饭馆？”

铁蛋说：“我口袋里哪还有钱？”

潘自仁问：“不是刚给了你二百吗？”

铁蛋说：“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再说，二百？还不够塞牙缝的。”

潘自仁又从口袋里掏出点钱来：“好好好，再给你四百！”

若兰把眼一瞪：“你还想让他出去吃啊？不要命啦！”

潘自仁一听：“唔？你妈说得对，不能再在外面吃饭了，这钱啊，我先帮你存起来。”

铁蛋急了：“爸，你再不是以前的我爸了，她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怀了个小孩子吗？”

“别胡说！孩子生下来，是你的亲弟弟。”

“哼！等着吧！把我逼急了，有你的好果子吃！”铁蛋恶狠狠地道。

若兰瞪起了眼：“你这个兔……”她本来想痛痛快快地骂一句，但看潘自仁脸沉了下来，便明智地住了口。

潘自仁说：“好了好了，铁蛋，你妈有孕在身，你就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若兰说：“这就完了？你儿子欺负我，你也不管管？”

潘自仁大叫道：“哎呀！够了！这生意上的事就已经够让我挠头的了，你们就不要再后院起火了！还有那个柳茵，居然大言不渐地跟我谈什么要回铁蛋的抚养权。真是烦死我了！”

若兰一听，若有所思。

2

这是一间具有知青风格的餐厅。空中弥漫着当年的一些音乐，墙上贴着当年的一些宣传画。上的饭菜，也很有当年的和北大荒的特色。

尹建国和柳茵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餐桌旁。他们久久久久地互相凝望着。

良久，柳茵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尹建国说：“是在我妈再婚的婚礼上，听若兰说的……”

柳茵深情地望着他：“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现在已步入了中年……两鬓间长出了不少的白发，眉宇间的皱纹也加深了……”

“可他对他初恋情人的那颗爱心却一直没变，还是那么执着，还是那么痴迷……”尹建国说着，一把抓住柳茵的手，“柳茵，你……你让我想得好苦……当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给你寄去那么多封信，你却一封也不回？现在，我全闹懂了，你……你是为我做出了牺牲，是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比我们的经历更加惨痛的故事还有的是。谁叫我们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谁叫我们赶上了那个荒诞的岁月？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有向前看……”

尹建国激动地叫了起来：“我不！听着，我要娶你！我要和你结婚。我知道你现在是单身……”

柳茵说：“还有什么必要呢？我对爱的感觉已死，对婚姻的渴望已死……尤其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爱恋你的妻子……”

“不！我们的婚姻并不幸福！我……想离开她……”见柳茵不相信地看着他，尹建国激动地道：“对！我要和她离婚！这个念头并不是因为遇见了你才产生的，而是……我早就想了……对！我一定要和她离婚！你，你不相信？”

柳茵轻轻地但又是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说：“不是我相信与不相信的问题，而是，你不能因为我和你的结发妻子离婚。”

3

尹默和王冬梅的新房布置得素雅而又温馨。已是夜半，王冬梅将一些干鲜水果和点心放入几个小盘，端到中堂画前，又放了一瓶好酒，然后在盆里洗净了手，擦干，对尹默道：“老尹，把大姐的像，请出来吧。”

尹默激动地点头：“哎——哎——”

他拿出了已故夫人的照片，放在供品中央。王冬梅拿出一块黑纱罩在镜框上，又在照片前摆上了两根蜡烛，点燃。然后，她拿起酒瓶在蜡烛火上烧了一下，燃掉漆皮，打开盖儿，往酒杯里倒上酒，递给尹默一杯，自己端了一杯。

俩人站在遗像前，王冬梅说：“老尹，有什么话要告诉大姐的，你……先说……”

尹默未开言先唏嘘起来：“阿珍……我……我……冬梅她答应我，百年之后，我……我俩还在一起……你……你……高兴吗？”

他将酒倒在地上。

王冬梅也端起酒杯：“没见过面的姐姐，你命苦，先走了，撇下老尹一个人，今天，我来和他做伴儿，大姐，你……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得他好好的……”

尹默泪如泉涌。

俩个老人祭完了，说起了喁喁的情话。从房间里透出红红的暖意的光芒。窗户上闪动着他们亲近的身影。

4

“哼，每天都那么多的作业，作完了也就该睡觉了！想玩一会儿都不行！”

“哼！就是！”

放学的路上，雨菲和燕铃一边走一边发着牢骚。

“哎——燕铃——知道吗？我买了几个电脑游戏，可好玩了！你想不想到我家去看看？”

“想啊！”

“那，走！”

雨菲和燕铃来到家里，雨菲打开了电脑，把《天惑》光盘放进光驱，又用鼠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没多大会儿，就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写有“第一关”的画面。

“太棒了！这怎么玩啊？”燕铃问。

雨菲说：“你用右手控制飞机的上下左右，左手射击，要见到敌人就打，否则，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来，试试吧！”

燕铃坐在电脑前开始了战斗。然而，她的水平太差以至于没几个回合就“任务失败”。

燕铃唉了一声。雨菲说：“看我的！”

果然她比较厉害，只见敌舰纷纷被炸。燕铃高兴地又蹦又喊：“雨菲，电脑简直太棒了！回头我一定缠着我妈让她给我买一台。”

雨菲说：“电脑棒！电脑游戏更棒！以后，我要在咱们班发明一个班歌，叫……”她唱了起来，“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门开了。杜鹃走进来。燕铃向她打招呼说：“阿姨好！”

“你好。”杜鹃说。看见雨菲还在玩游戏，不管不顾的样子，杜鹃有些不高兴了：“雨菲！——你又在玩游戏了，作业做了吗？”

雨菲一边答一边说：“做了。”

“真做假做了？拿来我看看。”

雨菲没动。杜鹃说：“雨菲，这电脑是买来让你学习用的，不是让你打游戏玩的，老打游戏还有心学习吗？马上就期末考试了！到时候考得不理想，可别怪我没说过你！”

雨菲不耐烦地道：“知道啦！”

杜鹃去里屋换衣服，雨菲低下头对燕铃悄声地道：“管得真宽！哼！电脑是我妈给我买的，她管不着！”

杜鹃从里屋出来，不高兴地道：“雨菲，怎么还玩儿？”

雨菲无奈，只好把机器关了，然后和燕铃懒洋洋地进自己屋写作业去了。

一把作业本打开，雨菲就打了个呵欠：“唉！在学校学了整天了还不够？回家还得写作业，我们的命真苦啊！刚才那一关是《天惑》关键时候，要不是她唠叨，我就要闯过去啦！”

燕铃说：“雨菲，你知不知道老师们都有一本黄皮的教学参考书？每年开学的时候，好多家长排着长队也去买？”

“知道，咋啦？”

“那上面凡是书上的作业题，它都有答案！要是能搞到那本书，把答案往本子上一抄，不就能腾出时间玩游戏了吗？”

雨菲一听，茅塞顿开：“我说怎么咱北京那小黄皮书卖那么火呢？敢情大家伙是为了抄上面的答案！哎，你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现在啊，有比那书还要好的东西，就是电脑专用的，叫家教软件！那套软件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三全有，也跟教学参考书一样，每道题都列了答案。我听我舅舅给我说过。”

燕铃说：“那好啊！你后妈刚才不是说电脑买来是让你学习的吗？你就让她给你买一套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家教软件，然后，把作业答案一抄，省下的时间不就可以玩游戏了吗？”

“对呀！我把作业做完了再玩游戏，她总管不着了吧？你别说，上回她还真要给我买一套呢！我没要。”

“你真傻！亡羊补牢，还不算晚，赶快找她要钱买吧！”

“好吧！不要白不要！反正她花的都是我爸的钱！……你等着啊，我去找她要钱。”雨菲说罢真得去找了杜鹃：“阿姨——”

杜鹃正在洗菜，见雨菲问，唔了一声。雨菲说：“你上次不是答应要给我买一套家教软件吗？我想现在要，给我钱，我去买好吗？”

杜鹃掏了掏口袋：“呀！这个月钱我交了电话费了，剩得不多，过两天等我开了支再买，行吗？”

雨菲一听有些不高兴，哼了一声：“那就算了吧！”转身她回了里屋，叫燕铃道：“燕铃，咱们走！——”

杜鹃说：“哎——你们干吗去？”

雨菲回头示威般地道：“买软件！”

“可是钱……”

雨菲喊：“你留着自个花吧！”说着，重重地砰地一声将门带上。

杜鹃一愣。

“你后妈不给你钱，你拿啥买？”走在路上，燕铃问雨菲。

雨菲说：“其实，我有钱！我亲妈给的。有好多好多。”

“那你还给你后妈要？”

“不要行吗？不知为啥，我爸每个月开了支都全部如数交给她管。我要是不花这钱啊，还不知她都弄哪儿去了呢！”

“说的也是。不过，她现在跟你可是一家人哪！”

“一家人？一家人也得分个先后。我跟我爸是亲的，我要啥他都给，可她，就不一样了。刚才的情况你都看见了，跟她要钱，这个难啊——这理由那理由地全来了。我才明白以前她答应给我买软件的话，全是骗我的。我以后不能再上她的当了。”

买了软件，雨菲和燕铃回到家，又把电脑打开。正在厨房做饭的杜鹃探出头看了看，刚想说什么，雨菲走过来，先发制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回我开电脑是学习，你总该没意见了吧？”

杜鹃说：“雨菲，我希望你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游戏并非不能玩，而是要有个度……”

雨菲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以后不写完作业绝不玩游戏行了吧？”

杜鹃点头。雨菲接着说道：“可是，我要是作业写完了玩儿，你不能再管我！”

杜鹃无奈：“好吧。”

雨菲回到电脑处，把家教软件装上，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处，一点答案，立刻，完整的解题出现在屏幕上。雨菲和燕铃高兴地俩手一拍：“耶——”

书君回来了，他问：“嗨！干吗呢你们俩这么高兴？”

“没干吗，学习呢！”雨菲说着，捅了燕铃一下，“还不快去把作业本拿来！”

燕铃答应一声，拿来作业本，俩人对着电脑就抄了起来。

书君走到厨房，问杜鹃：“用我帮你吗？”

看见书君，杜鹃笑了，她抬胳膊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不用。等着吃现成的就是了。对了，待会儿我有个好消息要发布。”

“唔？什么好消息呀？”

“先不告诉你，等到了饭桌上再说吧。”

“你呀，还卖什么关子？什么好消息，你就快说吧！”

“那好吧！”杜鹃念书一般地道，“肖书君同志，你创作的少年科幻童话故事集《克隆人的故事》经我社研究，决定予以采用并出版成书，请见

通知后于三日内到我社找尹建国编辑联系洽谈具体出版事宜。此致敬礼！”

书君听到这一消息呆了，竟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动弹。杜鹃拿出出版社的信，书君不相信地看着：“这……这是真的？杜鹃，你……你不是在哄我吧？”

杜鹃说：“书君，你靠你的实践验证了你的才华。”

书君激动地说：“杜鹃，这一切，全靠你的鼓励和支持，和你再婚，使我在事业上获得了一次新生，我……说不出心里对你有多么地感激……”

5

第二天，书君穿戴得整整齐齐，一大早就来到出版社。看着门上挂的牌子，他为自己能迈进这文学的神圣殿堂而激动。

按杜鹃昨天告诉他的地址，书君来到二零一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

“请进。”屋里有人答道。书君惴惴地进了门：“请问……哪位是尹编辑？”

尹建国抬起头来：“我是。你是……”

“肖书君。”

“我猜就是你。来，快请坐。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也不是什么外人。雨菲是我妹妹的学生，她的姥姥现在是我的母亲。”

书君略有愧色地说：“那天婚礼……没参加，不好意思……”

尹建国大度地笑笑：“这没什么。换我，我也受不了，男人们都有男人的自尊。”

书君连连点头：“是，是。”

尹建国扬扬手中的稿子：“书君哪！写得真不错！我一口气就读完了，我们出版社现在所缺的就是这样的稿子。我看完了之后推荐给我们主编看，他也是大加赞赏啊！马上列入了我们的年度出版规划。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和你签一下采用合同。”

说着，尹建国拿出一份合同样本让书君看，一边看，尹建国一边解释道：“我们出版社实行的是版税制，也就是说你的稿酬和出版数直接挂钩。这本书我们初步打算先印一万本，按每本一元计算，您的第一笔稿费收入就是一万元……”

书君一惊：“这么多？”

尹建国笑了：“这才是第一次印刷的收入。如果书销得好，脱销了，我们还会考虑第二次印刷，您还能拿到一笔稿费……”

“真的？”

“真的。你看完了要是没什么意见就请签字吧。然后您就可以去财务科领取那一万元钱。当然了，您拿到的可能只有八千多……”

“为……为什么？”

尹建国笑了：“上税。个人收入调节税。”

书君也笑了：“我一直以为，这个税跟我没多大关系……”

尹建国说：“校样可能过些日子就能出来，到时候我会给你一本，你审定无误，书就可以印刷了。”

书君签了字刚要走，又问：“对了尹编辑，我可不可以在这书的扉页上写个献辞啥的？”

“可以。这是你的权利。”

书君想了想：“那，我就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杜鹃，感谢她对我事业的理解与大力支持……”

“行。你把它写到你的稿子上吧。”尹建国说。

“啪”地，一沓子钱放在了桌子上。书君志得意满地看着杜鹃和雨菲。

雨菲蹦了起来：“啊！太棒了！——”

书君兴奋地对杜鹃道：“喏，全交给你！一共是八千二百一十块三毛一。这下我们有钱了。”

杜鹃高兴地把钱收起。雨菲略显不满地看了杜鹃一眼。杜鹃没有察觉，她依然高兴地说：“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庆贺一下，我们拿出一部分钱给你们俩一人买件新衣服，然后……然后我们去吃自助餐好不好？”

“好——”雨菲喊得山响。

书君对杜鹃说：“你也要买一件。”

杜鹃笑着摇摇头：“我衣服够多得了，还是先尽着你吧，走！走吧。”

三人雀跃着出了门。买完了衣服，他们走进一家自助餐馆，一人守着一只火锅狂吃起来。

趁杜鹃起身到食品架去盛东西的空当，雨菲对书君道：“爸！你真了不起！我妈要是知道了，她准会后悔和你离婚！”

书君有些不高兴：“雨菲，怎么说这个？”

“怎么啦？要我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当初我妈她看不上你，还不就是因为爸爸没出息，挣不了钱，可现在不同了，爸爸你成了大作家了，看谁还敢惹你？”

书君笑笑。没有说话。雨菲又问：“爸，你干吗把这八千多块全交给她？这可是你自己的收入啊！”

书君拍了她脑袋一下：“小调皮！她是谁啊！她和你我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要想过好日子，安排好生活，就得有个人管帐。”

雨菲马上反问：“那，干吗不你管？”

书君说：“谁管都一样。”

雨菲一蹶嘴：“不一样！”

“怎么？”

“她……她说这个月的钱全交电话费了。”

书君一愣：“电话费？哪儿用得那么多？”

刚说到这儿，杜鹃回来了：“你们俩说啥呢？”

书君有些慌乱：“没……没什么。”雨菲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吃完饭，书君让她们俩先回家，自己借口有事去了电信局。他想查一下这个月家里的电话使用情况。

服务小姐很热情，让他报了电话号码，很快便打出了一个清单。书君看了看，别的倒没什么，就是有一个区号是1的，花去了大宗的电话费。

书君问：“小姐，我问一下这个1是哪个国家的代码？”

服务小姐说：“美国。”

“美……美国？”书君惊讶地大叫着。

“是的，美国。有什么问题吗？”看来小姐是见多识广，处变不惊。

“有……啊？没有……谢谢你，小姐。”书君转身往外走，走了两步又绕

了回来，问服务小姐道：“小姐，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我家的电话打国际长途？”

小姐看看他，书君不自然地解释着：“我家孩子，太小，老是瞎拨电话号码……”

小姐说：“可以的，我们程控电话有这个功能。您可以申请增加这项服务。要申请吗？”

书君长喘口气，一迭声地道：“要，要！谢谢啊。”

第十二章

1

原梦来信了，随信还寄了五张照片。头三张是原梦在美国街头照的，看得出他很快活，每一张都在笑，还有一张居然做起了鬼脸。接下来的俩张可能是在迪斯尼乐园照的，因为旁边到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做陪衬背景。看着看着，杜鹃发现了问题：如果说在街头原梦还算快活，可在这乐园里却没有笑容，一副严肃的样子，甚至有些呆滞。

“你怎么啦？儿子？”杜鹃对着照片喃喃地道，“什么事让你不开心？你怎么不告诉我？可惜，告诉了我，妈妈也帮不了你，我们现在隔着十万八千里，妈妈是鞭长莫及啊！……”

看完照片，杜鹃又开始看信。信是原梦写的。还好，他没有忘了中国字：

“妈妈——你看我胖了吗？长高了吗？其实我一点也没长胖，一点也没长高，我想你，我到美国一点也不如在北京快活……我一遍遍地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来啊？爸爸说：你看到门口那棵铁树了吗？什么时候铁树开花了，妈妈也就该来了……于是我就常常坐在门口望着铁树发呆。可是，等啊等啊，等了那么久，铁树还是没有开花。后来我问阿姨，阿姨说傻瓜，铁树怎么能开花呢？我才明白，原来铁树是不能开花的，我才知道。原来你和爸爸离婚了，你不要我了，你再也不会来看我了……你们大人都是骗子，我恨你们……我恨死你们了……”

杜鹃的泪水再一次滚淌下来。她哭着对柳茵说：“我真后悔，我不该让他离开妈妈，我不该让他去了这么遥远的地方……”

“说的是啊……”

杜鹃问：“大姐，你说，那个女的，她会虐待他吗？”

柳茵想了想：“我想不会吧。美国是个法律意识很强的国家，打孩子是要犯法的。

你不要瞎想。”

杜鹃说：“可是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见原梦在受难，他浑身发抖，穿着破烂的衣裳，吃不饱饭，去给资本家去当童工……”

“杜鹃——”柳茵嗔怪地看她一眼，“——你想哪去了？”

杜鹃说：“不行。我得去看他。我得去美国看他。”

“怎么去？自费？”

“听说院里有几个公派留学的名额，我想试一试！要是选上了，我就可以有一到两年的时间同原梦呆在一起。”

“可是书君呢？雨菲呢？你不要一时冲动。毕竟你已经另成立了一个家。你要是学习我不反对，但学习就是学习，掺太多的私心杂念，会引发矛盾的。”

听了这话，杜鹃变得沮丧万分：“说的也是……”柳茵说：“走吧，还上着班哩。”

回到病房。杜鹃的情绪好了一些，她喝了一口水说：“不说我了，大姐，说你。”

“说我？”柳茵一愣。

“是啊，你跟尹建国怎么样了？”

“我……”柳茵欲言又止。

“说嘛！”

“好吧，昨晚我们又见了一次，还是在那个知青餐厅……他要我和他结婚，我说，……我好不容易才走出自己狭窄的世界，终于可以全身心地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了。就让我一个人走下去吧。一个人独处，饮一杯不加牛奶也不加糖的白开水，也能回味所有美好的和痛苦的人生，也能寻求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这也是一种非凡的享受。孤独并不是个恶魔，在孤独中能享有单身一人永远的潇洒。不是吗？”

“他怎么说？”

“他说，我的这些想法都是在没有遇到他之前才产生的！而导致我产生这些想法的是潘自仁这样的坏人，恶人。所以我离异后，找不到也不去找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可他不一样！我们彼此相爱着。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感情不但没有减弱，相反，却由于思念而变得更加热烈和急切……最后，他说，柳茵，来吧！我可以让你死去的心再复活，可以让它再重新滚烫地跳跃……”

“尹建国说得对。”

“那又怎么样？我不想去当第三者。”

“第三者？谁是第三者？”杜鹃激动了，“谁是真挚爱情的障碍物，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者！当初，潘自仁在你们中间是第三者，今天，李英就是第三者！我想，道义的天平应该站在你们俩个一边……”

柳茵说：“尹建国也是这么说的，可我觉得，无论是你，还是他，都太天真了，为爱朝思暮想，茶饭不思的年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追求直叫人生死相许的爱情的资格和权利，也没有为爱闹得天翻地覆的精力和能力。纵然我们拥有如花的爱情，却只能是无果。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我说的一点也没错。建国说他和李英没有爱情，可是李英对建国呢？也没有爱吗？每个人都应该象肩上背着负担的蜗牛，不能轻易地把负担说丢就丢。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私欲而伤害其他无辜的人。真的……”

杜鹃半天没有说话。良久，她才喃喃地道：“大姐，听我一句话，你应该再婚，你的初婚实在是太痛苦，你应该补上幸福这一课……”

柳茵苦涩地笑着摇了摇头：“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要回铁蛋，其他的，……其他的别无所求。”

杜鹃说：“大姐，你让我想起另一种不再婚的女人。她的丈夫离她而去后，她带着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六岁的女孩一起生活。那年她才三十五岁。正是一个成熟女性有着内在美的时候。不久，就开始有人张罗着给她介绍对

象，但她充满顾虑，什么脾气性格能否合得来呀，什么年龄是否相当啊等等，但影响她再婚的主要因素是孩子，她觉得把孩子健康地抚养成人，是她义不容辞的天职。也是她最大的精神寄托。如果因为再婚给这个家庭带来矛盾和麻烦，给孩子们心理投下阴影，就太对不起孩子。她设想了几种可能，她说那些身边无子女的中年男子不会找她这样的人，因为现在城市里大龄女这么多，人家可以找个未婚的，起码找个身边无子女的。她要找，只有找那种身边有子女的，可是两家的子女合在一块儿，难免发生矛盾，关系不好处。要想子女没有矛盾，那就只有找那些年龄较大的，孩子已经成家自己单过的那种男性。可这些人往往都五十出头，一想到对方是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的老头子，又觉得没什么意思……她想啊想的，就在这想和顾虑中，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她已进入晚年，美好的青春和中年时光就这么荒废了……”

柳茵笑了：“杜鹃，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当初，要是她压根不考虑这么多，压根不去做这些假设和推理判断，她还会拖到今天人老珠黄的地步吗？人呀，有时候就是吃了考虑太周全的亏。”

“好啊！你敢咒我人老珠黄，看我怎么教训你这个小妮子！”

柳茵去抓杜鹃，俩人笑闹着。这时有人敲门。杜鹃喊了声：“请进！”

门开了，若兰站在门口。她的肚子已微微显形，人也胖了许多。

杜鹃为她搬了个凳子问，“你……是找我吗？”

若兰说：“不，我找柳大夫。”

柳茵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她十分平静地说：“说吧，什么事？”

若兰说：“柳大夫，我听潘自仁说你想要走铁蛋？”

柳茵点头：“是的。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想法？”若兰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就是——我太支持啦！”

大姐，你看我……我现在又有了身孕，一旦家里有了两个孩子，我很难说有个偏向啥的，到时候要是铁蛋吃了亏，不是有点太对不起大姐你了吗？所以咱们最好防患于未然，在我生孩子之前你就把铁蛋领走！”

柳茵说：“我要铁蛋跟你生不生孩子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要是以再生一个孩子为借口虐待我的儿子，我会告你虐待罪，把你送上法庭。”

若兰咬咬牙，强忍下这口气：“怎么会呢？我再怎么坏也不至于去虐待他！我和他的关系嘛，只是不亲而已，这也难怪，毕竟没有血缘，无论怎样也唤不起我母性的情感。

倒是你的那个小祖宗老虐待我是真的……”

“你说得太可怜了。我问你：我儿子肚子还疼吗？”

“肚子？唔——早没事了！”

柳茵拉下了脸：“张若兰。我们都做过母亲！都知道孩子在彼此心目中的份量。就拿杜鹃来说吧，她现在是雨菲的继母，你愿意让她对雨菲不好吗？将心比心，希望你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件事情。”

若兰被她的一脸正气威慑住了，不住地点头：“那是，那是。”

“我要走铁蛋，潘自仁想通了？”柳茵问。

“还没有。不过嘛，他要是实在不同意，你就上法庭起诉，要求更改抚养权。理由嘛我都给你想好了……”

柳茵一听，好奇地看了她一眼：“唔？说说看。”

若兰以为柳茵有了兴趣，有些眉飞色舞起来：“大姐，我听说你和尹建国过去曾是很好的一对？”

“怎么样？”

“你别误会。尹建国现在是我的大哥，我是真真地出于对你俩的关心。尹建国不能生育，同时和他的妻子感情又很一般，干脆让他俩离婚，你俩结婚。婚后就以尹建国不能生育为理由要铁蛋，法院肯定会支持你的……”

柳茵惊讶地张大了嘴，她鄙夷地望着这个精于算计的女人，真想不到，她能想得这么远……

若兰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俩好……”

柳茵气愤地打断了她的话：“够了！我要铁蛋，是因为铁蛋在你们那里身心不会得不到健康地发展，这和尹建国以及我个人的感情生活没有关系。谢谢你的好意，你不必再为我怎么要回铁蛋费心思了……”

“那……随你吧……”若兰转问杜鹃，“杜……杜大夫，雨菲……雨菲她好吗？”

杜鹃问：“你是不是很想见她？”

若兰说：“当……当然。”

杜鹃干脆地说道：“那，明天又是周末，让她和你待一天吧。”

若兰一惊：“你说啥？”杜鹃把刚才说的话又清楚地复述了一遍。若兰激动地话都说不出来了：“杜……杜大夫，你……你叫我说什么好呢？你……真是……太……太那个了……”

2

晚上，书君家客厅里，雨菲开着电脑在抄家教软件上的答案。里屋，书君在审稿子的校样。杜鹃倚在床边在看原梦的照片。

这些照片，她今天已看了无数遍，但总也看不够，照片上面，沾满了她的泪水，还有她去亲吻照片上的原梦时留下的口水痕迹……

书君审完了，走过来问杜鹃：“你在干吗呢？”

杜鹃说：“我儿子刚从美国寄来的照片，你想看看吗？”

书君一听，连忙道：“不，不想看。”

杜鹃看看他，放下照片，来到他身旁：“书君，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书君问：“什么事？”

“明天一早，张若兰来接雨菲。”

书君一愣：“她接雨菲干什么？”

“我想让她们母女在一起待一天。”

外屋，雨菲听此言一愣，关了电脑。就听里屋书君大嚷着：“你说啥？谁让你自做主张的？我不同意！”

雨菲来到里屋门口，噘着嘴站在一旁不说话。杜鹃说：“书君——我们不是说好了，只要雨菲想见妈妈就让她见吗？”

“可是，这次是张若兰想见雨菲，我就不让他们见面，非惩罚惩罚她不可！”

杜鹃苦口婆心地道：“你这样做。苦的恰恰是雨菲。你为什么不问问雨菲愿不愿意自己的妈妈呢？”

书君转身问雨菲：“雨菲！你说！”雨菲低下了头，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说：“我……我愿意……”

书君长叹一声：“你——唉！反了，反了……真是拿你没办法……”他嘴里嘀咕了半天，突然抬头看见雨菲还在那儿像柱子一样站着，他便来了气，爆发一般地对雨菲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学习去！明天早点起啊。”

“这么说，您同意了？”雨菲高兴地走了。书君对杜鹃说：“你以后遇事不要自做主张，什么事得先征得我同意再说。就像……”

“就像什么？”书君欲言又止：“唉！不说也罢！”

杜鹃低下了头，有些不高兴。书君过来劝慰她：“好了，就当啥也没说好不好？你别生气。”

杜鹃一扭肩膀：“你别碰我！我和你结婚，成了夫妻，有什么话都不该闷在心里，应该开诚布公地讲出来！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提嘛！”

书君说：“真的没什么，我是爱你的……”说着，他从桌子上把那本书的校样拿过来：“不信你看——”

杜鹃一看，就见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杜鹃，感谢她对我事业的理解与大力支持。

杜鹃感动地看了看书君，破啼为笑，依偎在他的怀里。然后，她果断地拿起笔，将“我的妻子杜鹃”改成了“我的女儿雨菲”的字样。

然后，她喊雨菲道：“雨菲，快过来看哪，爸爸送给你一个礼物。”

雨菲走过来，接过了这本喷着墨香的书，一看那行改过的字，她感动了，看着杜鹃，半天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

“我……我想说，我……我以后不叫你阿姨，改叫你后妈行吗？”

站在路口等若兰的时候，雨菲扭捏半天，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杜鹃笑了：“叫妈妈不行吗？”

“我……我还是张不开口……”

“那，你还是叫阿姨吧。后妈这个词，有太多的贬义成份。阿姨接受不了。它总是和自私啊、凶残啊、丑陋啊、可怕啊这些不好的词联在一起……”

“对！有好多关于后妈坏的故事，象《白雪公主》啦，《灰姑娘》啦，还有《聊斋志异》！”

“是吗？雨菲还知道《聊斋志异》？”

雨菲骄傲地挺起胸脯。杜鹃说：“那，你看阿姨和书上写的那些后妈一样吗？”

“你这人……是好人……好是好……可就是……就是……”

杜鹃鼓励她：“大胆说嘛！”

“怎么说呢？我……就是对你爱不起来，总觉得我们之间还隔着点什么……”

杜鹃说：“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什么，隔着什么呢？俩个字：亲情。你总觉得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我对你不会像亲妈妈一样亲，是吗？”

雨菲点头。

“这没关系。你看我跟爸爸亲吗？”

“嗯。”

“这是因为，我和爸爸是在谈了一段恋爱之后，彼此之间有了亲情才结婚的。而我和你之间就缺少了这个谈恋爱的过程……”

雨菲笑了。杜鹃说：“……你别笑，我说得对吗？我和你谈恋爱则是在

我嫁给爸爸以后。咱俩可以说是没恋爱就住在一起了，这就势必会带来一些矛盾。我想，要想解决这些矛盾，要想让我们俩的恋爱谈成功，就都应该拿一片真诚和爱心来对待对方。是吗？”

雨菲点头。

“我不想当妈妈，我只想当你的一个知心朋友，你接纳我，只是意味着多了一个爱你的人，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雨菲又一次笑了，这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她为她解除了同杜鹃之间的紧张状态而笑。

宝马车嘎然在她们身旁停下。若兰打开车门下了车，她激动地向自己的女儿扑过来。

雨菲把贝贝往杜鹃怀里一扔，也喊着妈妈向若兰扑去。

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雨菲亲了妈妈一口问：“妈妈，我真的能和你待一整天吗？”

若兰征询地看看杜鹃，杜鹃点点头。若兰说：“孩子，能，能！我带你去世界公园好不好？”

雨菲说：“好！那个公园我还没去过呢！”

“那，快上车吧！”

雨菲接过贝贝上了车。若兰走过来同杜鹃握手：“杜大夫，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

杜鹃说：“父母探望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后，你什么时候想见雨菲都可以……”

“书君他……”若兰下意识地往书君家窗口处看去。目光正与躲在自己家的窗户后边偷偷地往这边看着的书君相对，书君不自然地躲开了。

若兰心也有些慌乱，对杜鹃道：“那，我们走了？”

“嗯。”杜鹃点点头，她看了看天，“今天天气预报说有雨，概率是百分之七十，你们带雨具了吗？”

若兰看了看宝马车说：“没事，下多大的雨也没事，大不了躲在车里。”

这明显带有炫耀的话让杜鹃听了感到很不舒服，她不再说什么，伸出手道：“雨菲，再见，祝你玩得愉快！”

若兰和雨菲来到世界公园，把车开进停车场存好，向公园门口走去。

若兰不知道，今天早晨她刚出门，铁蛋就包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她的车后。此时铁蛋从出租车的车窗里探出头来，望着她们俩正往公园走的背影说：“果不其然，我猜着她就会来这儿，妈的，这个公园我还没玩过呢！开着我爸的车图自个儿自在，看我今天怎么制你。”

他开门下了车，捡起一个带尖的碎玻璃回到停车场，看了看四周没人注意，把玻璃尖朝上竖着放到紧贴宝马车轱辘的地方。这样，车一开，车胎就会被扎破。

然后，他回到出租车里，问司机：“怎么样？”

司机说：“你不是说，那车是你爸的吗？”

铁蛋说：“是啊，正因为是我爸的，弄坏了我爸才会心疼。才会揍那个女人。”他长叹一口气，“我爸已经好久没有揍她了……”

司机不解地看看他。铁蛋一摆手：“好了，我们等着看一场好戏吧！”

一进世界公园，雨菲就高喊着向那些希腊、罗马雕塑跑过去。若兰紧跟在后面喊：“雨菲——慢点儿。”

玩完了非洲，又玩欧洲、美洲。雨菲高兴极了，说：“和妈妈在一起真是太快乐了！”

要是爸爸也在就更好了。我还记得小时候你和我唱歌，爸爸在一旁拉二胡，多美呀！”

若兰的脑海里也同样闪现出过去的那些让人怀恋的岁月。现在她觉得，书君远不像自己当初要和他离婚时那样窝囊，那样无能，那样不招人爱，而是……而是……若兰想：唉！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哪！干吗总把自己当仇敌？有朝一日见了书君，一定要好好地跟他谈一谈，不要再恨我了，不行吗？

雨菲此时的心情也很不好受，过去爸妈同在的那些美好的岁月真得就不能再有了吗？

“妈妈——你回来吧！我们还在一起生活，有多好！”

她再一次向妈妈发出呼唤，若兰抱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天空，出现了大团大团的阴云，要下雨了。

她们来到停车场，打开车门上了车。若兰将车发动。车轱辘一转，那个玻璃尖准确地扎进了车胎。铁蛋一见，幸灾乐祸地笑了。

几个闪电划过，一些雨点打在了车窗上。走了一段路，那个被扎的轱辘渐渐变瘪。

若兰下车一看，发现了那个玻璃，便用手去拨。没想到这一拨，玻璃出来了，可轮胎彻底没了汽。

大雨下了起来。很快，大街上雨流如注。拿着玻璃片，看着一片雨雾，若兰没辙了。

那辆出租车从她身边驶过，铁蛋探出头来怪叫一声：“噢——呃——”

若兰明白了，原来又是这个混蛋干的好事！她气得暴跳如雷，举玻璃片向铁蛋掷去。

然而，出租车早已远去了。

气归气，总还是要想办法回家去。若兰只好拖着笨重的身子在雨地里来回跑着，想用千斤顶卸轮胎，但，使足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把轱辘支起来。雨水和汗水顺着她的脸往下淌着。雨菲在车上着急地喊：“妈妈！你快上来吧！妈妈，等雨停了再说吧！”

若兰说：“可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呢？天快黑了，天一黑，就更不好办了……”说着，她再一次使劲按千斤顶，却因用力过度，自己摔倒在地。

“妈妈——”雨菲冲下车去，抱起无力的若兰，使劲地将她拖到车上。俩人又冷又累，实在没有再折腾的力气了，便坐在车里瑟瑟缩缩地挤抱在一起。

雨菲说：“妈妈，他为什么总欺负你，你就不能对他厉害一点吗？你是他的后妈呀！”

刘爷爷说，当后妈的都可厉害了，他对待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说一不二。孩子们都怕后妈，怕后妈会像狼一样吃了自己……”

若兰一愣：“雨菲，你是不是也挺怕你后妈？”

雨菲说：“那倒不是。我感觉她怕我。”

若兰看着雨菲，长长地舒了口气。雨菲被看糊涂了，她自言自语地反问着：“咦？怪了，为什么她会怕我呢？”

“雨菲，你的后妈是个好人……”若兰发自内心地说。

雨菲扑到妈妈怀里：“后妈再好，也不如妈妈你亲……妈妈你还是回到爸爸这儿来吧，省得你让那个坏小子欺负……”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枚戒指，“妈，你看！”

若兰惊讶地：“雨菲，这……是你爸爸让你给我的？”

“不，不是。爸爸把你留下的所有东西都扔了，这是我偷着藏起来的。藏了好长时间了，每当我想你，就拿出来看一看，我……我想让你和爸爸……破镜重圆……”

若兰把戒指放回雨菲手中，更加紧地抱住了她：“雨菲，妈妈不想让你失望，但这，确实是不可能了……”

直到夜幕降临，若兰才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潘自仁一见，赶紧迎上去：“唉呀，你可回来了，我真怕下这么大的雨，你会出什么事，瞧，浑身都湿透了，快进里屋换换衣服……”

若兰进了里屋，疲惫地倒在床上。潘自仁跟进来替她脱着淋湿的衣服，一边脱一边奇怪地问：“你在车里，怎么还淋成这样？”

若兰咬牙问：“那个小兔崽子……回来了吗？”

潘自仁一听：“怎么？他又惹你了？看我不揍他去！”

说着，潘自仁来到铁蛋屋。铁蛋赶紧将手中的一本杂志收起。潘自仁问：“铁蛋，你——你今天是不是又欺负她了？”

铁蛋说：“她今天又和她女儿在一起！”

潘自仁一听，火冒三丈，他气冲冲地又回到若兰这里兴师问罪：“你——你今天又找你女儿了？”

若兰没有回答他，只是一捂肚子，痛苦地唉哟了一声。潘自仁吓坏了，赶紧上前：“你……你没事吧？”

“我……我肚子疼，该不会是要流产吧？……”

潘自仁吓坏了：“啊？那我们赶紧去医院？”

若兰摇摇头：“不，不用。他既然不想让我要这个孩子，那就流掉算了……”

潘自仁一听，怒上心头，又跑到铁蛋那里：“铁蛋！你说，你今天怎么你后妈了？嗯？”铁蛋不理他。潘自仁便喊：“混蛋！你要是让你妈流了产，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铁蛋一听急了：“我跟你说了她跟她女儿在一起！”

潘自仁说：“那你也不能这么害她！”

“我就要害她！”铁蛋大喊起来，“臭娘们，想把我从这个家赶走，没门！看谁赶得走谁？”

若兰听着铁蛋的喊声，也大叫起来：“唉呀自仁哪！人家让我走，这个家我没法待了，你当初何苦跟我结婚哪！呜——”说着说着，她真哭了。潘自仁又跑过来劝道：“唉呀，你就别哭啦！肚子里的孩子要紧！”

若兰捶了自己腹部一下：“什么冤家，你不要出来，反正你爸爸也不会向着你！你爸爸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还要你干什么？”潘自仁赶紧抓住她的手：“哎哎，你可千万别打坏了孩子……”若兰便喊：“孩子是我的，你管不

着！我就打！我就打！”潘自仁说：“好了好了，我去打那个混帐小子替你出气行了吧？”

若兰说：“我才不让你打他呢！免得他又说我这当后妈的欺负他！我只打我自己的孩子出气！”她又狠狠地捶着肚子，“看我不把你打下来，看我不把你打下来！人家欺负咱，你生下来也没用啊！”

铁蛋这时走过来看着她，冷嘲热讽地道：“接着表演！演得多好啊！”潘自仁终于忍不住了，上去给了他一耳光：“我……我叫你不争气！”

铁蛋一捂脸：“唉呀，你打我这么狠？”

若兰偷着看了一眼，笑了，但马上，她又大声地嚎起来：“我告诉你潘自仁，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到底在我们当中选择谁，说吧！”

潘自仁也有些上火：“选择谁？我谁也选择！儿子我要！老婆我也要！你肚子里的孩子我更要！张若兰！你也别得便宜就卖乖！你们俩都给我一边待着去！谁要是敢再哭，再闹，小心我潘自仁对谁也不客气！我可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主儿！”

就这一句，若兰和铁蛋都不再说话了。但他们把一切仇恨和计划都埋在了心里。

3

黄山回来的尹默和王冬梅相搀着向出站口走来。若凡、可新、尹红忙迎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

“爸，妈，路上顺利吧？”

“你们二老身体没事吧？”

王冬梅兴奋地说：“好。好着呢！我们到黄山，头几天还用拐杖，可后来的几天，不但把拐杖扔了，连你爸的关节炎也不觉得疼了。”

尹红蹦了起来：“是吗？太棒了！这就是爱给你们的力量！”

尹默说：“在黄山，最打动我们的是那个关于连心锁的故事……”

“唔？快讲给我们听听！”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尹默兴致勃勃地说，“在黄山的桥边，有个铁锁链，链上拴着许多的连心锁。恋人们走到这里，总要大大方方地买一把连心锁。然后很虔诚地锁在铁锁链子上，据说这样就把两个人的心锁在了一起，永远分不开了。锁好后还要把钥匙扔下山涧，以示永远打不开，也永远不用打开那把爱情锁。还传说有一个女人觉得好玩儿，悄悄地留了一把钥匙，结果几年后，两人终于分手，伤心到极点的女人便独自来到黄山，在一排排锈迹斑斑的铁锁链上寻找自己的那把锁，她用钥匙逐个地试过去，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打开了属于自己的那把锁，之后，她默默地把锁和钥匙扔下山涧，自己也跳了下去……”

每个人都被这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尹红问：“那，你和妈锁锁了吗？”

王冬梅笑了一下：“传说嘛，只是人们的一种心愿。婚姻若有爱，无锁又何妨？婚姻若无爱，要锁有何用？”

众人深有感触地纷纷点头。

尹默想起件事，问尹红道：“你嫂子还没回来吗？”

尹红说：“她？你们刚走就回来了！她才舍不得离开我哥哩！”

在尹默家的厨房里，若兰和李英正为迎接尹默和王冬梅的归来准备丰

盛的饭菜。

“你身体笨，歇着吧，我来。”李英说。

若兰笑笑：“没事的。”“得了得了，我是家庭妇女出身，干得快，一会儿就得，等他们回来啊，咱就开饭。”李英快人快语地说。若兰只好坐下来看着她干。过了一会儿，若兰看似拉家常一般地问：“嫂子，听说大哥以前有个恋人？”

李英一愣：“你怎么知道？”若兰说：“我也是瞎听说。”

李英说：“自家姐妹，我也不瞒你，建国他以前是和一个女的好过。那还是他当年下乡的时候，等回了城，跟我结了婚，就再没提起过。就是偶尔想想，也没啥，那女的早就和他失去联系了……”

若兰把脸一扬说：“是吗？不见得吧？”

李英一愣：“怎么？”

“我不瞒你，那女的就是我家潘自仁以前的媳妇儿，铁蛋的亲妈。后来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北京，就和潘自仁离了婚……”

“留……留在了北京？”

“嗯。”

“那，她知道建国也在北京吗？”

“多新鲜哪！人家就是因为建国在北京才留这儿的。”若兰想都不想，张口便道。

“这……这是哪年的事儿？”

“说起来也有个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你是说建国七八年了和我藏猫玩儿，他和那女的早就有染？”

“以前染没染我可不敢说，反正最近俩人老在一起……”

李英一下子把刀剁在案板上：“我说他最近早出晚归跟丢了魂似地，原来是跟相好的粘上了！不行，我得找他去！”

若兰拉住了她：“哎哎哎，嫂子你先消消火，要我说啊，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他俩好，你还是成全他们算了。大哥不能生育，嫂子一直膝下无子，你就不感到痛苦？离开大哥，你再找一个，像我一样再添个小家伙，快快乐乐地过完后半生，多好！大哥呢，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把我们家那个铁蛋要走，大家过得都舒心……”

李英不高兴地看着她一眼：“你打的什么鬼主意？巴不得我们离了是不是？我才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现在就找尹建国算帐去！”

说罢，李英扔下手里的活儿怒气冲冲地走了。若兰讳莫如深地笑了笑。

《克隆人的故事》印出来了。整个出版社的同仁都很高兴。这个出版社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出新东西了，老是靠印再版书过日子，不是个事啊！

“建国啊，你立了一大功啊！这不，各省的订单全来了！光上海一个市就要了八千本，更别说其他省了。我看，这本书销量怎么着也得在十万本以上！考虑第二次印刷吧！”在尹建国办公室，主编这样夸着尹建国。

尹建国说：“书发得这么好，这我也没想到，可能是这名字比较吸引人吧？”

主编说：“说一千道一万，是现在的科幻作品太少，少年儿童们处于严重的饥渴状态，这本书缓解了这种状态。”

“您说吧，搞不搞首发式？”尹建国问。

“那还用问，搞啊！我想这样，利用周末周日，我们找一个大书店，让这本书的作者签名售书，肯定火！现在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同学们正愁假期没书看呢！”

“行！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同作者联系！”

尹建国刚拿起电话，门猛地被推开了，李英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尹建国一愣：“李英？你怎么来了？”

就见李英一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尹建国！你少装糊涂！你——你个陈世美！你——你给我老实交待！那个狐狸精在哪儿？”

“李英！这是我单位，你来这儿瞎闹什么？”

“我瞎闹？今天正好当着你们主编的面，你给我说清楚！你跟那个叫柳茵的娘们是怎么回事？”

尹建国一愣：“你……”

主编上去拉李英：“好了，有话跟我到办公室去说，在这儿影响多不好……”

李英对主编说：“你别拉我，我今天就要在这说！我就是要把尹建国的丑恶嘴脸全部暴露在你们面前！”她转对尹建国道，“尹建国，怎么，你没话说了吧？我告诉你，你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看着呢！你和那娘们旧情不断，鸳……鸳梦重温！你说，你和这个骚狐狸一共上了几回床？”

尹建国说：“李英！我和柳茵是当年的恋人不假，但现在我们是纯真的朋友关系！”

你——不许你侮辱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许！你等着吧！我还要到她们医院去找她算帐！她勾引我老公，我绝饶不了她！”

尹建国一拍桌子：“够了！李英，我告诉你！和柳茵重逢以后，我是曾想过和你离婚，同她结婚，可是她拒绝了我。为什么？就因为她不想让我们的家庭破裂，不想因我和她的结合，使你成为不幸的人！但是想不到，你连我们之间纯洁的交往都不能容忍，居然到这里大喊大闹！你——你真是丢尽了我的脸，我和你之间已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走，回家去！下午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

“领导，你听听，他是陈世美，他倒有理了，你——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李英拉住主编的手哭诉道。

主编说：“好了，李英，建国，你们都冷静点，都是四十岁的人了，遇到人生变故应该知道怎么处理，回家去，好好谈谈，没有过不去的坎，能和则和，好好过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那就离！”

李英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啊？这是你领导说的话？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你不给我作主还让我们离，你——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你——你是什么水平？”

主编一笑：“我啊，九十年代末的水平。你的那观念，还停留在八十年代，老黄历喽！建国跟着你，一个大才，毁啦！”

4

为了签名售书这一活动顺利举行，从几天前起，出版社就在首都有影响的几家新闻部门造了舆论，登了广告。书店还专门做了一个“《克隆人的

故事》作者肖书君签名售书暨首发式”的大横幅，挂在了大厅中央，十分引人注目。

星期天早上一开门，立刻涌进不少买书的人。到了十点来钟，活动更见火爆，已是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书君甚至都有点签不过来了，他忙得满头是汗。杜鹃和雨菲在一旁看着，心疼坏了，走过来，又递水，又递毛巾。

一直到书店打烊，书君才结束了这既累人又喜人的差事。杜鹃和雨菲耐不过，先回家了。书君刚伸了个懒腰，就见尹建国、主编，还有出版社的会计喜滋滋地找来：“好家伙，三千册全部卖光呗！书君，咱们二八分帐，再加上第二次印刷的印数稿酬，扣了税，一共再付给你五万零六百七十五块钱，我让他们带来了，你点点。”

书君受宠若惊：“这……这么多？要不，我少拿点？”

尹建国说：“书君，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你客气什么呀！”

主编拍拍他的肩膀：“对，别客气，以后啊，多给我们写点像这样的好稿子就行了，我付高额稿酬！”

书君把钱收下：“那好，今天大家都累了，我提议，拿这些零头去全聚德，我请客！”

这酒一喝就喝过了头，书君回来的时候，多少有些踉跄。路过楼梯口，正在和别人下象棋的刘师傅扶住了他：“听说，发了点财？哎，我得给你提个醒，这二婚夫妻哪，心里都有以前的小九九。你可不能把这钱全交给她。不能太实诚了。我呀，这也是为了雨菲着想。不管怎么着，你得给她存点私房。将来闺女大了，用钱的地方多呢，当后妈的痛快不了，与其两口子为这事打架吵嘴，还不如干脆存点私房。不管咋说，不能让咱闺女吃亏不是？”

不能说刘师傅讲的没道理。书君点点头，进了楼道，借着昏暗的灯光，把口袋里的五沓钱拿出来，数出两沓，放入另一个口袋，这才敲开家门，从一个口袋里把钱拿了出来交给杜鹃：“给！这……是今天的收入。三……三万整。”

杜鹃发出一声惊呼：“这么多！”

“这……算什么，我以后还要挣比这多得多的钱！单位不给我分房子，咱们自己买商品房，还有，买车！每年，我们出去旅游一次！怎么样？你老公不简单吧？你跟我算是跟对了……这才多少天哪，我就挣了以前我得干好几年才能挣到的收入！以后啊，我还得写……他们今天又向我约稿来着……”

杜鹃说：“书君，写是对的，但要把它当成一件事业，可不能为钱才写啊！”

书君一摆手：“你不要忌讳谈这个钱字。今天这个社会，没有钱你什么也干不成，还被人瞧不起！张若兰……为什么离开我，不就是因为我没钱吗？可我现在也衬钱了，让她后悔去吧！”

“那，她要后悔了，你是不是就可以原谅她对你的背叛，再和她重温旧梦呢？”

“你看你，”书君斜睨了杜鹃一眼，“怎么可能呢？我是说我现在的一种心态：唉！”

十几年前，我不怕穷，因为我穷你也穷，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不能不怕穷。因为我穷你可能不穷啊！”

第十三章

1

期末成绩下来了。雨菲拿到了试卷一看就傻了眼。她只考了六十五分。

燕铃宽慰她道：“雨菲，别难过，我也不高，七十三。唉！回去等着挨我妈打吧。”

雨菲说：“唉！怎么这么惨哪！考卷一发下来，我头都大了。”

燕铃问：“晚上家长会，你准备叫谁来？”

雨菲说：“我正为这事发愁呢！我可不敢叫我爸来，他要知道我考得这么差，这个假期就甭想玩游戏了。”

燕铃想了想：“那就叫你后妈。”

雨菲说：“她来了，回去跟我爸一汇报，那结果不还是一样吗？”

“哪咋办呀？”

“看来，只有找我亲妈了。我亲妈现在是尹老师的姐姐，让她跟尹老师求求情，给我改改分数，我不就可以过关了吗？”

燕铃想了想，点点头：“嗯，我看这个办法行！”

她们在一家麦当劳店相见了。若兰为她们要了两客冷饮，问：“啥事啊？”

雨菲看看燕铃，扭捏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最后还是燕铃替她说道：“阿姨，是这样……今天晚上尹老师要开家长会，雨菲想……雨菲想……”

若兰问雨菲：“想让妈妈去参加是么？”

雨菲说：“不是去参加，我是想让你……让你……”

“什么？”

雨菲欲言又止。

若兰急了：“说嘛！”

燕铃在一旁说了话：“阿姨，实话说了吧。雨菲这次考试成绩不好。她想让你跟尹老师说说，把她的分数提一点儿。她怕她爸打她。”

若兰一听，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雨菲：“考了多少分？”

雨菲低下了头：“六……六十五……”

若兰一听就急了：“六十五？怎么才考这么点？我在家的时候你哪回不考个九十、一百的，啊？怎么一下子成绩下降这么多？啊？你说！是不是你后妈不管你？光顾自己？”

雨菲也急了：“这能怪我吗？谁叫你们离婚的？你说她不管我，那你呢？你为啥不回家管管我？……”

雨菲说着说着哭了。若兰又有些心疼：“好了，雨菲，你别哭了，我现在就去给尹红打电话，让她给你加分行了吧？其实，就是不加分，你爸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若兰说罢就打电话给尹红。把雨菲的意思说了说。尹红一听就断然拒绝了：“姐，你怎么糊涂了？你这么做不是害了雨菲了吗？我已经通知杜大夫了，晚上她来。我看你最好也来，我觉得你和她在对待雨菲的问题上，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大家坐在一起，就雨菲的事一块儿商量个办法，好吗？”

若兰拿话筒想了想：“好吧！晚上几点？”

“七点半。”

晚上七点半，家长们三三俩俩地走进校门。杜鹃骑着自行车也来到这里。

这种家长会，过去她也开过，但那都是以原梦的母亲身份来参加的，而这次却是以雨菲母亲的身份来参加，这使她每走一步，都陷入了一种对过去的回忆中……

耳畔飘来原梦的叫声和欢笑声，每回他都是这样喊着，催着：“妈妈！妈妈，你倒是快点啊，我们的家长会都开始啦！”

每到这时，杜鹃便刮他的鼻子一下说：“你考了多少分呀就敢让我去开家长会？小心你爸爸回来熊你——”原梦便喊：“我啊！告诉你吧：双百分！我才不怕家长会呢！”杜鹃则佯装惊讶道：“是吗？我的儿子真有出息！”原梦就挺起胸脯得意地道：“那是当然！……”

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可今天，已是物是人非，自己成了另一个孩子的母亲；而自己的孩子，可能此时正在海的那一边，把另一个不相识的人叫妈妈……

想到这里，杜鹃不禁一阵心酸。

她随众家长们走进教室，坐到雨菲坐的椅子上。尹红走上讲台，轻咳了两声，家长会便开始了，

尹红先把这个学期总的情况大致地介绍了一下，然后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学生的成绩：“……从成绩上看，班上有几个学生的学习出现了滑坡，需要家长同志们引起注意……这几个同学是：吴刚、刘玉新、蒋燕铃、肖雨菲……”

教室外，偷听家长会的雨菲和燕铃垂头丧气，雨菲说：“唉！果然咱们上了黑名单，这个尹老师，一点面子也不给！”

燕铃问：“哎，你妈呢？怎么没见你妈呀？她不是说好了今晚要来的吗？”

雨菲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正说着，便听身后若兰喊：“宝贝，别急，我来了。”

雨菲和燕铃回头一看，若兰正一路小跑赶来。雨菲不高兴地说：“妈，你怎么不早点呀？这不，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了！丢死人了！你是怎么跟尹老师说的嘛？”

“对不起，我有点事，耽搁了……”若兰一边解释，一边小跑着进了教室，坐在了杜鹃旁边。

一个个同学的家长讲完了，尹红说：“下面，请肖雨菲同学的家长谈一谈她在家里的情况。”

若兰和杜鹃一时都有些发愣，不知道是自己说还是让对方说好。关键时刻，尹红点了将：“杜大夫，你说吧！”杜鹃站了起来。

教室外，雨菲捅捅燕铃：“哎，你说她会不会告我的状？”

燕铃说：“会！当然会！”

雨菲听了有些沮丧，支愣起耳朵仔细听着杜鹃都说些什么：

“听说肖雨菲的成绩有所下降，我心里很难过……她这次考试只考了六十分，真是让人感到吃惊……我是她的后妈，这次她的成绩下降，可以说，责任全部在我！……”

这结局可是跟燕铃猜得相左。雨菲看燕铃一眼，燕铃吐吐舌头。

屋里，杜鹃继续说着：“这个学期，雨菲遇上了一场变故。就像大家看到的，”她一指若兰，“这位，是雨菲的亲妈，而我，是她的后妈，雨菲的父母，由于感情不和，离婚了。但这并不是导致雨菲成绩下滑的根本原因！原因在于，在于……这个学期末，雨菲疯狂地迷上了电脑游戏，常常是一放学就坐在电脑旁，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若兰有些着急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制止她？”

杜鹃点点头：“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所以我刚才说责任应全部由我来负……我始终觉得，后妈不好当，前夫的孩子对我肯定有一种本能的抵抗情绪，她讨厌我这个新加入到家庭中的陌生人。她总在拿我同她的亲生母亲做比较，而且又常常是带着挑剔的眼光。一旦认为我这个当继母的不如自己的亲妈妈好，那么就可能会变得桀骜不驯起来，顶撞，不听话，使我这当后妈的十分为难。这样的情况在我再婚以后经常发生。从内心讲，我不希望家庭生活中总是充满这种不和睦、不安稳、不安定的因素，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把矛盾消灭在最初的萌芽状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什么事都顺着雨菲，在教育、抚养、照料等方面都尽量让她满意，让她觉得和她亲妈妈在时没什么两样。就拿雨菲打游戏来说吧，我当时的心理就是：如果我要管她，她就会对我产生抵触情绪。刚刚好不容易和她建立起来的融洽关系可能因此就会遭到破坏，尤其是管得严厉了，别人还可能说我是在虐待孩子，想来想去，就没有有效地制止……”

众家长听了，都十分感动。尹红说：“我觉得肖雨菲同学的情况在我们班上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也正是我把这两位家长叫到这里来现身说法的原因。随着社会离婚率的增高，我们班上的单亲家庭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单亲家庭肯定还会组成再婚家庭，怎样正确对待再婚家庭里的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来有很重要的意义……下午的时候，雨菲的亲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希望能把雨菲的分数给她往上提一提，这是雨菲向你提的要求吧？若兰姐？”

若兰点头。尹红说：“这么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你轻易就答应了她。可见你离婚后对孩子的溺爱有多深……”

若兰说：“我总觉得这次离婚，太对不起孩子，所以，总想着要给孩子以补偿，她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没觉得过分……”

“所以我说，你和雨菲的后妈在这个问题上都陷入了一种误区，你做为离婚家庭非抚养的一方，总是想用物质或其他手段来弥补平日不能给孩子的爱，对待孩子太溺爱；杜大夫做为再婚的一方，因怕与非亲生子女产生矛盾或生怕留下虐待的名声就不敢管教。

结果导致孩子放任自流，甚至有的还产生了父母离婚也不错的心理……这种事在我们班上还没有发现。但兄弟班就有这么一个孩子，隔一段时间就拿出一些小礼品向同学们炫耀，平时零花钱也不断，同学们问他，他居然说：谁叫你爸妈没离婚呢？……我觉得上述心态都是不正确的。大家说我说得对

吗？”

众人纷纷点头，议论起来。尹红看看大家接着道：“当然了，最好的结局还是这个孩子自己有约束力，不用爸爸妈妈多操心。”

教室外面，雨菲听着尹红的话。若有所思。

2

杜鹃和雨菲都去开家长会，书君一个人在家写起了东西。自打《克隆人的故事》初战告捷，书君就对写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这也是利的驱使。

屋子里十分清静，书君才思也如泉涌一般，短短的时间里，就写了万把字。

电话响了，传来了一个小男孩怯生生的声音：“你好，先生，我找我妈妈。”

“打错了！”书君想都没想便放了电话。可很快，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男孩，还是要找他妈妈。书君明白了，便问：“你这电话是从美国打来的吧？”

“是的。请问先生，我妈妈是这个电话吗？”

“嗯，不过，她现在不在。”

“那，等她回来，请她给我来电话好吗？我的电话是：”

书君打断了他：“哦，你不用说了，我想她知道。就这样吧。回头让你给她打过去，好吗？”书君放了电话，自言自语，“打过去，你掏钱？”

电话又响了。书君拿起电话：“哪位？”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请问是肖书君先生吗？我是电影厂的，我姓李，李长江。肖先生，这么晚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

电影厂的？李长江？书君想，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有什么事吗？”

电话里李长江说：“肖先生，是这样，我们厂想把您的那本《克隆人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

书君一听，惊喜万分：“是吗？”

“肖先生，这件事电话里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中午我请您吃饭，餐桌上我们边吃边谈好吗？”

书君满口答应：“好，好的。”

然后他们约好了见面的地点和时间。书君放下电话，高兴地转了两个圈。正好这时杜鹃和雨菲进了家门，书君迎上来：“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一个家长会开了这么长时间？雨菲，该不是老师批评你了吧？”

杜鹃和雨菲不说话。书君说：“哦，我明白了，看来老师还真得批评你了，对不对？怎么，考得不好？”

杜鹃说：“书君，你听我说，这事不能全怪雨菲，我有很大的责任。这一段我对雨菲管教得太稀松，从我内心来讲，我还不能做到完全把雨菲当我的亲生女儿，所以，所以，有时候雨菲不学习，我没有去严厉阻止……”

书君对杜鹃道：“哎呀呀！该说你还得说嘛！这事要放在她妈妈身上，处理得可好了，该说就说，该骂就骂。该打则打，你呀，是不行。”

杜鹃听这话生气了，她低声道：“那你还找她妈去吧！”说罢转身去了卧室。书君跟进来说：“咳！我这不是说说而已么？用得着生这么大的气！”

杜鹃气得不理他，自己拿着一本托福书在看。书君晃了晃她的肩膀：“好了，别生气了。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杜鹃抬起头来：“什么好消息？”

“你猜猜。”

杜鹃不耐烦地说：“我猜不到，你说不说？不说拉倒！”

“我告诉你啊！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的，他说啊，他们看上了我的那本书，想把它搬上银幕！”

“拍电影？”杜鹃一听愣了。

“嗯！怎么样？算不算好消息？我啊，这回也算是触电了。你不知道，影视界的人挣钱海了去了，写一集电视剧稿费就一万块钱。我这要是搞成电影，怎么着也得要他十万块钱！我啊，明天谈判的时候，先照着二十万开价，不行再慢慢降……”

杜鹃打断了他的话：“书君！你怎么张口闭口钱啊钱的，像是掉到钱罐子里了似地……”

书君听了大不以为然：“没钱？你和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太清高，好象一谈钱就俗到哪去了似地，现在这个社会你干什么不需要钱？买衣服，你得花钱；打的，你得花钱；看病，你得花钱；你往美国打电话几分钟，就花掉了我两个月的工资钱……”

杜鹃一听有些上火：“怎么叫你的工资钱？我每个月就不开工资了？”

书君说：“你那点破工资跟我这一段的收入比起来算个鸟啊？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杜鹃生气地喊了一声：“书君——”

书君不为所察地接着说道：“我这一段挣了有多少？你算算：基础稿费加版税挣了八千多，第二次印刷加上签名挣了五万……不对，三万块，这就快四万块了。明天我要是谈成了，再给他们要上十万块，咱们就提前进入中等阶层，甚至可以买辆车了。哎，现在的车是真便宜啊……”

杜鹃用复杂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书君，你变了，你变得越来越不让我认识了。”

书君说：“那是你越来越跟不上我的思路了。”

杜鹃说：“我是跟不上你的思路。你现在除了钱再没有别的，你就不能再和我谈谈人生，谈谈理想，谈谈文学，谈谈历史吗？要是我们还象谈恋爱时那样，该有多好……”

书君摆摆手：“好了，好了，我们不争论这些无聊的问题了好吗？我写了一晚上，现在有些饿了，你给我做点夜宵去吃吧。”

杜鹃冷冷地说：“我要看书，要吃，你自己去做吧！”

“看书？看什么书？”

“专业书。”

书君听了大呼小叫：“哎呀，咱们家有我在事业上发达就行了，你呀相夫教子就足够了！”

杜鹃撇撇嘴说：“真是典型的封建理论。”

书君道：“封建不封建吧，反正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看看你的书……托福？什么意思？”他瞪起了眼睛。

杜鹃从他手里把书要回来：“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单位有几个公派到美国留学深造的名额，我想试着考一考。”

“考那个干什么？该不是你想到美国和前夫重温旧梦吧？”

杜鹃急了，她猛地站起来：“肖书君——你要尊重我的人格！”

书君并不示弱，他不依不饶地道：“难怪你儿子今天打电话来，原来你们总是在联系着……”

杜鹃一愣：“原梦今天往这儿打电话了？”

书君不置可否。杜鹃问：“他说了些什么？”

书君说：“没说什么。”

杜鹃不理他，径直拿起电话就往美国拨号码。可是，没想到话筒里却传来“您是无权用户”的声音。杜鹃问：“书君，这是怎么回事？”

书君装傻：“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电话打不了国际长途？”

书君轻描淡写地说：“唔，没怎么，往美国打电话，费用太高，我们负担不起。我就申请取消了这项功能！再说，我也不想让你和他们联系！毕竟，你现在已经和他离婚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杜鹃说：“可我总是原梦的妈妈吧？！”

书君纠正道：“应该说，你现在是雨菲的妈妈。”

杜鹃气坏了：“肖书君！我真没想到你——你会这么自私！”

书君耸耸肩，没有说话。杜鹃猛地将他推出门，倒在床上呜呜地哭起来。

雨菲问书君：“爸爸，她怎么啦？”

书君故作轻松地笑笑：“没事。雨菲，快睡觉吧，明天就不用起早了。”

这一夜，书君是在沙发上睡的。

3

中午，书君和李长江准时在约好的饭店见面了，陪李长江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演员。书君还是第一次和这么美的女人坐在一起，不禁多看了她两眼。

李长江举起酒杯：“肖先生，今天请你来，主要是谈谈购买你的小说改编权的问题。

你的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看完以后真是被彻底折服了。这要是改编拍成一部科幻电影，那不夸张地讲，就算赶不上好莱坞的一些大片，也至少能在国内赢得很高的票房，而且，它将是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啊！”

书君说：“你们厂是个大厂，李导演也是年轻有为。我很愿意同您合作。”

李长江说：“那太好了。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拍一部真正意义的科幻片，苦于没有资金，也没有好本子。中国的科幻片历史为什么一直是一个空白？可以说就这两方面的原因。当然了，这跟创作者的艺术思维和水准也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搞科幻片得有想象力，对于创作人员来说，这可是个硬指标。这类电影把时间放到了未来，摆脱了现实的束缚，看似给编导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其实是很严重的考验。缺少科学知识，没有想象力，当然出不了科幻片。”

书君点头称是：“您说得很对！”

“现在好了，您的这部小说把一部科幻片和情节剧所需的各种作料具备齐了，科幻上有克隆人，有火星病毒，哲学上有深刻的人文伦理观念，情节上有追逐，有追杀，有美女，有爱情，总之，这盘菜炒出来，比这桌上的任

何一盘都要香得多啊！我是很有信心，也是跃跃欲试地想当这个厨师啊！”

书君喝了一口酒说：“说来说去，中国之所以出不了科幻片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一个钱字！没有钱，搞不出大制作的效果，没有科幻的味道，观众当然不买你的帐！我很想问一下李导演，您这次拍这个片子有钱吗？”

女演员在一旁插了话：“有，有一家企业和我们合搞，他们准备投巨资。要超过投一亿元的《大闹天宫》。”

书君一听就觉得心里有谱了，他高兴地说：“是吗？那就好。”

李长江说：“言归正传，肖先生，你看这改编权……”

书君说：“可以给你们。不过吗……这费用……”

李长江说：“您先说个数吧。”

书君点点头：“李导演很痛快，我也是个直性子，就不客气了。我说：二十万，而且得是税后。”

李长江差一点没把嘴里的饭吐出来：“多……多少？”

书君伸出俩个指头说：“二十万。”

李长江和那个女演员互望了一眼，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女演员道：“肖先生，拍这种片子您是知道的，每一秒钟都可能造进多少万人民币，虽然这次预算在一个亿以上，但每一笔都要节约着花。在剧本上的开价，您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书君说：“不算高吧，我听说有人写了一个剧本，要价是一百万呢。”

李长江说：“对不起肖先生，这次有限的钱可能都会用在特技制作上。真正发到咱们创作人员手上的劳务和酬金，都不会太高，您要的这个数离我们预算差得太远，您再降点行吗？”

书君不情愿地说：“那就十五万。”

李长江和那个女演员摇摇头。书君说：“还高？那好吧，我可以再让一下，但最低不能低于十二万。低于这个数我们就不要再谈了。”

李长江和那个女演员不再说话。书君默默地等着，也不说话。俩边都在较量，就看谁是最后的赢家了。

终于，李长江说话了：“肖先生，我们预算是五万，您这个价，我们还得回去和制片人商量，要不，今天先到这儿？我们回头再联系？”

书君说：“可以，可以。我随时恭候……不过，这小说可不一定恭候……”

李长江一愣：“怎么？”

书君说：“哦，没怎么，事实上，在你们来找我谈改编权之前，已经有几家国营的和民营的影视单位找我要过这个小说的改编权了……”

李长江一听就急了：“肖先生！千万别！我一看完小说就拍了板，而且，找你找得也够及时吧？”

书君说：“是，当然，你们有实力，能给你们还是要给你们，关键是价格，现在是市场经济，我这样做也有我的道理，对吧？要还是不要，希望你们能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肖先生，我们一定。”

4

若兰临产期越来越近，铁蛋感到了威胁，他终于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

若兰从商场回到家，把采购的一些婴儿用品放在沙发上，高兴地看着，浑身上下充满了要当妈妈的喜悦。

她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杜大夫吗？我是张若兰，你知不知道再过几天是雨菲的生日？……知道？那太好了，我有一个要求，我想她生日这一天能不能这样？白天呢让她在你们那儿，晚上到我这儿来，你看行吗？……什么？可以？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门铃响了。若兰把门打开，几个妇女站在门口。若兰不认识她们，便奇怪地问：“你们找谁？”

她们中一个长相十分凶狠的妇女开口问道：“你是张若兰？”

若兰点点头。另一个稍微年轻点的妇女出示了证件：“我们是计生委的，可以进去说话吗？”

若兰一愣，还没有表示可不可以进来，那帮妇女已是鱼贯而入。还是那个长相极凶的妇女先开了口：“张若兰同志，你怀的小孩儿几个月了？”

若兰一惊，明白了她们来的目的和意思，她奇怪风声是怎么透露出去的，这个楼里的居家十分松散，谁会跟自己过不去到计生委告状呢？

正想着，那个妇女不耐烦地问：“咳！问你话呢！”

若兰有些生气，事到如今，瞒是瞒不住了，索性坦白，看她们能把自己怎么样？

“七个月，怎么？”

刚才那个出示证件的妇女点点头说：“你是再婚，以前有过一个孩子叫肖雨菲，对吗？”

“……”

“按照计划生育政策，你属于计划外超生，应该引产，请你跟我们走好吗？”

“不，不，我不跟你们走，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你们谁也管不了我，这是我的权利——”

她喊了起来。然而，这帮妇女哪里容她分说，上去几个，又架胳膊又抬腿，三下五除二就把她弄到了外面早已等候的车上。当车一发动，若兰明白，完了，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

一听到若兰被强制引产消息，王冬梅晃了两晃，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她被送到了医院，大夫检查完后说：“急性心脏病发作，住院吧。谁去办一下手续？”

若凡和尹建国几乎是同时地道：“我来。”

李英暗地里拉了尹建国一下。尹建国生气地将她的手甩开，拉住若凡：“若凡，你……你在这儿看着妈，我去。”

说着，尹建国已大步走出了抢救室的大门。李英想了想，跟了过去。

住院得先交两千元押金。尹建国从口袋里往外掏钱，凑了半天却只有二百元。正好这时李英走来，尹建国道：“快！快给我钱！”

李英问：“要多少？”

“两千！”

李英一听就急了：“多少？两千？！没有！”

尹建国说：“哎呀，你快点好不好？妈还等着输液呢！”

李英啧啧地道：“耶耶耶，还跟真事似的。她是你妈吗？你妈早死了！我告诉你啊！”

要是你爸住院，这钱我掏，这老太太，有儿有女，让他们掏！”

尹建国瞪起了眼：“李英！你又胡说八道什么？”

李英也把眼一瞪：“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事情明摆着，这老年人一病，钱就得可着劲地往里面扔！你前面出了一千，后面有可能还得出一万！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当这冤大头！”

尹建国吃惊地望着她：“好啊，李英，我看你这一段对爸妈还可以，以为你是真的改邪归正了，哪里想得到你内骨子里还是一点没变！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今天掏不掏钱？”

“不掏！”

“不掏？好，我叫你不掏……”尹建国气愤地举起拳头。李英一见，冷笑一声：“干吗？又想和我打架？来！往这儿打！老娘一点也不怕你！”

众人围了上来。尹建国气得一跺脚：“我——不用你掏钱！你——你给我走开！”说罢，他快步向病房走去。李英狐疑地跟在他身后。

柳茵正在为病人治病。尹建国冒出头来：“柳茵。出来一下好吗？”

柳茵跟他来到楼梯口：“怎么啦？你脸色这么不好？”

“我妈心脏病犯了，要马上住院，你先借我两千块钱好吗？”

柳茵点头：“你等一下。”说罢，柳茵回办公室去了，尹建国焦急地等着。过了一会儿，柳茵拿钱走来：“建国，走，我和你一起去。”

“走？往哪儿走？”

俩人刚要向急救室走，李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拦住了他们。柳茵一愣。她马上猜到了这人是谁，短兵相接，她一时有些惊惶失措。李英却是备而来，她拖长了音问尹建国：“建国啊，这位是谁啊？”

尹建国多少有些不自然：“唔？李英，我给你介绍，这是柳茵。柳茵，这是李英。”

李英说：“你怎么没说我是你爱人呢？”

尹建国强压怒火对柳茵道：“柳茵，她是我爱人。”

柳茵向她伸出手去：“你好。”李英却不理她，继续对尹建国道：“我和你的关系说了，你和她的关系还没告诉我呢！”

“我们……我们是高中同学，还在一起下过乡插过队。”

“恐怕不那么简单吧？”李英马上来了一句。看尹建国和柳茵愣愣地看着她，她啪地亮出了一张尹建国和柳茵在蒙古包前的照片：“你们还曾经是一对恋人对不对？”

尹建国上去便夺：“柳茵，这照片你从哪儿拿的？”

“从哪儿拿的？这你别管！你只要老老实实在地交待就行了。”

“李英，妈还要住院，你少在这儿胡闹！走开！”

“走开？没门！今天你不给我说清楚，你们俩谁也不许走！”

“既然你都知道，还问什么？”

“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瞒着我干的好事我怎么会知道？”李英转对柳茵吼道，“说！你给我如实招来：你勾引我老公有多久了？”

柳茵冷笑了一下：“请你放尊重一点，我有我的人格。”

李英大喊起来：“狗屁人格！你勾引我老公，担当第三者，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你该不该认罪？走！咱们找你们领导去！怎么？你不敢走是吧？找你们领导你害怕了是吧？那你当初就不该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尹建国气愤地说：“李英！你再闹！我……”

“你什么？你个陈世美还有理了是怎么着？我告诉你，尹建国！你在外面拈花惹草，我也饶不了你！”

事到如今，柳茵倒明白了自己亲爱的人在家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样的婚姻就是破坏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因为她的破坏，倒有可能将一个老实的好人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何乐而不为？想到这儿，柳茵开口道：“建国，以前我反对你离婚，现在，你离吧！”

尹建国听了这话，不相信地看了柳茵一眼，当他从柳茵的眼神中读出支持的内容，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居然像个孩子般高兴地笑了。

第十四章

1

书君办公室。电话响了。书君拿起电话：“喂？哪位？”

话筒里传来杜鹃的声音：“是我。你今天能早点下班吗？”

“干吗？”

“明天就是雨菲十三岁生日了，我在想给她买个什么礼物，下了班我们一起去转转好吗？”

书君听这话十分高兴：“好，好！那，我马上就走，我们约好在哪儿见面就行了。

西单？行！待会儿见！”

杜鹃能有这样的想法，可见她的为人。仔细想来，自打再婚，杜鹃对自己、对雨菲确实够意思，相比之下，有些事自己确实做得有些过分和小家子气了，毕竟，现在是一家人，利益均沾才对呵！

正因如此，俩人在西单一见面书君便道歉地道：“杜鹃，你是个好人。上次吵嘴，怪我太小心眼，你不要生气。”

杜鹃说：“你知道错了就好。我们都有过去。都是半路夫妻，不可避免地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过去的事情，该让你知道的，我肯定都会告诉你，不想让你知道的，希望你也不要打听。还有，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动辄张口就是你的你的，要知道这个家也有我的一份。我也是职业女性，我也有固定的收入。”

书君油腔滑调地说：“遵命夫人！”

杜鹃捅了他一下：“去你的！”

俩人开始转悠着看商品。一边看，杜鹃一边关心地问书君：“上次谈判怎么样？”

“哪次谈判？哦，你是说那个李长江吧？还没结果。现在的情况是我在吊他们的胃口，他们也在吊我的胃口，就看最后谁胜利了。”

“这你又何必呢？大家都不容易，我看了一篇介绍李长江的文章，说这个人挺敬业的。人家是诚心想拍，你也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双方都是情愿的事，何必设置这么多的障碍？”

“那也得差不多啊！”

“差不多是多少？”

“我不是说了吗？十万。”

杜鹃有些生气：“书君，你是不是离开这十万就不能活了？”

书君说：“这叫什么话？他们影视界的人都是腕儿，衬钱的很。你知道他们这回拍这个片子投资多少？说起来吓死你，超过一个亿！片子拍成了全世界一发行，他们能挣多少？至少十个亿！可我呢！连十万元都拿不到！岂不是亏透了吗？我才不当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呢！”

杜鹃没说话。气氛有些僵。为了缓和，杜鹃指着华威大厦道：“我们到那里去看看。”

书君说：“那里有什么呀？”

杜鹃说：“七楼，有个计算机市场专柜。”

书君问：“怎么，你还想给她买游戏？”

杜鹃点点头。书君急了：“那不行！雨菲就因为玩游戏才学习成绩下滑的，你还给她买游戏，这不是害她吗？”

“其实电脑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错的是孩子玩起来没有节制，好的电脑游戏既赏心悦目，又益于开发智力，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电脑发烧友。我想，只要雨菲能够有自制力，我们还是不剥夺她这点可怜的爱好的，行吗？”

书君无奈，只好点头：“那好吧。就听你的。”

俩人去了华威，杜鹃挑了一个美国产的游戏《洲际风暴》，还专门请服务员把它做成了礼品包装。

又订了个大蛋糕，礼品准备得差不多了，俩人一边散步一边往家走，路过一家服装店铺门口，杜鹃的目光被一件中山装样式改造的童装吸引住了。

她想：原梦穿上这身衣服一定很好看，也很合身，更重要的是，他能时时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来自北京，那里有他朝思暮想同样也朝思暮想着他的母亲……

想到这里，杜鹃对服务员道：“拿这件衣服我看看好吗？”

书君在一旁道：“这衣服是不是太男孩儿化了？”

杜鹃笑笑，没做解释，只是对服务员道：“我买了。”

买完衣服杜鹃想起若兰给她打的那个电话：“对了，书君，还有件事得告诉你。”

书君问：“什么事？”

“若兰打来电话，她希望雨菲生日那天，白天在我们这里，晚上在她那过，你……能同意吗？”

书君想了想：“好吧。”

杜鹃有些奇怪地望望他：“这次你怎么变得那么大度？”

书君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潘自仁醉熏熏地回到家里。若兰拖着尚未完全恢复的身子迎了过去，甜甜地叫了一声：“自仁？你回来了？”

潘自仁不理她，径直走到冰箱处，打开冰箱，取出一瓶可口可乐，喝下去。

若兰走过来，亲昵地贴在他肩上：“自仁，你又喝了多少？给你说过了少喝点……喝多了伤身体……”

潘自仁还是没理她，又走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看起了电视。

若兰又凑过来：“自仁，你怎么了么？搭拉着脸不高兴，我又哪点惹你了？”

潘自仁只好象征性地搂了若兰一下：“不是。是生意上的事，这一段老受挫折，点儿不正。”

若兰变得轻松了：“没关系，不就是上回那个工程没有赚吗？重打旗鼓另开张，下回再挣回来不就得了？”

潘自仁没有说话，看着电视上正在演的一个激烈的拳击节目。

若兰说：“自仁，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后天是我女儿十三岁的生日，我想……请她到咱家来，我们给她开一个生日 PARTY，行吗？”

潘自仁一听就火了：“什么？我说老子这一段老是点儿不正，原来都是你个丧门星给闹的，自打娶了你，我不但一分钱没赚回来，我儿子也一天天跟我不亲了，既然你口口声声不忘你女儿，那就回你原来的家去和你那宝贝女儿过好了！你给我走，现在就走！”

若兰一听，怒往上冲：“潘自仁！我为了你舍弃了我的家，舍弃了一切，可到头来你却连我的女儿都不能相容，我算看透你了，你之所以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就是因为做了引产手术吗？孩子没了，可这，能怪我吗？计划生育的政策在那儿放着，我这胳膊拧得过大腿吗？”若兰说着说着哭了起来，“可怜我六个月了做了引产手术，月子期间你也不知跑哪儿鬼混去了，钟点工也让你给辞了，我想喝口水，都没有人给倒，我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答，那个小兔崽子在家不但不管我的死活，还放迪斯科音乐气我，我嫁到你们潘家有什么好啊，你——你说！”

正说着，铁蛋从他的屋里冲了出来：“你骂谁小兔崽子？”

若兰说：“骂谁？骂你！我问你，这计生委的是怎么知道我超生的，是不是你个混蛋告得密？”

铁蛋冲潘自仁撒起了泼：“爸——人家欺负我你管不管啊？我没妈好可怜啊！”

潘自仁上前给了若兰一个耳光：“你敢骂我儿子混蛋？胆子不小！骂我儿子混蛋就是在骂我混蛋，我看谁有这个胆子？”

若兰捂着脸：“好啊！潘自仁！你个护犊子的狼！为了你儿子，你对我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我成你什么了？真是连一只牲口都不如！”

潘自仁说：“你是连牲口都不如！我买只鸡，还能给老子下个蛋，你能干什么？就会白吃白喝，花老子的钱！”

若兰急了：“潘自仁！你骂我？老娘我今天跟你拼了！”

她一头向潘自仁撞去。潘自仁和她撕打成一团。铁蛋在一旁则高兴地又蹦又叫：“打！打！”

潘自仁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他拿出当年打柳茵的蛮劲儿，重重地出击。若兰本来身体就弱，哪里还敢反抗？于是，那天，家家都听到了从他们家传出的若兰凄厉的惨叫声。

3

雨菲生日这天简直高兴死了，不但收到了书君和杜鹃为她订的蛋糕，而且，还收到了妈妈委托商场送来的一辆学生用山地彩车。她说：“哇！我太高兴了！我早就想要一辆自行车自己骑着上学了。”

杜鹃从厨房走出来：“到晚上见了你妈妈，要好好谢谢她。”

雨菲一愣：“见我妈妈？你是说我晚上能见到我妈妈？”

杜鹃点头：“嗯，今天晚上你和她一起过。”

“真的？太好了！”雨菲看爸爸一眼，悄悄问杜鹃，“阿姨，我爸不生气吧？”

杜鹃一语双关地道：“你爸啊，变啦！”

书君尴尬地笑着。

“好了，”杜鹃说，“摆好蛋糕，插上蜡烛，我们的生日午宴就要开始！”

雨菲问：“午宴？为什么不是晚宴？”

书君说：“傻丫头，什么记性？刚说了晚上要和你妈妈在一起……”

“那，我晚上是不是还要吃一次蛋糕？”

杜鹃和书君点头。雨菲又接着问：“那，我是不是晚上还可以许一个愿？”

杜鹃和书君又点点头。雨菲说：“这么说，我可以许俩个愿喽！我先许第一个愿好吗？”

杜鹃说：“好的。闭上眼睛，默默地许愿，然后，吹灭蜡烛。”

雨菲照做了。当她将蜡烛吹灭，杜鹃问：“雨菲，能告诉我们许了个什么愿吗？”

雨菲犹豫了：“这……阿姨，我可不可以只告诉爸爸？”

杜鹃说：“当然。我现在就离开一会儿。”

看杜鹃进了里屋，书君说：“说吧，告诉爸爸，你许了个什么愿？”

雨菲小声地道：“我的愿望是，尽管阿姨是个很好很好的人，但我还是希望爸爸能和妈妈复婚，我们一家三口还像过去那样住在一起……”

书君愣住了：“爸爸问你，你可希望爸妈能和好了，是吗？”

雨菲点头：“嗯，从你们离婚的那一天起，我就盼着哪一天你们能重新走在一起，为了这，我还保存了你们的结婚戒指……你等着啊——”她跑进自己屋，把戒指拿出来，“你看！”

书君有些惊愕，生气地伸过手要：“雨菲，把它给我！”

雨菲紧紧地把戒指攥在手中：“你得向我保证你不把它们扔了。”

书君无可奈何地道：“好吧，我保证。”

雨菲一步步地走到书君跟前，把戒指放在他手里。书君随手把戒指放进自己的口袋：“你呀！……千万别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你后妈。听见了吗？”

雨菲点点头。书君对里屋喊：“杜鹃，出来吧，雨菲跟我说完了。”

杜鹃走了出来。书君说：“雨菲啊，她有些不好意思说。她的愿望是：希望哪一天她能自然而然地喊你叫妈妈……”

杜鹃惊喜地问：“雨菲，是吗？我太高兴了……”

雨菲不知说什么好，她想，这不是我的意思，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尤其是杜鹃为了她的生日苦心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如果说了，会让她下不来台的，还是含糊其辞吧。

于是雨菲嘴里咕嘟了半天，没表达出任何完整的意思：“啊？是……阿姨……我……”

杜鹃却沉浸在幸福之中：“雨菲，你能这么想，真让我高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喊我一声妈妈啊！尽管你现在还有困难，但我会用行动，用我的爱心去感化你……我……我一定争取让你的愿望能早一天实现！……对了，该阿姨给礼物了。”

说着，杜鹃拿出那个电脑游戏。雨菲打开一看，惊讶极了：“电脑游戏？”

她明白了杜鹃的良苦用心，激动地一步步走到杜鹃跟前：“阿姨，我……我向你保证，下学期一定把成绩提上去，你看我的行动吧！”

杜鹃把她搂到自己怀里。俩人高兴地笑着。雨菲说：“阿姨，你以后就把我当你的亲生女儿，该打就打，该说就说，我……我不恨你……”

杜鹃笑了。书君也高兴地笑了。

书君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道：“哎，对了，你妈还给你买了衣服……”

雨菲高兴地看着杜鹃：“是吗？”

杜鹃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书君却一个劲地催道：“杜鹃，快把衣服拿来呀！”

杜鹃只好说：“那件衣服不是给雨菲的……”

书君一愣：“不是给雨菲的？那是给谁的？”

“原梦。他今天也过生日，我……”

话未说完，书君不高兴地甩手进了里屋。

杜鹃愣住了。

晚上七点，门铃准时地响了。书君把门打开，惊讶地看见若兰一脸伤痕地站在门口。

这是俩人离异后第一次见面。就这样默默地直面相对着。半天，俩人谁也没有先开口说第一句话。望着昔日的亲人，俩人都有些心如潮涌……

良久，书君看着若兰脸上的伤痕问：“你这是……”

若兰掩饰地捂住脸：“没……没事。雨菲在吗？”

书君如梦初醒：“哦，在，在，快请进吧。”

若兰进屋，雨菲迎上来：“妈——”

若兰甜甜地答应了一声：“哎——”

雨菲去拿一些东西，趁这功夫，若兰打量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屋子，她深有感慨地发现：变了，一切全变了……

杜鹃迎上来：“若兰——”

“杜大夫……”

“这还是你走了以后第一次回这个家吧？你可以随便看看。”

若兰看看书君：“可……可以吗？”

书君点点头：“请吧。”

若兰得到许可，先向雨菲的屋子走去，雨菲正在整理东西，见妈妈进

来，喊了一声：“妈——”

若兰向雨菲点了点头，开始打量房间。她发现跟自己在时相比，雨菲房间的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一些极符合雨菲年龄的小的装饰，但就是这些小装饰，使得这个屋子充满了一种童趣和学生味。打扫得也很干净。杜鹃真不愧是大夫，到哪儿第一位的便是讲卫生。

看完了雨菲的屋，若兰又来到书君和杜鹃的卧室。

物非人非，若兰眼前不禁又幻化出当时她和书君恩爱的一幕幕场景，那时候的书君，对自己真是百依百顺，疼爱有加，若兰切菜时不小心把手给切着了。他都会心疼半天，连揉带搓带吹气，还要找来纱布药棉为她细心地包扎。

那时的她是多么幸福啊……可后来，怎么就财迷心窍，把这么好的一个老实人给甩了呢？想到这里，若兰的耳际似又听到了潘自仁打自己时那恶狠狠的怒骂以及自己痛苦地挣扎嚎叫的声音，她不禁打个冷战——

雨菲拿着个小包过来：“妈，我都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若兰恍然从回忆中惊醒，她多少有些慌乱地说：“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爸爸阿姨再见。”雨菲说完，俩人刚要走，突然书君喊：“张若兰，你等等——”

若兰不解。就见书君跑回里屋，拿了一个“伤痛一喷灵”出来，多少有些不自然地递给若兰：“拿这药喷喷，挺管事的。”

若兰惊讶地望着他。书君背过身去。

若兰说：“书君，谢谢。杜大夫，我们走了。”

杜鹃点点头。若兰带雨菲走了，屋里只剩下杜鹃和书君。见杜鹃直直地看着他，书君有些不大自然，自我解嘲地道：“我看张若兰她……她再婚好象并不幸福……”

杜鹃多少有点醋意地说了一句：“是吗？”

门铃响了。书君去开门，杜鹃拦住了他：“我去。”

书君奇怪地看着——杜鹃抱着又一个蛋糕和一束鲜花走来，把东西放在桌上。

书君问：“怎么又一个蛋糕？”

杜鹃看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今天我儿子也过生日。”便不再理他了，只是自顾自地干了起来：在桌子上摆好蛋糕，插上蜡烛，把那件中山式的童装放在了桌子正中央。然后，哧地一声，擦亮了火柴，将蜡烛点着。她双手合十，闭上了双眼，喃喃地道：“原梦，今天是你十三岁的生日，妈妈不能在你身边，就在这里为你点上十三只生日蜡烛，让这烛光带去我对你真挚的祝福……妈妈今天还为你准备了礼物，一件中山装式的童衣，你在美国肯定穿不到。妈妈给你买这个礼物，是希望你时刻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你的妈妈还在北京……”

书君这才明白杜鹃买那件衣服的真实用意。他在一旁有些生气地嘟囔了一句：“我还以为那件衣服是买给雨菲的呢！”

杜鹃斜睨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他，接着自言自语道：“妈妈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说你搬走了，妈妈没有你的新地址，妈妈好想你好想你……可现在唯一能陪伴我的，只有那个风筝……”

书君一愣，看了看那个风筝。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风筝对于杜鹃的意义，他不禁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王冬梅躺在病床上昏睡着，尹默在悉心照料着她，又是擦桌子，又是整理药，看看壶里的水快没了，又要提着去打水。

王冬梅醒来，看着尹默忙碌的身影，艰难地喊道：“老尹……别去了，我不渴……你……陪我坐着说会儿话好吗？”

尹默坐了下来：“若凡刚走，我让他回去睡觉了，明天，红儿来陪你。”

王冬梅叹了口气：“苦了孩子们了，都那么忙……”

尹默她掖掖背角：“照顾老人，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好在，咱的这几个孩子都挺孝顺，懂是非，明事理……就是……就是……李英……”

尹默说不下去了。俩位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王冬梅打破沉寂说：“老尹，刚才……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他。”

尹默一愣：“他好吗？”

王冬梅说：“他还是生前那个样子，基本没什么变化，就是显得瘦了，脸是白的。”

“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对我说：冬梅，你看你，就因为你和尹默再婚，现在这两个家变得四分五裂，灾难深重。若兰被引产，建国和李英在闹离婚……”

尹默看着王冬梅：“冬梅，你别说了，这真是他在梦里对你说的？”

王冬梅看看尹默。尹默直盯着她。王冬梅垂下了眼皮：“你的眼真尖，我没法儿瞒你，这不是他说的，是我想的。老尹啊，你说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不是咱俩做的孽啊？”

尹默握住了她瘦骨嶙峋的手：“别瞎想了，老年人再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给谁也带不来灾难！至于……这一段出了这么多事，也没啥可奇怪的。

我们活了那么多年，应该知道，人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着风雨……”

王冬梅唏嘘地道：“还有坎坷……”

“对！在风雨和坎坷面前，不要怨天艾人，要挺起腰杆，该来的都让他来，应了那句老话：是福挡不住，是祸躲不过。对吗？”

王冬梅听了，很是感动，她的另一只手和尹默的手主动地握在一起：“老尹，想不到老了老了，身边却有了你这么个支撑的拐杖。就是，我躺在床上，不能给你一点关心，却让你照顾着我，真是心里下不去……”

尹默笑了：“好了，不说这些外家子话了，我们是夫妻嘛！”

若兰和雨菲度过了一个索然无味的夜晚。由于这一段潘自仁没给若兰什么钱，若兰不敢，经济上也不允许她像上次一样找一个高级的饭店来为雨菲庆贺生日。她们只是在一个普通的饭馆要了几个相对高档的菜，就算是为雨菲庆贺了。

妈妈不高兴，雨菲情绪也高涨不起来。所以，早早地雨菲就告别了妈妈，回家去了。

若兰拖着沉重的脚步疲惫地回到自己的家。刚才喝了点干红，此刻，酒劲上来了，她有些昏昏沉沉，走起路来也有些跌跌撞撞，但即使如此，当她进了家门，还是敏感地发觉出哪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哪儿呢？她屏气

凝神，听见卧室里有奇怪的声音，那是淫乱的声音。

若兰猛地一拽卧室的门，门却从里面反锁住了。若兰气得连踢带踹，里面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若兰气坏了，她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向着门砍去。刀就要落下的一刻，门突然开了，衣衫不整的潘自仁和他新雇的司机杨虹走出来。杨虹看见若兰手里的刀，吓得惊叫一声。潘自仁也有些害怕：“你……你干什么？”

若兰一把揪住杨虹：“骚狐狸，你敢破坏我的家庭，我……我今天跟你拼了！”

杨虹大叫一声，挣脱开躲到潘自仁的身后，潘自仁借机下了若兰手里的刀，吼道：“张若兰！你敢！”

若兰气得呜呜地哭了起来：“你……你敢背着我养婊子，你还有点夫妻感情吗？”

潘自仁哈哈大笑：“一个二婚头，讲什么感情？能过就过，不能过拉倒！你呀，歇歇吧。你的位子现在有人占啦！我告诉你，杨虹要是怀了我的孩子，绝对不会像你那样被引产的，因为，她没生育过，符合政策，对吧杨虹？”

杨虹撒娇地捅了他一下。

若兰说：“潘自仁！就算她符合政策，可你就不怕她在怀胎六甲的时候，你那宝贝儿子在地上放一个凳子，绊她一下，把她摔个半死吗？”

潘自仁一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只要你那宝贝儿子在，谁怀了孩子都会一样地流掉！”

“张若兰！你少他妈的吓唬人，我儿子是个好孩子，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么一个后妈才学坏的，你他妈的要是识相，就赶紧给我滚。老子现在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哪！是吧？杨虹？”

若兰举起身边的一个花瓶向他们砸去。潘自仁和杨虹一躲，花瓶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若兰坐在地上大声嚎哭起来，她终于明白，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是彻底地失败了。

6

尹建国诉李英离婚案很快便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了。一方坚决要离，一方坚决不离，针尖对麦芒，打了个不亦乐乎。

“我和他感情基础好。”在法庭上，李英这样向法官陈述不离的理由，“七八年，我不嫌他穷，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这之后，我就一直默默无闻地操持着这个家。好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他事业发达了，就开始不念夫妻感情，在外面搞起第三者来了，喜新厌旧，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文化不高，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我只知道我咱们中国的法律，不会保护坏人，它保护的是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利益，尤其是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对吧？还有，原告之所以要同我离婚，是因为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生育，他想要孩子，所以就想甩了我……”

尹建国则是另一番口吻：“我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向被告提出离婚，并不在于有了婚外恋情，而在于被告与我的感情日渐淡薄，她的所做所为，已让我无法忍受。”

例如，在对待我父母再婚的问题上，她就极其不称职地担当了一个恶媳的形象……”

李英反问：“我后来不是同意他们再婚了吗？”

“是的，从形式上看，你是认可了他们的婚姻。但是从实质上看，你还是没有把我父亲娶的后妈当成一家人。我妈生病住院，你居然拒绝支付药费。可以说，我们夫妻之间已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已失去了相爱的基础，如果我们再生活在一起，对双方都是一种痛苦，都是一种拖累。还有，被告说我是因没有孩子才要和她离婚的，更是无稽之谈。

因为在孩子这个问题上，被告并没有责任，而是我不能生育。只有对方因此理由甩我，我不可能因此理由甩对方。”

尹建国不同意法院进行和好调解，他在法庭上言辞恳切地说：“李英，既然我俩的婚姻已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我们还是离了吧！如果你愿意离婚，存款、房子……都给你！”

李英却道：“我什么都要，存款要，房子也要，丈夫也要，这个家更要！反正我一生已毁在你手里了，你若迷途不返，执意要离，我……我就与你同归于尽！”

此语一出，引得法庭一阵喧哗声。

从法院门口出来。尹建国有些情绪低落：“看来，会有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

柳茵问：“建国，你是不是有些想退缩？”

尹建国抬头望望她，不知该说什么好。

柳茵说：“建国，不能退。即使不是为我，你也应该把这场官司打下去，因为，我深深地知道，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吗？是多么地痛苦……打下去，你会赢的。”

尹建国激动地道：“柳茵，等我打完这场官司，我就娶你，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再婚弥补你初婚所没有得到的幸福，抚平所有婚姻留给你的创伤……”

“建国……”柳茵扑到了尹建国的怀里。

尹建国突然发现若兰向这里走来：“若兰？”

若兰有些尴尬：“哥，柳大夫……你们怎么在这儿？”

尹建国说：“我在和李英闹离婚。你呢？你到这儿干什么？”

若兰低下了头说：“我……我也是来离婚。”

柳茵听这话一愣：“你也离婚？”

尹建国望着她：“潘自仁他……打你了？”

若兰委屈地点点头。柳茵说：“混帐东西！狗改不了吃屎！”

若兰怯怯地走进法院法律咨询处。一个正在办公的工作人员抬起头来：“同志，你找谁？”

若兰说：“我……我来递离婚诉状。”

说着，若兰把写好的诉状递给他。那个工作人员接过来边看边念：“……由于是再婚……双方感情基础薄弱……他对我多次野蛮殴打，致使我伤痕累累……家庭暴力？太可恨了。行，这个案子我们接了。你这就去办手续吧，交一下费。”

若兰说：“我来，是想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说吧。”

“我怕我一提出离婚，我丈夫就会隐瞒、转移财产，这样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象这种情况怎么办？”

“哦，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法院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可以根据你的申请，对你家里确实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诉讼保全？”

“嗯，有这么几项：财产查封，也就是不准当事人随意动用。冻结，就是通知银行对当事人的存款进行冻结，不准当事人提取所有款项，当然了，这一点你得先向我们提供你们在银行存款的帐号。另外。你作为利害关系人，要为诉讼保全提供担保。”

若兰一听连忙点头：“可以可以，我这就申请财产保全。如果申请了，你们什么时候能封我丈夫的银行帐号？”

工和人员说：“你这属于紧急情况，我们将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裁定。一经裁定，就会立即执行。”

若兰说：“那太好了！”

她想：姓潘的，你就等着吧！

这个时候，潘自仁正和田正阳、杨虹在饭店进餐。

田正阳揩了揩嘴：“上次的工程没有赚到什么油水，我很为老弟你抱委屈。这一段听说家里又有些烦心事？”

潘自仁吐出一块骨头：“没啥！张若兰闹着要和我离婚。”

田正阳说：“一个二婚头，离就离呗。当初我就觉得全北京这么多漂亮小妞，你干吗看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多复杂啊！”

“大哥说得对，我这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反醒，琢磨过味来了吗？”潘自仁一搂杨虹，“这杨虹啊，才是我的真爱。”

杨虹把他推到一边：“哎，我可没说我要嫁给你啊！”

田正阳笑了：“咱们说正事，我给你通一个信息：通县现在有一个小区要盖商品房。

大概一共下来有六十套吧。你干不干？”

潘自仁一听来了精神：“干！大哥如此照顾我，我干吗不干？我这回不但要干，还想干大呢！五栋楼行吗？”

杨虹说：“五栋？你有那么大的实力吗？你现在帐上钱只有不到二百万了！”

潘自仁说：“这回，我就是把家产全卖了，也得揽下这个工程。我还指着这个工程能让我潘自仁东山再起呢！张若兰没有给我带来财运，你杨虹总可以吧？这个宝啊，我押定了。”

田正阳说：“好！按照咱这行的行规，你得先垫资完成地基工程，有难度吗？”

潘自仁一拍胸脯：“没问题！”

田正阳说：“还有，如果工程到期不能交付，你我可就都要赔偿一大笔违约金，你可得想好喽！”

“哎呀，田大哥，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建筑，这些行规还是懂的。”

“那好！这五栋楼是你的了。”

潘自仁大喜过望：“大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田正阳笑了：“咱俩是什么关系？还用得着这么客气？不过，我丑话说前头，这个工程要得急，卡得紧，你可半点松懈不得。完成地基的钱一定要先到位，后续资金也一定要跟上！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潘自仁说：“大哥，你就放心吧。不够了我去借。”他端起杯，“来，大哥，干！”

三人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这个时候，潘自仁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能想到的是，当工程急需启动资金时，自己帐上所有的钱却被法院给冻结了。

第十五章

1

杜鹃正忙着，听见有人喊：“杜鹃——电话！”

杜鹃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原野急切的声音：“杜鹃吗？我是原野！”

杜鹃马上说：“你们搬到哪里了？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找不着你。”

原野说：“听着，我和原梦现在在北京……”

杜鹃一听，大吃一惊：“什么？你们在北京？！”

放下电话杜鹃乘一辆出租车就往原野说的那个旅馆赶，心里似火烧一般急得不行。

生怕去晚了原野和原梦就找不见了，其实，这种担心真是多余，原野说他会旅馆一直等下去。杜鹃没顾上问他此次回来是干什么，路上她想：他总不是又回来同另外一个女人离婚。唉！管他呢！我只要能见到我的儿子！

好不容易来到那家旅馆门前，杜鹃似飞一般地上楼，喘着粗气敲响了五零一房间的门。当一看到露出脑袋的原梦，杜鹃便一把将他抱在怀里，幸福的和激动的泪水顺着杜鹃的脸颊滚淌下来。

“梦儿！——”

原梦也哭了，他紧紧地抱着妈妈：“妈妈！我好想你……”

杜鹃说：“妈妈该不是在做梦吧？原梦！快！快让妈妈看看，你长高了，瘦了……”

原野疲惫地出现在门口，他胡子拉茬，一副潦倒没落的样子：“你……你来了？”

杜鹃看见他吃了一惊：“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原野长叹一口气：“唉！一言难尽，进来吧。”

杜鹃抱着原梦进了屋。屋里，零乱不堪。被子没叠，胡乱地卷在床上，茶几上，是一个搪瓷茶缸，上面有已经吃过的方便面包装，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方便面的味道。

杜鹃皱了一下眉问：“你……你的妻子呢？她没和你一块回来？”

原野苦笑了一下：“她……也能算是妻子？”

杜鹃坐下来：“原野，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原野长叹一口气：“大概是三个月前吧，我突然觉得浑身不适，随之腿脚浮肿，周身无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得尿毒症。”

杜鹃一惊：“尿毒症？！”

原野点点头：“你是学医的，知道这病有多严重……”

“是的，是仅次于癌症的第二绝症。怎么让你给得上了？”

原野苦笑了一下：“可能是我做孽太多的缘故吧？”

杜鹃说：“别瞎说，这个病还是有救的，赶快换肾就有可能挽救。”

原野长叹一口气：“是啊，可换肾，在美国，是大手术，没有几十万美金是下不来的。我这样一个在美国的淘金者，上哪儿去挣这么多的钱？于是我就只好保守治疗，但这也花掉了我全部的积蓄。”

杜鹃问：“她不能帮帮你吗？你不是说她有好多物业？”

原野点着了一枝烟：“我们俩在经济上是彼此分开的。她一看我这个样子，别说帮我了，躲还躲不及呢。于是在一个雨夜，我和原梦离开了她那里。我想，我死也就罢了，可留下原梦这样一个尚不能自立的孩子，他将来可怎么活啊？于是我决定：借钱，也要把原梦送回国去，把他送回你的身边。然后。我就是死了，也没什么牵挂了……现在，你带他走吧。我死而无憾了……”原野说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背过身去，潸然泪下。

杜鹃喃喃地道：“怎么会这样？那个女的，我和她通过电话，还挺通情达理的……”

“在美国，只要不涉及钱，什么事都好办，可只要一涉及钱，什么事就都难办了……”

原野说完这话，三人都陷入了沉默。

良久，杜鹃问：“你都采取了那些治疗措施？”

原野说：“换不成肾，就只能做腹膜透析，就是……”

“我知道，就是在你的腹部打进一根管子，通过管子将药灌进腹内，进行药物排毒……”

“对！再后来，医生说我已没有任何医疗价值……他说……说你回家等死去吧……我想，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活该！我活该啊！”原野懊悔地捶着自己的脑袋。

杜鹃抓住了他的手：“现在就不要说这些话了，既然回来了，那就先安顿下来再说。”

只要能找到肾源，同时与你的机体不发生排斥反应，就能够治愈……”

原野又苦笑了一下。杜鹃发觉了，问：“你是不是担心钱？你忘了，你走的时候，给过我两万美金，我一直没动，现在派上用场了。在国内换肾，这十几万块钱大概是够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能找到肾源。”

原野摇摇头道：“不不不，那钱是你的，我不能要。”

杜鹃说：“现在就先别说你的我的了，治病要紧。对了，你为什么不住家呢？干吗要住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

“家，我哪里还有家？”

杜鹃笑了：“我们以前的房子我还没退，但也没住，我想把你的情况和你们单位说一下，我估计他们是会伸出援助的手的。你们还没有吃饭吧？走，原梦，我们到外面找个饭馆。”

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家饭馆，找了个地方坐下。

原野说：“你看你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回去晚了我怕你不好解释……”

杜鹃想了想：“也好，你们先点菜。拣原梦爱吃的。我去打个电话。”

杜鹃往家打电话，却没有人接。她回到饭桌，菜已经上来了。很简朴的俩个菜。杜鹃不高兴了，又叫过服务员点了两个原梦最爱吃的菜。原野、原梦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杜鹃辛酸地看着儿子，用筷子一个劲地给他夹菜，一边夹一边问：“好吃吗？”

原梦嘴里嚼着东西回答：“嗯，在美国，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饭菜了，妈妈，你不知道，西餐真难吃。”

“是吗？那你就多吃点。”

原野看着杜鹃：“你……你也吃啊。”

杜鹃点点头：“你们吃，我不饿。”

原野吃了一阵，有些饱了。他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揩揩嘴问杜鹃道：“你……过得好吗？”

杜鹃说：“还……还可以吧。就是想原梦，想得厉害。这下好了，今后可以天天跟原梦在一起了。原野，待会儿我就带他走，好吗？”

原野说：“他……不会有意见吧？”

杜鹃想了想，掩饰地说：“不会的。不管怎样，我是原梦的母亲，谁也别想夺走我当母亲的权利。”

原野看出了她的内心世界，他说：“算了，今天还是让原梦跟我住在一起吧，你回去同他商量商量再说，毕竟，家里凭空添个孩子是件不小的事……弄不好，会影响夫妻感情的，那样，我就更对不起你了……”

杜鹃说：“也好。不过，你这身体带孩子，行吗？”

“还能将就。好在，原梦已是个顶梁柱了。在美国，每回我发病，都是他去请医生，买药也是他去。他的英语不错，很快就超过了我……”

杜鹃一把搂过孩子，泪水流了下来。原梦说：“妈妈你怎么哭了？见了原梦，你要高兴才是啊！”

杜鹃哽咽着：“妈妈不是哭，是高兴。真的是高兴。”

“妈妈，今天能和我一起睡觉吗？我好久好久没有和你一起睡了，我要听你给我讲故事！”

“原梦，听妈妈说，妈妈今晚暂时不能陪你睡觉，等过几天妈妈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来接你。那样你就能天天和妈妈一起睡了。行吗？”

原梦问：“那得几天呢？”

“一两天吧。”

“那爸爸呢？爸爸能不能跟我们在一起？”

原野听此话喊：“原梦！我跟你说了什么了？怎么这么不懂事？！”

杜鹃说：“别对孩子大声嚷嚷，孩子毕竟是孩子。还不太懂。”

原梦说：“其实我懂。妈妈，你是不是和一个叔叔住在一起？就像爸爸和阿姨一样？我听话，我不缠着妈妈，妈妈你走吧。”

杜鹃听这话伤心透了，她低声地喊了一声孩子的名字：“原梦！——”

原梦问：“妈妈，那个叔叔对你好吗？”

杜鹃没有回答：“……”

原梦说：“阿姨对爸爸就不好。我刚去的时候，他对爸爸还可以，可后来一听说爸爸得了病，她就开始生气了，总是跟爸爸吵架，还摔东西，妈妈，你说那个叔叔听说爸爸病了，会不会也开始变得不高兴？”

杜鹃语塞：“原梦，听爸爸的话，妈妈明天一下班就来看你们。好吗？”

原梦点头。

“那，妈妈可就走了。”

“嗯，妈妈再见。”

“原梦再见。”

杜鹃刚走两步，突然原梦又喊：“妈妈——”

杜鹃转过身来一看，——原梦像只小鸟一般地飞跑过来，猛地亲了她一下。杜鹃捂着脸上被亲的部位，既高兴又伤感。

杜鹃一进家门，书君劈头盖脸地就是一句：“你干吗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害得我们俩连饭也吃不上！”

杜鹃有些不大高兴，没有回答，进了厨房。

书君问：“你干吗？”

杜鹃说：“做饭呀！你不是说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吗？”

书君说：“要等你呀，我们早就饿趴下了。我们已经吃过啦！以后回来早点。要是有事啥的记着打个电话。”

杜鹃从厨房出来：“我打了，家里没人接。”

书君哼了一声。

电话铃响了。书君拿起电话：“喂？——”

电话是李长江打来的。还是那个改编的事，约书君明天再谈一谈。

书君矜持地说：“……白天不行。”

李长江说：“那就明晚七点，北影门口，行吗？”

“可以吧。”书君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唱了一句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杜鹃听着刺耳，斜睨了他一眼。

晚上睡觉的时候，杜鹃说：“书君，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书君问：“啥事？”

“我前夫还有我儿子，回来了。”

书君惊讶地：“是吗？不是在美国待得挺好的吗？回来干什么？歇假？”

“原野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在美国根本治不起，只好回国。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无力抚养孩子，所以，所以，我想，从明天起，把我儿子领回来住。”

书君一愣，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领回来住？你是说把他领到这儿住？”

杜鹃点头。书君问：“那得住多久？”

杜鹃说：“我想从法律上变更一下他的抚养权。”

“你的意思是，孩子归你？你来养着？直到十八岁成人甚至更久？”

“嗯。”

书君头立刻摇得跟个拨郎鼓似地：“不，不行。这不行。”

杜鹃说：“书君！你听我说！——”

“你别解释，我不听！这孩子来了住哪儿？家里这么小，本来就已经住不开了，哪还有他住的地方？”

“我想，在客厅搭张床，实在不行，就让他和雨菲睡上下铺。原梦睡上铺。”

“你是说让我的女儿和你的儿子同居一室？”书君瞪起了眼睛。

杜鹃说：“孩子么，怕什么？再说，什么你的我的，原梦来了，他们就是姐弟。姐弟俩住一起有什么要紧？”

“有什么要紧？雨菲都已进入青春期了，你儿子呢？我没见过。但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整天牛奶面包地喝着，也差不多个子有这么高了吧？这么大的两个孩子，你却想让他们在一起睡？！”

杜鹃说：“那就算了。我们还是在客厅搭个床吧。”

“搭个床？雨菲起夜怎么办？要是有个客人在这儿多坐会儿，他却要睡觉怎么办？客厅是待人接物的地方，当卧室，多不雅观。”

杜鹃有些不高兴：“那你说怎么办？让我儿子露宿街头？”

书君说：“你前夫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让他在那儿住。”

杜鹃急了：“我跟你说了原野他得了尿毒症，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怎么能带得了一个孩子？”

“那，他家里还有没有别的亲戚，比方说爷爷奶奶啥的？”

“爷爷早就死了，奶奶在乡下，也是动弹不得的人了，再说，就是能动弹，我也不会让原梦到乡下去。他有妈妈，为什么我不能抚养他？”

“不是你不能抚养他，而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在他爸那里！”

“抚养权可以变嘛！”杜鹃的声音高了起来。

“我跟你说不清！我要睡了。”书君说着，躺下去，闭上了眼睛。杜鹃猛拉他一下：“你先别睡！我们这个事还没说清呢！”

书君不耐烦地：“你说怎么办呢？”

“要我说，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明天我都要把他接回来。他是我的儿子，我却不能养他，我算什么母亲？！你可以有自己的亲情，为什么就不能容许别人的心也有一片不属于你的天空呢？”

杜鹃说着说着，感到委屈，哭了起来。

书君心软了：“好好好，接回来就接回来。”他自我嘀咕着，“当初和你结婚时可没这一条。”

杜鹃问：“你说啥？”

书君说：“没……没啥。快睡吧。都后半夜了。”

说毕，书君关了床头灯，扭过身，和杜鹃背靠背。黑暗中，俩人都没有睡着，各想各的心事。杜鹃睁大双眼，想起原梦说的话：“妈妈，你说那个叔叔听说爸爸病了，会不会也开始变得不高兴？”禁不住泪水又流了下来，她咬紧了被子，但还是哭出声来。

书君开了灯，烦躁地说：“你又怎么了？”

杜鹃抽泣着道：“书君，我求你，我儿子来了以后你一定要对他好。我以后，会对雨菲更好……”

书君说：“好啦，睡吧。”

杜鹃说：“不行，你得答应。”

书君只好道：“好好好，我答应！”

杜鹃搂住了他：“你真好。从明天起，我把我的工作和学习都往后放一放，一门心思地为你们几个服好务，做好饭，行吗？我要把你的事业当我的事业，今后，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宝马车吱吱地在潘自仁家门口停下。潘自仁下了车，猛地关上车门，然后气呼呼地向楼上走去。

屋里，若兰正拿着那瓶书君给她的药在沉思。她的思绪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和书君在一起的那些既幸福又烦人的岁月……

楼道里传来了沉重的熟悉的上楼脚步声。若兰明白：一场较量开始了。

她迅速地把那瓶药收起，打开音响，一边织毛衣一边随着音响里的音乐哼唱着。

门，猛地被推开了，潘自仁站在门口，怒视着若兰。若兰置之不理，继续哼着。潘自仁上前一拳将音响砸了个稀八烂，然后，他气冲冲地冲到若兰跟前，举拳欲打。

若兰一挺身：“干吗？想打我？你打！给你打！你今天敢动我一个手指头，我就敢打110把你拷起来。”

潘自仁想动手，但一想来时杨虹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动手，动了手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便有些气馁：“算你个臭娘们狠！”

若兰说：“哼！骂吧！我叫你骂一句丢一万，骂十句我让你丢十万！”

潘自仁气得又把拳头举了起来：“我他妈……”

若兰伸过头去：“给你打！打一拳我让你丢二十万！把老娘惹急了，非让你倾家荡产，光着屁股回内蒙大草原不可！”

潘自仁更加生气，但也没有办法：“想不到我潘自仁临了临了，会落在你的手里。”

我服了，你说怎么办吧！”

“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说！”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急等钱用。只要你到法院去撤了诉，我的钱解了冻，其他的好商量。”

“那就商量吧！”

“给你……五万块钱？”

若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潘自仁讨价还价：“六万？”

若兰不理睬。

“七万？”

若兰跳起来：“姓潘的，你以为老娘是猴啊？一颗糖一颗糖地喂？！告诉你！老娘要这套房子，要五十万！”

潘自仁也跳了起来：“张若兰！你以为你是谁？敢到老虎嘴里来拔牙？！把我惹急了，我雇个黑道人物，结果了你的小命！”

“这可是你说的？我现在就去报案，请求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保护！”

若兰起身就走。潘自仁又软了下来：“先别走，我们再商量一下。”

若兰回到沙发上坐下：“没什么好商量的，同意，我就撤诉，不同意，咱就上法庭。”

潘自仁说：“你以为上法庭人家就会把我的财产给你吗？我会告诉他们，自打我们结婚，我一分钱也没挣到，所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零。到时候你就空手而回吧！”

若兰笑了：“潘自仁！这财产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你和我婚前做过

约定吗？做过婚前公证吗？到了法庭你能说得清吗？就算是能说清，等法庭判下来，恐怕也是半年以后的事了吧？你等得了吗？你可是急等着钱用啊！”

潘自仁冷笑一声：“哼！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我先去借！”

“那你就去借吧。”

潘自仁气得甩手走了。若兰冷笑一声，继续织起了毛衣。

3

杜鹃在客厅支了一个折叠床，雨菲看见了，不解地问：“阿姨，铺床干什么？”

杜鹃说：“对了，这事还没告诉你。雨菲，你还记得原梦吗？”

雨菲说：“当然记得。”

杜鹃低下身子，努力和雨菲保持同一高度：“听着雨菲，阿姨是你的后妈，也是原梦的亲妈妈，对吗？”

“咋？”

“原梦他从美国回来了。他也很想念自己的妈妈，我呢也很想念他。我就想让他和我们一起住。你看行吗？”

“你是说我们一起住？”

“怎么？不行吗？”杜鹃有些紧张地问。

雨菲一蹦老高：“行！怎么不行？！太好了！我可希望有个伴呢！”

里屋的书君听到这话有些失望地放下杂志。

“那，雨菲，原梦来了以后你和他要互相礼让，不要打架，好吗？原梦虽然生日和你是一天，但比你晚出生几个小时，你就把他当你的弟弟，好吗？”

“好！阿姨，什么时候去接原梦啊？”雨菲甚至有些急不可耐了。

“阿姨这就去。”

“好！你去吧。早点回来，我在家等着。”

“嗯。”杜鹃冲里屋喊，“书君，我去接原梦了！回来再给你们做饭。”

书君不冷不热地道：“你只给雨菲做就行了，我今晚有饭局。”

杜鹃愣了一下，但又不好说什么，关门走了。

书君看看表，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打扮。他边系领带边对雨菲道：“雨菲，爸爸出去办点事，你等你后妈回来再吃饭吧。现在饿吗？”

雨菲说：“我不饿。爸，你去吧，早点回来。”

书君答应着刚要走，看到了墙上的风筝。不知怎地。自打他明白这风筝的含意以来，他对它是越看越别扭，

啪地，他把风筝扯下来，拿着出了门。

雨菲问：“爸，拿它干什么？”

书君已走到了楼梯口，听雨菲问，便说：“让它回它该回的地方去！”

说罢，他一扬手，把风筝扔到了垃圾筒里。

“爸，妈妈怎么还不来呀？”

在旅馆里，原梦趴在窗口上眼巴巴地向外看着，他已经保持这样的姿势不动很长时间了，却怎么也看不见妈妈的影子。

原野坐在沙发上，手里拿一支筷子在吃力地搅动电炉子上的中药。听原梦问，说：“妈妈还没下班，待会就会来了。好了原梦，来，帮爸爸把插

销拨了。”

原梦答应一声到插座那儿把插销拨掉了。

原野说：“Thankyou。”

原梦回了一句：“不客气。”

原野问：“为什么不说英语了？”

原梦只好答：“Notatall.爸，我回到国内是不是就要改说汉语了？”

“该说还是要说的。不过，汉语更要抓紧，过些日子开了学，你可得好好学习，不能退步。”

“爸。我还回原来那个学校吗？”

原野想了想说：“你妈妈会给你联系的，现在我还不清楚你究竟到哪个学校上学。”

“爸，妈妈把我接走，我是不是就要永远和妈妈一起住了？”

“是的，你要听妈妈的话，到了新家不能像在自己家那样淘气，要跟新爸爸搞好关系。”

原梦纠正道：“是叔叔。”

原野叹口气：“不，应该叫他爸爸。”

“为什么？”原梦问，“在美国，我不也没把阿姨叫妈妈吗？”

原野叹了口气：“这是在国内。唉！随你吧！不过，我觉得还是叫他爸爸好一些。”

“爸爸，要是叔叔不喜欢我怎么办？”

原野茫然地：“我也不知道，我想，你听话就没事。”

“爸，我到了那儿还能继续练琴吗？”

听了这话，原野难过地说：“原梦，琴卖掉了，你怪爸爸吗？”

原梦摇摇头：“卖掉琴是为了给爸爸治病，不怪！”

原野把原梦抱在怀里：“我的好孩子，到了那儿别忘了爸爸！”

原梦使劲点头说：“不会。爸爸，我会隔几天就来看你的。”

原野说：“这个由妈妈说了算，听她的，她说让你看你再来看。”

原梦又问：“爸爸，你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吗？要不，让妈妈跟叔叔说说？”

“傻儿子，你还小，这里面的事，等你长大了就会懂了。”

“爸，我走了，谁来帮你端水，吃药，拨插销呢？”

“爸爸自己能行，你放心吧。”

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原梦飞奔着迎过去：“妈妈，你怎么才来啊？我都想死你了！”

“妈妈也想你啊！”杜鹃说着，举起手里一大包新买的儿童食品。原梦高兴地叫一声夺过去香香地吃了起来。

原野向杜鹃打了声招呼：“你来了？”

“嗯。原野，我给你买了点晚饭。你将就吃一下吧。”杜鹃把一个饭盒交给他，“还有，今天下午我找了一下你们单位，他们说欢迎你回来。你可以接着在那里住。社会主义总是比资本主义多一份人情，是不是？明天我来帮你搬家。另外，我把那两万美金拿来了，物归原主。”杜鹃说着，从口袋里拿出那张两万美金的存折递给原野。原野不收：“杜鹃，这钱，还是放你那儿吧，等用的时候再说。”

杜鹃想了想：“也行，我先替你收着。”

原野说：“杜鹃，你对我真好。我，真后悔……”

杜鹃笑了笑：“这没什么，虽然我们不再是夫妻了，但我们依然是好朋友。亲情不在了，还要有友情。”

原野激动地上前一把握住杜鹃的手：“杜鹃……”

杜鹃冷静地把手从他那里抽出来：“你看你这儿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杜鹃的冷静使原野意识到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也平静下来，略显沮丧地说：“不需要什么了，挺好……”

杜鹃说：“那，我把原梦带走了，你一个人自己照顾好自己，如果有事给我打电话。”

原梦。我们走吧？”

原梦点头。

“跟爸爸说再见。”

原梦一步步地走到爸爸跟前：“爸爸，每天一放学我就过来看你，你等着我，啊！”

原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七尺高的男儿嚎啕大哭起来。

4

“肖先生，您很准时。”

北影门口，李长江和那个女演员迎上书君。

书君矜持地说：“这是我一贯的作风。”

李长江指着旁边的饭店：“请——”

三人到里面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长江说：“肖先生，我们是诚心诚意地想拍一部中国的科幻影片，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同制片人好说歹说，又给您加了一万。希望您能同意。”

书君摇摇头：“这样吧，看在你们实心实意的份上，我也让一步，九万，低于这个数就不要再谈了。”

李长江和那个女演员互望了一眼。女演员说：“既然如此，肖先生，那就只有说遗憾了。”他们俩站起来，向书君伸过手去：“希望下回能合作。”

书君机械地同他们握手，一时间没有回过味来，因而显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李长江和女演员走了，书君才明白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傻的事情，他愣愣地站在那里，猛地，将一瓶啤酒灌下肚。

杜鹃和原梦打了个出租回家。坐在车里，杜鹃问：“原梦，你还记得妈妈给买的那个风筝吗？”

原梦说：“记得。”

杜鹃充满感情地说：“你知道吗？你不在的时候，风筝就挂在妈妈的卧室，妈妈每天早晨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每天晚上关灯睡觉前看到的也是它。看到它就想起了你，妈妈在你生日那天，为你说了好多祝福的话，就是对着那个风筝说的。现在，你来了，它也就不用在墙上挂着了。哪天，妈妈还带你去广场放风筝好吗？”

“好！”原梦点点头，突然问杜鹃道，“妈妈，那个叔叔厉害吗？”

杜鹃笑了：“那个叔叔可会讲故事了，他还出了一本童话书呢！”

原梦一听，惊喜地说：“是吗？能送给我一本吗？”

“没问题。原梦，你知道说了半天，这个叔叔是谁吗？妈妈告诉你啊，是你同学雨菲的爸爸！”

原梦一听更加高兴：“肖雨菲？妈妈，你是说你和肖雨菲住在一起？”

“嗯。”

“哎呀太好了，妈妈，我跟肖雨菲是班上最好的同学，哎呀，原来妈妈你是和她在一起……我可想她了！”

“别着急，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她了。”

果然雨菲和原梦一见面都高兴得要死，他们用孩子式的互相击掌表示着自己内心的喜悦。

“肖雨菲——”

“原梦！——”

“我好想你们。”

“我也一样。大家也都想你。”

杜鹃在一旁道：“好了，快进屋吧！雨菲，你来帮原梦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我来做饭！”

说着，杜鹃进了厨房。雨菲对原梦说：“把包拿下来吧。”

原梦放下身上背着包。打量着屋子。

雨菲问：“原梦，在美国你还拉小提琴吗？”

听了这话，原梦情绪低落下来：“刚去的时候还拉过一段，后来，后来……”

“后来咋啦？”

“后来，我爸得了病，我把我的小提琴给卖掉了！”

杜鹃听到这话浑身一震。

雨菲说：“真遗憾，以后让阿姨再给你买个新的吧！”

“嗯。”

为了让原梦高兴，雨菲说：“来，原梦，我领你看看咱们的新家吧。”

原梦说：“好。”

他们先进了雨菲的小屋。贝贝扑上来，原梦高兴地叫道：“你还有一只小狗！”

雨菲说：“它叫贝贝！是我妈妈送给我的。”

原梦把贝贝抱起来和它亲了一口：“How beautiful。”

他们又来到书君卧室。雨菲介绍说：“这是我爸爸和……和阿姨的卧室。”

原梦打量着，有些狐疑。他来到厨房问杜鹃：“妈，我的那个风筝呢？”

杜鹃说：“在里屋墙上啊。”

“怎么没有呢？”

“怎么会？你没有找着就是了，来，我带你去看。”杜鹃说着来到里屋，一看空空如也的墙，她也愣住了。

“雨菲，你知道墙上的风筝哪去了吗？”

“知道，我爸把它拿出去了。”

杜鹃明白了，她有些生气，但很快又平静下来：“来，你们俩，先吃饭吧。”

饭菜做得很丰盛。雨菲像个主人似地劝原梦吃菜：“原梦，你吃，吃呀！”她又举起一杯露露对原梦道：“干杯！”

原梦和她碰了一下杯。雨菲问：“比美国的可口可乐如何？”

原梦说：“露露好喝。”

门开了，书君一脸不高兴地走进来。原梦惊诧地望着这个陌生人，心想这一定是妈妈的新丈夫了。该怎样称呼他呢？

杜鹃把原梦拉到书君跟前：“书君，你回来了，来，认识一下，这就是原梦，原梦叫爸爸！”

原梦张张嘴，他叫不出口。

“原梦，叫呀！”杜鹃催促着。

书君不高兴地等着。半天，原梦小声对杜鹃说：“妈妈，我叫叔叔行吗？”

书君一听，不高兴地甩手进了里屋。杜鹃对原梦道：“你呀，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我……叫不出来……”

书君在里屋道：“得，得，还是叫叔叔吧。这爸爸，我还不愿意当呢！”

杜鹃看了里屋一眼，对原梦说：“好了，回头再跟你说。”

杜鹃走进里屋，对书君道：“书君，孩子小，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你……你别生气。”

书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有什么生气不生气的，无所谓。反正他跟我也没多大关系……”

杜鹃白了他一眼，转移了话题：“你吃饭了吗？”

“吃了！”

“这次……谈的怎么样？”杜鹃想，肯定是谈崩了，要不，他早就喜形于色了。果然，就听书君道：“真他妈的晦气！到手的六万块钱没了，六万哪！一个夏利！”

杜鹃看看他。想说什么，又把嘴闭上了。

“不行，我一定要把这笔钱捞回来。我正在写另一本书，这本书我要比上一本还轰动。”书君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

“写吧，我支持你。”杜鹃说，“但你一定是有感而发，千万不要为创作而创作。”

那样写不出什么好作品。”

书君挥挥手，不耐烦地说：“我知道知道，你先出去吧，让我静一静。脑子太乱。”

杜鹃只好回到外屋，她问俩孩子：“你们吃饱了吗？”

“饱了。”

“那好，去玩去吧！”杜鹃开始收拾碗筷。原梦走过来问她：“妈妈，就是这个叔叔出了一本书，是吗？”

杜鹃点点头：“对！”她冲里屋喊，“书君哪！原梦听说你出了一本童话书，可佩服了。把你出的书送给他一本好吗？”

没想到书君情绪不高地说：“所剩不多了。我还要留底呢。”

雨菲听此话去自己屋拿了一本出来：“原梦，我这儿还多一本，给你。”

原梦说：“雨菲，谢谢。”

这时里屋书君喊：“雨菲——”雨菲走进里屋：“爸，有事？”

书君看看她，欲言又止：“你……今晚……”

雨菲兴奋地说：“爸，我今晚过得可愉快了。爸，我……我可想有个伴儿了，原梦来了，就有人同我玩儿了。要不，当独生子女多寂寞呀！”

这一点书君倒没想到，想一想事实确实如此。于是书君态度起了变化：

“唔？是，是吗？去玩儿去吧。”

雨菲回到外屋问原梦：“原梦，你会打电脑游戏吗？”

原梦说：“当然。”

雨菲提议说：“那，我们来打《洲际风暴》好吗？这是阿姨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原梦拿游戏盘看了看：“哦，Interstate76，我在美国玩过的。”

“是吗？那太好了。我正发愁有些英语是什么意思呢？你来了，我就有翻译了。我们来玩好么？”

他们俩打开电脑。玩了起来。

杜鹃走进里屋：“书君，那个……那个孙悟空风筝呢？”

书君说：“我嫌不好看，扔了。”

“扔了？”杜鹃惊讶地问。

“扔了。”书君肯定地答。

“你，你征得我同意了吗？”杜鹃有些生气。

“咳！不就是扔了一个孙悟空风筝么？又不是扔了你儿子，至于这么心疼？”书君大大咧咧地说。

“书君，你明明知道的，这孙悟空就代表着我儿子。”

“是吗？我不知道。真不可理喻，想儿子想到卧室里来了！”

“你……”

书君摆摆手：“算了，人都来了，就不必靠物寄相思了吧？”

杜鹃强压怒火，示威一般地说：“明天，我还要带他们俩去广场放风筝。”

书君一听，哼了一声：“拉倒吧。现在是大夏天，一丝风也没有，放什么风筝？再说，雨菲也不喜欢放风筝。”

杜鹃说：“我儿子喜欢。广场上可以放。常年有风。”

“你想去就去吧。”

“书君，你这是怎么了？阴阳怪气的？一点热情也没有！就不能对我们好点吗？”

“你儿子连声爸爸也不叫，这样固执，以后我们怎样相处？”

“雨菲到现在不是还叫我阿姨吗？我们相处得不也挺好吗？何必在乎这点名份呢！”

我儿子说，在美国，父子之间都以名相称。”

“你少提美国，我们这是在中国。”

“书君——”

“好了，天不早了，睡觉吧，我累了。”书君从床上坐起来，脱了袜子。杜鹃去厨房往一个盆里倒了一些凉水，又倒了一些热水，用手试好了水温，给书君端到跟前：“洗脚吧。”

书君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些服务。脚洗完了，立刻，擦脚布又递了过来。

等书君洗完脚，杜鹃又走到孩子们这里：“雨菲，原梦，关机器，洗脸洗脚，然后睡觉。”

俩孩子关了机器，噢噢地叫着奔向卫生间。雨菲开始用自己的一套洗漱用具洗漱。

原梦问：“妈妈，我用哪个盆洗脸啊？”

杜鹃说：“你今天先和姐姐共用一个盆吧，明天妈妈再给你准备一套。”

书君听此话咳了一声。杜鹃明显地听出了这里面的意思。于是她又对原梦道：“算了，原梦，用妈妈的盆洗吧。”

雨菲说：“就用我的好了。没关系的。”

原梦洗完了走出卫生间，看见妈妈正在折叠床上铺床叠被。原梦说：“妈妈，你干什么？我不要睡折叠床，我要和你一起睡。”

书君一听此话从里屋出来，没好气地说：“杜鹃，你来一下！”

杜鹃刚随书君走进里屋，还未来得及把门关上，书君就嚷道：“你听听，你听听。

他想和你睡觉？那我呢？我和谁睡觉？”

杜鹃生气地把门关紧，小声地说：“书君！原梦还是个孩子！他刚来，想妈妈，有什么不行？”

“行行行！你去跟他睡吧。以后永远别上这个大床。”

“你——”

杜鹃叹口气，走出里屋，对原梦道：“原梦，好孩子，你昨天不是还跟妈妈说不缠着妈妈么！自己睡，好不好？”

原梦眼泪流下来了。杜鹃心疼地替他抹着：“好了，原梦不哭，妈妈陪你睡，行吗？”

原梦破啼为笑了。

杜鹃走进里屋，坐下来，象哄孩子一般地对书君道：“书君，孩子刚来，我想我得厉害，就让我今晚陪他睡吧，好吗？”

书君生气地躺下，关了灯。杜鹃说：“别生气嘛！”

书君说：“哼！我就知道，你儿子一来，你心里就没有我了！”

杜鹃说：“等他睡着了，我再过来。这总可以了吧？”

书君不再说话。杜鹃刚要走，书君又喊住了她：“等等。”

杜鹃问：“还有什么事？”

书君从床上坐起来，认真地说：“这孩子，住在这儿，他父亲得交抚养费。”

“书君！他已囊空如洗了。甚至这次回国买机票的钱还是借的呢！”

“那怎么办？就让我白白养活他？你知道一个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月下来连吃带穿得多少钱？假期一过，上不上学？上学又是一大笔支出！把这个包袱甩给我们，亏他想得出？！”

杜鹃看看外屋：“书君，你小声点。别让孩子听见！”

“听见又怎么了？就是要让他听见！最好是让他爸听见！哪有这么着干事的？当初跟你结婚要早知有今天，我就……”

“你就怎么样？你就不会和我结婚是吗？那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呀！肖书君，我真是想不到你一天天变得让我失望了，记得我们俩结婚不久，有一次你曾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杜鹃，你的孩子没在你身边。如果在，我也会对他很好，可是今天你的所作所为，只能让我相信，当时你说的这些话都是谎言。”

“我说过这话吗？”书君摆出一副拒不认帐的架式。

杜鹃哼了一声：“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承认，算什么男子汉！”

书君不语。杜鹃说：“同样是孩子，张若兰向我们家交过抚养费吗？没有，对此我说过什么吗？没有！”

书君申辩道：“那不一样，我和张若兰离婚时她本来是要交抚养费的，

是我没要。”

“我这儿不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吗？如果原野不是得了这场重病，他们也不会回国，原梦也不会回到我身边，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烦心的事。原野现在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我们追着向他要抚养费，这可能吗？”

书君不说话了。

原梦突然走进来：“叔叔，你们别吵了，是我错了。我不和妈妈一起睡了。行吗？”

“原梦！”杜鹃一把抱住他。

原梦哭着：“我以后在这个家住一定要乖，我不想让妈妈和叔叔吵架！”

书君似乎受了感动：“算了，原梦，别哭了。今天晚上就让你妈陪你一起睡，明天起来还要和姐姐一起玩儿呢！天不早了，都去睡吧！”

原梦说：“谢谢……爸爸！”

书君愣住了。

杜鹃也愣住了。

5

杜鹃和原野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了他们俩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家。

由于久不住人，屋里已布满尘土。

一进门，原野就疲惫地坐在沙发上，也不管屁股上沾没沾灰。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走几步远就累得直喘粗气。

杜鹃将蒙在家具上的罩子布扯走，打开吸尘器吸了地，又找来一块抹布擦起了家具。

她碰到了被她砸过的原野的照片框，一些碎玻璃掉了下来。杜鹃看了看原野，不好意思地说：“回头，我找点玻璃再把它镶上。”

原野说：“不，不用了，就这样裸露着挺好。看到这照片，我就会知道当初我是怎样伤害了你的心……”

“过去的事，不提也罢。”

“不，我要提，杜鹃，你……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谁叫我曾经是你的妻子呢？”杜鹃这样回答，“总不能一离婚就成仇人吧？”

杜鹃收拾好屋子又走进厨房开始为他做饭，一边做一边对原野说：“我已向好多兄弟医院去了电话，一旦有肾源他们就会通知我，到时候我陪你去。”

原野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嘴里不停地喃喃道：“杜鹃，你……真是个好……”

“好人不好人的吧，”杜鹃说，“反正你在美国的时候没笼住你的心……”

“是我太混……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哪！”原野说着，开始用拳头狠砸着自己的头部。杜鹃从厨房冲出来一把攥住他的手：“你别……”

原野和她四目相对，俩人都有些情迷意乱。

“杜鹃，我……”

杜鹃率先恢复了平静：“原野，好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第一位的是要振作起来，把病养好。”

原野从杜鹃的目光中感觉到俩人之间的隔阂，他也渐渐地变得平静下

来。

杜鹃说：“好了，你的家收拾好了。你吃点饭就休息吧。”

“你呢？”

“我还得赶紧上班去，本来我今天该上白班的，我让同事小于替了我一会儿。再说，天太热，我也没胃口。”

原野向窗外看了看，“看这意思，天憋着一场大雨呢！你穿上雨衣吧。”

杜鹃说：“也该下场透雨了，这几天，我觉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话音刚落，大雨就下起来了。

第十六章

1

磅沱大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宿，它把潘自仁发财的美梦全给浇没了。

已经开挖了一些土方的地基工程在雨中泡成了湖。工人们都歇了工。潘自仁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杨虹说：“潘总，你快想想办法啊！”

“我有什么办法？谁也不肯借钱给我，弟兄们看我不错，不谈工钱就开工，可……又碰上这么大的雨……我……我真他妈的倒霉透了。”潘自仁摊开两手，苦丧着脸说。

田正阳这时来到了工棚，一进门便是一通乱吼：“你是怎么搞的？别人都开始盖第一层楼了，你这地基还没打好呢！我看你啊，早晚得把这个工程转手给别人！”

潘自仁陪着小心：“都是张若兰这个臭娘们，闹离婚，银行封了我的帐号……”

“你怎么分不清个谁轻谁重呢？她闹离婚，要什么条件开给她。现在第一位的是要保证工程到期完工！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是是是，我这就回市里！”潘自仁冲杨虹一挥手，“走！”

他们来到潘自仁家，若兰还像上次那样坐在沙发上织她的毛衣，见潘自仁进来，头都不抬一下。

潘自仁气得走到她跟前，猛地伸拳欲打。若兰不为所动，眼皮都没眨一下。潘自仁泄气了：“姓张的，算你狠！说吧，提你的条件！”

若兰笑了：“我要二十万青春损失费！”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明知道我现在急等钱用！”

“是吗？那就不要谈了。”

潘自仁只好让步：“好好好，十万！”

若兰说：“少一分也不干！”

“你——”

若兰又织起了毛衣。潘自仁咬咬牙：“好，二十万！”

若兰笑了。潘自仁说：“撤诉吧？”

“别急，还有……”

“还有？”

“这套房子得归我。”

“这套房子归你？”潘自仁瞪起了大眼，“张若兰！你知道现在北京像这样的房子得卖多少钱？一百万下来算你捡个便宜。”

若兰微微一笑：“谈不拢，那你就走。”

“张若兰！二十万已经不少了，你别得寸进尺，再说，房子归你，我住哪儿？”潘自仁嚷着。

若兰却不急不躁：“你是包工头，盖房子的，还能没房子住？”

“不，不行！这些条件太黑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跟你结婚，算我倒八辈子血霉！”

若兰把两张纸拍在桌上：“协议离婚的条文我已经拟好了。同意你就签，不同意，就等着法院判，反正我不着急！”

潘自仁恨得咬牙切齿，但终于还是拿出笔来，签了字。

若兰把自己的那份收好，对潘自仁笑咪咪地道：“一式两份。这份是给你的。请收好。”

潘自仁喇喇把自己那份撕了，破口大骂：“张若兰！你不是人！”

若兰说：“现在，这房子是我的了，你要是再在这儿撒野，我就打 110 把你轰出去！”

“少说废话，赶紧去法院撤诉！”

若兰不紧不慢地说：“总得等雨停了吧？！再说，房产证还没办，二十万还没到我的户头上。这两件一件不落实，就甭想让我去撤诉！”

潘自仁说：“哎呀我的姑奶奶，我求你了行不行？”

若兰十分干脆：“不行！”

潘自仁知道自己彻底栽了，但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次工程搞好了，可以赚三百万，三百万和一百万比，他知道孰轻孰重。

“好好好，上车！我们先去办房产证。至于那二十万，打死我现在也不能给！”

“为什么？”

“银行帐户封着，你让我拿什么给？”

“那好吧！反正这协议在我手里攥着，不怕你反悔！”

2

书君和杜鹃都上班去了，家里只剩下了雨菲和原梦。他们俩在给贝贝洗澡。原梦一边洗一边问雨菲道：“你妈妈经常来看你吗？”

雨菲摇摇头：“不经常，我想见她一次可难了。这不，又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

原梦说：“你妈妈对你真好，又送给你小狗，又给你买电脑！”

雨菲说：“你妈妈对你也挺好的，她总是念叨你。”

原梦问：“雨菲，你爸爸什么时候娶了我妈妈？”

“快半年了吧！他们在一起谈了几次恋爱，就结婚了！”

“你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吗？”

雨菲语塞了，她想起自己在父亲再婚的婚礼上搞的恶作剧，不禁脸发烧起来：“我……我……参加了。”

原梦又问：“我妈妈她在婚礼上漂亮吗？”

“挺漂亮的，也挺出众。”

原梦叹口气：“可惜我没有看上。”

雨菲笑了：“原梦，难道你愿意看你妈妈结婚吗？”

原梦沮丧地摇摇头：“大人为什么要离婚呢？离了婚干吗还要再结婚？”

雨菲说：“不懂。”

“我也不懂。”原梦想了想又说，“那，雨菲，你希望你爸爸和你妈妈再住在一起吗？”

“嗯。你呢？”

“我当然也希望了。不过我爸爸的身体不太好……还有，还有……”

“什么？”

“要是我妈妈和我爸和好了，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雨菲听了这话感动地说：“我也挺矛盾的。一方面，我想我妈妈，想让我爸妈和好，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你妈这个人不错。我愿意和她生活在一起。还有……还有……我的父母是因为我妈妈的背叛分手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灭了。我要是真爱他们俩个，希望他们都幸福，就不应为了我自己的快乐，而把他们硬拉在一起。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家也不会温暖，我们谁也不会幸福。我必须做出牺牲。你说我说得对吗？”

“对！这是你自己想的？”

“是尹老师这样教育我的。”

提到尹老师，原梦陷入了深思：“尹老师……我好想她……”

雨菲说：“马上就开学了，一开学不就能见着了？好了。我们快点给贝贝洗澡吧。”

贝贝不老实，弄得地上全是水。雨菲说：“贝贝！别闹！”

门开了，书君走进来。雨菲打招呼道：“爸爸，你回来了？”

书君点点头：“嗯。”

原梦走上前讨好地说：“叔……爸爸好！”

书君没有理他，径直走到门口去换拖鞋。原梦赶紧跑上前把拖鞋递给他，又将他脱下来的皮鞋放在鞋架子上。

书君无动于衷地换好了鞋，看见地上满地是水，皱起了眉头，冲原梦道：“哎——你怎么搞得？弄得满地都是水？”

“我……”

书君又吼道：“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真不象话！在美国是不是也没教养？！”

原梦给吓哭了。

门开了，杜鹃走进家门，一看原梦在哭，赶紧上前把原梦抱住：“原梦别哭！别哭！”

妈妈在这儿。书君，怎么回事？”

书君一指地上：“你看看。”

原梦哭着说：“是我错了，我把地上弄得都是水，爸爸吵我是应该的。爸爸，对不起。”

杜鹃叹口气，去拿来拖把开始拖地，一边拖一边说：“书君，孩子有错，你轻声细语地说嘛，干嘛这么吓孩子？”

书君说：“地弄这么湿，谁见了不生气？”

雨菲这时走过来道：“爸，地是我弄湿的，责任不在弟弟。你批评我吧。”

书君这才气消了：“好了，我也是在气头上，做得有点过，原梦——”

原梦怯怯地走进来：“爸爸……”

“叔叔批评错了，你不要难过，去跟姐姐玩去吧。”

原梦这才破啼为笑，答应一声和雨菲去他们的屋里玩去了。

杜鹃叹口气，去厨房做饭。正做着，书君不好意思地过来了，讪讪地要帮着她洗菜。

杜鹃赌气地把菜盆拿到一边。书君又要帮着切肉，杜鹃又从他手里把刀拿走。

书君说：“你看你……还真生气了……”

杜鹃说：“我没生气，你走吧，这儿不用你。”

“好了，怪我小心眼。以后不了。原谅我这一次，啊？！”

杜鹃委屈地把刀剁在案板上。

饭做好了。书君从杜鹃手里接过炒好的菜，把它放在桌上，冲雨菲喊：“雨菲——吃饭了！”

雨菲和原梦从屋里走出来，坐在饭桌上。书君拿起筷子：“好了，今天妈妈做了这么多这么香的饭菜，雨菲，多吃点！”

杜鹃为他没有提到原梦而白了他一眼：“来，雨菲，我给你盛饭！”

书君下意识地看着，就见杜鹃为雨菲盛完一碗饭，又为原梦盛了一碗。原梦这碗似乎是比雨菲那碗高了一点，便拿过雨菲的碗说：“爸再给你添点。”

雨菲急了：“爸——不要，我这点还吃不完呢！”

书君说：“没关系的，多吃点，你正在长身体。”

杜鹃看了他一眼，明白他这样做的含意，便说：“平常雨菲就吃这么多。”

“平常是平常，正长身体，别饿着肚子。”书君说完又为雨菲夹菜：“雨菲，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木耳炒肉。”

雨菲说：“爸，我自己来嘛。干吗那么客气？”

杜鹃说：“就是，一家人，客气什么？你让她自己来不得了？”

书君不说话了，默默地吃起来。

原梦看了其中的宫保鸡丁一眼，想吃，又不敢去夹。杜鹃看见了，为原梦把菜拨到碗里：“给。吃吧。”

书君立刻反问道：“一家人，客气什么？你让他自己来不得了？”

杜鹃生气地说：“原梦刚来，还有些认生。”

原梦有些害怕地看看他俩，抖动着手又把菜拨回盘里。

书君一看大叫道：“哎呀，这菜还怎么吃呀？你这孩子太没教养了。”

杜鹃有些赌气地把菜全倒在原梦碗里，然后问书君道：“这下可以了吧？”

书君理亏，便不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比赛似地为雨菲夹菜：“雨菲，吃吧。多吃点。”

雨菲不高兴地把碗一放：“爸，你们要再这样，我就不吃了。”

杜鹃和书君不说话了。都沉着脸。雨菲说：“原梦是我的弟弟，是咱们一家人，他是男孩子，吃得多吃得多。爸，今天是你不对！你要向阿姨检讨！”

“我……”

杜鹃苦笑了一下：“雨菲，你爸也不是故意的，算了。”

这时门铃响了。雨菲去把门打开，露出了一张黑黑的脸。

“小朋友，请问这是肖书君肖先生的家吗？”

书君站起来：“你是——”

“哦，肖先生，您不认识我，但我却认得您，那天你签名售书……”他举起手里拿着的那本《克隆人的故事》，“我买了一本。”

书君笑了：“噢——……你贵姓？”

“敝姓孔，因脸长得黑，人称老黑。”

“哦，请进吧。”

老黑走进来。坐在沙发上，双手递给书君一张名片。书君念着：“大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老黑点着头：“正是，正是。”

“您找我……有事？”

“唔，我还没对我的职业做更细的介绍。我是一个书商。”

“书商？”

“对，书商。就是专门搞书的出版、发行，经销。产供销一条龙嘛。我找你来，没别的意思，纯属交个朋友。随便聊聊。不耽误你的时间吧？”

“不耽误。”

“那好，”老黑喝了一口杜鹃为他沏的茶，不紧不慢地说道，“你的那本《克隆人的故事》我拜读了。写得是真好。发行量也不少吧？有二十万？”

书君说：“哪里？第一次印刷只印了一万本。第二次印刷也不过印了十万本，加起来算十一万吧！”

“嗯，前后给了你多少稿费？”

书君下意识地看看杜鹃，对老黑问这个问题产生了些警惕，他想，莫非老黑是杜鹃请来摸我上回稿酬的底儿的？嗯，小心为好。想到这儿，书君试探性地问道：“孔先生，你打听这个……”

老黑哈哈大笑：“肖先生！你叫我老黑就行了！我是个粗人，不会那么拐弯抹脚。

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到，决不会超过六万块对不对？”

书君陪笑着：“到不了，不到四万块。”

老黑啧啧着：“唔？那他们可就更黑了。肖先生。当初你要是把书稿交给我……我保证你是这个数！”

他亮出十个手指头。书君眼睛一亮，有些发愣。

“买半间房子是足够了。唉！不过这也没办法，渠道不通嘛！不光是你。全北京那么多知名的作家有谁知道我老黑呢？！有谁能相信同我老黑打交道能给他们带来实惠呢？！”

实话讲吧，今天我是来招贤纳士来了！我搞了这么多年的书刊经营，深深懂得手头没有当今文坛的有识之士加盟不行。没他们给我写书，我老黑出什么？挣什么？只能去当穷光蛋！话说回来了，没我老黑这样的人物，你就是写了再好的书，也拿不到多少钱。钱，全让出版社和书店赚去了。我说得对不对？肖先生？”

书君点头。

“好，痛快！我今天算是遇到知音了。怎么样？肖先生，有兴趣吗？有

兴趣就加入我的这支队伍！咱们是市场上哪个好销就销哪个。我给你付高额稿酬。”

书君明白了，急忙道：“可以可以。”

杜鹃白了他一眼：“孔先生，冒昧地问一句，您的那些书不是非法出版物吧？”

老黑哈哈笑了：“弟妹，你放心！全部合法！书号全是从国家新闻出版署批下来的。

有一本非法，你拿我脑袋是问。”

“可我听说，这买书号本身就不合法。”

“弟妹，就你就有点较真了。这国家办的出版社有时候没能力出书，书号闲着也是闲着，咱用他的书号出了，他还可以当本年度的出版成绩往上报呢！再加上对个人也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啊？”

杜鹃听着刺耳，走开了。书君急切地问：“孔先生，你说，我们的合作从哪儿开始？”

老黑微微一笑：“肖先生，你的长项是儿童文学和科幻作品。当然还从你的长项开始，不知你手头现在还有没有新作可以交给我呀？”

“有，有！我这儿正好又刚写了一个。”书君忙道。说着，他跑到里屋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老黑。

老黑伸手便拿，书君又把书稿抽了回去。

老黑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肖先生是不相信我的为人哪！好，我把话撂这儿，只要你书的内容好，我出二十万。不过，”他把话锋一转，“你总得让我拿回去看看质量高低吧。”

书君被他看透了心思，有些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书，你尽管拿回去看好了，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成功！”

老黑把稿子装入包内：“没问题，肖先生是个痛快人，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那，”他向书君伸过手去，“肖先生，咱们及时联系？”

“及时联系。”书君和他紧握了一下手说。

老黑走了。书君一直把他送到楼道口才回来，一进门便兴奋地道：“嘿！这可真是有福之人不用愁。我刚丢了几万块钱，就又有人送上门来了。”

杜鹃问：“书君，你真要和他打交道？”

“啊，咋？”

“我觉得这个人有些不地道，象是社会上的那些渣子骗子之类。你现在刚属于事业的上升期，可别因为眼前的一点小利益毁了自己的名声。”

“怎么会呢？”书君不以为然地说，“你没听人家说嘛，他出的书也都有新闻出版署的书号。”

“可是书商们出的书都是些啥？要么是黄色下流，要么是挖那些所谓的奇珍轶事、揭密文学，满足一些品味不高，低级下流人的口味。你看老黑，就是典型的格调低下。

你跟这些人入伍，真是够呛。”

“那有什么？他给我付钱不就得了？”

“钱钱钱，你现在除了钱就再没有别的！”

“你好，你清高。你不谈钱，杜鹃，有能耐从现在起你不要跟我再谈一个钱字。”

杜鹃气乐了：“你总是走极端化。现实生活中谁也离不开钱，但却不能

把钱看得至高无上。你让我不跟你再谈一个钱字，我还真是做不到。”

书君也笑了：“怎么样？认输了吧？说吧，要跟我谈哪个钱字？”

杜鹃欲言又止。书君说：“说嘛。我知道又是原梦要用钱。”

“那好吧。”杜鹃咽了口唾沫，“昨天我找了尹老师。她说按学校规定，入学可以，但恐怕要交一笔赞助费。”

书君脸沉了下来：“我说怎么样？遇上钱了吧？！连学校都在谈钱，我辈岂能免俗？得交多少？”

“怎么着也得四五千吧。”

书君不说话。杜鹃说：“要是你有意见，就先用我婚前存进来的那一万元，行吗？”

书君有些不高兴但又说不得什么，便道：“你看着办吧。不过，以后再遇上老黑这样的事，不许再说我！”

3

王冬梅出院的第二天，法院通知尹建国和李英到庭，他们的离婚案要于这一日宣判。

快走到法院门口的时候，陪尹建国来的柳茵停下了脚步：“建国，我……我……有些害怕……”

尹建国说：“不要怕，柳茵，我们会赢的！”

柳茵摇摇头：“不，我不是害怕输，我是害怕李英她……建国，我不去了！我在这儿等你好吗？”

尹建国说：“也好。你在这儿等着，我会给你带来好消息的。”

尹建国走了，柳茵目送着他的背影。这时若兰迎面走来，看见柳茵，打了声招呼：“柳大夫。”

柳茵问：“你的事……”

若兰说：“清了。我和潘自仁的婚姻清了。”

“是吗？恭喜你。看来，你是胜利者喽？”柳茵不无嘲讽地说。

若兰听此话苦笑了：“胜利者？为了这场短暂的再婚，我丢掉了女儿，丢掉了爱我的丈夫，丢掉了自尊，丢掉了青春和美貌，我还……丢掉了——一个未成人的孩子，你能说我是胜利者吗？”

说着说着她潜然泪下。

事到如今，柳茵倒有些同情她了。

“大姐，你多好！”若兰擦把泪水接着说，“当初你同他离异，物质上是失败了，可你精神上却是永远胜利了。而我，和你恰恰相反，物质上，我成功地赢得了一大笔资产，看似成功了，然而精神上，我却彻底成了一个乞丐，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乞丐！……”

柳茵无言地望着她好久才问：“我儿子呢？”

若兰说：“他跟他父亲在一起，我……不太清楚他的情况。”

柳茵有些不高兴，刚想再说点什么，这时法院的门开了，就见李英哇地哭着出来，跑了。她哭得那样伤心，那样悲痛。柳茵想，我怕看到这个局面，可还是让我看到了。

看来，任何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只有迎着风浪前进，才有可能到达幸福的彼岸啊。

尹建国从法院门里走出来，来到她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柳茵，我们

赢了。”

“我知道……”柳茵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尹建国劝慰着她：“柳茵，你怎么了？我们赢了，你应该高兴才对……”

柳茵抽泣着说：“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赢了，这世上多了一个幸福的再婚家庭，然而就在这同时，却又造就了一个孤寂的单亲之家，伤害了一颗原本善良的心……这是一个轮回么？这是一个怪圈么？这是上天特意的安排吗？我怕，我怕我会从此背上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

过了三天是尹默的七十大寿。尹建国邀请柳茵去。柳茵给老人买了几本有关养生、健体方面的录相带，准备当礼物送给他。

杜鹃艳羡地看着她说：“大姐，苦尽甘来，你终于可以幸福地再婚了。”

“再婚也不一定就幸福啊。”柳茵说，“就像你，最近老是愁眉不展地。有什么心事？”

“还不是书君气的。最近我们在一起老吵架。他说我不对，我说他不对。再不像往常那样温馨了。原梦来了以后，他对雨菲爱得有些离谱，对原梦却总是不理不睬的，一点也谈不上关心。生活在这样一个苦闷、毫无生气的家庭中，我真是感到憋气，老有一种想跳出来的感觉。要不是原梦……我……”杜鹃生气地说。

柳茵问：“书君和若兰离婚时，是他主动要的孩子吧？”

“对！他对张若兰说，除了雨菲，他什么都可以不要。”

“离婚时要孩子的男人真是不多。要孩子的男人肯定是以儿女为重的人。这种人再婚的目的自然要以他自己的儿女利益为重。”

“可我对雨菲不错，他应该从内心感到满意啊！”

“关键是又添了个原梦。他心里产生了不平衡。你们这个家庭的保险系数就又减了一层。他把原梦看成你的，把雨菲看成他的，厚此薄彼，亲疏有别，你当然受不了。”

“说实话。我是十分希望我的第二次婚姻能够得到幸福的，所以在再婚后，一直试图避免婚姻悲剧的重演，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家庭的和睦。可是，有时候你不找事，事却会找你。真是让我苦恼死了……”

“你这么一说，我对我的再婚又没有信心了……”

“别。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是早就有感情，历经磨难，终成眷属。虽然不敢保证今后的生活一定会永远浪漫，但肯定会过得十分幸福。大姐，再婚家庭里结局最好的就应该是你们这样的人……”

“我只能说但愿吧。我觉得浪漫要以生活本身为原则，我希望我的爱情和婚姻像一条平静而又宽广的大河，急瀑险滩的刺激与动荡固然可以动人魂魄，但是谁又能那样长久地在其中生活呢？只要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想，再平淡的婚姻也会幸福……”

沉默片刻，杜鹃说：“大姐，说实话我现在有些怕……”

柳茵问：“怕什么？”

“他现在老是当我的面提张若兰，提起他们在一起过的日子，拿我同她做比较，感觉我好像还不如她似地……”

“这你倒不用担心。俩人毕竟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留下点美好的回忆也很正常。”

“做人真是太难了。要想幸福实在是需要好运气。我……我真怕我的这

第二次婚姻梦会再度破灭。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离异尚能忍受，还会对婚姻充满着一定的希望。

而第二次离异，无疑会给自己的生活信念再来一次沉重的打击。那样我就会和过去的你一样，一蹶不振，就此消沉下去，对婚姻伤透了心……”

看杜鹃痛苦的样子，柳茵明白她这次是碰上真麻烦了，于是便试着问：“杜鹃，用不用哪天我帮着和书君谈谈？”

杜鹃摇摇头：“谈不拢的。唔，大姐，你先忙你的事吧！瞧！尹建国接你来了！”

尹默家里，一片欢声笑语。看见柳茵为自己买的录相带，尹默十分高兴：“柳茵哪！”

建国这孩子，也算是过了半辈子的人了。自打和李英结了婚，整天愁眉不展，没有多少高兴的时候。我知道，孩子他心乱哪！可自打和你重逢，建国他跟变了一个人似地，人也显得精神了，年轻了。我明白，他这是心里有你啊，孩子！”

柳茵羞涩地低下了头：“伯伯……”

“咱们家我和你妈算是再婚，你们俩也是再婚。说起来，这再婚是真好，再婚给我们老两口带来了幸福和安康。再婚也能让你们俩口和和美美，甜甜蜜蜜地过上后半辈子。

我是真高兴啊！”

尹红说：“爸，若兰姐也是再婚，咱们家快成了名副其实的再婚家庭了！”

若兰说：“别提我，我这次再婚是犯了个大错误。好在我迷途知返……”

若兰还想说什么，王冬梅打断了她：“若兰，什么日子？你那点事回头再说。过来帮我上菜！”

饭菜摆上来了。尹默看大家已纷纷就座。咳了两声，开了言：“今天高兴，孩子们都来了，又是我的七十寿辰，就多说两句。我和你妈结婚已快半年了，这半年，是我自第一个老伴去世后过得最最愉快的半年。我感谢她给我带来的这些幸福和欢乐，我更感谢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对我们老年人再婚的理解和支持。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李英曾经问过我百年之后身外之物如何处置的事，今天，我就说一说。”

王冬梅拽了拽他的衣襟：“老尹，大喜的日子，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什么？”

“哎，要说的，要说的。人活七十古来稀，保不准哪天我就会撒手西去，我愿意走之前把一切事都有个交待，这是对你，也是对儿女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看大家静下来，尹默接着道，“我一生清寒，遗产不多。零零散散大约存款有十万元。比较值钱的算是这套房屋了，我让人家给估过价，按现如今北京的行市，要是卖了，能值七八十万。但是房子我们还要住，所以不能分。我们俩都走了以后留给建国和柳茵。

那十万元钱我想你妈应该拿二分之一，五万元。你们几个孩子：建国、若兰、若凡一家子、尹红各拿一万，还有一万，我想给李英。毕竟，她当了我尹家二十年的儿媳，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尹默看着众人。众人都陷入沉默，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尹默说：“数额太小，让你们见笑了，主要是对你们给予我的一片孝心表示感谢……”

王冬梅突然说：“老尹，那五万元留给孩子们，我不能要。”

可新抱着星星也说：“爸爸，我们都有钱，都能自食其力，那一万元，我们也不要。”

若兰张了张嘴，没说话。

尹默看看王冬梅：“冬梅啊，你还是没有从心里接纳我这个老伴，该你得的你一定要得。还有若凡家的，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应该和建国、尹红平分秋色啊？可在我的眼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谁也不分亲疏厚薄，我一视同仁！我理解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的心……”

由于激动，尹默说不下去了。

王冬梅说：“老尹……这样吧，这五万元我收下，但是我只要它的支配权，好吗？这些钱还是留给孩子们……”

尹默想了想，点了点头。

若兰在一旁深受感动，此时也激动地道：“爸，妈，我刚得了一笔财产，这一万元钱，我不要，还是分给哥哥弟弟和妹妹吧。”

王冬梅赞许地点头。

尹建国说：“不，若兰，爸爸给你，你就留下，这是爸爸的一片心意么！”

“那，就把这一万元钱留给我们的后代吧！留给星星、雨菲，还有尹红的孩子……”

尹红羞涩地叫了一声：“姐——”

尹默笑了：“嗯，就这么办！来！开饭！今天我要痛快地多喝两杯。”

宴会一直到很晚才结束。月到中天的时候，大家才各自散去。若兰同大家分手后，一个人漫步向三环路上的立交桥走去。今天晚上，她喝了一些酒，有些兴奋，想让夜风吹吹发热的神经。

她不知道，在她的身后，有几个黑影，跟上了她。

来到立交桥上，望着脚下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欣赏着这都市的迷人的夜色，若兰由衷地感到了生活的美好。

她想，在人流如织、地价飞涨的北京，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有了恁大的一套房子，又有了二十万的资金，虽不能称之为富婆，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吃息族，换句话说，自己的下半辈子可以无虞了。这，就算是此次短暂的再婚带给自己的“负面”效应吧？

想到这里，若兰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个时候，那几个黑影离她越来越近。若兰一回头发现了他们，浑身一激凌，吓出了一身冷汗。她加快了脚步，渐渐小跑起来。那几个黑影追上来，若兰刚要喊，其中一个拿一重物狠狠地砸了一下她的脑袋。若兰“啊”地大叫一声倒在地上，鲜血顺着耳际流了下来。

黑影踹了她一脚，恶狠狠地道：“告诉你，今天的事算是警告，三天之内，乖乖地把房产证交出来！否则，小心你的狗命。”

一听声音，若兰明白了，原来是铁蛋。她想爬起来和他撕打，但是，疼痛，使她昏了过去。

这天晚上，老黑在一家饭店请书君吃饭。俩人喝了一杯又一杯。书君有些头晕，但仍不忘提正事。

“孔先生，那个稿子……”

老黑说：“那个稿子嘛……我这人比较直，不喜欢拐弯抹角，我是有啥说啥，你别介意啊！我觉得这本和你那本《克隆人的故事》比起来，那真是差得太远了。这次写得没什么新东西不说，连点童趣都找不着了！像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不是出自内心的感情迸发……”

书君一听，有些不高兴：“老黑还挺内行的嘛！”

老黑大笑：“哪里！我懂什么？我是拿着你这稿子花了一千大子儿请一个高参给看了看。刚才那些话都是他说的。我只不过当个小八哥学舌而已。”

书君说：“那，把那稿子给我吧！”

老黑煞有介事地摸摸口袋：“哎哟，我今天没有带来……”

书君沮丧地说：“是吗？看来，想挣你的高额稿酬是挣不成喽？！”

老黑把眼一睁：“谁说的？钱，我老黑多的是，就看你想不想挣了？”

书君说：“我……我是孙子，钱是爷爷，干……干吗不挣？”

“好！痛快！来，先喝酒！喝完了我告诉你这钱怎么挣！”

“还……还喝啊？”

“当然！”老黑说着向吧台招招手，“小姐，再来两瓶酒！”

等酒喝得差不多了，老黑也把发财的门道讲明白了。书君冲老黑摆摆手：“那……那不是性……性文学吗？”

老黑说：“瞧这话说得，性不也是文学吗？性是永恒的主题，谁也离不了，你敢说你离得了？再说，现在出版的畅销书哪个不带性？那本挺有名的《废》什么，还有那本刚拿了茅盾文学奖的《白》什么，不都写了性吗？像人家这些名流大家都不怕谈性，你又忌讳什么？”

书君说：“不，不行，写不了。”

“是吗？”老黑站了起来，一脸不屑的样子，“那我就没办法了，放着钱不赚，真是傻啊。”

书君不说话。老黑说：“要不，你先回家琢磨琢磨？不急着答复。”

书君说：“算了，我答应你。试试吧。不过，你得先付订金。”

同老黑分了手，书君要了个出租回家，驶到一个阴暗的角落时，车灯照亮了昏倒在地上的若兰。书君赶紧下了车，跑到若兰跟前急切地喊：“张若兰！你怎么啦？”

若兰醒了，她睁眼看看，无力地道：“……是你？”

“是我。我从这儿路过，你……你没事吧？”

若兰摇摇头：“抚……抚我起来！”

书君将若兰抱起，突然大叫：“血？你后脑勺有血？”

若兰说：“我……让人打了……送我去医院，好吗？”

书君点点头，把若兰抱到车上，对司机说：“医院，快！”

处理完伤势，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书君搀着若兰一直把她送到了潘自仁家楼下：“好了，你到家了，我……我该走了。”

若兰却勾住了他的脖子说：“抱我……上楼。”

书君无奈，又把她送到门口，这才努力地把若兰吊在自己脖子上的手放了下来：“我真地……该走了……”

若兰笑了：“这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没事的，进来吧！”

听了这话，书君长舒一口气，进了屋子。

若兰进屋便瘫倒在沙发上。书君为她倒了杯水，问：“丢了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若兰给问糊涂了，半天才回过味来，“不……不是抢劫。”

书君愣了：“不是抢劫？那……谁会这么害你？”

若兰咬牙切齿地道：“潘铁蛋！潘自仁！”

“怎么回事？”

“我……我和潘自仁离了！”

“你和潘自仁离了？！”

书君大吃一惊。于是若兰给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这么说，这三室一厅的房子成你的了？”

“嗯。房产证我已经拿到手了。”

“那二十万呢？”

“他还没给。不过，我会让他给的。不但要让他乖乖地把钱给我掏出来，而且，我还要报今晚的仇！”若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疼得哎哟一声。

书君凑过来，抱住她的双肩：“你没事吧？”

“没事！我……我要告潘铁蛋拦路行凶，非把他送到监狱不可。”若兰直盯着书君说。

“对！”书君激动地说，“最好是把潘自仁这个混蛋也送到监狱，也好解我心头之恨。”

若兰把他的脸扳过来，让他看着自己：“书君，我现在好后悔，我……我当初……对不起你……”她靠在书君身上，“你……还恨我吗？”

书君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不……不恨……”

“真的？”

“真的！不但不恨，而且，而且，我现在，对你……对你……应该说旧情未断……”

若兰听了，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说这话，不怕对不起你的妻子吗？”

“她？少提！”书君不知怎地就来了火，“唉！不瞒你说，我跟她一开始还行。可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跟她越来越说不到一块儿了……”

“怎么啦么？”

“怎么啦？！她有个孩子，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归男方。可没想到她前夫得了尿毒症，无力抚养孩子，结果，这个孩子现在归我养了！”

“你是说，咱家又有了一个孩子？”

书君看了若兰一眼，显然对若兰这个“咱”字很欣赏：“可不。现在我那儿是俩孩子。”

若兰说：“书君，你可不能让咱雨菲吃亏受委屈。”

“那倒没有。反正我在家的时候他们不敢。至于，……我不在家的时候，可就不敢说了……”

若兰说：“不行让雨菲住到我这儿来，反正这么大的房子就住我一个人！”

“这个嘛，可以考虑……”书君突然又想到什么，“不行，雨菲不能到你

这儿。你这儿现在太不安全。你敲潘自仁这么狠，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那小子路子野，肯定认识不少黑道上的人物。这些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若兰害怕了：“那怎么办？把房子再还给他？”

“还给他？凭啥？”

“那……”

书君狠狠地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房子不但不能还，那二十万还得要。”

你拿你们的离婚协议书给我看看。”

若兰把协议书找来。书君看了看说：“才二十万，真是太便宜他了。”

若兰说：“就是！要不，咱改成八十万？”

书君摇摇头：“这恐怕不行，这东西他那有底儿，造不得假。”

若兰说：“什么呀！他那儿没底儿。”

书君一愣：“他的底儿呢？”

若兰说：“让他给撕了！”

“当真？”

“那还有假？当着我面撕的。”

书君啪地一拍手：“是吗？那就好办了。这钱已经写上了不好改，你可以再加一条，要他的车呀！”

若兰说：“对呀！在咱北京现在没车开可不行！可他们要报复我怎么办？”

书君说：“打蛇要打七寸。你要抓住他的劣势和把柄，把他彻底打垮，最好是能赶出北京城去！”

若兰问：“你有什么招吗？”

书君想了想说：“他这个人……最怕什么？最喜欢什么？”

若兰说：“他……最怕银行封他的帐户，最喜欢嘛……最喜欢他那混帐儿子！”

书君问：“就是今天对你下毒手的那个？”

“嗯。”

书君想了想：“有了，你可以这么这么这么办……”

听完了书君的主意，若兰高兴地蹦了起来：“太棒了。书君，你真聪明，我真后悔失去你，你，你今天就别走了吧？我……我好想你……”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书君就坡下驴，一下子把若兰放倒在沙发上……

5

啪地，一个手拷拷在铁蛋的手上。

几个公安站在铁蛋面前。潘自仁慌忙上前问：“公……公安先生，我……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就听公安道：“八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昨天晚上，潘约翰涉嫌行凶抢劫过往路人。

现依法处以刑事拘留。”

铁蛋喊着：“我没有！我没有！爸——我打的是她，是那个臭女人！爸——你快救我呀！”

不容分说，众公安押着铁蛋上了警车。随着刺耳的警笛鸣叫声，铁蛋被带走了。潘自仁一下子瘫倒在地：“儿子！我的儿子！——完了，全完了！”

杨虹拿着一沓手续单走过来：“潘总，这购买建筑材料的发票，你签个字。”

潘自仁拿起发票撕了个粉碎：“签字签字！我儿子都进去了我还签什么字？我辛辛苦苦地干为了谁？还不就是为了我儿子，可我儿子让公安给抓走了，这……这都是让那个娘们给害的……”他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城里的娘们真狠……”

杨虹说：“潘总，你冷静点！现在工程进度上不去，建筑材料的价格一天跟一天不一样，你现在要是不冷静，倒时候非闹个鸡飞蛋打不可！”

潘自仁说：“鸡飞吧，蛋打吧。我潘自仁是再也干不下去了……”

突然他又从地上一跃而起：“不行！我得找那个臭娘们去！只有她能救我儿子。杨虹，快，开车！”

杨虹一扭身子说：“我不去！”

潘自仁瞪起了眼：“你不去？你在跟谁说话？别忘了是我雇了你！”

杨虹说：“潘总，我是不忍心看你被毁了啊！建筑材料马上就用完啦！这才是大事。”

潘自仁一瞪眼：“我儿子才是天下最大的事！”

“若兰哪若兰！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一见到若兰，潘自仁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痛哭流涕地道：“你去公安局，就说你认错人了，砸你头的不是他，行吗？若兰，你是知道的，铁蛋可是我的命根子啊！没了，我可怎么活呀？”

若兰跷着二郎腿说：“你怎么活？你看看我这脑袋，差一点我就没法活了。不过我可告诉你，我要是活不成，你儿子更得没命，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掂量去吧！”

“是是是，若兰，我替铁蛋向你赔礼认罪了。你的头，去医院看过了吗？你花了多少医疗费。我全掏！还有，这些钱，你去买点人参乌龟王八汤什么的补补。”

说着，潘自仁拿出一沓钱来。若兰用脚把钱踢到一边：“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要那二十万！”

“若兰，我现在这工程急需用钱，你……你看在咱们一度也是夫妻的份上，缓一缓，等我这个工程干完，我一定加倍给你！”

“少费话！钱不拿来，想让我去救你儿子，没门！”

潘自仁无奈，只好咬牙切齿地道：“好，我给！”

他掏出支票本，填好数字，又从口袋里拿出手章。

到真要往上盖的时候，潘自仁的手颤抖了。可他的耳边马上响起了铁蛋的哭声：“爸——你快救我呀！”

潘自仁眼泪流了下来，他一狠心把章盖上，递给若兰。若兰接过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确信无误，才满意地哼了一声。

潘自仁问：“现在，你可以去救我儿子了吧？”

若兰说：“着什么急呀？你那宝马车什么时候给呀？”

潘自仁愣了：“什……什么？车？”

若兰一瞪眼道：“装什么糊涂？你跟我的离婚协议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给我一套房子，二十万元钱，还有那辆宝马车！”

潘自仁喊了起来：“不可能！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还有这一条？”

若兰说：“白纸黑字写着，你别想抵赖！用不用我把那协议书让你看看啊？”

“你……你拿来！”

若兰把协议书扔给他。潘自仁一看说：“这……这是假的，这是你后加上的！”

若兰说：“胡说！你有什么证据？”

“我也有一份！”

“把你的那一份拿来！”

到这时潘自仁才想起自己的那一份已经被自己给撕掉了，他气急败坏，三下两下把这张协议书也撕个粉碎：“张若兰，现在咱们两清了，我没有底稿，你也没了！”

若兰冷笑一声：“你以为我会那么傻？我这儿有二百份复印件！到法庭上去说吧！”

你毁坏证据，分明是心里有鬼！”

“张若兰！我……彻底地服了你了！……车在楼下，你去拿钥匙吧。”

若兰往外就走。潘自仁又一把抓住了她：“只有一样，赶紧去救我的儿子。”

若兰说：“你信守协议，我也会做一个君子。放心。”

若兰说完似一个打胜仗的将军向潘自仁的车走来。命令般地对坐在车上听着音乐看消遣杂志的杨虹道：“下来！”

杨虹一愣：“干……干吗？”

若兰说：“这车是我的了。”

“什么？”杨虹看看潘自仁，潘自仁沮丧地点点头。

杨虹气急败坏，把车钥匙往潘自仁头上一扔说：“妈的潘自仁！你真窝囊！老娘我不伺候了！”说罢，甩袖而去。

若兰弯腰将钥匙拾起。她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第十七章

1

原野浑身无力，抖抖索索地数着药片。数好了，去端暖壶倒水。手一软，水流了一地。

门开了。杜鹃和原梦冲了进来。原梦喊着：“爸爸！——”扑到他怀里，杜鹃上前接过他手中的水壶替他倒水。

喝完了药，杜鹃搀着原野走向外屋的沙发，扶着他坐下。

杜鹃说：“对不起，好几天也没来看你……”

原野喘着粗气苦笑着：“你有什么可道歉的？你能来看我，我就够感激的了……本来，孩子就……我又……杜鹃，我欠你太多，真的。”

杜鹃把带来的水果和其他食物放在茶几上，拿一个香蕉剥了皮递给他：“我恨过你，但毕竟是夫妻一场。你现在又是这个样子，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就是个两姓旁人，也看不下去的。何况我又是医生，看病治人，这是

我的天职。这是给你的。吃吧。”

原野说：“我吃不饱已经意思不大了，让孩子吃吧。”

原梦把香蕉接过来，放到爸爸嘴边：“不！——爸爸，我要你吃！”

“好，爸爸吃。”原野感动了，咬了一口问：“原梦，在妈妈那儿过得还好吗？”

原梦声音很小地说：“挺好的。”怕父亲为自己难过，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挺好的，我和我们班最好的同学雨菲在一起，玩得可高兴啦！”

“是吗？那就好。上学的事怎么样了？”

杜鹃说：“我已经联系好了，还回他们学校，他那个班。”

原野欣慰地点头：“杜鹃，苦了你了。”

杜鹃说：“没啥。”

原野说：“我想来想去，还是给我家捎个信吧。别因为我影响你本来幸福的家庭。”

杜鹃摇摇头说：“老人岁数大了，千里迢迢到北京，是照顾你啊还是你照顾他？你姐那也是一大家子人，离不开的。书君那儿，不用你操心。我想，都会理解的，不理解也没关系，毕竟，我没做错什么。”

原野问：“他……是不是不愿意让原梦闯入他的生活？”

“别问那么多了，来，我扶你到阳台上晒会儿太阳，总呆在屋里，不好。”

杜鹃说着和原梦一起搀着原野来到了阳台上。原野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看着窗外迷人的景色：“生活，真是太美了。”

杜鹃苦笑了一下，原野问：“你好像……有些忧郁？”

杜鹃垂下眼皮说：“我没事儿。就是发愁你这儿，肾源还是没有找到。”

原野说：“没找到好。就把那钱留下，给你和原梦吧。我这辈子欠你们的太多太多，就让它去补偿……”

“原野，你别瞎说。你应该活下去，你也能很好地活下去。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你年轻的生命……”

原野叹口气：“说是这么说，可我知道，病魔不饶人哪！我现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状况，在美国，大夫都跟我说了，他们说我现在连一点医疗价值都没有了，去等死吧。”

我说我要是这么死了会死不瞑目的，因为我的儿子还没有找到归宿。现在好了，我可以毫无牵挂地走了……”

原梦哭了：“爸爸，我不要你死！我要你活！我要你和我们在一起！”

原野也涕泪纵横：“好……好孩子，爸爸不死……爸爸还要看着……原梦长大，当音乐家呢！”

2

书君回到家里的时候，雨菲正在写作业，她向爸爸打了个招呼：“爸，你回来了？”

书君点点头：“嗯，她呢？”

雨菲为他不问“你妈呢”而改称“她”有些惊讶：“你是说阿姨还是原梦？”

“你阿姨。”

“唔，她和原梦去看那个叔叔了。”

“哪个叔叔？”

“原梦他亲爸。”

“哦，就把你一个人撘家里？”

“爸，我没事的。”

书君坐下来，把雨菲拉到身边：“雨菲啊，爸爸问你，原梦来了好几天了，你有没有感觉你后妈对原梦有些偏向啊？”

“偏向？”

“嗯。比方说她有没有背着你给原梦买什么吃的穿的啥的？”

雨菲摇摇头。书君长舒一口气：“没，没就好，雨菲啊，以后要多长个心眼。你跟原梦玩可以，但要有个界限，毕竟他不是我们家里的人。”

雨菲不解地问：“弟弟不是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人了吗？”

书君说：“他哪能跟你比啊？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爸爸最爱的是你，也只爱你，他们都是外姓人。”

雨菲说：“可阿姨还要和你过一辈子呢！”

“唉！这夫妻和父女可不一样。常言说得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尤其是我们这种半路夫妻，能相伴到老的并不多啊！你没看我现在和你阿姨老是吵架？”

“爸，我觉得这都怪你！”

“怎么能怪我呢？这不明摆着都是这个原梦搅的嘛！”

“爸，这么说，你又想和阿姨离婚了？”雨菲扑闪着—双大眼睛问。

书君说：“你知道就行了，也不一定，千万别瞎说！”

“爸，我觉得你还是别这样。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阿姨这个人挺好的。我是改不过口，要不我早把她叫妈了，事实上我现在虽然还叫她阿姨，可我已经把她当成了我的妈妈。爸，你要是和她离婚了，再给我娶一个后妈，我可不敢保证能有这个后妈好，那样，我就会受委屈的！”

书君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雨菲，我……我要是再把你亲妈接回来呢？”

雨菲一听高兴地问：“你是说你要和我亲妈复婚？”

“爸只是这么说说。”

“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从我这儿说，我……我巴不得呢！再好的后妈也比不上我的亲妈好！只是……爸，我妈她会回来吗？”

“不知道。也许吧。”

“爸，你想和我妈复婚，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吧？”

书君惊讶地说：“因为你不行吗？”

“嗯，”雨菲点点头说，“我觉得，要是你们俩自己真的和好了，你们俩真地又产生了感情，那你们当然可以复婚，但要是单为了我你们才和好，那样你们还会吵架，还会痛苦的。与其那样，还不如要现在的后妈！”

书君不自然地道：“我只是随便说说，可别把我的想法乱说啊！”

3

孩子就要开学了。书君和杜鹃决定为他们添置一些学习和生活用品。这天，他们结伴来到商场的儿童购物处。这里，一个漂亮的月亮门将男童部和女童部分开。

书君径直走向女童部。杜鹃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带俩个孩子跟着走进

来。

雨菲看中了墙上一件漂亮的裙子，眼巴巴地望着。书君看了看标价，是一百六十八。

他伏下身问雨菲：“喜欢吗？”

雨菲点点头，书君便对杜鹃道：“买下来。”

杜鹃说：“要不要先试一下？我觉得那边的那个比这个要好看一些。”

杜鹃说着，手指了指那边挂着的一个裙子。书君一看，样子是比刚才这个显得更靓丽。但他一看标价，比这个便宜了三十块钱，就毫不犹豫地说：“不，还买刚才那个。”

杜鹃不解：“为什么？”

书君说：“价格在那摆着，贵的肯定要好一些。”

杜鹃问：“雨菲，你说呢？”

雨菲说：“我……我觉得都差不多。”

杜鹃苦笑了一下，掏钱把那第一条裙子买了下来。

他们又来到文化用品部，买了一些本和笔。杜鹃看见一个书包，跟服务员要过来看了看。书君便问：“雨菲不是有书包吗？”

杜鹃说：“原梦没有。他的书包留美国了。”

书君哼了一声：“那就买俩。一人一个。”

这时候原梦眼巴巴地盯着一个小提琴看。杜鹃看见了，停下了脚步：“书君——”

“唔？”

“书君，我……我想……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再给原梦买个小提琴？”

书君一听，怒上心头：“你说什么？不行！”

“书君——原梦他好不容易练就了一个小提琴的底子，半途而废，多可惜啊！”

书君说：“我管他可惜不可惜呢！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让他吃我的住我的就已经够可以的了。上学多花了我四五千块，那是没办法。可这小提琴，有什么必要非得买？今天他买小提琴，明天他可能就会要大钢琴！可我的女儿呢？一台电脑是她妈买的，花了一万块！一条小狗是她妈买的，花了三千块！可你呢？你给她买过什么？”

杜鹃听着这些话惊呆了，她看看周围往这看的人，不想吵下去，便说：“算了，有话我们回去说。”

书君却不依不饶：“我不！我今天就在这儿说！我今天非说出来不可！你……你最近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儿子来了这才几天哪？我辛辛苦苦挣的钱都让他给花了！我看这个家是不能过了，再这么过下去这屋里的一切就都成了姓原的了，我告诉你，本来我留他就是勉强，你再这样做我没别的办法可想，干脆，咱们……”

“怎么样？”

杜鹃问，她想她又要听到那个伤她一生的字眼了，没想到书君嘴里蹦出的竟是：

“实行AA制！”

回到家。杜鹃拿出俩付羽毛球拍递给雨菲和原梦：“你们俩下去玩会

儿，我和你爸有话谈。”

俩孩子走了。杜鹃看了看坐在沙发上仍在生气的书君，叹了口气，倒了杯水，端到书君跟前：

“你说吧，我听听你的打算。”

书君说：“我早就想好了。这再婚夫妻帐目不分开肯定不行，什么你给你的孩子多了我给我的孩子少了，吵来吵去，俩败俱伤。还伤感情，最终的结果是走向离婚。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只能实行 AA 制的家庭管理模式。具体操作嘛可以这样：房费，单月归你，双月归我。也可以双月归你，单月归我，无伤大碍。油、盐、酱、醋、米、面、肉、蛋，各掏一半。买鞋购衣，各掏各的，谁也甭掺和谁。有分不清你我的，就用二去除，所得的商就是个人所应承担的数。谁的孩子谁管。你看如何？当然了，既然咱俩是夫妻，平常我也会给你买点化妆品啥的，这都不算在数。因为这是我主动送的。你主动送我的东西我也会接受。”

杜鹃说：“肖书君。真看不出你这搞形象思维的算起数来比数学家还精确。可你想过没有？当我们的婚姻和爱情用秤来秤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理智大于了激情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也就快走到尽头了。斤斤计较，是不会秤出圆满来的。”

“随你怎么说吧。反正我觉得这种办法是目前能解决我们俩婚姻危机的最好的办法，我们不妨试一试。”

“我可以尊重你的意愿。是不是现在就应该把我管的帐跟你交接一下啊？”

“正好我现在没什么事，交就交接一下。婚前那一万元你拿走。原梦花的那四五千就算了，毕竟这房子是你花钱装修的，你也为家里挣了不少钱。”

杜鹃听这话讥讽地道：“你能这样说真让我感到高兴。现在，我要给原梦买小提琴你不反对了吧？”

书君说：“随便。随便。你看。我现在的心态平和多了，这就是 AA 制带给我们的好处。”

电话响了。书君拿起电话：喂？是我……“他不自然地看了杜鹃一眼，“……是……”突然他高兴地大叫，“是吗？”

原来电话是若兰打来的，她告诉书君，一切都办妥了。该拿到的都拿到了。……她说：“我想请你吃顿饭。你能来吗？”

书君马上道：“可以可以。我马上去。你告诉我地点……好的，你等着，我二十分钟左右到。”

放下电话书君有点眉飞色舞，开始穿西装，打领带。见杜鹃审视地望着自己又有些不好意思，掩饰地说：“我去看个朋友，中午就不在家吃饭了，你们自己吃吧。唔，对了，以后我要是有饭局，家里的饭钱照付。少了一个人，多了一份菜金，你可以把这一顿搞得稍微丰盛一点。”

说罢，书君穿好服装走了。杜鹃憋着的火终于爆发出来，她举起刚才为书君倒水的茶杯狠狠地向地上摔去。茶杯摔了个粉碎。

雨菲和原梦打球回来，看到这一场面，愣住了。

“你的头，还疼吗？”

一见若兰，书君先开口问道。

“没事了。”若兰回答。

菜端了上来。书君高兴地看着：“嗨！都是我爱吃的菜。”

若兰一笑：“我要是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就白当你十多年的老婆了。”

书君笑了笑把话题巧妙地岔开了：“真地全拿到了？”

若兰晃了晃手里的车钥匙：“你没看见车就停在外面吗？”

书君顺玻璃幕墙向外望去，果然见那辆宝马车停在那里。

“待会儿，我带你兜兜风。”

“太棒了！他没再刁难你什么吧？”

“正象你说的，他那宝贝儿子一抓起来，他心里就全慌了神了，我觉得当时别说要他的车，就是要他一座楼他也会给。”

“这车也值了。虽说到不了一座楼吧，至少一座小别墅挣回来了。现在，让潘自仁去哭吧，我总算报了这夺妻之恨。”

若兰一愣。书君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便道：“对不起。”

若兰打开一瓶香槟：“没什么。来，为了我们的胜利，干一杯！”

俩人碰了一下杯。若兰看着书君，突然笑了起来。书君问：“你笑什么？”

若兰说：“我在想，我和你结婚十多年，以前我们俩从来没有在外面喝过酒，吃过饭。你说你消费不起。可现在，我发现你在公共场合挺游刃有余的，一点也不露怯。”

“你是指我穿的这身衣服吧？这算什么？这种场合，我现在经历得多了！”

“是……是吗？”

“当然，”书君有些夸耀地腆了腆肚子，“你前夫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萎萎缩缩、窝窝囊囊的老秘喽！我现在甚至连班都好久不上了。”

“不上班，你挣什么？”

“我现在是作家。靠稿费过日子。”

“是……是吗？”

若兰觉得真该对他刮目相看了：“那，稿费挣了不少了吧？”

“当然了，跟你这不费吹灰之力就挣回二十万存款，一辆宝马车，还有一座三室一厅的房子比起来，我还差得太远太远。只是属于刚刚起步的级别。可要跟咱俩离婚的时候比，翻了真不知有多少倍！想想那时候的我，口袋里穷得丁当响，囊中羞涩，真有些发愁。我老是想：这带着雨菲日子可怎么过呀？”

若兰问：“我不是给了你两万块钱吗？”

书君一愣：“你，你给了我两万块钱？”

“嗯。我把那存折放在了你的西装口袋里。”

“就是你给我买的那个西装？”

“嗯。”

“糟了，糟了。”书君慌乱地站了起来，着急地搓着俩手，“那西装让我……咳！

你还记得那存折的帐号是多少吗？”

“那谁能记得住？”

书君颓然坐下：“唉！完了，完了。两万元没了。你怎么当时不告诉我呢？”

若兰看着他，半天才道：“书君，你——你确实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吃完饭，若兰带着书君开着宝马车四处兜风。

“说吧，你想去哪？”

书君舒适地把身子嵌在车靠背里：“上三环。然后转二环。随便你怎么开！”

“瞧好吧。”

若兰说着加大了油门，宝马车在路上风驰电掣。书君高兴极了。

若兰一边开车一边大声地说：“有自己的车感觉真好，对不对？”

书君喊：“一点没错！”

一直折腾到晚上，俩人才回到“潘自仁的家”，一进门，俩人累得同时瘫倒在沙发上。

若兰说：“啊！太痛快了！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书君说：“我也是，今天才觉出在北京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若兰说：“我累了，你给我倒杯水好吗？”

书君奇怪地看着她说：“你是怎么了？我是到你家来，你才是主人哪！”

若兰摆摆手：“我过糊涂了！我还以为是咱俩没离婚的时候呢！”

书君笑了：“你要不说，我也差一点忘了。”

若兰站起来：“得，你坐着，我去倒。”

书君也站起来，拉住她的胳膊说：“别别别，还是我去吧。”

“我去。”

“我去！”

俩人争执着，拉扯着。不知怎地就变得紧张起来，呼吸急促。俩人对视了一会儿，突然紧紧拥抱在一起，狂热地亲吻起来……

第十八章

1

开学了。校园里一片沸腾的景象——到处挂着标语和横幅，上面写着“开学典礼”“欢迎新同学”的字样。家长们，同学们，还有老师们，都面貌一新，精神焕发。

杜鹃也来送雨菲和原梦来了。在校门口，她对两个孩子叮咛着——

“开了学，就到六年级了，马上就要升初中了，你们俩都要好好学习，要互相帮助，争取都能考上重点高中！”

雨菲推着若兰送给她的这辆彩车说：“阿姨，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弟弟的。原梦，对不对？”

“我？……我有些紧张。不知道我……学习能不能赶得上，还有……还有……同学们问我为什么从美国回来，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杜鹃叹了口气：“原梦，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怕伤自尊。”

“嗯。”

杜鹃从自己包里取出一个东西：“原梦，你看这是什么？”

原梦一看，是一把精致的小提琴，他惊喜万分地扑到妈妈怀里：“妈妈——！”

杜鹃的眼泪流了下来：“原梦，妈妈知道你没有了琴，是多么难过。就又给你买了一把……你应该练下去。原梦，到了班上，同学们要是让你拉，你就大大方方地为他们演奏吧！你还可以让雨菲姐姐为你演唱，我听说你们俩在音乐上是相当不错的合作伙伴？”

“嗯。”俩人同时点点头。

杜鹃揩揩眼睛：“快上学去吧。”

原梦和雨菲一走进教室，就愣住了——就见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美术字：原梦：欢迎你归队。而且，一看见他们，同学们全体起立，向他致以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燕铃还拿着一个手帕包走向前来说：“原梦，同学们听说你爸爸病了，没有钱治病，大家就自发地把假期攒下来的零花钱捐了出来，请你收下。”

尹红站在讲台上说：“原梦，这些钱里，还有你上学交的赞助费。学校领导听说了你的情况，破格同意无条件让你复学。”

原梦感动极了，猛地，他扯开琴套，拿出了小提琴。同学们便喊：“原梦——来一个！原梦——来一个！”

琴弦一碰，原梦拉出了悠扬的“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的曲子。同学们激动地听着，一个个心如潮涌……

尹红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你们让原梦同学感到了一种温暖，一种爱心，现在，我们就是要在全社会呼唤一种大公无私的爱心，要让这种爱心象甘甜的雨露，洒向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2

“大姐，婚期定下来了吗？”

“嗯。再过十天。”

“干吗那么久？”

“总是要准备准备。再说，建国的离婚手续刚办清……”

杜鹃和柳茵正谈着话，就听有人喊：“杜鹃，电话！”

杜鹃拿起电话：“你好……什么？”她惊喜地叫了出来，“肾源找到了？太好了！”

我们马上去！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杜鹃放了电话。柳茵和护士小于高兴地看着她。柳茵问：“杜鹃，真找到了？”

小于也问：“在哪找到的？”

“深圳。”杜鹃回答说，“大姐，小于，我想马上带原野去！他要是再不赶紧换肾，很有可能就要死了。”

柳茵说：“你去吧！”小于也说：“你的班，我们替你上。”柳茵又加了一句：“必要的话，我会推迟婚礼。”

杜鹃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大姐，我争取在你婚礼之前赶回来，我还想看你再披婚纱的样子呢！”

柳茵笑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披什么婚纱？你会失望的。快走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原野，另外，家里你也得准备准备。”

杜鹃点头：“嗯。单位的事，你们就多费心了。”

杜鹃说完就匆匆找主任请假去了。柳茵望着她的背影深思着。小于问：“大姐，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柳茵说，“杜鹃对谁都那么好，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人却不一定会有好报，她这一去，说不定会在她家里掀起一场风波呢！”

“你是说她丈夫不愿意？”

柳茵叹口气：“毕竟，她帮助的是她的前夫。目前在好多中国人眼里，还保留着许多迂腐的观念，他们认为。夫妻俩离了，就应该形同路人，不打不骂不吵已经是好的了，如果再去帮他，就有些过分。可杜鹃，她真是一个情深义重的女人，她冲破了这些世俗的观念，可敬可佩啊！……我想，她走了以后，哪天我们有机会，到她家去看看。”

小于点头道：“嗯。”

柳茵还想说什么，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妈！”

柳茵回头一看，愣了，就见铁蛋衣衫不整地站在柳茵面前。

“铁蛋？你这是——和别人打架了？”

铁蛋嗫嚅着：“我……我……”突然他嚎啕大哭起来，“我爸他……我爸他完啦！”

“孩子，别哭，”柳茵抚他坐下，“坐下来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爸……他为了我……把家里的钱都给了……那个女人……还有那辆车！他的工程需要钱，可谁也不肯借他！再加上建筑材料一个劲地涨价，我爸他……干不下去了，他想把工程盘给别人，可人家谁也不要，工人们见他发不出工资，都走光了。他……他破产了……我们成了穷光蛋……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3

杜鹃把一大堆半成品菜、速冻食品和肉一股脑儿地塞进冰箱。又找出一些原梦和雨菲的换洗衣服，为他们叠好，码好，放好。然后，才开始打点自己的行装。

一听说杜鹃要走，书君晚饭只吃了两口就甩手进了里屋：“杜鹃，你来看一下。”

杜鹃走进里屋。书君没好气地问：“我听说换个肾得需要十几万块钱？原野他有吗？”

杜鹃说：“有。”

“有？”书君奇怪地问，“你不是说他一贫如洗了么？怎么又突然冒出十几万来？”

“是这样。”杜鹃解释道，“我离婚的时候他给了我两万美元，我一直没花，所以……”

书君眼放光了：“他给了你两万美元？”

“嗯。”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他是觉得有些对不住我才给的。我本来没打算要，肯定要找机会还给他的。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难怪你告诉我有一万时那么大方，原来还有个大头你眯着？人家都说再婚夫妻心里都有个小九九，看来一点也不假！”书君生气地说。

杜鹃说：“书君，请你相信我。我并不是故意不告诉你，而是觉得没这

必要……”

“没必要？太有必要了！”书君嚷了起来，“你要当时告诉我，我今天也就不会说什么！可你现在才告诉我，那我就会想：谁知道这十几万是不是我们结婚后你自己偷偷攒下的私房？如果是，那应该算是我俩的夫妻共同财产！”

杜鹃也有些上火：“书君！我有多大能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挣十几万？”

“那可难说。”书君道，“现在当医生的，隐性收入多得很，开个刀怎么着也能收个一两千的红包。”

“你栽赃也要栽对地方。”杜鹃说，“我是内科大夫，不是外科，从不做手术！”

“反正当医生的都一样！你对我隐瞒收入，就是不诚实的表现，就是对我们家庭的不忠！”书君无赖一般地喊。

杜鹃生气了：“那你呢？你隐瞒你的收入又该视做什么？”

书君一愣：“我挣的钱哪一笔没有交给你？我什么时候隐瞒过我的收入？”

杜鹃冷笑一声：“你以为你到底挣了多少我不知道吗？你错了，我心里一清二楚！”

书君脸红了：“谁……谁告诉你的？”

杜鹃说：“我就是说了对你、对我，对我们这个家又有多大意义？又有什么好处？我只想让你扪心自问地想一想，你这样做对不对？”

书君不说话了，杜鹃说：“我再说一遍：我们结婚后，我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至于这两万美元，我告诉你是因为我坦诚，不告诉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毕竟我们是半路夫妻，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变不成你的，夫妻间的坦诚并不代表各人没有自己的隐私权啊！”

书君让了步：“就算这两万是他的，那你就还给他好了，还有什么必要陪着他大老远地去看病？”

“在北京，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这么说，你是他的亲人喽？”

“我一度是他的亲人。”

“当初，是他抛弃了你，你已和他离清了，还管他干什么？”

“离婚了亲情不在，可人和人之间，总还有友情和人情吧？”

书君问：“你说你是友情，那大街上是不是随便哪个人生病了你都要管哪？”

杜鹃坚定地说：“如果碰到了我一定会管的！”

书君摆摆手：“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你去吧！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杜鹃语重心长地说：“书君，你理解我一下！原野他……是个快死的人了，你能看着他就这么死去而不伸出一支援助的手吗？不管怎么说，他再坏，也是我儿子的父亲啊！”

我总不能忍心让我的儿子没了爸爸吧？”杜鹃说着说着哭了，“书君，我求你了！”

话说到这个地步，书君不好再说什么，他坐了下来。拿出一支烟抽。

杜鹃又道：“书君，我嫁给你，做得怎么样，你都是看在眼里的，我有为自己想过一分吗？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你，献给了雨菲，献给了这个家，然而，当我的儿子来了以后，当我的前夫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伸出手去帮

助的时候，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宽容一点，去做一个有良知，有爱心的好人吗？书君！——”

书君想了想，刚要点头，突然又道：“不，不行！我还是想不通，你接待他，还他的钱，把孩子领回来，这我都不再说什么，可你……又要陪他去深圳，深圳是什么地方？是特区！是个花花世界。”

杜鹃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我会对你不忠？”

书君说：“没准。”

杜鹃气急了：“肖书君！你太卑鄙了！原梦他是个病人你知不知道？他就要死了你知不知道？你凭白无故地猜疑我，侮辱我，我们夫妻之间还有半点的忠诚和信任吗？你——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可以提出分手，我和我儿子今天就从这儿搬出去！”

书君软了下来，他并不是真地想和杜鹃离婚。他和若兰之间，充满了逢场做戏的成份。于是他嘴里嘟囔着：“我没说让你走，要走，是你自己想走的……”

“怎么成了我想走？如果不是你的心胸这么狭窄，我会抛弃这个家，一走了之吗？我是那样的人吗？肖书君啊肖书君，我们俩如今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你没觉得有什么不好？那就请你回想一下我们婚后的生活吧！刚开始的时候，也曾有过温馨和快乐，但后来，就变得像一杯冷却的白开水，无色无味，连一丝暖气也没有了。我们恋爱时，所有浪漫的想象也都如空中楼阁，只能在梦中演绎了。我们的战争无休无止。冷战热战……为子女，为金钱，为彼此的猜疑和不信任……我们的婚姻还象婚姻吗？它更象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者，毫无生机，再看看我们的家庭，它又象是一条伤痕累累的小船，危机四伏。是生活欺骗了我们？还是我们欺骗了生活？我们以前彼此的缠绵缱绻为什么全变成了敌视与仇恨？曾经的心动，曾经的热烈，都到哪去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原梦吗？”

“我倒觉得我们今天的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是再婚夫妻……”

“再婚？”杜鹃激动地说，“再婚夫妻和初婚夫妻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方的感情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那它们的结局是一样的，只有分手。”

“这么说，你想分手了？”书君眼睛直直地望着杜鹃。

“如果你逼我的话。”杜鹃也望着他，毫不示弱。

书君明白，这个女人是铁了心了，如果还想让这个婚姻维持下去，只有自己让步。

想到这儿，他说：“得，我让一步，你去吧。我也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反思一下我自己……”

杜鹃长舒一口气：“书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容易，至少我不愿意轻易地把它打破，我走后，我们都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反思一下，行吗？我希望我们的婚姻，能维系的话还是让它维系下去……”

书君不想听她再说教，打断了她：“就这样吧。你什么时候走？”

“半夜。”

“唔……那我就不送你了。”

“谢谢，不用，”杜鹃说，“不过，书君，还有件事，我不得不说……”

“啥事？说吧。”

“我只求你在我走的这段时间对原梦好一点，一切等我回来再说。我想，

我会用加倍的努力来补偿你，补偿雨菲！”

书君不耐烦地道：“我知道。你去吧！信不过我咋地？”

杜鹃这才把一颗心放在肚子里。半夜里，她搀着原野上了列车，驶离了北京城。

4

外面起风了，窗户被刮得咯吱吱直响。书君醒了，他听听窗户的响动，起身下床来到雨菲屋，为雨菲关住窗户，又拿出一个大点的毛巾被给雨菲盖上。然后，他穿过客厅，从原梦身边走过。尽管他看见原梦把毛巾被蹬开了，露着肚子，但他没有做半点停留，只是不管不顾地快速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天亮了。书君醒来，先到外屋去叫原梦：“原梦，起来！起来！快去买油条和豆浆！”

原梦接过书君递来的钱和钢精锅，刚要走，身体打了一个晃，重重地打了个喷嚏，眼泪和鼻涕流了下来。

雨菲从自己屋走出来说：“爸，我和弟弟一块去吧？”

书君说：“不用，原梦一个人能行！是吧？原梦？”

原梦有气无力地点点头，出了屋。在早点摊交了钱，买了早点，端着往回走的时候，遇见了晨练打这儿路过的刘师傅。

刘师傅照例要说俩句：“哟！这不是书君老婆的孩子吗？怎么今天改你买豆浆了？”

“我妈出门了。”

“干吗去了？”

“陪我爸看病去了。”

刘师傅一愣：“书君病了？”

原梦摇摇头说：“不，不是，是我爸。”

“你爸？”刘师傅惊讶地问，“你妈跟你爸不是离婚了吗？怎么？怎么？啊？”他表情蛮有内容地看着原梦。

原梦瞪他一眼，走了。身后传来刘师傅同身边一个晨练的说话的声音：“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婚都离了，还陪着看病，这书君哪，非戴绿帽子不可。”

原梦突然感到一阵恶心，难受得直想吐。他身子晃了晃，豆浆锅一时没端住，从手里脱落，豆浆洒了一地。

“哎呀，你是怎么搞得吗你？连这点活也干不成。算了！”书君生气地一边吼一边把冰箱门打开，取出两袋牛奶，自己拿一袋，给雨菲一袋，“雨菲，喝这个！”

雨菲看了看原梦：“爸，弟弟喝什么？”

“原梦？”书君看看低着头的原梦，“你不能喝，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豆浆洒了，这是对你的惩罚，懂吗？”

“嗯。”话音未落，原梦的泪水便似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书君又有些不忍：“好了，快去把脸洗洗，过来吃饭。”

原梦有些头重脚轻地朝前走了两步。雨菲发现有些不对劲，便问：“原梦，你怎么了？”

原梦说：“姐，我……有些难受……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雨菲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呀！你发烧啦！爸爸，快送他去医院吧。”

原梦说：“不，不用了。我……没事。我们还……还是上学去吧。”

话未说完，原梦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雨菲忙扑过去把他抱住喊：“原梦——原梦——”

书君走过来：“哎呀真是麻烦。怎么好好的就病了呢？我看看。”他摸摸原梦额头，“嗯，有点烫。来，雨菲，扶他躺下。”

说着，书君到里屋随便找了几片药出来，对刚醒过来的原梦说：“来，把这药喝了就没事了。”

雨菲在一旁说：“爸，带弟弟去医院吧？”

“不用。”书君摇摇头说，“就是个感冒。去医院也是一星期，不去医院也是一星期。”他看看表，“好了，我得走了，雨菲，你也赶紧上课去吧！顺便给原梦请个假！”

雨菲问：“留下原梦一个人，行吗？”

书君有些不高兴：“有什么不行的？他都那么大了。”他伏下身子对原梦说，“原梦，你好好休息，到中午我们就回来了，啊！”

原梦吃力地点头说：“爸，姐姐，你们去吧，我没事。”

书君和雨菲走了。当门重重地被锁上，立刻一种孤寂感包围了原梦，他躺在床上，眼里流着泪，喃喃地道：“妈妈，爸爸，你们在哪里？我难受得很……”

5

原梦还在家躺着，雨菲又被同学们给送回来了，在教室里，她吐了个一蹋糊涂。尹红派燕铃和另外几个同学把她送回家，又通知了书君。

书君得知此消息，急急地截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一进门，他连看也没看正哼哼的原梦，就大步走到在床上躺着的雨菲跟前，急切地问：“雨菲，你怎么了？”

“我……和原梦一样，”雨菲皱着眉头说，“也是……头痛，发烧，想吐，难受极了……”

“不用说了，病毒性感冒！你等着，我马上送你去医院！”书君说着便开始找去医院的东西。顺便瞪了原梦一眼：“都是你，晚上不好好盖被子，得了病，连你姐也传染了！”

原梦喃喃地说：“对不起……”

风风火火地拿好了东西，书君背起雨菲就走。雨菲问：“爸，原梦不是也得去医院吗？”

书君说：“没事，他病得没你重，吃点药就好了。”

说罢，便背雨菲出了门。

那辆出租车司机因为先收了书君给的钱乖乖地在楼下等着，见他们出来，便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医院。医生为雨菲听了听诊说：“急性病毒性感冒引发支气管炎，输输液吧。”

书君问：“输青霉素？”

“嗯，青霉素也行，先锋也行。就是先锋贵一些。”医生说。

书君马上道：“不怕。您给开先锋吧。”

医生点点头，开了处方。雨菲一边输液一边喃喃地说：“不知道……原梦怎么样了？……”

书君说：“别说话。他没事的。”

雨菲输着液睡着了。书君想，这事，得告诉若兰一声。

若兰接到书君的电话便匆匆赶来了，一见到雨菲，就难过地掉下了眼泪。她快步找到护士长说：“我是十五床的母亲。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有没有更高级的病房？”

护士长点头说：“有的。有一天一百元的标准套间。”

“那，能给我办到那儿吗？”

“这……”护士长说，“十五床就是一般的输液，输完液就可以回家的……”

“是，是吗？”若兰有些尴尬，有些脸红地解释说：“我是她的母亲，平时不在她身边，感觉挺对不起孩子的，就……总想着用昂贵的物质享受弥补孩子感情上的损失……”

护士长说：“我理解。你和他爸是离婚了，对吧？”

若兰一愣：“你怎么知道？”

护士长笑了笑说：“这样的病人我们见多了！”

雨菲醒了，看见若兰，她高兴地喊了一声：“妈妈！”

若兰幸福地点点头，说：“走，妈妈接你回家。”

雨菲问：“回哪个家？”

若兰说：“妈妈的家。”

“爸爸也去吗？”

未等书君说话，若兰就点头说：“去。”

书君也说：“去！当然去！我可不想让他再传染我！”

他们来到若兰这里，若兰忙着为雨菲铺床叠被，服侍她躺下。雨菲看着周围的环境问：“妈妈，那个哥哥，他……他会来吗？”

“哪个哥哥？唔，你是说他呀！不会了，他们谁也不会来了。这个家就剩我自己了，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当然，也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使用，就把这儿当做你的新家吧！”若兰说。

雨菲回味着这些话。若兰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问：“雨菲，告诉妈妈，还难受吗？”

“嗯，还有点儿。”

“想不想吃东西？”

书君凑过来：“对，想吃什么，告诉妈妈，让她去给我们做。”

雨菲奇怪地看着他们俩：“你们……是不是和好了？”

若兰和书君对望了一眼，俩人都有些不自然，良久，若兰问：“雨菲，你不愿意吗？”

雨菲说：“愿意，我当然愿意。”说完，雨菲又道，“爸，你……回趟家好吗？看看……原梦他……怎么样了？”

书君随口答道：“没事，我刚打了电话，他已经起床了。”

雨菲高兴地说：“是吗？那就好。”

她哪里知道，这个时候，原梦已快支持不住了。他躺在床上，痛苦地

挣扎着：“妈妈……我想喝水……妈妈……我疼……”

没有人回答他。只有贝贝从里屋冲出来，冲他叫着。

“贝贝，你饿了是吗？可……我实在是没劲儿给你准备吃的，你自己……到厨房去找点吃的吧。”原梦有气无力地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脸颊通红。虚汗不止，他剧烈地咳嗽着。意识在虚无缥缈的空中游荡，天在旋，地在转。他昏了过去……

有人敲门。是柳茵和小于。她们下了班来看原梦。

敲了半天，没有反应。柳茵看看表：“这个时间家里应该有人哪，再敲敲。”小于便又敲了几下。

屋里，贝贝听到了敲门声，它向门口及原梦狂吠着。

昏迷中的原梦终于被唤醒了。他嘴里喃喃地道：“救……救我呀……”

扑通，他翻滚到地上。然后，他使足了吃奶的力气，一步，又一步……地向门口爬着。

门离他越来越近……

终于打开了。可柳茵和小于以为没人，已经走到了楼梯口。看见她们，原梦刚想喊，眼前一黑，一个趔趄顺楼梯滚了下来。

柳茵和小于回头一看，高喊着原梦的名字向他冲去……

第十九章

1

书君气呼呼地约老黑在上次吃饭的地方见面。老黑一来，他啪地将一本书掷在他面前：“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书是他刚在书摊上买的。书的内容，正是上次他交给老黑的那本手稿的全部，只不过作者换了另外一个人，编辑出版栏里也没有老黑的名字。

老黑装傻：“什么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我那本书没有出版价值吗？那是谁又把它出了？”

老黑头摇得似拨郎鼓一般：“出了吗？没有吧。”

“你看看这里面的内容！”

老黑拿起书煞有介事地翻了翻：“咦？真的，是你那本……不过，这作者可写的不是你，该不是你抄人家的吧？”

“够了！老黑！你这一手玩得真是够可以的，你把我的稿子骗走出版，不付我稿费也就罢了，干吗连我的名子也给改喽！老黑呀老黑。我看你是真黑，心黑！我……我要告你去！”

老黑笑了：“告我？你去告吧！你有证据吗？我跟你签过合同吗？你说你的稿子交给了我，你有收据吗？你想打官司，打吧，我奉陪到底！我老黑在这个世界混，还从没有怕过谁！”

说罢，老黑起身要走。书君急忙追上去一把把老黑抓住：“等等，这回写的订金呢？”

老黑嘿嘿一笑：“想让我吃官司的人还想从我这里要订金？美死你了？滚开！”

说着，老黑只轻轻一推，就把书君搡回到座位上，然后，他趾高气扬地走了。

书君猛捶自己脑袋一拳：“咳！”

当他再抬起头，他惊讶地发现杜鹃坐在自己对面。

书君便有些心慌：“杜……杜鹃？你……回来了？”

杜鹃没有说话，只是鄙夷地看着他。

“原野的手术，做完了？……”

杜鹃还是没有说话。俩人沉默了半天，杜鹃才道：“肖书君！我要和你离婚！”

书君不敢抬头望她，把头深深地低下了。

杜鹃将自己手上戴着的钻戒褪下来，放在桌上，起身走了。书君看了看那个钻戒，发现它到处闪着迷乱的光……

“想当初我有多傻，我以为只要奉献一颗赤诚的心，便会换来一颗滚烫的心，只要播种的是真诚，收获的不该是谎言和欺骗，我以为幸福一朝获得，便会终生拥有，我以为结婚了，当我白发苍苍，步履维艰时，身旁就会有爱我的人相伴相随……可我错了，全错了。残酷的现实生活把这一切全部否决了……”

杜鹃又回到柳茵的宿舍，她哭着对柳茵诉说着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

柳茵默默地听着。劝慰着她……

事到如今，还能说些什么呢？

第二天，杜鹃和书君办好了离婚手续，同一天，柳茵和尹建国拿到了大红的结婚证书。

2

一列发往呼和浩特的列车上，众旅客正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车。潘自仁和铁蛋蹲在过道里，他们连座位也没有。潘自仁像是老了二十岁，胡子拉茬，沮丧得很。铁蛋低着头，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

突然，从月台上传来喊声：“铁蛋！——铁蛋！——！”

铁蛋和潘自仁向外一看，就见尹建国和柳茵正扒着每节车箱寻找着向这边走来，一边走一边喊着：“铁蛋！——铁蛋——”

铁蛋说：“爸！是我妈！——你——让我见吗？”

潘自仁叹口气，没说话。铁蛋从窗户外探出头，喊了一声：“妈！——”

柳茵发现了他，对尹建国道：“建国！他们在那儿！快！”俩人向铁蛋处跑来。

车厢里，潘自仁突然站起，拉铁蛋就往旅客人群里钻。铁蛋一边被他拉着跑着，一边不满地问：“爸，你干什么？——”

潘自仁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跑，直到离刚才那个地方远了，才松开手，大口大口地喘起了气：“我……我……我不能让他们把你带走……”

但尹建国和柳茵还是很快找到了这里。柳茵一见潘自仁就生气地喊：“潘自仁！你跑什么？！”

潘自仁看了看她，猛地一把将铁蛋紧紧抱住，惊恐万分地说：“不！不！不！你们休想把铁蛋从我身边带走！铁蛋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尹建国说：“潘自仁！你冷静一下……”

“不！我不冷静！”潘自仁嚷着，“我知道你们俩结婚了，我还知道你不能生育，你——你们不能带走我的儿子！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下了一个儿子，你们可怜可怜我，把儿子还我吧！”说着说着，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居然哭了起来。

尹建国说：“潘自仁！我们来并不是想把铁蛋从你身边夺走！我们只是觉得，铁蛋他还小，还属于长身体学文化的年龄。跟你到了乡下，可能就把学业荒废了。你要是真的爱他，真的为他好，那就让他留下来，由我们供养他继续上学，你看这行吗？”

柳茵也说：“儿子还是你的，永远是你的！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潘自仁不相信地看看他们，发现他们俩人的脸上是一片真诚，于是他怯怯地问：“那……你……能向我保证，永远不要走铁蛋的监护权吗？”

尹建国和柳茵互望了一下，点了点头。潘自仁哭得更厉害了：“你们，都是好人哪！”

我……”他往自己脸上打着耳光，“我潘自仁不是人！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哪！……”

铁蛋一把将他的手抓住：“爸爸！”

“铁蛋！我……”

父子俩抱头痛哭起来。

直到广播里传出要开车的声音，潘自仁才抬起头来，揩揩铁蛋的眼泪说：“铁蛋，别哭了，去，跟你妈……还有你……叔叔走吧……”

铁蛋点点头，一步一回头地向柳茵处走着，猛地，他又扑回到潘自仁身上，哭着喊着：“爸——我不走，我跟你回去，回大草原，回乡下……”

“好孩子，别说傻话了……快……去吧，就要开车了……”

“那……我等着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

“铁蛋，好孩子，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潘自仁突然像是发誓一般地喊，“我一定会回来的！——”

但这声音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列车飞驰而去了。柳茵、尹建国、铁蛋站在月台上，表情复杂地望着列车远去的方向，久久久久不忍离去……

3

原野从深圳回来了，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气色变得好多了。

杜鹃和原梦在火车站迎接他的归来。一见面，原梦就高喊着：“爸爸——”扑到了他的怀里。原野抱儿子使劲地亲着，久久久久都不肯将他放下。是啊，只有从地狱的门口归来的人，才能体味到亲人对自己的意味。

杜鹃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的样子，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泪水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原野将儿子放下，激动地望着她。突然，他一把抓住杜鹃的手说：“杜鹃，我……我的病治好了，我想向你求婚！”

杜鹃哭着摇了摇头。原野说：“为什么？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杜鹃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对于一个曾经背叛过我的人，想让我重新恢复对你的爱，这很难很难……再说，我对婚姻已伤透心了……”

“可是，你对我这么好……”

“那是友情。”

原野说：“不，我一定要把你追回来。走，我们回家。”

杜鹃却平静地说：“你自己回去吧。我和原梦要回自己的家了。”

原野一愣：“自己的家？你在北京，哪里还有自己的家？”

“有，”杜鹃说，“柳大姐结婚了，已从单身宿舍搬走，我就住在她那儿。”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苦自己？走！我那儿的那套房子应该由你来住，我另找地方。”

“不，不用了，你身体还弱，应该有个舒适的环境静养。以后我和原梦还会经常来看你。原梦，走吧，跟爸爸说再见。”

“不，我不走，”原梦说，俩只手分别拉着爸爸和妈妈，“妈妈也别走，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杜鹃不高兴地喊了一声：“原梦！”

原野说：“去，和妈妈走吧……”

杜鹃带原梦走了，他们越走越远，直到汇入这都市里的茫茫人海……

原野感慨万千地找啊找啊，却怎么也找不见……

“若兰，我……我们复婚吧！”

书君手里拿着他和若兰的结婚戒指，半跪在若兰面前说，“为了你，我和她离婚了……”

若兰不相信地问了一句：“为了我？”

书君点点头。若兰突然笑了起来。书君不高兴了：“怎么？你不相信？”

若兰说：“就算是相信吧，不过，你想复婚？我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复婚可以，但婚前我要进行财产公证。”

书君一愣：“为……为什么？”

若兰说：“不为什么，我怕你不是为了我才复婚，也不是为了雨菲而复婚，而是为了我这家产才复婚！婚前我要进行财产公证，婚后就可以掌握住婚姻的主动权，你要是真心爱我，咱就好好过，你要是不想好好过，咱就拜拜，反正我什么也不损失……否则哪天你喜新厌旧了又娶一个，我还要分一半的家产给你……”

书君急了，他站了起来：“算了算了，你这是对我起码的不信任，这样的婚姻也没什么意思，罢了罢了，这婚不复了，你把我肖书君当成什么人了？别忘了，当初喜新厌旧的是你！”

说罢，书君起身欲走，若兰喊住了他：“等等！”

书君停下脚步。若兰终于低声地对书君道：“好吧，我同意复婚……”

尾声

半个月后。又是一个华灯齐上，万家灯火的迷人的夜。有人在“潘自仁家”楼下听见楼上窗口里传出了清脆的碗碟被摔碎的声音。那窗户上还有崭新的大红双喜字。

就听一个男的骂道：“已经成了别人老婆的人回来，还想让我像过去那

样甜言蜜语，不是要求太高了吗？”

又听一个女的说：“那你干吗还要跟我复婚？你和我没了感情，干吗还要和我复婚？”

男的说：“我是为了孩子！”

后来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你们别吵了，再吵，你们就再离。我不怕你们离！”

再后来，屋子里就趋于平静了，据邻居们说，这屋里的主人谁也不吵了，他们决心为了孩子，要把这个家维持着过下去，即使是同床异梦……

杜鹃后来把原梦转到了一个离自己单位近的学校。一天早上，她正要用自行车带原梦去上学，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妈妈！”

她惊讶地回头看去，就见雨菲站在不远的地方。说：“妈妈，我看您来了。”

杜鹃向雨菲伸出手去。雨菲迟疑了一下，向杜鹃扑过来。于是，这本不是母女的母女紧抱在一起……

杜鹃说：“雨菲，我的孩子……”

雨菲也说：“妈，我想你……”

他们三人紧紧地拥抱着，每个人脸上都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完——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的再婚家庭

作者：险峰

1998年11月17日完稿于石家庄

